

莘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 任 杨巨源

副主任 刘广恩 王合祥

委 员 陆其然 孙 堂

阎万祥

莘县地名委员会(1988年调整公布)

主 任 都清波

副主任 张海泉 王一中

董玉国

本辑主编 杨巨源

副主编 郭永贵 岳宗森

编 辑 王志国 杜言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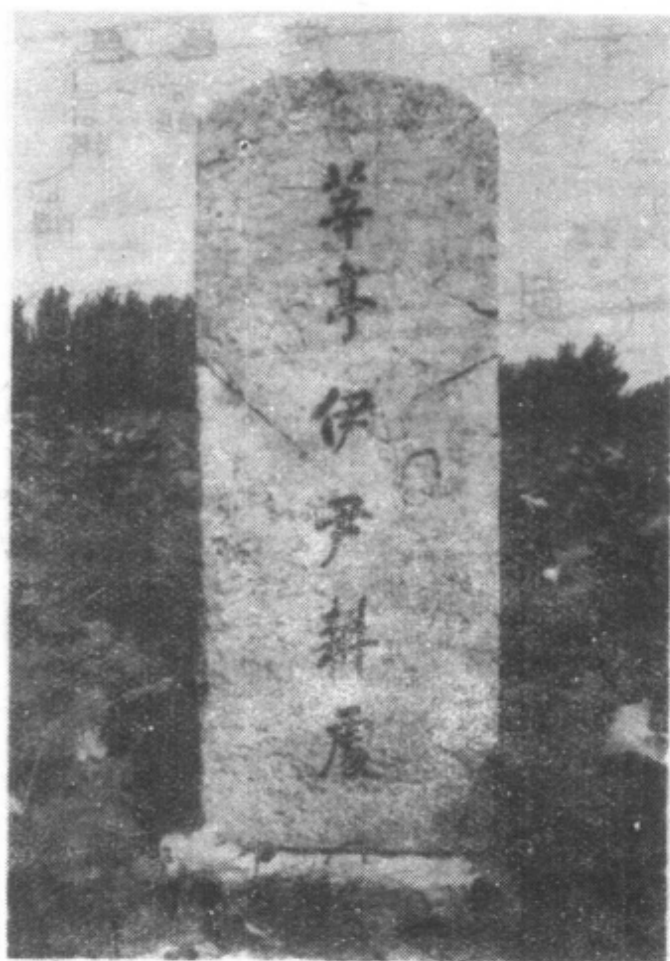
朱玉建

廣征博采。
史文並茂。
有益當代。
惠及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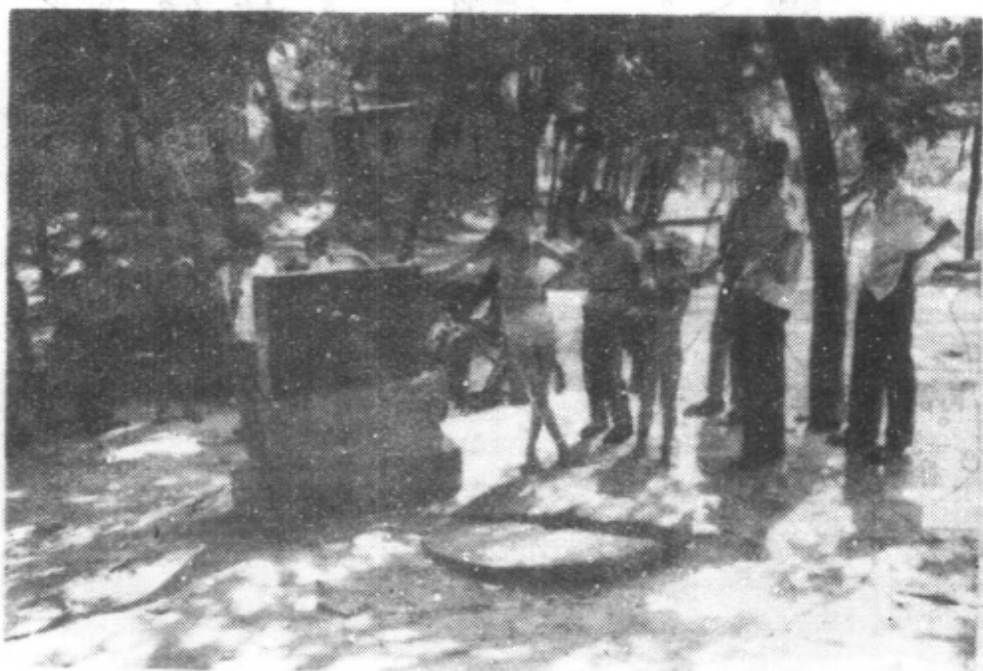
都清波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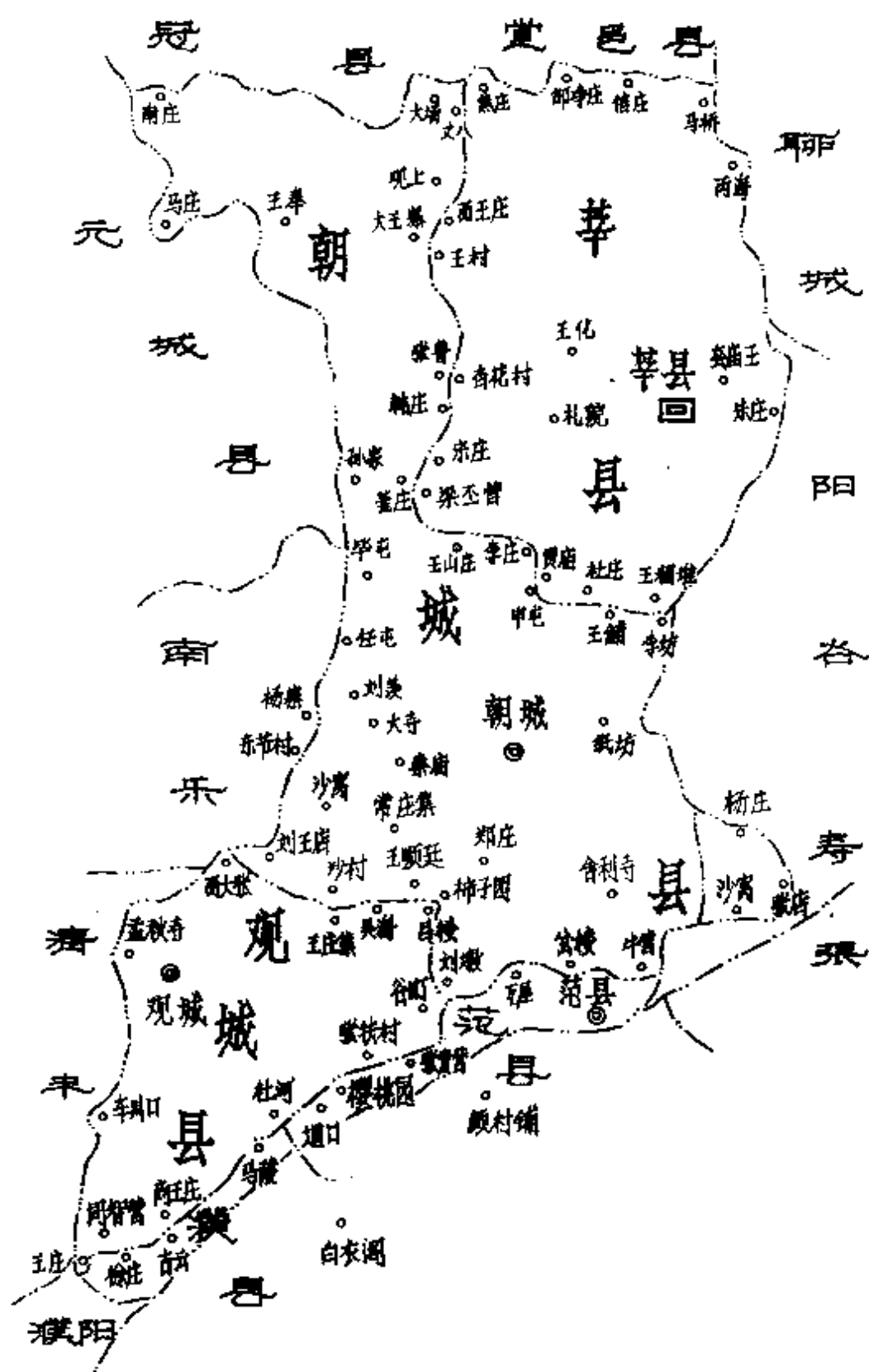
莘縣人民政府縣長都清波題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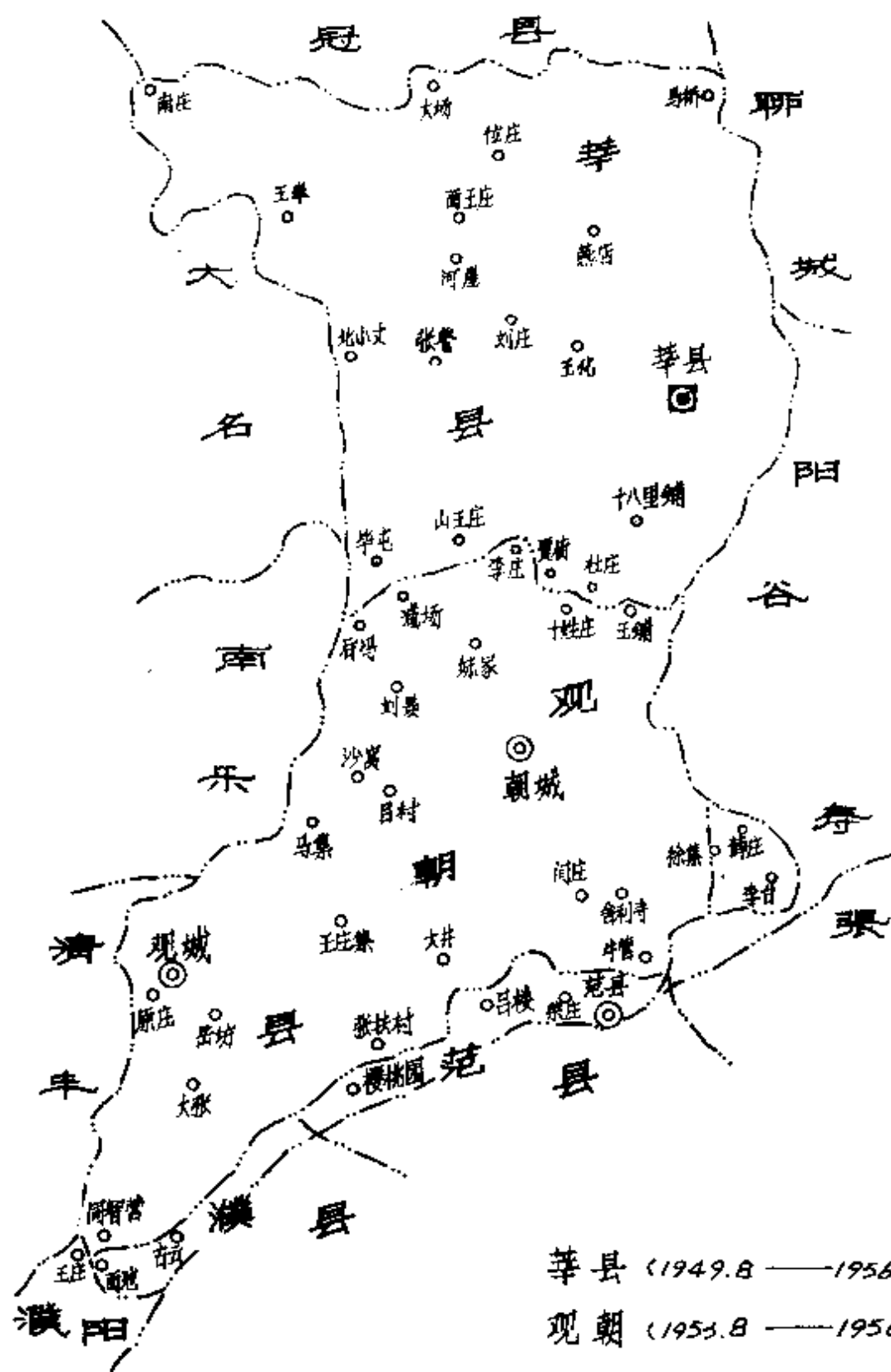
位于单庙乡大里王村西的莘亭碑(清康熙年间立)(巨源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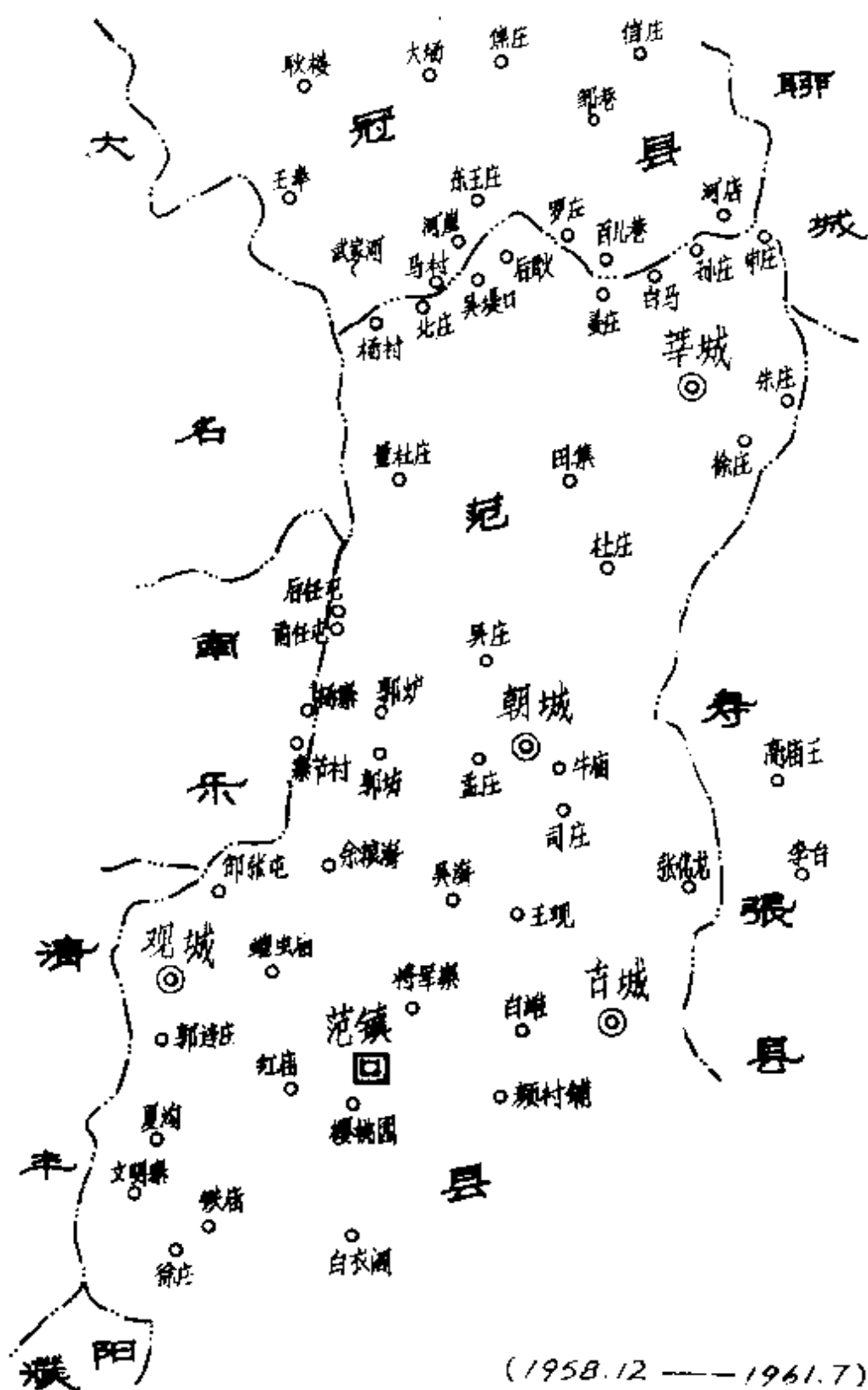
观城镇琉璃井村的古井(巨源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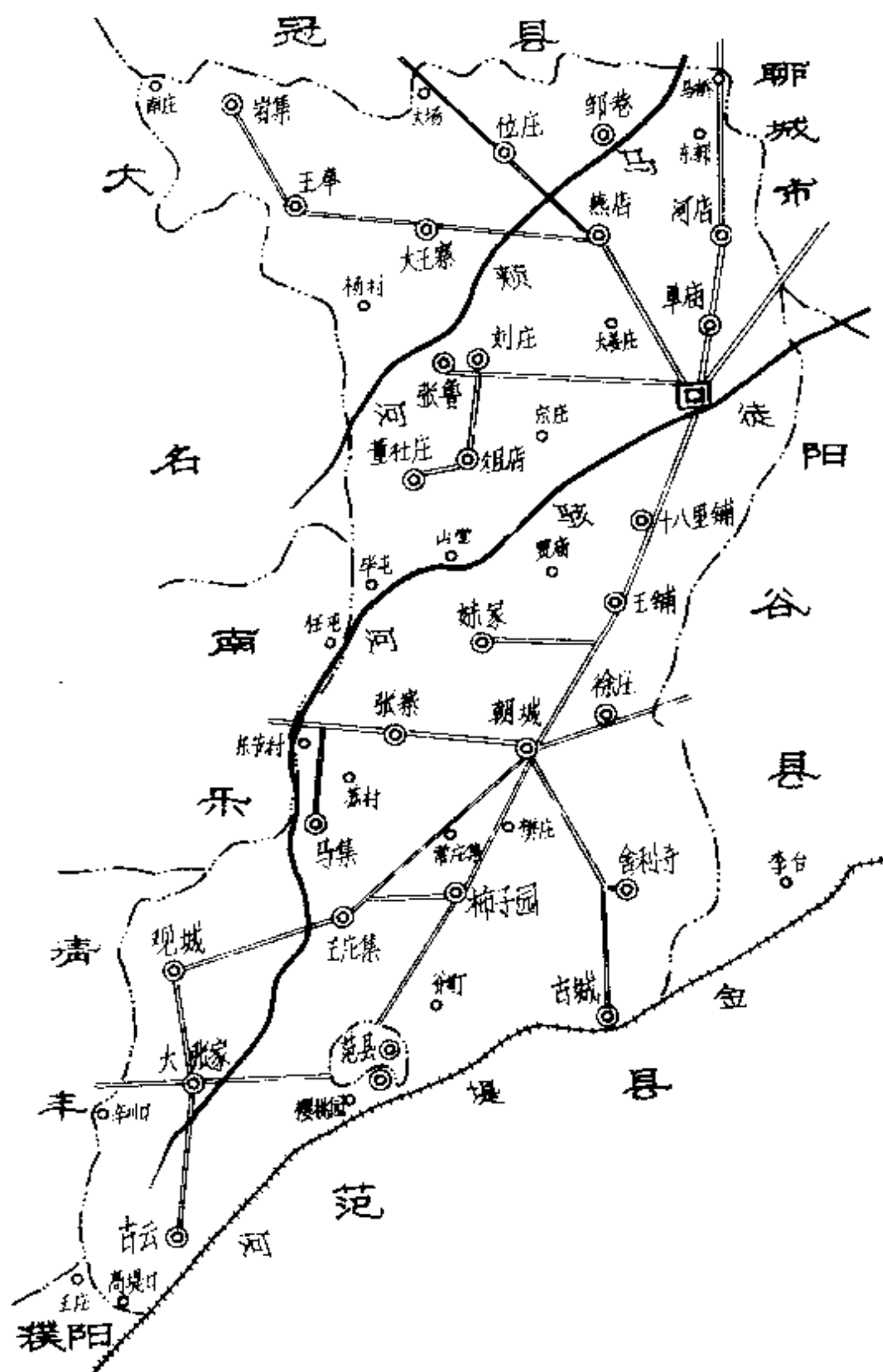
1942 年前县界示意图(刘广恩 王全福绘)



1953 年秋在县界示意图(刘广恩 王全福绘)



1958 年底的县界示意图(刘广恩 王全福绘)



1964年4月以后的县界示意图(刘广恩 王全福绘)

目 录

地名琐谈（代序）·····	杨巨源（1）
莘县县名略考·····	杨巨源（7）
百世沧桑话朝城·····	杨巨源（17）
观城溯源·····	杨巨源（21）
范县旧治——古城·····	杨巨源（25）
马桥与发干·····	杨巨源（29）
马陵释疑·····	杨巨源（31）
几个古地名初考·····	刘广恩（33）
“葦院”改“礼院”·····	郭永贵 朱玉建（35）
老宅村名由来·····	朱玉建（38）
从群贤堡到套庙王·····	朱玉建（40）
甘泉龙眼井·····	张 生（42）
莘县塔塌砸万家·····	徐光泽（44）
“黄河”并非源于黄河·····	朱文生（46）
唐路口与南北岸水利纠纷·····	朱文生（48）
温曹庄与玉皇庙·····	郭永贵（50）
邹家发丧又发财·····	朱文生（53）
王连洪庄的消失·····	朱文生（55）
莘县城东大赵庄·····	朱文生（57）
袁铁匠与郭庄·····	朱文生（59）
郑好庄的变迁·····	杜言青（61）
八柳井今昔·····	郭永贵（64）

四女树村名探源·····	杜言青 (66)
只有二十年历史的胜利村·····	郭永贵 (69)
话说铁佛寺·····	郭永贵 (70)
“武心白家”轶事·····	杜言青 (72)
陕西迁来的孙边家·····	王学奎 (75)
大里王史话·····	杜言青 (77)
务庄故事·····	郭永贵 (80)
奔山泉与奔山庙·····	郭永贵 (82)
井台验尸·····	申玉林 (85)
从普恩寺到销金寺·····	王明镜 (86)
孙二庄村名演绎·····	王 杰 (88)
于林庄佳话·····	郭永贵 (91)
罗村庄史话·····	郭永贵 杜言青 (92)
杜氏迁居罗村庄·····	郭永贵 杜言青 (95)
两村合成剪子股·····	王明镜 (97)
赵堂村小记·····	王明镜 (99)
雅淡里村名故事·····	王明镜 杨书印 (101)
名不副实的牛王庄·····	王学奎 (103)
传说中的八角庙·····	王明镜 (105)
金头宰相聂宜之·····	刘洪业 (108)
燕店西北三马固·····	王志国 (110)
马西传说四则·····	白韶钟 于长峰 (112)
紫荆故里——苗头·····	申玉林 (116)
丈八村名由来二说·····	纪习经 曹雅生 (118)
大场得名于大场·····	纪习经 潘书起 (120)
碱坑来历说·····	岳九林 (122)
道庄的故事·····	王 杰 (124)
两寺农民耙恶僧·····	曹雅生 (126)
东滩和西滩·····	史文义 (127)

回民古镇张鲁集·····	郭永贵	王志国(128)
南北安头易名记·····	杨清振	杨 栋(132)
宋景诗与杏花村·····	杨清振	杨 栋(134)
官目村命名记·····	杨 栋	清 振(137)
梁丕营与上梁对联·····	白韶钟	于长峰(139)
明成祖亲点山状元·····	申玉林	(141)
刘秀的歇马庙·····	申玉林	(143)
槐影耕沙的传说·····	王 杰	(145)
土山的来历·····	王 杰	(150)
大寺为何有文庙·····	陈作中	申玉林(153)
桑王两村不通婚·····	郭广征	申玉林(156)
姬庙·郭炉·连心沟·····	申玉林	(158)
杨庄献瓜的传说·····	申玉林	(160)
难分大小的王楼·····	郭广征	(162)
“铁锅申”与“铜锅申”·····	申玉林	(164)
卜家庙的传说·····	申玉林	(167)
张家寨与砖庄·····	王 杰	(171)
村名迷日寇·····	申玉林	(175)
山东汉充军五刘羨·····	申玉林	(177)
洪福集的传说·····	申玉林	(179)
朝城南街的仁义胡同·····	杨巨源	(181)
史杨两家好睦邻·····	申玉林	(183)
宁国寺前石燕井·····	郭遂厚	(185)
孟家洼的传说·····	江克宪	申玉林(187)
“一百单三孔”的传说·····	申玉林	(194)
虞铺德行碑·····	延保玉	郭永贵(195)
太子张庄来历谈·····	郭遂厚	刘广恩(203)
栾屯轶事·····	魏 华	申玉林(206)

沙村的故事·····	孙瑞生(208)
呈旺村神话·····	魏 华 陈元韶(211)
传说中的渠家“土龙”·····	陈元韶 魏 华(214)
县太爷下棋输观城·····	申玉林(216)
大禹锁蛟井·····	申玉林(218)
观城为何无北门·····	张平斋(220)
观城之名由来一说·····	孙瑞生(222)
蝗虫庙与刘宰·····	张平斋(223)
传说中的琉璃井·····	郭遂厚(225)
野猪林琐忆·····	郭遂厚(229)
一方名刹舍利寺·····	杨巨源(233)
空中飘来云兴寺·····	岳宗波(235)
卫懿公的养鹤池·····	刘广钦(237)
百寨村名由来·····	朱玉建(239)
三姓同心建“庄和”·····	朱玉建(241)
谷疃与孙膑减灶·····	王志国(242)
将军寨村名考·····	朱玉建(244)
话说秦皇堤·····	孙 堂(247)
城内几个旧地名的由来·····	徐光泽(249)
部分村名来历简述·····	(252)
城关镇(252) 单庙乡(260) 河店乡(262) 燕店乡(263)	
邹巷乡(264) 位庄乡(265) 岩集乡(266)	
王奉乡(267) 张鲁回族镇(268) 刘庄乡(270) 俎店乡(271)	
董杜庄乡(272) 妹冢乡(273) 张寨乡(276)	
朝城镇(277) 徐庄乡(281) 十八里铺乡(284)	
王铺乡(285) 王庄集乡(286) 柿子园乡(287)	
观城镇(288) 大张家镇(290) 樱桃园乡(292)	
古城镇(295) 舍利寺乡(296)	
略谈明初移民·····	杜言青 杨巨源(298)

关于更改县内重名大队名称的通知

〔莘政发〔1982〕91号文件〕	(306)
莘县重名大队更改名称表	(307)
莘县村名小统计	(319)
莘县的“楼”	(320)
莘县的“庙”	(321)
莘县的“屯”	(322)
莘县的“集”	(323)
中国地名工具书简介	(324)
我国历代行政区划简介	(327)
山东省行政区划统计表	(332)
聊城地区行政区划统计表	(332)
莘县行政区划统计表	(333)
莘县县下区划沿革简介	刘广恩(334)
征稿启事	(342)

地名琐谈(代序)

杨巨源

地名是一门学问。地名的研究与管理，自有各级业务部门和众多专家专司其职，外行人当议殊难中的。但是，地名遍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处处可见，须臾难离。与地名打交道，难免会引起一些思索与联想。现将这些不成文的想法记录下来，以供研究者参考。

一

地名是一方历史的化石。

用地名理论家的话说，地名是地方的名称，是社会交往中被人们赋予各个地理实体的专有称谓。村镇街道、山冈河流、井泉湖泊、堤坝道路，皆有其名，即如人皆有姓名一样。人无姓名，便难以指称；地无地名，便难辨方位，也会给口头和文字表述造成不可想象的困难。在自然界的变迁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山川湖泊逐渐形成，一些市镇村落相继出现，有了这些地理实体，必须有指代这些地理实体的语言符号，这便是地名形成的契机。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随着自然面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进展，新的地名不断出现，旧的地名不断演绎，但总有一些古地名一成不变地保留下来；即使已经变化了的，也可以从中窥见其原貌和历次变化的痕迹。比较古老的地名中，有的记载了历史人物，有的反映了历史事件，有的铭刻了人们的愿望，有的记录了大自然的变迁。地名的形成与演绎，都有其或简或繁的原因。研究地名的成因与变化的依据，可以再现一个地方的历史面貌。史

书中没有记载的东西，可能从地名中反映出来，这便是地名的化石特性。如莘县的朝城，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但对其始建城时的地理位置，史书中无明确记载。研究朝城之名的演变，知其原名“武阳”。武阳者，武水之北也。这个地名告诉我们两个史实：一是古时的武水确实从今之莘县中部流过，二是朝城故址在武水之北，这便给研究朝城和武水提供了依据。再如今徐庄乡的仁义村原名刘备巡，这个古老的村名说明：三国时，刘备率兵征战，曾经到过此地。这对研究刘备起兵初期的活动范围无疑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莘县的樱桃园，今已不产樱桃，南北两个柿子园，也都不产柿子。但地名告诉我们，这三个村初建时，确曾盛产樱桃和柿子，这对研究莘县林果业的兴衰也有参考价值。今之观城镇北部有几个村名叫山谷，周围却根本无山，从这种名不副实的现象中可以推知，在遥远的古代，这里曾有过较大的土丘，生活在平原上的人常称土丘为“山”。在研究莘县地形变迁时，这也是不可忽视的根据。诸如此类的实例，不胜枚举。地名的史料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二

地名是群众文化的重要分支。

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创造了光芒四射的灿烂文化。除民间故事、民间戏曲、民间游艺活动等众所周知的内容外，劳动人民在地名上表现出来的才能、智慧与创造性也不可忽视。对此，我们姑且称之为“地名文化”。

地名文化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地名的选定与更改。在地名选定上，人们并不满足于姓氏加村、庄、楼、家、屯一类的简单格式，而是抓住本地的地理特点和重大人物事件，力求取一个与众不同而又含义深远的村名。×堤口、×河口、×山谷、南无村是以地理特点命名，樱桃园、柿子园、×花园、菜杨庄是以

出产特点命名，王莽庄、李名杨、张化龙、李凤桃、张青营是以所崇拜的人物名字命名，掌史、主卜营是以本村人所任最高官职命名，张铁炉、纸坊、孙炉是以本村传统手工业命名，太子张、妹仲是以历史事件命名。这些名字都反映了农民对家乡的热爱，对好人好事的崇尚和对美好前景的追求。在地名更改方面，群众也是煞费苦心的。有些村名听之不雅，群众使用谐音法加以更改，一两字之差，寓意大变。王奉乡的安上村，原名庵尚，说的是尼姑庵与和尚庙，颇为不雅，后改为安上，便有了“平安为上”的意思。舍利寺乡的马庄，原名“马捞人庄”，用的是战马井下救刘秀的典故，后改为“马捞庄”，仍嫌别扭，最后干脆改称“马庄”，便简朴多了。燕店乡的“雅潭里”，原名颇费解，后改为“雅淡里”，有高雅淡泊的含义，就较含蓄。岩集乡的南庄原名“难庄”，因一起凶杀案难破而得。用“难”字作村名，颇不吉利，后便谐音改为“南庄”，叫法不变，写出来却不再叫人有别的联想。地名文化的另一个方面是地名来历的传说。目前所使用的村镇名，多数几经更迭，至于初立村时缘何命名，县志无记载，宗谱述之不详，确切查考已很困难，但对很多村名的来历，群众中却有这样那样的传说，而且一代传一代，相传不衰。这些传说，有的假托历史人物；有的附会历史事件；有的望文生义，虚构故事；有的荒诞怪异，充满迷信色彩。盲目把传说当作考证依据的做法，当然不可取，但如因是传说便一概弃之，亦属偏激。理由有二：第一，传说并非毫无事实根据。有些传说是在事实的基础上演义而成，如加以去伪存真的处理，便可以从中窥见史实的本来面目。我国的上古史，就多是以传说和神话的形式记录下来的。如将传说和神话一概摒弃，就会割断中国的历史。地名的传说也是如此，有传说总比空白好，对传说加以研究，无疑可以获得很多与史实相符的资料。第二，传说是群众文化的结晶和人们美好愿望的反映。有些传说虽失之荒诞，但却反映了劳动人民对新的社会道德的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如加以去粗存

精的处理，传说也是一种五味俱全的美味佳肴。做为文史工作者，整理、研究这些民间传说，是一项不可忽视的任务。

三

地名的形成有其独特的规律。

中国地名的构成，多与姓氏、地理、事件、人物等方面的特点有关。从语言学的角度讲，地名具备“音、形、义”三要素，音指谐音，形指象形，义指会义。莘县的地名也不例外，从构成特点上看，大致存在以下10种类型：

（一）姓氏地名。因某村落系某姓人最先聚居之处，或某姓人在该村落中占数量优势，村名前便冠以某姓氏，形成“姓氏+村（庄、家）”的格式，如杨村、马村、王庄、李庄、姬家、杜家等。这类地名在莘县地名中占大多数。有些村庄历经变迁，原来为主的姓氏已退居少数地位，甚至已经绝迹，但村名一直未变，出现了旧瓶装新酒的情况。有的姓氏地名，姓氏后面不是“村、庄、家”，而是“楼、屯、坊、铺、店、集、庙、寨、营”等，这就使部分姓氏地名兼有了其他类型地名的特点。纯姓氏地名只是宗族聚居的标志，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的来历可供探讨。只有兼有其他类型地名特点的姓氏地名才有研究价值。

（二）地理地名。这类地名多因村落的地理位置而起。有的指示与某地的相对距离，如十八里铺、八里庄、三里营等。有的指示某村所处的特殊位置，如张洼、白滩、陈堤口、杨河口、张湖涯、南无村、弯堤等。有的指示与某地的相对位置，如高前庄、东孙庄、前黄楼店、西池等。有的则干脆借用地形地物的名称作为村名，如道士路、沙河、花园等。

（三）建筑地名。因村中或附近有引人注目的建筑物，便取个与该建筑物有关的名字。如岔楼、王观、张大庙、草佛寺、舍利寺、钟鼓楼、山堂、西寺、瓦屋、中心阁等。有的村庄建有围

村沟墙，村名中便常带有“寨”“海”字样，如百寨、张寨、大王寨、潘海、田海、余粮海等。

（四）物产地名。因该地盛产某种物产，便取个与物产有关的村名。如花园、菜园、菜杨庄、柿子园、樱桃园、苇园、葛针王庄、枣科杨等。

（五）军事地名。有些村名与军队屯田和军队管制下的民屯有关，如邵张屯、毕屯、段屯、张义屯、陈营、牛营、小营等。还有的因有军队曾在此安营扎寨，便取个带“寨”字的村名，如北寨。带“寨”的村名中，多数是因村周修有寨墙而起，不在此例。

（六）工商业地名。客栈多的村一般以“店”为名，如燕店、河店、黄楼店；曾设过驿站的村一般以“铺”为名，如十八里铺、王铺、堰里铺等。以打铁为业的村庄多以“炉”命名，如张炉、郭炉、谢炉、张铁炉等。从事其他手工业的也多在村名中有所标识，如纸坊、王绳庄等。凡有集市的村庄，村名中多带有“集”字，如王庄集、马集、富余集等。

（七）人物地名。因本地出过较有影响的人物，便取个与此人有关的村名。如王莽庄、李大人庄、李凤桃、张青营、张化龙、李名杨等。

（八）会议地名。用比较含蓄的村名表示人们的主观意愿与祈求。如仁义村、呈旺、尧舜、洪福集、富余集、余粮海等。

（九）象形地名。此类地名多采用比喻手法。如马颊河，言其上游宽，下游窄，形似马脸；金线河，言其河流细长，状如金线。

（十）谐音地名。有些地名，或因听之不雅，或因用字不通俗，或因方言上的习惯，时间一久，逐渐谐音变字。如“洪庙”变成“红庙”，“庵尚”变为“安上”，“难庄”变为“南庄”等。

莘县地名的构成，大体有上述10种情况。此外还有些地名有其独特的构成形式，但为数不多，不再列举。

四

编印这本地名专辑的目的是搜集莘县地名方面的文字资料和口碑资料，供研究者存检，供有兴者鉴尚，供为政者参考。

地名资料，以前形成文字者甚少，大多是在口头流传。这次整理，通过各种渠道广征博采，多方印证，力求详尽。一个地名，可能有多种传说，整理时一般取其较为合理、较为可信的一种；对个别地名，也采用了多说并存的方法。有些传说有明显的荒诞和迷信色彩，从文化价值角度考虑，也予以收录。全县1200多个村镇中，多数是以姓氏命名，并无典故可言，对这类一般性地名，本书概不收录。全书共涉及自然村200多个，约占村镇总数的六分之一。

本书资料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考证性资料，资料多来自史籍，可信性较强。第二部分是能自立成篇的故事性资料，多采自民间传说，虚构成分较多，内中也有与史实相符的资料。第三部分是简介性资料。一些地名虽有些来历，但情节较简，不宜单独成篇，便以简介形式收在这一部分中，分乡镇逐村介绍。第四部分是附录资料，收录有关文件规定和地名方面的知识等内容，以帮助读者对莘县地名情况形成一个完整的印象。第五部分是补白资料。这些资料散排于各篇之后，利用版面空隙，向读者介绍一些有关地名的常识和趣闻。

莘县是个边沿县，县级区划变化频仍，为帮助读者了解区划的历史状况，本书在各村镇的名称来历之后均附有一段归属沿革资料。另外，还将建国前后几次较大的县界变动情况绘成示意图列于全书正文之前，以便使读者有一个较为完整的直观印象。

我县广大文史资料征集员为本辑的采编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谨表诚挚的谢意。

莘县县名略考

杨巨源

莘县的“莘”字，使不少外地人望而瞠目，不知该读何音。连省级以上电台的播音员也曾不止一次地误读为“xīn”。随着莘县知名度的增加，误读者已不多见；但莘县何以名之为“莘”，不少人却难道其详。近几年有些人对莘县县名的来历作过一些考证，终因受某些史料中牵强附会之说的影响，立论不无偏颇。为了正确地研究莘县的历史，笔者仅就本人涉猎所及，略考一下莘县县名的由来，以资探讨。

“莘”字六义

据《康熙字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辞海》等辞书诠释，“莘”字有两个读音，六种含义。

两个读音是：一读如“辛”（xīn），一读如“身”（shēn）。

“莘”字读如“辛”时，只有一种含义，就是草名，即细辛，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我国南北方均有生长。北方主要产于东北和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地；南部所产细辛亦称“南细辛”、“苦叶细辛”、“杜衡”，全草入药称为“马辛”，有散寒止咳、祛风止痛之功效。李时珍《本草纲目》载：“杜衡叶似葵，形似马蹄，故名马香。”

“莘”字读如“身”时，有五种含义，即长貌、众多貌、国名、地名、姓氏。

“莘”字单独用作形容词时，一般用来描绘某物之长。《诗经·小雅·鱼藻》中有“鱼在在藻，有莘其尾”之句，意思是

说：鱼儿摇着长长的尾巴，在水草中游来游去。

“莘”字叠用时，一般用来形容众多，如“莘莘学子”即谓众多的读书人。班固《东都赋》中的“俎豆莘莘”和王褒《青髯奴文》中的“莘莘翼翼”亦是此义。“莘莘”也写作“僦僦”、“骺骺”、“诹诹”、“牲牲”，皆为众多貌。如宋王《招魂》中的“豺狼从目，往来僦僦些”，《诗经·小雅·皇皇者华》中的“骺骺征夫，每怀靡及”，《诗经·周南·螽斯》中的“螽斯羽，诹诹诹兮”，《诗经·大雅·桑柔》中的“瞻彼中林，牲牲其鹿”等即是。

“莘”字作为古国名，亦称有莘、有莘、有僦、有蓁。这里的“有”字是语助词，并无确指。据史学家考证，中国历史上的有莘国有三个：一个在山东省曹县西北莘冢集乡附近，司马贞《史记索隐》中说“鲧取有莘氏女”，即指此国。另一个在今陕西省合阳县东南，《诗经·大雅·大明》中的“于周于京，缁女维莘”即此国，姒姓，夏禹之后。此诗的意思是说，文王娶有莘国之女太姒，生武王，终于成就了灭商大业。据《史记·周本纪》记述，崇侯在殷纣王面前诋毁西伯（周文王），纣王将西伯囚禁在羑里。西伯近臣闳夭、散宜生等搜求有莘国的美女和骊戎国的文马等宝物献与纣王，纣王大喜，释放了西伯，并授予征伐之权。《郾阳县志》载：“县东南有有莘里，即古莘国。”还有一个在今河南省开封县陈留镇东北。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说：晋侯登有莘之墟以观师”即指此地。

“莘”字作为古地名，共有三处：一处在今山东省莘县北，春秋时属卫国。《左传·桓公十六年》说“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杜预《春秋左氏传集解》说：“阳平城西北有莘亭”。酈道元《水经注》说“莘为自卫适齐之道”，又说“漯水又北绝莘道，城之西北有莘亭”，皆指此地。公元前589年，齐伐鲁、卫，鲁、卫求救于晋，晋发兵，齐

军东退，《左传·成公二年》说“师从齐师於莘”，亦指今之莘县北。另一处在今河南省汝南县境内，春秋时属蔡国。《春秋·庄公十年》中的“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即指此地。还有一处在今河南省陕县硖石乡西之莘原，春秋时属虢国。《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中的“秋七月，有神降於莘”，即此地。

“莘”字作为罕见姓，在《百家姓》中亦有一席之地，排在第290位。东汉王符所著《潜夫论》中说：“祝融之孙分为八姓，已、禿、彭、姜、妘、曹、斯、莘。”《史记·楚世家》中说：“重黎为帝尝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尝命曰祝融。”南宋人罗泌著的《路史》中说，祝融“以火施化，号赤帝，故后世火官因以谓”。由此可见，莘姓者可能是传说中的古帝祝融之后。莘姓虽较罕见，但亦非绝无仅有。宋代有个人叫莘融，此名大概是因其祖而命之；明代有个莘野，曾任枣强知县，有贤名；清代有个莘开，好读书，工书画篆刻。此外，冯梦龙《醒世恒言·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花魁女瑶琴也姓莘，其父莘善，家住汴梁城外安乐村。

莘县与伊尹躬耕处

今人研究莘县历史时，常将莘县与古代的有莘国联系在一起，并由此引出伊尹躬耕于莘之说，认为伊尹曾在今之莘县北一带种地，后随有莘之女至商，做了商汤的重臣。此说概本于县志。细核县志所载资料，错讹之处甚多。历代修志者为给本县增光，常常望文生义，强将一些古人古事拉到本县来，做一些移花接木的文章，继而建庙立祠，自造物证，使莫须有之事遂成定论。后人代代沿袭，深信不疑。明《正德莘县志》将河北安国人王溥拉入莘县即是一例。伊尹躬耕于莘一说，亦属此类。按莘县志记载，莘亭、伊尹庙皆为纪念伊尹耕莘而建，清康熙年间又立

了“莘亭伊尹耕处”石碑，似乎莘亭旧址即伊尹当年躬耕处已毋庸置疑。

最近，笔者为考证莘县县名由来与建置沿革情况，多方查阅资料，并与广东、浙江、上海、江苏、福建、河南、河北、陕西等省市的有关单位交流研讨，得出了与历代县志大相径庭的结论。

结论之一：今之莘县并非古之有莘国。“莘”字在《春秋》、《左传》、《孟子》、《诗经》、《吕氏春秋》、《史记》、《烈女传》等书中曾多次出现，有时称“有莘”，有时称“莘野”，有时则单称一个“莘”字。最早说“伊尹耕于有莘之野”的是《孟子》，后来将伊尹与有莘联系起来者多本于此。朱熹《四书集注》中说：“莘，国名。”但未说其国在何处。据历代注疏者考证，古时曾有三个有莘国：一个是商汤之妃的母亲家，在今山东曹县；一个是商纣与周文王之妃的母亲家，在今陕西合阳；一个是城濮之战晋侯观师处，在今河南陈留。至于“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之有莘国，《辞海》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说在曹县，《括地志》说在陈留，《辞海》则两说并存，不衷一是。说法虽不一致，却没有一个认为在莘县。《曹县志》载：莘仲城，在县北十八里，本夏有莘国，伊尹耕此，与陈留之莘城为兄弟之国。今名莘冢集，以有莘仲国君墓也。”据曹县政协的同志介绍，曹县西北现有一莘冢集乡，该乡有一莘冢村，村南500米有一古莘仲国君墓，墓长150米，宽75米，占地11250平方米。此地曾出土大量夹砂绳纹黑陶片。据中央考古研究所验证，该遗址上层为夏文化堆积，下层为父系氏族公社晚文化堆积。由此可见，曹县莘冢集确系古有莘国，开封陈留与其比邻，可能是其兄弟之国。兄弟称伯仲，曹县之墓称“莘仲国君”，即为佐证。除有莘国外，古代还有三个地方名莘：一个在今莘县，春秋卫地；一个在今河南省汝南县，春秋蔡地；一个在今河南省陕县，春秋虢地。与莘县有关的较早的历史事件仅有两个：一个是宣姜害公子

伋，使盗待于莘；一个是晋、鲁、卫之师追赶齐军，中途过莘。由此可知，今之莘县在古代只是莘地，并非有莘国。既然莘县古时没有称过“有莘”，那么孟子说的“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就明显不是指莘县了。

结论之二：伊尹不可能在今之莘县躬耕。据《吕氏春秋》记述，有伋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因其母居伊水之上，故命之曰伊尹。《辞海》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都从《太平寰宇记》之说，认为空桑在今河南陈留。既然空桑在陈留附近，那么有莘国的女子采桑当不会跑到国外去，伊尹生处和伊尹早年生活的有莘国必在今陈留和与其紧邻的曹县一带无疑。伊尹既在这里长大，成年后又做了有莘氏的媵臣，他相汤前的躬耕处自然就应该在当时的有莘国土地上，即今之陈留、曹县一带，决不可能涉过济水跑到今之莘县来。早在清康熙年间，就曾有人提出过伊尹耕处在曹县的观点，并以曹县的莘仲国君墓为证。当时的莘县知县刘萧不能否定这一佐证，却又想当然地说伊尹可能是生于陈留、葬于曹，发迹前曾隐居于莘县。此说显属臆断，不足为凭。

结论之三：莘亭并非伊尹耕莘的纪念物。莘县城北确曾有过莘亭，莘县之北也因此设过莘亭县。据《莘县志》说，此亭建于汉代。西晋的杜预也说过莘县之北有莘亭，可见历史上有此亭。但酈道元《水经注》中却说“卫宣公使伋使诸齐，令盗待于莘，伋寿继殒于此亭”。照此说法，则早在春秋时代，莘亭就已经存在了。不论莘亭建于春秋时期还是建于汉代，此亭都不可能是为纪念伊尹耕莘而建。细考“亭”字含义，原系一种开敞的小型建筑物，有顶有柱无墙。《园冶·亭》中说：“亭者，停也，所以停息游行也。”顾名思义，古代的亭只是一种供游览、观眺、休息的建筑，并不作纪念之用。退一步说，如果此亭是为纪念伊尹而建，那么亭名就应该叫“伊尹亭”或者“伊尹耕莘亭”，而不应简单地叫作莘亭。据历史资料分析，古莘地在今之莘县城北大

里王一带，即古莘亭旧址附近。此地处于齐卫交界处，又是齐卫交通要冲，道旁建亭，既为古莘地之标志，又能供人休憩，亦属自然。傅举有在《有关秦汉乡亭制度的几个问题》一文（载《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8期）中指出，秦汉时亭是一种行政机构，与乡同级，多设在交通要道沿线，其职责有邮递、交通管理、旅宿、检查行人、管理市场等项。当时的莘亭很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机构。因为春秋时，此地曾有过齐晋交战和伋、寿被害的事件，并已载入史书，故莘亭的知名度也很高。据莘县县志记载，莘亭附近还曾有过一座伊尹庙。史书对此庙无只字记载，县志说庙建于汉代，既然莘亭出现得早，又不可能是纪念伊尹之物，那么，在此地建伊尹庙就明显地是当时人的牵强附会了。他们由莘亭联想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的古语，并据此臆断古莘地便是伊尹躬耕之处，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但是，自汉代认定莘亭一带是伊尹躬耕处以来，至今已近2000年，历代修志者相沿此说，历久不衰。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东昌知府程光珠访求遗迹，亲书“莘亭伊尹耕处”六字，并题文曰：“尧舜之道，畎亩之中，圣作物睹，龙云虎风。”莘县知县刘萧重建莘亭，并树碑以刻程文。今亭已不存，唯石碑尚在。似乎莘县是伊尹躬耕处，已成定论，毋庸置疑。但是，考古者对此颇有异议；曹县也拿出了很多可靠的证据，证明伊尹耕处在莘冢集一带。本文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提出一些新的论点和论据，并非定论。史实究竟如何，尚待博古者作进一步考证。

莘县的由来与沿革

莘县既不是古有莘国，命名莘县当另有所本。但由于除县志外有关莘县的史料甚少，追根溯源十分困难。就现有资料分析，“莘”字用作国名、地名，乃至成为姓氏，很可能是由原始社会的“图腾”演变而来。

在母系社会中，每个氏族都确定一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作为本氏族的象征，也就是氏族的徽号，后来称之为“图腾”。从出土文物上看，鸟、蛙、鱼及各种树木都曾成为一个氏族的标志，这种标志在本氏族内受到无上的尊重和特别的保护。在古代史书中，“莘”字和“辛”字相通。“有辛”亦称“有莘”。夏启封支子于莘，后因声近改为辛，即是明证。“莘”作为植物名称，即后之所谓“细辛”，其味辛辣，有散寒祛风之功效。某个氏族所居之地盛产细辛，便以之为“图腾”，也是顺理成章的。在母系社会中，若干个氏族合成胞族，若干个胞族组成部落。因细辛产地广泛，所以以“莘”为“图腾”的氏族也不止一个。这些氏族定居下来以后，便把“莘”作为定居地的地名。分封制度形成后，所封之地晋升为国，被封的莘地自然而然地成为莘国，未封的便保留了莘地的名称。据我们查到的资料，春秋时代只封了一个姬姓有莘国，原址在今陕西合阳县东南有莘里。因资料不全，我们也不能妄自断定今之曹县和陈留不是古有莘国。但早期史书和历代注疏家都未谈及莘县也是古有莘国，所以我们只能认定：莘县只是原始社会中某个以“莘”为图腾的氏族的聚居地，因出现较早，人皆称之为“古莘地”，后来的县名系由此而来。

另外，地名和姓氏也有密切的关系，较多的是因住地或封地名称而定姓氏：神农居姜水便以姜为姓，虞舜居姚墟便以姚为姓，黄帝居姬水便以姬为姓。也有少数地方是因某姓人居某地而以姓氏为地名的。这两种情况，莘县都不在其列。第一，莘县不是夏商周时的封国；第二，莘县一带至今无莘姓。虽然传说中的赤帝祝融之孙分为八姓，莘为其一，但那毕竟是传说。即便祝融的后人中真有莘姓，也可能是因居莘地而得姓。莘姓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除前文所举三两例外，宋代还有人自名“莘老”、“莘叟”，这种称号只不过是慕伊尹之名而自诩，并非实际姓莘。

综上所述，莘县县名起源已大体可见：先为地名，后为县

名。后来县名县治又多有变化，现依时序分述如下：

夏、商、周三代，天下分为九州。按历代注疏资料分析，今之莘县地面当属兖州之域。古黄河流至下游平原后，北播为九河。禹治九河，导之入海。今日流经莘境的徒骇、马颊，皆在古九河之列。《书·禹贡》中说：“济河惟惟兖州。”蔡沈注曰：“衮州之域，东南据济，西北据河。”今之莘境正在古之河、济之间，故莘地当属兖州无疑。

春秋时期，莘地属卫国。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之弟康叔被封在原商都周围地区，建都朝歌（今河南淇县），是为卫国。后先后迁都至楚丘（今河南滑县）、帝丘（今河南濮阳）、野王（今河南沁阳），公元前269年为秦所灭。莘地处于卫之东界，与齐比邻，地势平坦，有古道，为齐卫往来必经之地。公元前696年，卫宣公派公子伋至齐，使人中途劫杀于莘地。公元前589年，晋、卫之兵追赶齐军，途经莘地。

战国时期，诸侯兼并，仅存七雄。公元前254年卫为魏所灭，后又在秦的支持下复国，成为秦的附庸。秦鞭长莫及，莘地遂为齐所有，成为齐国的西界。

秦代，莘地属东郡。春秋时，秦、晋、楚等国开始在边地设县，后逐渐在内地推行。春秋末年，各国开始在边地设郡。战国时，边郡开始分设县，郡县制初步形成。秦统一中国后，全国设36郡，后增加到40多郡，郡下设县，郡县长官均由中央政府任免。当时的东郡设在今之濮阳，辖今河北南部、河南东北部和山东西北部，莘地当在东郡辖区之内。但莘地当时是否已开始设县，县为何名，史书均无记载。《莘县志》说秦代莘地已设阳平县，此说与历代史记载不符。

汉代，莘地初设阳平县，属东郡。西汉时全国共设82郡，辖1314县。东郡治今之濮阳，共辖22县，阳平是其一。至于莘地设县为何名之为阳平，今已无可稽考。汉昭帝元平元年（公元74年），丞相蔡义被封于此，阳平始为侯国，东汉实行刺史部管辖

下的郡国、侯国制，莘地为兖州东郡（治今之濮阳）所属的侯国，仍沿用阳平之名。

三国时，魏由魏郡分置阳平郡，治所在元城（今河北大名县东）。莘地仍为阳平县，属阳平郡。曹丕之子曹芳曾为阳平王。

晋代，莘地仍属阳平郡。阳平郡下辖7县：元城、馆陶、清泉、发干、东武阳、阳平、乐平。

南北朝时期，莘地先后成为宋、魏、齐、周辖地。宋属冀州顿丘郡；北魏时，阳平与馆陶、清渊、乐平、发干、临清、武城、武阳同属司州阳平郡（治所在今馆陶）。北齐时，改阳平为乐平。北周时曾在莘地置武阳郡，不久即废，并从乐平县中析置莘亭县。

隋代，阳平县属魏州（治所在元城，即今大名东），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废乐平、莘亭，复置阳平县。后改为魏州置武阳郡（仍治元城），阳平县属之。开皇八年（公元588年），改阳平县为清邑县，继而又从清邑县分出一部分置武水县。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废武阳郡，置魏州、莘州。杨广即位后，废莘州，改清邑为莘县，隶属魏州，这是莘县之名的最早记载。

唐代，莘县属魏州。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置莘州，辖莘县、临黄、武阳、武水四县，归魏州总管。同时分出莘县的一部分置莘亭县，属博州。第二年，莘亭县废除，其他仍归莘县。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莘州废，莘县和临黄、武阳仍属魏州，武水属博州。

五代时期，莘县仍属魏州。据《旧五代史·唐书》记载，公元916年，后唐庄宗李存勖曾与梁将刘鄩在莘县一带激战，刘鄩败，双方军士死伤甚众。李存勖即帝位后，特令在莘县等地设坛祭奠将士亡魂。

宋初分天下为15路，下设府、州、县，莘县属河北东路大名府管辖。

金代，金与宋分疆，置19路，莘县属大名府路，下辖一镇

——马桥。

元代，省下设路、府、州、县四级，州、府有直属省者。莘县属中书省东昌路。

明代，置十三布政使司，分领天下府、州、县。莘县属山东布政使司辖下的东昌府。

清代，莘县属山东布政使司辖下之东昌府。

1912年，废君主制改共和制，莘县属山东东临道。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废除东临道，莘县遂直隶山东省。1943年7月，莘县与朝北合称莘朝县。1945年5月莘朝县撤销，莘县建制恢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莘县隶属平原省聊城专区。1952年，平原省撤销，莘县随聊城专区划归山东省。1956年，观朝县北部并入莘县。1958年冬，莘县撤销。燕店、王奉两区划归冠县，其余划归范县。1961年恢复莘县建制，原划出之地复归回莘县。1964年，范县北部金堤之北全部划归莘县，是即今日之莘县版图。

附带说明：“莘”字虽较罕见，但目前全国带“莘”字的地名，除莘县外，还有10个：

莘冢集乡	山东省曹县
莘村	广东省台山县都斛镇
莘塍镇	浙江省瑞安市
莘塔乡	江苏省吴江县
莘桥乡	（后改为辛桥乡）河北省新城县
莘庄镇	上海市上海县
莘庄乡	上海市上海县
莘原	河南省陕县硖石乡
莘口镇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
莘里	陕西省合阳县

百世沧桑话朝城

杨巨源

朝城，历史上曾为县治，今为莘县朝城镇驻地。禹范与胶长公路在此交叉，地处要冲，交通便利。朝城自汉代置县，迄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中间几经更迭，于1956年并入莘县，为朝城区驻地。1971年撤区改为公社，1984年撤公社建乡镇，朝城遂为镇驻地。

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远古时代，中国领域内，居住着许多不同祖先的民族和部落，其中有黄帝族，原居住在西北方，过着迁徙无常的游牧生活。后来，黄帝族打败九黎族和炎帝族，在中部定居下来。黄帝姬姓，号轩辕氏，又号有熊氏，历史上的唐尧、禹舜和夏、商、周都是黄帝的后裔。黄帝之子昌意的后裔颡顼居帝丘（今河南濮阳），今之朝城一带即属颡顼领地。颡顼的七世孙舜继尧之位，舜死禹继，皆为禅让。禹死后，禹之子启夺位自立，世袭制由此开始。

夏、商、周三代，朝城属兖州之域。

春秋时，朝城属卫地，战国时为齐国西境。据《朝城县志》和《南乐县志》记载，春秋时齐桓公曾率诸侯在朝城筑台朝会周天子，所筑之台曰朝会台，今朝城西土丘尚在，据说便是朝会台故址。但查阅有关春秋时期的史书，均无此记载。齐桓公为图霸业，曾先后15次会盟诸侯或率诸侯朝会周天子，地点分别是：北杏（今东阿北）、鄆（今鄆城，会盟2次）、幽（今河南考城，会盟2次）、柘（今聊城西）、贯（今曹县南）、阳谷（今阳谷）、首止（今河南睢县）、宁母（今鱼台东）、洮（今河南濮县西南）、蔡丘（今东明）、鹹（今濮阳东南）、牡丘（今茌平）、

淮（今河南柘城），其中并无朝城。

秦代，朝城属东郡辖地。

汉代，朝城初置县，县名东武阳，县治在今河南南乐韩张镇，属兖州刺史部之东郡。汉武帝从乐昌县（今南乐附近）导黄河支流东来，经县城东南向北注入漯水，此段河流因而名之武河，亦称武水。因县城在武河之北，故称武阳。史国强《南乐县志校注》中说：“朝城，原为东汉东武阳县地，县城在今南乐县治东二十五里。”为与当时另外两个武阳县相区别，特名“东武阳”，有“东郡之武阳”之意。位于今山东费县的武阳县则称“南武阳”，只有位于四川境内的武阳原名不变。王莽篡权后，标新立异，将东武阳改名武昌。东汉时仍称东武阳。

三国时，东武阳属魏地。据《三国志·魏志》记载，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0年），董卓专权，袁绍等联兵讨伐董卓。曹操引兵袭东郡，攻克郡治濮阳。袁绍甚佳之，便以曹操为东郡太守，并将郡治由濮阳迁至东武阳。此时东武阳城已由韩张迁至今之朝城。第二年，曹操改领兖州牧。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曹操追杀吕布，攻拔定陶，吕布东逃，留部将张超守雍邱（今河南杞县）。曹操兵围雍邱，当时的东郡太守臧洪请求袁绍发兵解雍邱之围，袁绍不听，致使雍邱城破，张超自杀。臧洪自此与袁绍交恶。袁绍率兵包围东武阳，历年不下，城中断粮，掘鼠为食。袁绍让臧洪的同乡陈琳写信劝降，臧洪正气凛然，不为所动。未几城破，臧洪与东郡丞陈容皆被杀，吏士死难者七八千人。至北魏时，袁绍围城时所筑的土墙尚在。三国分立后，东武阳属阳平郡。

晋代，东武阳仍属阳平郡（治元城），即今之大名东。当时的阳平郡共辖七县：元城、馆陶、清泉、发干、东武阳、阳平、乐平。

十六国时，东武阳县先后为后赵、前燕、前秦、后燕辖地，仍属阳平郡。石勒建后赵时，曾将阳平郡治移至馆陶。

南北朝时，北魏将东武阳县改名武阳县，属司州阳平郡，郡治在贵乡（今馆陶西）。

隋改魏州置武阳郡，治所仍在元城（今大名东），武阳县属之。武阳郡共辖14县。

唐代，武阳属河北道魏州（治所在贵乡，即今之馆陶西）。武德四年（公元620年）置莘州，武阳属之。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废除武阳，其地分属临黄和莘县。

武则天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在原武阳地置武圣县。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年）改为朝城县，这是朝城之名的最早记载。元和年间，朝城曾属澶州，后复归魏州。至于因何名之为朝城，今无可考。有传说因朝会台而得名，但无据可查，只能录以备考。唐朝末年，曾一度复名武阳，并将武阳县的黄河外之地划归鄆州。

五代时，朝城先后为梁、唐、晋、汉之地，属河北道魏州管辖，后周时为大名府辖地。后唐庄宗李存勖曾在此屯兵。据《五代史·唐书》记载，公元923年，李存勖与梁帝朱友贞在今之鲁西一带争战，李存勖兵驻朝城。后梁将领康延孝率百骑来朝城投奔李存勖，李存勖从康延孝口中探知梁军虚实，下决心与梁军决战。为免后顾之忧，遂令将士将妻儿送往邺（即魏州），并亲自在朝城城西之野亭与之洒泪告别。是年果大败梁军。

宋代，朝城属河北东路开德府（治濮阳）。

金代，朝城属大名府路大名府，辖韩张镇。

元初，朝城属东平路东平府，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与馆陶、临清、观城同时划归濮州。

明代，朝城属山东布政使司辖下的东昌府。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曾将朝城县废除，不久即恢复。

清代，朝城属山东布政使司辖下的曹州府。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将城墙整修一新。城廓周长5华里多，墙高二丈七尺，厚二丈五尺，城壕深一丈，宽一丈。北门曰觀光门，南

门曰迎熏门，东门曰太和门，西门曰丰育门，门外皆有吊桥，四门对关，布局严谨。18世纪中叶，山西商人在朝城东门里建了山西会馆。鸦片战争后，美国和法国先后在朝城城内建了天主教堂和耶稣教堂。

中华民国初年，朝城属山东省东临道（治所在聊城）。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废东临道，改聊城行署，朝城仍属之。

1939年，顽军师长文大可进驻朝城。不久，汉奸刘金陵担任伪县长。1941年春，日军一个10人小分队进驻朝城，住山西会馆。从此，日伪顽勾结在一起，铁心与人民为敌。

1940年2月，朝城县建立抗日民主政府。1942年7月，抗日政府县长齐南峰在沙村战斗中牺牲。是年九月，朝城县改为南峰县。1943年1月，朝南与观城合并为观朝县。1943年7月，朝北与莘县合并为莘朝县。1944年秋，观朝县撤销，恢复朝城县建制。1945年5月，莘朝县和南峰县撤销。1945年8月，元朝县在北峰建立，朝北属之。1947年至1949年初，朝城县复名南峰县。1949年9月废元朝县，朝北划归莘县。

建国后，朝城县属平原省濮阳专署管辖。1952年秋撤平原省，朝城属山东省聊城专署。1953年7月，观城、朝城合并为观朝县，驻朝城。1956年秋观朝县撤销，朝城北划归莘县，朝城南划归范县。1958年冬，朝城北部随莘县并入范县。1961年恢复莘县建制，朝城北部复归莘县。1964年，范县北部划归莘县，至此，原朝城辖区全部纳入莘县版图。

观城溯源

杨巨源

位于徒骇河上游的观城镇，地方不大，历史却很悠久，观城之源，大致可上溯至夏代，距今约四千年。

夏代，观称“斟灌”。禹之子启有五子，俱有封地①，其中第三子武观封于斟灌，即今之观城一带②。“灌”地为斟姓之墟，故名之为“斟”。因系武观封地，故又名“斟观”。后观城之名，当由此而来。

夏朝初进入奴隶社会时，一些边沿部落尚停留在氏族社会阶段，他们经常劫掠作乱，致使社会动荡不安。启死后，长子太康继位。太康久猎不归，东夷族大酋长后羿乘机占领了太康的国都斟寻（今河南巩县）。太康死，其弟仲康之子相在帝丘（今濮阳）即位，后迁至斟灌③。不久，另一个酋长寒浞杀死后羿，又杀死武观和夏后相，占据了斟灌和斟寻。后夏后相之子少康在夏朝遗臣帮助下打败作乱的部落，恢复了夏国。因居斟灌的武观曾一度叛乱，故斟灌又称“曄（同叛）观”。

后天下分为九州，观属兖州之域，称观国。

春秋时期，观属卫国，称观邑。邑之西有戚城，卫地。公元前626年秋，晋侯强占戚地，鲁臣公孙敖至戚会见晋侯，为之调解争端⑤。公元前480年，卫国执政孔圉。十六年前被逐出的蒯聩（卫出公之父）从戚地进入卫都（今濮阳），将出公赶走，自立为君，是为庄公。出公奔鲁。卫大夫孔悝之邑宰子路在这次事变中被杀⑥。观邑附近还有一地名扈⑦。公元前671年，齐桓公与鲁庄公在此结盟⑧。公元前620年，晋臣赵盾亦曾在此会盟诸侯⑨。观邑一带还有个河牧城⑩。《左传·隐公五年》说“郑人侵卫牧，以报东门之役”，即指此地。

战国时期，观邑先后属赵、魏、齐。观邑初属赵地，赵曾封乐毅于观津①。后观邑被魏占据。公元前368年，齐伐魏，败之于观泽，魏惠王割观地以和②，观地遂为齐所有。

秦代，观地为东郡辖地。

汉初，观地建县，称畔观县，王莽时改名观治县。东汉时更名卫国县（或称卫公国），为周后裔姬常的封地，隶属兖州刺史部辖下之东郡。

晋代称卫县，属司州（治所在今洛阳）顿丘郡（治所在今河南清丰附近）。

南北朝时期称卫国县，宋时属冀州顿丘郡，魏时属司州顿丘郡。

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改卫国县为观城县，属武阳郡。这是观城之名的首次出现。

唐初，置澶州，属河北道，治所在顿邱，辖顿邱、观城二县。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废澶州，观城县改属魏州。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废观城县，其地划归昌乐、临黄二县。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割昌乐、临黄二县的四个乡复置观城县，属魏州，县城在旧观城店。

宋代，观城属河北东路开德府。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废观城县，其地划归濮阳、顿邱二县，元祐四年（公元1052年）复置观城县。

金代，观城属大名府路开州，县下辖武乡镇。

元初，观城属大名府路开州，后改属濮州。

明代，观城属山东布政使司辖下的东昌府。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废观城县，后复置。

清代，观城属山东布政使司辖下之曹州，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改属濮州，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复归曹州。

民国初年，观城属山东省东临道（治所在聊城）。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东临道废除，观城属聊城专署。

1937年12月，日军土肥原师团进攻观城，国民党军队弃城南逃，观城失陷，日寇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观城惨案。

1938年5月，范筑先将军委任张舒礼为县长，建立了观城县抗日政府，隶属山东省第六区专员公署。11月，观城事变，国民党反动派李树春、王金祥掌握了县政府和县大队，县抗日政府解体。不久，国民党十军团石友三部进驻濮、范、观一带。

1940年初，讨石战役胜利，观城解放，观城县抗日民主政府重新建立，隶属鲁西北专署。7月，国民党十军团进占观城。10月，十军团撤离观城，观城第二次解放。观城抗日民主政府隶属冀鲁豫边区第十八专署。

1943年1月，观城与朝城南部合并为观朝县。

1944年秋，观朝县撤销，恢复观城县建制。

建国后，观城县属平原省濮阳专署管辖。

1952年秋，平原省撤销，观城县属山东省聊城专署。

1953年7月，观城与朝城合并为观朝县，驻朝城，属聊城专区。

1956年秋，观朝县撤销，原观城县辖地划归范县，观城成为范县的一个区。

1964年，范县划归河南省，原观城县辖区全部纳入莘县版图，观城仍为区驻地。1971年，观城区改为观城公社，1984年改称观城镇。

注释：

①《左传·昭公元年》：“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姚邳，周有徐奄。”《国语·楚语》：“启有五观。”观与灌通。

②斟灌在何处，历代注疏家说法不一，有的说在今寿光，有的说在今观城。因夏代初年，夏人活动范围主要在今冀鲁豫三省交界处，其势力尚未达于今寿光一带，故本文从后说。

③柏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历代建都表》：夏五任帝姒相，建都帝丘（今河南濮阳），迁都斟灌（今山东观

城)。

④《竹书纪年》：“夏启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十五年，武观以西河叛，彭柏寿帅征西河，武观来归”。

⑤《春秋·襄王二十六年》：“秋，公孙敖会晋侯于戚。”《左传·文公二年》：“秋，晋侯强戚田，故公孙敖会之。”杜预注：“戚，卫邑，在顿邱卫县西”。

⑥《左传·哀公十五年》“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卫世子蒯聩自戚入于卫，卫侯辄来奔”。

⑦扈，一说为齐地，在今山东观城境内；一说为郑地，在河南原阳。因观扈常联用，故本文从前说。

⑧《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公与齐侯盟于扈”。

⑨《左传·文公七年》：“赵盾与诸侯盟于扈”。

⑩《后汉书·郡国志》：“卫公国本观故国，妘姓，光武更名，有河牧城”。

⑪《史记·乐毅传》：“乐毅知燕王之不善代之，畏诛，遂西降赵。赵封乐毅于观津，号曰望诸”。

⑫《竹书纪年》：“齐田寿帅师伐我，围观，观降”。

范县旧治古城

杨巨源

考查古城历史，必然要涉及范县，因为今古城乃往日之范县县城。范县自汉代设县，至今已有1700余年历史。若追溯至先秦，其历史更长。古城之名则起于50年代。1957年县人民政府迁至樱桃园北新址，仍称范县，当地群众习称“新县”。老范县城变为区驻地，必须改名。因附近鄆城县有个旧城，平阴县内有个旧县，为免重复，老范县城遂称古城。1964年，范县划归河南省。1971年撤区改为古城公社，1984年再改为古城镇，辖区虽有些调整，驻地却一直未变。

古城位于金堤脚下，街道虽不宽，却也有些老县城的气象。古城的历史，基本上就是范县的历史。现根据查阅到的有关资料，将范县历史概述如下。

传说资料表明，远古时代，范县一带是颛顼氏故墟，属兖州之域。

夏代，范地为古昆吾国（今濮阳附近）辖地。据说赤帝祝融之后陆终的第五个儿子名顾，曾居于此地，他所领导的部落便以“顾”为名。后来部落名变为地名，再变为古国名，这便是今日范县一带的最早称谓。

商、周两代，范地称顾城，属兖州之域。

春秋时代，诸侯国裂土而治，范地处于数国疆土的犬牙交错之中。当时，今之古城东二十里有地名秦，鲁地，公元前663年，鲁国曾在秦地筑台①。今之古城东南五十里有顾城，齐地，即传说中的古顾国，后为商所灭，《诗经》中曾说到此事②；公元前478年，鲁、齐、邾三国之君曾会盟于此③。今之古城东南七十

里有廩丘城，齐地，后为晋所有④。今之古城东南二十里有地名范（因近范水而得名），晋地，曾经是晋国正卿士会（亦称范会、范武子等）的食邑。今之古城南七十里羊角城，一名义城⑤，卫地，后为晋所有⑥。今之古城东南还有一地名高鱼⑦，亦称高梧，鲁地。

战国时期，范初属卫，后属齐。史载“孟子自范之齐”，即指此地。

秦代，范地属东郡。

汉代，置范县和廩丘县，范县属兖州刺史部辖下之东郡，廩丘县属兖州刺史部辖下之济阳郡。王莽当政时，曾将范县改名建睦。

三国时，范县、廩丘县皆系魏地。公元194年，汉室衰微，军阀混战。当时靳允为范县县令。曹操率兵征徐州，吕布乘虚而入，许多县被迫归顺，唯范县、寿张、东阿三县不动。陈宫率兵进攻范县、东阿。寿张县令程昱面见范县县令靳允，晓以利害，促成了三县的联盟，终于为曹操保住了三座县城⑧。

晋代，廩丘县属濮阳国，范县属东平国。

南北朝时期，范地先后属魏和北齐。魏统治时期，廩丘县属司州濮阳郡，另在济州设东平郡，辖范县、寿张二县。东平郡与范县治所均在秦城。北齐统治时期，废除范县，廩丘仍属濮阳郡。

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复置范县，属豫州济北郡。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复置廩丘县，属河南道濮州，次年废。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置范州，治所在昆吾城（今濮阳东）。三年后废范州，范县改属济州。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改属濮州。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范县属济阳郡（由济北郡改置）。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改属濮州。唐乾宁二年（公元895年），朱全忠（即朱温）派养子朱友恭围朱瑾于兖州，朱瑾之族兄自郛城驰救，被朱友恭败于高梧（即范县境内的高鱼城）⑨。

五代时，后梁和后唐为争兖郛之地，往返征战，数经范地⑩。

宋、金、元三代，范县皆属濮州。

明代，范县属山东布政使司辖下之东昌府。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黄河决口，冲坏范县城。为安全起见，当时的范县县令张允决定北迁二十里，在后唐庄宗李存勖军队曾经安营扎寨的地方（即今之古城）重建县治。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城墙建成，周长2149米，高1.7丈，厚7尺，同时挖了护城河。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知县薛镒将城墙加高5尺，加厚8尺，护城河宽4丈，深2丈。六门各建重楼，并专门开洞排水。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为防盗贼攻城，将东北、东南二门堵死，只剩四门出入。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恢复东北门，又另开了一个东南门，并于四门建城楼。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为求对称，复将东南门改回原址。

清代，范县初属东昌府，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分属濮州，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改属曹州。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黄河决于荆隆口，水灌范县城，城墙倾圮。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知县霍之琯复修城门和角楼，五年后补修城墙。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复修城墙，历时三年零三个月方竣工。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决口于铜瓦厢，水直冲范县城下。

1912年改共和制，范县属山东东临道。1926年改属曹濮道。1928年道废，直属山东省。1936年属聊城专署。1938年聊城沦陷，专署曾驻范县。1940年范县解放，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归鲁西专署领导。

1949年建国后，范县属平原省濮阳专区。

1952年撤销平原省，范县属山东省聊城专区。

1956年，濮县、观朝县撤销，其地并入范县。

1958年，莘县撤销，除王奉、燕店两区外，全部并入范县。

1957年，范县人民政府迁至新址，旧县城改称古城。

1961年，莘县恢复建制，原辖区不变。

1964年，范县划归河南省，属安阳地区。金堤以北原范县辖地划归莘县，金堤以南原属寿张县的马楼、侯庙、夹河、打渔陈四个区划归范县，寿张县撤销。

1974年，设台前办事处，1978年12月29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将范县东部9公社划出，建立台前县。

1983年，范县归属河南省濮阳市。

注释：

①《春秋·庄公三十一年》：“秋，筑台于秦。”

②《范县县志》：“陆终第五子为顾，已姓，交已之后也，都于范，为汤所伐。”《诗经·商颂·长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这里的“韦”和“顾”都是古国名。

③《左传·哀公二十一年》：“公及齐侯邾子盟于顾”。杜预注：顾，齐地。

④《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其夏，齐乌余以廩丘奔晋”。

⑤史载：周代，羊角哀与友左伯桃结伴自燕入楚，途中遇雪断粮，伯桃将衣物粮食让与羊角哀，自己则冻死在空树中。羊角哀至楚为上大夫，备礼以葬伯桃。据《范县县志》纂修者考证，“羊角城”与“义城”之名由来可能与此事有关。

⑥《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晋）袭卫羊角取之。”《晋书·地理志》：“廩丘有羊角城”。

⑦《左传·襄公二十六年》：“（齐乌余）逐袭我高鱼”。

⑧事见《三国志·魏志·程昱传》。

⑨事见《资治通鉴》卷二五七。

⑩事见《资治通鉴》卷二七二。

马桥与发干

杨巨源

莘县北部与聊城县交界处有地名马桥，现为河店乡的一个村。此村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位置并不重要。但在历史上，这里却曾先后为侯国、县、州、镇所在地。

今之马桥一带，春秋时期为晋地。邻近阳狐和黄城，后为齐所据①，隶属清邑（今堂邑县东南）。

秦代，今马桥在东郡辖区内。

汉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车骑将军卫青率3万骑兵击败匈奴右贤王，俘获匈奴裨王十余人，将士一万五千人，汉武帝晋升卫青为大将军，卫青的三个儿子皆被封为侯，其中第三子卫登被封为发干（即今之马桥）侯②，发干始成为侯国所在地。至于因何名之为发干，今已无可考。发干城属兖州刺史部辖下之东郡。王莽当政时，改发干为戢楯，东汉时复名发干。

三国时，发干为魏地，属冀州阳平郡（治元城）。

晋代，发干属司州阳平郡。

十六国时期，南燕将幽州侨置于发干，发干一度成为州治。

南北朝时期，后魏将发干隶属司州（治所在洛阳）阳平郡（治所在今馆陶）。北齐时废除发干县。发干县从设到撤，前后历时近700年。

发干县废除后，其地一直隶属莘县，为县内重镇。至金代，正式定名为马桥。《金史·地理志》“莘县”条下特别注明：“镇一，马桥”。

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中说：“发干城在今堂邑县西南三十许里”。辨其方位，即今之马桥。

当地人盛传：马桥村原名“马明府”，历史悠久，规模很大，方圆十几里皆为其所有。至于马明府系何人府第，却无人能详谈。大约一千年前（北宋前），不知什么原因，马明府陷于地下，建国后该村曾从地下挖出过古瓷器、古房瓦、古井及大量人骨等物。明初，牛、任、刘等姓由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因马颊河从村西流过，河上有桥，故取村名马桥。此说确否，尚待查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马桥属燕店区，为管理区所在地。1958年改为区辖小公社，1971年撤区后，马桥属河店公社。1984年河店更名为乡，马桥仍属之，并一直为管理区驻地。

注释：

①《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田庄子相齐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晋，毁黄城，围阳狐。”

②事见《史记·卫将军骠骑传》。

马陵释疑

杨巨源

战国时的齐魏马陵之战使孙臆成了众人皆知的军事家，也使马陵这个本不为人所知的小地方出了名。古往今来，考证马陵者甚多，有的偏执一说，有的则两说并存，以致使马陵之战战场的地理位置迄无定论。

纵览诸家之见，主要有四种论断：一说在今范县西南今之莘县大张家镇马陵村，一说在大名东，一说在今临沂县马陵山，一说在今河南省长葛县马陵冈。稍加分析可知，后两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马陵之战是战国的齐魏之战，齐军进入魏地，魏军反击，齐军佯怯而退，意在诱敌深入，然后予以伏击。这样，战场就必定在齐、魏境内，而且极有可能在齐魏交界处的魏国地盘上。今之河南长葛当时属韩国，今之临沂当时属楚国（见《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诸侯称雄形势图》），均不可能成为马陵之战的战场。古代地名相同者甚多，同时有几个马陵也不足为奇。

现在只剩下大名与莘县两种说法了。先说大名。春秋时，此地属卫；但到战国时，卫已灭亡，此地为赵所有。很明显，齐魏作战，也不会打到赵国的地盘上去。尽管春秋时大名东有个马陵。公元前584年诸侯曾在此会盟（见《春秋·成公七年》），隋朝也曾一度在此设马陵县（见《隋书·地理志》，但马陵不可能成为齐魏之战的战场是显而易见的。

四种说法，已有三种不能成立，马陵古战场便势必在莘县的马陵了。作此认定。根据有三：其一，据《水经注》记载，战国时莘县境内有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古道，为齐卫往来必经之路。后来卫地被魏国占有，此道当然就成了齐魏之间的交通要道。齐

伐魏，魏反击，齐佯退，都必然循道而行。马陵在此道之西不远，正是齐魏攻伐的必经之地。其二，马陵一带虽无山，但自古以来起伏大，沟壑纵横，虽经多年雨水冲刷，人力开掘平整，至今宽几十丈的大沟仍依稀可见，人行其间，常常迷失方向。可以想见，两千多年前，这里崖高沟深，树木丛生，自然是设伏的好去处。其三，《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齐鲁·宋》上在今之范县西南明确地标出了“马陵”。从《诸侯称雄形势图》上看，马陵系在齐魏边界的魏国一侧。据史书记载，公元前343年，魏伐韩，韩向齐求援，齐仍采用“围魏救赵”之策，挥兵直趋魏都大梁（今开封）。魏军从韩撤回大梁，接着迎击齐军。齐军后撤，以减灶法骄敌，至马陵设伏。虞喜《志林》说：“马陵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六十里，有陵，涧谷深峻，可以设伏”，与此正相吻合。

几个古地名初考

刘广恩

翻阅《莘县县志》、《朝城县志》，常见有“冈成”、“斗城”、“殷城”、“元城”、“王莽城”等字样，此皆古地名。这些地名，今已不存，旧址在何处，殊难说清。现据部分史料予以分析，以供研究者参考。

冈成城与斗城 “冈”字有高亢突起之意，明显高于周围地面的小面积高地谓之“冈”。战国时期，秦昭王曾封其丞相蔡泽于此，封号为“冈成君”，封地建城，故名“冈成城”。《后汉书·郡国志》中有关于冈成城的记载。斗城，是冈成城的别称。后世为官者在冈成城旧址筑官廨，其状如斗，故俗称之为“斗城”。《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冈成城标于莘城西南近处，《莘县志》说斗城在莘城西南七里，大致在今之城关镇焦庄、东毛坊一带。

殷城 《新唐书·地理志》中说：“元城，隋县治古殷城。”又说：“古殷城，在朝城东北十二里。”《大名县志》中亦有此说。考其地理位置，历史上的殷城当在今之徐庄乡罗屯一带。元城以殷城为治所，大约始于隋文帝开皇初年，止于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历时40多年。

元城 既为县名，又是城名。元城自汉代置县，治所屡有变迁。战国时，此处魏武侯公子元之食邑，元城因此得名，故址在今大名东。西汉置县，治元城。三国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设阳平郡，阳平郡治与元城县治同郭。北齐废元城县，隋开皇中复置，同时废魏州，置武阳郡，治元城，元城县遂移治殷城。唐贞观年间，又移治王莽城。开元十三年（公元726年），复移治元城。1913年，元城县并入大名。1945年在北峰建元朝县，

1949年撤销。

王莽城 据多方面资料分析，王莽城在今之大王寨一带。战国时，此地属魏，地名阳狐。《括地志》一书中曾称其为“阳狐郭”。齐桓公四十三年（公元前643年），田庄子伐晋，曾兵围阳狐。《括地志》说阳狐在“魏州元城县东北三十二里”。《大名县志》说阳狐在“山东朝城县界”。《括地志》中还有“朝城县境之元城”之说。当地百姓至今犹盛传大王寨即古王莽城，地下挖掘发现，大王寨一带极象一古城郭遗址，王莽系元城人，城西三里有河名王莽河。据《史记正义》说，王氏祖茔居河侧，墓为河水所冲，王莽遂令河改道，王莽城之说大概与王莽河有关。《元和志》中说：王莽河北去冠氏县十八里。如此处的“冠氏县”指的是冠氏县界，则王莽河当流经今之大王寨附近。

“苇院”改“礼院”

郭永贵 朱玉建

莘县城西10华里，莘县——张鲁公路南约1华里处有个村庄，名叫礼院，现属城关镇。该村与尧舜、张屯成鼎足之势，土质肥沃，盛产粮棉，以富庶著称，故莘县一带素有“金尧舜，银礼院，铁打的张家屯”之说。

但是，据老年人讲，600多年以前，这里却是个野草遍地，芦苇丛生的去处。相传在明朝初年，刘姓从山西洪洞迁来，在此安家落户，建成村落。当时，村四周全是芦苇，形成一个天然的大院墙，故人们习称其为“苇院”。后来，村民们辛勤劳作，开荒种地，将大片芦苇地变成了良田。由于这里土质好，人又勤劳，没用多久，便成了五谷丰登的米粮之乡。

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化的兴趣越来越浓，不少人千方百计教子读书，村里也真出了几个知书达理的秀才。刘氏七世祖刘宇秀、刘宇岐便是其中的佼佼者。特别是刘宇秀，由于文才出众，人品又好，曾受聘在曲阜孔家当过教书先生，这可是班门弄斧的差使。刘宇秀不孚所望，不但书教得好，而且耳濡目染，精通了以孔家为代表的封建礼教。晚年辞馆回到家中，使用自己所懂的礼教教化他人。在潜移默化之中，村里知书达理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待人接物，婚丧嫁娶，皆力求合于书本所规定的礼仪。直到现在，礼院刘姓的丧礼仍不同于其他村庄，甚至与本村其他姓氏也不相同，据说这就是当年刘宇秀参考曲阜孔家的丧礼与村人一起制定的，至今沿袭未变，此是后话。

再说当时有一个朝官，因回乡奔丧，住在莘县城里的驿馆

里，本地的举人秀才为附权势，都想见见这位从京师来的大官，便接二连三地持红帖拜访，不料均被朝官拒之门外。于是众说纷纭，有说朝官架子大的，有说朝官心情不好不愿见人的，一时城乡哗然。刘宇秀听说后，却有与众不同的见解。他认为：朝官回乡奔丧，此乃忧事，红色是喜庆之色，持红帖拜见，于礼不通，朝官是懂礼之人，故不接见。于是，他别出心裁地持米黄色名帖登门造访，朝官果然乐与接谈。宾主叙礼毕，朝官问了一些莘县一带的风俗民情和诸般礼仪，刘宇秀对答如流，无所不晓，朝官十分赞赏。后朝官又问起刘宇秀家住何村，刘宇秀答曰“苇院”，随之又把村名来历说了一遍。朝官问道：“如今是否还有芦苇环村？”刘宇秀说：“托皇上洪福，野草、芦苇已被开垦净尽，今日村中是五谷丰登，万民安乐。”朝官说：“时过境迁，‘苇院’之名已不副实，既然贵村如此重礼知礼，将‘苇院’改为‘礼院’，岂不更好？”刘宇秀说：“谨尊大人教诲，敝村自今日起便改名‘礼院’。”这便是“礼院”之名的由来。

据村中人传说，刘氏六世祖是个武举，精通武术，名扬一方。有一年，天下兵荒马乱，匪患横行，为保平安，礼院修起了土围子。大名道尹派总兵剿匪，土匪逃至礼院，凭借围墙顽强抵抗。官兵长时间攻打不下，总兵欲下令炮轰，当时有位姓尹的幕宾赶忙向总兵进言：“实施炮轰，固然可以攻破围墙，但村内民多匪少，火炮无眼，如炸坏民房，炸死百姓，岂不可惜！”总兵问有何策可破村寨，尹幕宾说：“村中有我一个朋友，是个武举，本领高强，依我之见，不如传书进去，让他作为内应，来个里应外合，村寨旦夕可破。”总兵依其计，于是尹幕宾修书一封，叫人用箭射进城去。武举接书信后，立即组织村民为内应，泅然一举打开了围子。围子破后，多数土匪与村民混在一起，良莠难分。总兵让武举出面辨认。武举出于侧隐之心，不但认出了本村百姓，还把一些他认为恶迹不多的土匪也认了出来，免其一死。不料，被救出的土匪却恩将仇报，反说是武举勾引官兵

打死了他们的同伙，要寻机报仇。第二年，武举单身匹马到大名一带去办事，被土匪围住，两下交起手来。武举见土匪翻脸不认人，只得与之格斗。他顺手拔下一棵胳膊粗的枣树，与土匪对打。不消几个回合，土匪被打倒一片，武举手中的枣树也只剩尺把长一截了。武举虽勇，终究寡不敌众，打了几个时辰，已是精疲力尽，最后被土匪打倒在地，砍掉了头颅。村中人闻讯后前去收尸，把那具没有头的尸体和半截枣树一起拉回来，葬在村西南约二里多路的坟地里。

武举死后，尹幕宾也很悲痛，曾亲自带兵在大名一带捉拿土匪，为武举报仇。后来，尹幕宾做了县令。为了纪念朋友，他专门在武举墓前立了一个有座无帽的“无头碑”，村里人特地在墓旁栽上枣树，以寄托哀思。大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碑被拆毁，武举爱民的故事却流传至今。

（资料口述人刘协苍、刘伯华、刘××系礼院村民）

（礼院，清末属莘县西乡健一里。1931年属莘县五区。1949年前后属莘县一区。1956年3月属莘县一区张屯乡。1958年12月属范县莘城区。1961年复属莘县。1962年属莘县城关区张屯公社。1971年属城关公社张屯战区。1984年初属莘县城关镇张屯管理区。——刘广恩）

老宅村名由来

朱玉建

明朝初年，由于连年战争刚过，中原大地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民不聊生，一片荒凉。为恢复中原生气，稳固国基，洪武皇帝颁布诏令，决定从人口稠密的山西洪洞县移民到中原定居。圣旨既下，众百姓拖家带口，肩挑车推，依依不舍地离开祖居的热土，奔上了前途难卜的迁民道路。

移民队伍中有一姓盛的人家，经过几十天跋涉，来到莘县城西约4华里的地方，见这里土地平坦，尚可耕作，便停留下来，建宅造舍，拓荒种地，定居立村，取村名为“盛庄”。盛氏一家在此辛勤耕种，收获颇丰。经过200余年繁衍生息，盛庄已成了一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落。

到了明朝末年，朝廷大势已去，崇祯帝无力回天，农民起义席卷全国，中原又成了战争的漩涡。莘城周围土匪四起，兵荒马乱，为避战祸，盛庄人纷纷携家出走，逃往他乡。原本生气勃勃的村庄，很快变得鸡犬皆无，人畜绝迹，盛庄已名存实亡。

明朝灭亡后，清朝建立，各地的抗清斗争被镇压下去，战事渐少，天下又趋向太平。但盛氏家族已是各奔东西，可能又找到了新的安居之地，无人再回盛庄。当时本地一些富裕人家纷纷趁大乱初平之际置办田宅，再图发展。阳谷县双楼有一孙姓富户，家境殷富，颇有钱财，当得知盛庄已无人烟时，便将全家搬来，在盛庄的废墟上营造庄园，开荒种地，发展生产。经过数百年繁衍，建成了新村。由于此村是在盛氏旧宅上建起来的，当地人习称“老宅”，也有称“老寨”的，久而久之，便成了村名。

（老宅村民孙代月、孙广瑞提供资料）

(老宅，清末属莘县西乡健三里，1931年为孝友乡，建国前后属一区，1956年属谢庄乡，1958年历属城关区、城关公社，1984年起属城关镇张屯管理区。 刘广恩)

我国古代“七圣”

学圣孔仲尼(春秋)

书圣王羲之(东晋)

草圣张旭(东汉)

史圣司马迁(西汉)

诗圣杜甫(唐)

画圣吴道子(唐)

医圣张仲景(东汉)

从群贤堡到套庙王

朱玉建

莘城东北3里有一个人口不足千人的村庄，名叫套庙王。此村曾名“王庄”、“群贤堡”。村名演变，自有其因。

相传，在五代时期，王氏从琅琊迁居于此，日夜劳作，繁衍生息，建立村庄，取名曰“王庄”。该村人口虽然不多，但历史上在朝中为官者却不少见。村中有一人名言，曾为黎阳令；其子王彻，官至左拾遗；孙王祐，尚书兵部侍郎，“以文章显于汉、周之际，事太祖、太宗为名臣。”王祐之次子，便是家乡人熟知的宋代名相王旦，咸丰四年（公元1001年）任参知政事（副相），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在朝中辅佐真宗十八年。他忠君报国，忧国忧民，知人善任，任人为贤，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廉洁俭朴，不谋私利。为相多年，树立了良好的家风，被人们颂为“一代贤相”（王旦的事迹见《莘县文史资料》第二辑）。继王旦之后，王氏族中如王旭、王素、王质、王玘、王靖、王古、王震、王伦、王楠等均为朝廷命官，《宋史》中都有传记。他们牢记祖先的遗训，继承了优良的王氏家风，皆以公正清明，廉洁勤勉之名闻于当时。自王言至王楠，王氏家族中几乎辈辈有人为官，并多为贤者。为示纪念，当地人便把王氏后代聚居的王庄称为“群贤堡”。村北曾有王旦墓和王氏宗祠三槐堂，约在清代被拆毁。

群贤堡村西有座约一间房屋大小的“三官庙”。到了清朝中期，该庙历经风雨侵蚀，破旧不堪。当时，群贤堡及前、后邹李园村的群众集得重资，准备加以修葺。怎奈该庙破得实在无法翻修，人们便在小庙的外边盖起了一座三间大的新庙，将原来的小

庙套在了里面，形成了大庙套小庙的景观。于是本地人又将“群贤堡”改称“套庙王庄”。到了清朝末年，该村正式定名为“套庙王”，并一至沿用至今。现在“套庙”早已拆除，只留有一片瓦砾。

最近，莘县聊城和单县的“三槐王氏”后裔集资，重新为其祖王旦立碑一通，以为永记。

（套庙王，清末属莘县东乡刚二里，三十年代属莘县一区四权乡，建国后属一区，1956年为该区蔡庄乡，1958年底属范县莘城区，1962年属莘县城关区王庄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镇，套庙王均属之。——刘广恩）

甘泉龙眼井

张 生

莘城东街有眼井，名叫甘泉。因有此井直通东海之说，故又名龙眼井，也有将二名合一，称作甘泉龙眼井的。关于此井，《莘县县志》是这样记载的：“甘泉，在城东里许。父老传言：昔有领命取东海水引药以疗病者，限期甚迫，道经本县，夜宿城东东鲁店，梦神告以此处有甘泉，其源通海，可取之以复命。明旦出店西数步，至井，尝其水，味甘美，取之以归，煎药服之而果愈。”此井还系“莘县八景”之一，名曰“甘泉漱玉”。大概因此说荒诞，修志人也只得说是“父老传言”，但这个“传言”又失之过简。为使真正的“父老传言”不至泯灭，本文特作详细记述。

当年，李世民南征北战定大唐，历尽艰辛。长孙夫人佐夫打江山，功垂史册。这天，秦王李世民率大军正欲攻取长安，长孙夫人突患眼疾，二目红肿，无风流泪，疼痛难忍。秦王急唤太医诊治。太医切其脉，浮洪如弦；观其目，红肿透亮；视其舌，暗黄枯干，知系操劳过度，肝火上行所致。急用羚羊翘弛火汤调治，用药数日，并不见效。眼看夫人将要双目失明，急得秦王如坐针毡。这时，忽然一块丝绢从空飘落，军士呈给秦王过目，只见上面赫然写着：“夫人之疾世上稀，民间药物白费力。速取三升东海水，此绢沾水洗眼疾。只限三日。”

秦王看罢，知是神人点化，心中大喜，望空便拜。然后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取水之事。百官听后，个个面露难色，哑口不语。房玄龄奏道：“启禀殿下，东海距长安不下三千里，往返六千，三日取回，其难可知，臣等愚钝，实在无可效力。”秦王一

悲从衷来，叹道：“夫人为我日夜操劳，不想天下未定而眼将休矣！”正在为难之际，徐勣奏道：“肩窠殿下，臣有一法，可解此难。”秦王一听大喜，急命快讲。徐勣不慌不忙地说道：“唐营内有一宝马，乃摩洛哥所赠。此马日行一千，夜行八百，三日内马不停蹄，可行五千四百里。可派壮士即刻启程奔东海，殿下和夫人移驾洛阳，东接六百里，海水可得。”秦王一听，转忧为喜，大声问道：“此计甚好，不知何人能当此重任？”语音未落，一人上前答道：“小将愿往！”众人看时，是参将田忠。只见他身長不足四尺，干瘦如柴。秦王摇摇头说：“壮士忠心可嘉。然此去东海，需日夜兼程，吃喝不能下马，睡眠不可离鞍，壮士身材瘦小，恐难胜任。”田忠再拜奏道：“殿下容禀，小将身不过四尺，但气壮如牛，能耐饥渴；重不过百斤，可尝减马之重负，日增百里。东海取水之任，非小将莫属。”秦王听他言之有理，当下传令备马，亲送田忠启程。

却说这田忠，骑上千里驹，扬鞭催马直奔东方大道而去。这马确是宝马，跑起来四蹄翻飞，呼呼生风，一声长嘶，能跑百里之遥。头天入夜时分，已到莘县境内。此马虽是千里驹，也需有短时的歇息。行至莘县东关，人困马乏，田忠只得跳下马来，暂作休憩。他将马拴在泰山奶奶庙前，倚壁而坐，昏昏欲睡。朦胧中，只见从庙内走出一位仙姑，将田忠唤醒，说道：“壮士莫贪睡误事，取水要紧。一念秦王是一明主，二念长孙是一贤妇，三念臣士是一忠臣，待我指你一条近路。明日五更，你从庙后向正北走七七四十九步，可见一土坑，坑中有一土井，此井下通东海，井中泉水即是东海之水，可速速去取。”说罢转眼不见。田忠忽然惊醒，原来是南柯一梦。捱到五更，田忠照仙姑所说而行，果然找到了土井，染指一尝，井水甘甜无比。他大喜过望，立即解囊取水，催马奔回长安。三日未尽，已到秦王帐中。长孙夫人以绢沾水洗眼，立见奇效。秦王重赏了田忠，并派人到莘县重修土井，立碑题名曰“甘泉龙眼”。

莘县塔塌砸万家

徐光泽

如今30岁以上的莘县人大概都记得，莘县城内曾有一座挺拔俊秀的砖塔。塔高三层，塔尖距地面约45米，塔基占地盈亩，甚是雄伟。晴朗天气，距城20余里即可看见塔尖。闯关东的人回家，看到了塔尖，便是到家的标志，无不心潮起伏，热泪盈眶。平时，莘县人进城办事，或赶集上会，无不要瞻仰一番古塔。有幸者能登塔瞩目，则更觉眼界大开，心旷神怡。

话说张庄有个张老汉，是个勤快人，年头忙到年尾，一天也舍不得闲着。他从不赶集赶会，50多岁了，还没有进过莘县城。这一年挂了锄钩，他忽发奇想，要进城去看看莘县塔。做个莘县人，一辈子没见过莘县塔，岂不是天大的遗憾。这天天刚亮，张老汉忙忙地吃了几口饭，就直奔县城而去。离城十几里路时，望见了塔尖，他兴致倍增，一路小跑进了城。进了西门，来到塔下，仰头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那塔层檐叠起，直插云天。天上浮云流动，塔尖好象在慢慢地倒下来，吓得他心里呼呼直跳，赶忙闭上眼睛。待会儿睁开眼再看，塔尖仍然在浮云间飘动。他又回头看看塔下，除了塔西北角有片空地，其他几个方向都是房屋。他禁不住自言自语道：“我的天，这塔要是塌了，得砸死多少人呀！”旁边一人顺口答道：“你没听说过吗，塔塌砸万家！”

张老汉是个善良人，一听这话，陡地添了一块心病，二话没说，掉转头就回家了。一路上若有所思，见了熟人也忘了打招呼。回到家里便一病不起，闭上眼睛便看见莘县塔从云彩眼里倒了下来，把周围的房屋砸成了一片废墟。有时梦里醒来，也是满身冷

汗。家人多方求医，均不见好转。邻村一个并不出名的医生经过了解，弄清了张老汉的病因，心生一计，便主动登门看病。进了门不问病情，不诊脉象，张口就说：“你听说了吗，莘县的塔塌啦！”张老汉忽地从床上折起身来，急不可待地问：“往哪边倒的？”医生说：“西北。”张老汉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病势一下去了八九分。

其实，所谓“塔塌砸万家”的说法是一句戏言，因为塔旁有一个万姓住户，如果塔塌下来，当然要砸万家了。那位医生说莘县塔塌了也是一句戏言，这是用的“心病还需心药医”的办法。

莘县塔虽然古旧，却是一直没塌。直到1968年才被拆掉，莘县城从此少了一景。

“黄河”并非源于黄河

朱文生

莘县城东4华里处有一村庄名叫黄河。乍看村名，人们往往会把它和我国的第二大河流黄河联系起来，其实考其村名成因，二者实属风马牛不相及。

宋代，有一条不小的河流从莘县城东流过，名叫“六塔河”。此河源于丰县六塔镇，河名由此而得。后“上流湮没无迹，莘城南牛王寺（今城关镇牛庄、王炉）始有河形，东注北折，旋绕莘县与阳谷两邑之交，北赴聊城界而去。阔一二里，其堤或断或连，崇者若壙，低者若堰，原仅十余步”（见《续修莘县志》卷二）。至建国前，仍有明显河身，宽处四五百米，窄处二三百米，两岸堤堰依稀可见。今天的黄河沟，有一段就是走的六塔河故道。

据传说，大约在宋代，或者是宋代以后的某个时期，有黄姓人在莘县城东的六塔河西岸定居立村，因其靠河而建，村民都是黄姓，便取名“黄家河”。有一条南北大道从村中穿过，将村子一分为二，又有人以路为界，将黄家河村分别指称为东黄河和西黄河。

据史籍记载，宋代官府曾对六塔河加以治理，但成效不大。六塔河依然经常泛滥，成为沿河群众的一害。黄河村濒临河道，常受水淹，所种庄稼往往丰产不丰收，收上场以后又被水冲走，或者因无处打晒而霉烂。当时黄家有一大户，为防上场的庄稼受损，特地定做了一千多个5尺高的大瓷缸，散开摆到场上，上铺合在一起的大木板，庄稼收回来就垛在木板上。晒场打场都在板上进行。骏马拉着石碾在上面跑起来，木板和瓷缸共鸣，全村人都能听到响声，人称“黄家响场”，当时黄家人丁兴旺，他们自

己常夸耀说：“人家的人名用升斗，我们黄家的人名能装十布袋！”黄家的祖塋，大小坟头不计其数，碑碣成林。后来这片坟地划归万庄和李名扬村耕种，坟头与碑碣于1958年平毁。

后来，黄河村的黄姓人不知因何迁往东北，朱、李、任、孙、苏、盛、相、宫、赵、王诸姓陆续从外村迁此聚居，“黄河”村名未变。前几年还有黄姓人从东北来，打听莘县城东的黄河村，有祭祖扫墓的意思，甚至还有人打算迁回老家定居。

（王进杰口述）

（黄河，清末属莘县东乡刚一里，民国二十年属一区三民乡。建国后为一区，1956年3月为城关区蔡庄乡，1958年2月属城关镇，1958年9月属城关公社，1958年12月属范县莘城公社，1961年7月属莘县城关区蔡庄公社，1971年属城关公社，1984年属城关镇蔡庄管理区。——刘广恩）

唐路口与南北岸水利纠纷

朱文生

莘县县城东南五六华里处有个不大的村庄叫唐路口。村在老金线河北岸，村西头紧靠金线河北堤有个大坑，金线河如从这里向北决口，水势从高处压来，宜泻而下，极难封堵。大水顺六塔河的老河身，直注阳谷县北境的莲花泓、鹅鸭坡和聊城南境的龙家洼、牛家洼，严重时可威胁聊城。如果北岸人守住唐路口，不使溃决，河水越涨越高，势必压向南岸，漫溢出槽，使南岸村庄农田变成一片汪洋。据当地老年人回忆，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金线河从唐路口决口，莘县城东平地三尺水，大水直奔聊城，幸亏聊城是扭头城门，砖砌城墙，大水才未能入城。

金线河河底宽不足3丈，两岸堤高不过丈余，干旱季节是一条干河；一遇暴雨，由于下泻不畅，极易泛滥成灾。南北两岸各村，常因唐路口的水道闹纠纷。北岸的盛河、刁庄、唐路口、李名扬、左庄、念楼等村联合起来，严密防范，决不让河水由唐路口向北溃决；南岸于屯、柳屯、陈蒋庄、王莽庄、林庄、虞路口等村则千方百计要扒开唐路口大堤，让河水北泻。双方各不相让，械斗不断，甚至造成人员伤亡。每逢金线河涨水的时候，南岸人常组织敢死队，光着脊梁，手持各种武器，头顶西瓜皮，泅水到唐路口扒堤。北岸则男女老少齐出动，日夜守卫，并准备大量秫秸、麦草、木桩等物，一有情况，守堤人擂鼓击锣，各村人蜂拥上堤，一场武斗便随之发生。

大约是清末时候，在一次械斗中，南岸一个村民用快枪开火，误将北岸的舅舅打死，由此引出了一场人命官司。两岸人都按地亩摊钱，请人写诉状打官司。因为死者是个父子双秀才之家，

事关重大，县官不敢受理。南岸人又认为，唐路口决口淹了东昌府，知府一定要偏袒北岸。他们一不做二不休，决定越级上诉，状子直递省巡抚衙门。在公堂上，南岸人主诉：“北岸有盛家河、黄家河、大小刘家河，还有个刘水河。从这些村名看，北岸历史上就是排水通道。北岸人死守唐路口，堵住泻洪通道，是有意要淹南岸，居心不良。南岸人为开通水道，武力自卫，误伤人命，不应治罪。官府应勒令北岸扒堤泻洪，以救南岸黎民。”北岸人则说：“南岸人拿村名做文章，实属狡辩。如果北岸有村名河，就应承受河水；那么阳谷有几个村叫海，也就应该变成沧海了。北岸一旦决口，东昌、阳谷皆受其害，连东昌府也难保平安。南岸人只想自己免灾，不顾三县交界处百姓死活，武力扒堤，致死人命，理应治罪！”经过一番争辩，巡抚判北岸胜诉，令南岸出银给死者发丧，并命地方官在唐路口立碑一通，永不许任何人在此决堤。这块石碑在唐路口立了许多年，至1958年才被砸毁烧了石灰。碑虽立了，但水利纠纷仍然不断，大灾大闹，小灾小闹。直到解放后人民政府彻底治理了河道，消弥了水患，两岸的历史纠纷才算真正平息。

（唐路口，清末属东乡刚一里，民国二十年属一区平等乡，建国后属一区，1956年3月属后李庄乡，1958年12月划归范县，1961年7月复莘后属盛河公社，1971年属城关公社，1984年初，公社改镇，唐路口属之，归盛河管区。——刘广恩）

温曹庄与玉皇庙

郭永贵 朱文生

莘县县城东南约8华里处，有个村子叫曹庄。据传说，曹庄建村于明代，因系曹姓聚居，故取名曹家庄。后来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曹姓人逐渐外迁，以至绝迹，纪、任等姓来此定居，仍沿用曹家庄村名。曹家庄南还有一村，因系孙姓聚居，故称孙庄。为与北边四五里处的另一个孙庄相区别，又称南孙庄。后来两村不断扩建，渐渐连为一体，成为一个自然村，称孙曹庄，后简称曹庄。

曹庄东南角还有一村，名叫温庄。此村也是建于明代，初建村时系温姓聚居，故称温家庄。村民以温、任两姓为主。该村东面濒临秦皇堤，此处的秦皇堤是南北走向，还有一条东西向的交通要道从温庄穿堤而过。大路穿堤，需将堤打开缺口，温家庄位于缺口旁，故又称温家堤口。不过人们多习称其为温家庄，简称温庄。

温庄村南一里许原有一玉皇庙。此庙建于何时，现已无从查考。关于建庙起因，当地有一神话传说：很久以前，后于河营（在阳谷县界内）村头有一座小玉皇庙，约一米见方。有一天，一个农民放羊从小玉皇庙前路过，见一老者蹲在地上，呻吟不止。放羊人上前询问，老者说是不幸患病，求放羊人发发善心，送他一程。放羊人问他家住哪村，老者说：“不用问村名，把我送到九龙口就行了。放羊人背上老者，往北便走。走到温庄南的九条路交汇处，觉背上老人忽然变得奇重无比，压得他一步也迈不动了，只得放下歇歇气。他放下老者，回过身来想与其说话，却发现老者踪迹全无。放羊人十分惊奇，回村与人们一说，引起

了不小震动。上岁数的人都说，这一定是玉皇爷显灵了，可能是嫌原来的庙太小，指定地点让老百姓给他修座大庙。因玉皇爷选定的地点正在莘、阳两县交界处，两个县的知县便共同下令，让周围18个村（莘县的东于屯、前后刘屯、东西段屯、张洼、小营、宁堂、温庄、曹庄、孙庄，阳谷县的干河营、薛楼、许庄、董庄、李楼、小楼）按地亩摊钱，集资建庙。没用多长时间，一座规模宏大的玉皇庙在九路口北侧建起来了。

据当地老年人回忆，玉皇庙规模很大。庙座北朝南，有山门3间，山门外各立大碑一通，碑上刻着捐资人员的姓名和数量。山门旁有东西两便门。山门里是钟鼓二楼，再往里是三间大殿，并有东西廊房各5间。大殿正中是玉皇大帝，两旁是真武、玄武神象，两头分立哼哈二将。院内柏树成林，一般都有两搂粗细。其中有两棵木质血红，人称“血柏”；还有两棵木纹似鸟形，人称“鸟柏”。玉皇庙有庙地40余亩，由住持和尚掌管，租给附近农民耕种。玉皇庙最后一个住持是于屯人，外号“于大肚子”。每月初一、十五，庙中要撞晨钟，钟声洪亮，在莘县城里都听得清楚。当地人大多赶在这两天前到庙上烧香，磕头，许愿，还愿。

庙建成后，香火很盛。庙前逢一、四、六、九大集，每年旧历二月二十一是骡马大会，相沿成习。正月初九是玉皇爷生日，每到这天，来烧香的人特别多，还要请班响器热闹一天。到本世纪20年代，此地土匪渐多。莘、阳两县的土匪常把玉皇庙作为集结地和藏身处，四出活动，危害乡里。为肃清匪患，两县县长共同决定，将玉皇庙拆毁，拆得的砖石物料由18个村分掉。于屯村用分得的砖和木料盖了一处学校叫“民国小学”。庙中的柏树，人们不忍毁掉，一直长到1940年，汉奸县长刘仙洲下令砍伐，高价卖给了日本人。

庙拆毁后，庙会仍未间断。每逢庙会，常有戏班唱戏。日伪时期，阳谷城北土山寺有栗氏兄弟酷爱山东梆子，二人均系黄河村景俊戏班科班出身，弟弟工花旦，哥哥唱红脸，人称大栗、小

栗。后来，大栗、小栗与莘县的汉奸县长刘仙洲勾结，刘仙洲专门为他们定做了新衣箱、新行头。有一年庙会上，大栗、小栗出台，唱得有条有眼，字正腔圆，顺风能听三五里路。中午散了戏，大栗卸了妆便跪到一边吸大烟去了，正好被禁烟的官兵逮住，送进了监狱，不几天就被判了死刑，据说他赴刑场的路上还唱了一段“司马茅游阴”哩。

随着时代变迁，玉皇庙只剩遗址，已无遗迹可寻。新开的金线河道由此穿过，莘（县）阳（谷）公路在此与金线河交叉，河上建有水泥桥梁。桥西头有几棵大柳树，树下有于屯村的几家店铺。庙已不存，但人们仍习称此地为玉皇庙。

（温庄，清末属莘县东乡刚一里，民国二十年属一区自由乡，建国后属一区，1956年3月属十八里铺区玉皇庙乡，1958年12月属范县，1961年7月属莘县盛河公社，1984年初属城关镇盛河管理区。曹庄与温庄同。——刘广恩）

邹家发丧又发财

朱文生

莘县之东约8华里处有村名朱庄。建国前的县志上称朱家庄，朱庄系其简称。此村虽名朱庄，邹家却是大姓，朱、王、陈等姓均较少。

据说有一年初夏，邹家有老人病逝。农村素有“摊了父母丧，三年不顺当”之说，有不少较富足的户就是从父母丧事上开始败落乃至倾家荡产的。邹家是村中大户，又是首富，当然应该发大丧，停灵7日，家祭、点主一应繁文缛节皆不可免。但是，此时正是麦收之前，邹家近200亩麦子已经蜡黄，如果全力投入发丧，麦子必遭损失，弄不好会由此导致家道中落。邹家当家人思之再三，决定保守机密，暂不泄露老人病逝的消息，先集中几天时间把麦子收到场上再办丧事。于是，除长工外，又雇了许多短工，突击收麦。这时其他人家尚未开镰，人手较多，远亲近邻都来给邹家帮忙。其中也有细心的人纳闷，邹家种地一向按季节办事，今年为什么不等熟透就割呢？这只是心中的想法，当然没有人开口询问。一时间，邹家麦地里大忙起来，割的割，捆的捆，运的运，没用几天，就把200亩麦子收到场上，垛成了大垛。家中老人的遗体则用窖中存放的冰块围住，天气虽热，却没有腐臭。

麦子上了场，其他户刚要收割，邹家这才传出了哭声，同时开始了为时7天的守灵仪式。就在邹家停丧守灵的时候，天气骤变，雨雹交加，地里未收的麦子毁于一旦，唯独邹家的麦子垛在场上，基本未受损失。丧事过后，邹家将麦子打轧，从从容容地收进仓中。受灾的人家生活无望，只好卖地买粮。邹家趁机低价购进土地，家业越来越大。至今当地仍流传着一句歇后语：“邹

家发丧——越过越好了。”

（朱庄，清末属莘县东乡刚一里，民国二十年属一区博爱乡，建国后属一区，1956年3月属城关区赵庄乡，1958年12月属范县莘城公社，1961年7月属莘县城关区蔡庄公社，1984年初属城关镇蔡庄管理区。——刘广恩）

地名与避讳

在封建社会中，对君王、圣贤、长辈，讲话时不能直呼其名，撰文时不能照字直书，要用改字、去字、缺笔的方法避讳。地名中也有这种现象，现举几例：宁阳县内的龚丘为避孔丘之讳，改为龚县（后撤销）。三国时的赵子龙家居北岳恒山，因避汉文帝刘恒之讳，改为“常山赵子龙”。广东的敬州为避赵匡胤之祖父赵敬之讳，改为梅山。三国时的钟山，为避孙权的祖父孙钟之讳，改为蒋山。湖南的华容县，武则天时曾改为容城县，因为武则天的小名叫“华姑”。江西的建成县，唐代为避太子建成之讳，改为高安县。广西的全义县，宋代为避太宗赵光义之讳，改为兴安县。

王连洪庄的消失

朱文生

莘县城东五里原有一小村名叫王连洪庄。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的《续修莘县县志》中尚有其名，属三民乡，村名是“王连洪家”。此前的旧志中叫“王连洪庄”，属东乡刚一里。至建国前，此村却消声匿迹了。

王连洪庄地理位置较好，贴近城关，又都是清沙地，种粮种菜皆适宜。以前，人们都说王连洪庄有“三好”：一是村东头有座保存完好的古庙，二是庙前有眼常年不干的好井，三是村中有个为周围村人所称羨的好碾子。

王连洪庄原有王、于、范三个大户，王姓中有个王连洪，在此定居较早，又颇有名气，便以人名作了村名。三姓和睦为邻，互帮互助，相处得很好。到了日伪时期，兵荒马乱，土匪猖獗，世道不宁，群众无不提心吊胆过日子。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土匪光顾王连洪庄的时候特别多。大股土匪牵牛架户，小股土匪偷鸡盗鸭，连斗米升面也难幸免。有时这伙土匪刚走，那伙土匪又来，一夜要折腾好几次。邻村有一句歇后语叫“王连洪庄狗咬——又一回”，足见此村受害的频繁程度。这种人祸，小小的村庄无法抗拒，人们便纷纷移居外村。至建国前夕，宅基全部变成农田，王连洪庄从莘县版图上消失了。

王连洪庄的王姓人家迁到了阳谷县定水镇的王庄集村，但彭庄村西仍有他们的一片墓地，每逢清明节和旧历的七月十五、十月初一，都有人前来扫墓、烧纸钱。后来坟平掉了，仍不断有人到坟地周围来看看。

王连洪庄的于姓人家迁到了彭庄（因其地多在彭庄周围，且

与彭庄王姓人联姻较多)。于家有于五、于六两兄弟，他们常说：“王连洪庄快完了，我们于家也快完了。当年我们有好地80亩，喂的是青牛白马，生活富裕，是因为我们老爷子名字起得好，叫于（鱼）得水。到我们这一辈，叫于五、于六，鱼被人家又捂又馏，还能有好吗？”

王连洪庄的范姓人家先后迁到了刘马庄、前后孙庄、彭庄。

王连洪庄本来就不大，有些户迁走后，村子更小。村越小越不经折腾，迁移速度逐步加快。据说王连洪庄的住户从开始外迁到全部迁完，前后也就是二三年时间。至土地改革时，这里已是人去村空了。

莘县城东大赵庄

朱文生

莘县城东约8华里处，有村名赵庄。此村原名赵家庄，一直到建国前都是赵氏家族聚居。民国年间，为与城西老宅附近的赵庄相区别，改称东赵庄。因其在城周围属首屈一指的大村，当地人习称大赵庄，后来便以大赵庄为正式村名。

大赵庄位于莘阳交界处，往东仅张集一村之隔便是阳谷县地。建国前，大赵庄地处交通要冲，西有“官道”直通莘县东门，向东则有大路穿阳谷至铜城。大赵庄之大，在聊、阳、寿、范、濮、莘、冠、堂一带是有名的。据老年人回忆，旧社会中大赵庄之所以能称大，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赵庄的柏树林大。赵家的祖塋多植柏树。赵姓中的大户集中居住在村子的西半部，他们的坟地在村西2华里处，占地十多亩，满植柏树，年久成荫，人行其中，十分阴森可怕。家境不好的人家多住东头，他们的坟地在村东，也有柏树，但片小树少，生长不旺盛。所以，大小柏树林便成了赵庄富户和贫户的标志。大柏树林中，坟头不论是砖砌的还是土埋的，都很高大气派。坟前碑碣林立。据说这样大的柏树林在方圆几十里乃至上百里之内均属罕见。土地改革时，柏树林被群众作为斗地主的胜利果实砍掉了。

二是赵庄的地主大。土改前，赵庄共有土地50顷，仅西头几家地主就占地40顷，有的一户就占有8顷以上。当时的土匪头子有个说法：“打开阳谷的郝杨李，不如逮住东赵庄的二广文、马新喜。”（郝杨李是阳谷的两个出名的地主多的大村。二广文原名赵广鑑，当时是赵庄第一大户；马新喜原名赵德润，赵庄第，大户。）赵庄地主的地，百亩一块的不少，有的距村七八里路二

还有的串到了阳谷县境地。这些到土改时，才在联庄斗争中分开了。

三是赵庄的牲口大。赵庄的地主土地多，牲口也多，一个个牛马驴骡成群。为了夸富，他们不惜重资，到集市上专买大牲口，比着出高价。买回来后养得膘肥体壮，拴在大门外或场院里，让人们品评。因此，赵庄的大牲口在莘县一带也出了名。

四是赵庄的围子大。赵庄的地主家大业大，最怕匪盗滋扰。为了安全，家家都是高墙大院，防范严密。为了更加保险，他们还利用自己的乡长、里长职权，集资派伙修村围子。赵庄的围子有东、西、南三个门，皆有门楼；外有深壕，常年存水。围子墙是仿城墙建筑，上有站墙炮楼，极利守卫。因赵庄围子坚固，日伪时期，汉奸政府在围子里驻了兵，还设有警察所，是镇压城东抗日活动的桥头堡。

五是赵庄的酒店大。赵庄的地主除雇工种地外，还利用多余的粮食造酒，自蒸自卖。不但零售零换，还大量批发给外地商贩。当时连莘县城里也没有一家象赵庄这么大的酒作坊。赵庄蒸酒出了名，外县商贩也慕名而来，推车挑担的贩酒者络绎不绝。当时村中有南北两个大蒸酒锅。村西北有一眼井，用此井的水蒸酒，出酒多，酒质好，远近闻名。

旧社会，赵庄村大好唱戏，但从来不唱《烟粉计》，他们认为这出戏的内容是铡赵王，对赵姓不利。

（赵庄，归属沿革与朱庄同——刘广恩）

袁铁匠与郭庄

朱文生

莘县城东约5华里许有个村叫郭庄。据当地人传说，郭庄之所以有些名气，与袁铁匠有关。

袁铁匠叫什么名字，今已无人知晓。只知道袁铁匠不是本地人，老家在章丘县明水镇吕家庄。大约在清朝末年，袁铁匠丧偶，家中没了牵挂，便带着长子袁长发、次子袁长兴云游四方，打铁谋生。父子三人三条光棍，推着车子走乡串村，不久便来到了鲁西。他们先到了彭庄，生火架炉，叮叮当当地干了起来。父子三人，老子掌钳，大儿子抡锤，二儿子拉风箱，配合得十分熟练。后来，袁铁匠提出要在彭庄落户，村执事与众人商议后拒绝了这一要求。村执事说：“我们村叫彭庄，你们长年生火打铁，还不把我们的彭（棚）给烧毁打烂啦！”袁铁匠无奈，便推着车子到了彭庄南面不远的郭庄。干了几天，袁铁匠又提出了定居的要求。当时郭庄有郭、韩、汤等姓，几个大户人家一计议，觉得庄稼人离不了铁器，村里有个铁匠，随时打打修修，倒也方便。正好村东的大坑北沿有一亩多庙田，长期闲置，无人耕种，他们便立下契据，无条件地赠与铁匠建房居住。

袁铁匠的打铁技艺是祖传的，颇为精致。他不但能打制刀、斧、锄、锨等小铁器，尤其擅长瓦大车。他瓦的大车，严丝合逢，经久耐用，拉起来咣咣当当，声音清脆，一听就叫人高兴。没过多久，袁铁匠的名字就响遍了莘县城周和阳谷城北一带。一到农闲季节，大家都拉着大车往郭庄送，而且从不讨价还价，只要把车修好，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袁铁匠干活也特别认真，不论新车旧车，从不马虎从事。有钱的按价收工料费，没钱

的干脆不收，就算送个人情。临拉车走时，还奉送点刀、镰之类的小铁货。由于袁铁匠手艺精，人品好，很得群众信赖，农闲时，郭庄东头各个场院里都停满了大车，简直有干不完的活。

袁铁匠生意兴旺，人丁也随之兴旺。两个儿子相继娶妻生子，仅几十年光景，袁姓就发展到一百多人，加入了郭庄村的大户行列。随着袁家的兴旺，郭、韩、刘、汤各户却相继败落。有迷信思想的人都说：“袁家住在大坑边上，老鼋（袁）得水，当然要兴旺。两盘红炉生火，大铁锤成天价夯打，把锅（郭）也打坏啦，汤也流（刘）啦，寒（韩）气也冒啦，难怪这几家的景况一年不如一年！”

（郭庄，民国二十年属莘县一区三民乡，1956年3月属蔡庄乡，以下与赵庄同。——刘广恩）

郑好庄的变迁

杜言青

县城北约5华里处，有个村子叫郑好庄。此村不大，历史却较悠久。

据传说，该村第一代居民原系明初山西移民，大概因村中于姓较多，故名于庄。该村东靠徒骇河，西临莘县至东昌府的交通要道，交通便利，客商往来频繁，第二产业便应运而生。除种地之外，经商开店者渐多。不少人家在路边修造店房，安寓客商，使这个小小的村庄渐渐繁荣。

到了明朝末年，天下大乱，盗匪四起，于庄一些不安份的人乘机打劫，利用所开店铺坑骗拐掠，谋财害命，一时间于庄的黑店名闻四方，令人望而却步，谈虎色变。在于庄众多的店铺中，有个郑家老店却处浊流而独清。店主郑老汉心地善良，为人正直，待客热情，买卖公平，绝不做强心害人之事。往来客商多爱在此落脚，在其他店铺每况愈下的情况下，郑家老店却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客商们还将其店誉为“郑好老店”，以示尊重。郑好老店的兴隆，使许多黑店店主为之侧目。他们先是采用各种招术与郑家争揽顾客，竞争失败，便暗下毒手，勾结流氓恶棍和匪头盗首，不断到郑好老店盗抢勒索，制造事端，弄得原本门庭若市的店铺车马渐疏，濒临倒闭。

正在这时，一个外地义士被官兵追赶，逃到郑家店中。义士见郑老汉心慈面善，便讲述了自己参加义军造反失败的经过，求郑老汉予以保护。郑老汉见此人侠肝义胆，十分钦佩，当下收为义子，为其更换衣服，留住店中。不久官兵追至，破门搜捕，见郑老汉与其子整理店铺，谈笑自若，亲密无间，竟未起疑，遂匆

匆离去。郑老汉救了义士，当天晚上又向义士讲述了自己被坏人欺凌的情况。义士一听，义愤填膺，决心拔刀相助，以报郑老汉救命之恩，也为民除去心腹之患。不久，义士收罗旧部，又拉起了一支队伍，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摸进了于庄，闯进黑店，见人就杀。一夜之间，除郑氏一族外，其他皆死的死，逃的逃。后来虽有些人家又回村居住，但因“于庄”之名已臭，人人厌恶，大家便商议依郑好老店取了新的村名，叫郑好庄。

清朝初年，田、邢、李、姚、安、王、刘、周、尹、苗、胡等姓相继来此村定居，村庄渐大。至乾隆年间，郑好庄村民已达千人以上。人多姓多杂事多，难以管理，尹、苗、胡三姓便各以自己的居住地为中心，建立了个小村，自西向东依次为尹庄、苗庄、胡庄。郑好庄也从此开始简称为郑庄。

清朝末年，政治腐败，内患外侮不断，人民苦难深重，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莘县境内五旗军影响很广，清廷饬令各级官府限期围剿，战事频仍。郑庄地处交通要道，官兵不断过往，常常骚扰；土匪又趁伙打劫，兵匪交加，弄得人民苦不堪言。在此形势下，大村尚可深沟高垒加以防范，小村就有些弱不禁风。尹、苗、胡三村居民有的到外地去投亲靠友，有的重新合并到郑庄，三村旧址渐变成一片瓦砾，只有郑庄在战乱中存了下来。

郑庄虽不算名村，历史上倒也出过几个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县城东街一姚姓人家原本经商为生，后来在贪官污吏的多重盘剥下破产，便迁到郑庄务农。光绪年间，姚家出了个姚光泽，曾显赫一时。姚光泽字膏如，1846年出生，12岁拜师习武，后入北洋政府新建陆军，深得袁世凯信任，不久被任为相府卫队管带。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与光绪出逃西安，姚光泽担任两宫扈从，回京后晋升为直隶游击总兵，并被授予“武显将军”称号，钦加二品副将衔，赏戴蓝翎。姚光泽为官之时，正逢清朝日薄西山，其家庭境遇并未因之得到改善。有一次，姚家被盗，报官后竟被搁置不理，后来告到朝廷，方才将县官免职，并补偿了

姚家的损失。1905年，姚光泽返里给其祖母庆八十寿辰，只是一人乘马而来，连个随从也没带，其有官无势的状况显而易见。1911年2月14日，姚光泽病死于北京寓所，由其子孙扶柩回郑庄简葬了之。

郑好庄，清末属莘县东乡刚二里，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属一区大同乡，建国后仍属一区，1956年3月属城关区王庄乡，1958年12月属范县莘城区，1961年7月复属莘县，1962年属城关区王庄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镇，郑好庄均属之，归寇庄管区。因县内郑庄较多，为避免同名，莘政发〔1982〕91号文件决定恢复郑好庄的称谓。

八 柳 井 今 昔

郭永贵

单庙乡的前关庄、后关庄、新庄、前林庄、后林庄、徐庄、丁楼、黄楼八个自然村过去称为“八柳井”。此村名来历，今已鲜为人知。

据传，明朝以前在现在新庄的方位上有一村庄，名曰“柳井村”，段、朱二姓在此居住。这里土地肥沃，两姓人家辛勤劳作，生活富裕。在当时水利条件相当落后的情况下，段、朱二姓各有一眼好井。据说这两眼井的水不仅质量好，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解放后这两眼井尚存，人们在井上安上水车浇水灌溉，昼夜不停，井水不涸。由于近年来采用机井灌溉，段家井被填，朱家井仍存。前几年人们用3.5马力的抽水机从井内抽水浇地还抽不干）。由于水资源较好，所以这里万物茂盛，绿柳成荫，因此，人们称之为“柳井村”。

元末明初，战乱不断，在天灾人祸逼迫下，柳井村村民所剩无几。洪洞迁民时，张、关、林、徐、丁、黄等姓来此定居。张姓在柳井村旧址上盖上新房，成为一个较小的自然村，人们称其为“新村”。其他几姓均在新村周围安家落户，渐成为7个较小的自然村，并各自以姓氏命名，分别为：前、后关庄，前、后林庄，徐庄，丁楼，黄楼。八个自然村都不大，又紧相毗邻，对外仍沿用旧村名“柳井村”。此时的柳井村已由八个自然村组成，因此人们习称“八柳井”。

柳井村明朝时属莘县旧一乡。清光绪以后八个自然村各呼其名，“柳井村”村名渐被遗忘，此时属莘县东乡刚三里。民国时期，八个自然村均属莘县一区仁爱乡。解放后，属莘县城

关区。1958年前后、关庄、新庄、前后林庄五个自然村为一个生产大队，简称“关新林”大队；徐庄、丁楼、黄楼为一个生产大队，简称“徐丁黄”大队。1958年底划归范县，属莘城区。1962年复属莘县城关区，1971年撤区并社属单庙公社。1984年公社改乡仍属单庙乡，此时“关新林”大队一分为二，前、后关庄为一个行政村，新村、林庄为一个行政村。1990年，前、后关庄又分别成为独立的行政村。是时，昔日八柳井，已成为四个行政村。

（据前关庄村民关景月、关俊才口述整理）

五 魁 首

“魁”和“首”皆有第一的意思。明代科举考试中有“五经取士”的制度，参考者都要考试《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五经，每经各取一名为首，名为经魁。乡试中的前五名必须是五经之魁，称“五魁”、“五经魁”，也称“五魁首”。清代废除“五经取士”制度，但乡试前五名仍习称“五魁”。

四女树村名探源

杜言清

莘县城北约15华里处，有个800余人的村庄叫“四女树”。一个不算太大的村庄，何以有个如此古怪的村名？县志有记载，但述之不详；王氏宗祠碑文有追记，但已残缺不全；群众口中有传说，又很难作为考证之据。本文只得揉合三方面的资料予以综述，以期能使读者从中窥见“四女树”村名形成之概貌。

元末明初，中原地区战事频频，天灾不断，生灵涂炭，万物遭劫，大片肥田沃土变成了人迹罕见的荒野废墟。明朝政府为平衡人口密度，以利培植国力，决定从太行山以西向中原地区移民屯田。王、张二姓随着移民的人流从山西洪洞县来到了莘县城北，垦荒种地，建房立村，因王氏人口较多，便取村名“王家庄”。后又有郭、程二姓由附近村庄迁来，村庄渐大，村名未改。

王氏宗族中有个王士安，祖居山西洪洞，虽非书香门第，也算个也耕也读的人家。到莘县后，与当地入友好相处，耕读兼顾，生活倒也如意。王士安本人年龄已大，仕途无望，便潜心培养儿孙。好在儿孙辈皆有乃祖风范，天资聪慧，悟性颇强，经王士安悉心指导，学业日见长进，儿子王鼎，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中举，就任山西闻喜县知县。孙子王衡由吏员迁任顺义县丞，再升任陕西宁夏仓大使，为人谨慎谦和，颇有政声。曾孙王端于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入贡，任云南弥勒州吏目。玄孙王室生而聪颖，且勤奋好学，十几岁便能吟诗作文，名闻乡里。后师从莘县教谕吴宗器（福建莆田人），才华愈加显露，深受乃师器重。吴宗器奉命纂修莘县志，便让王室主笔。王室不负师命，足迹遍

及莘县城乡，“寻访旧志，仅得一本……遂酌诸时事，证诸经史及乡间故老之所见闻……于阙略者补之俾其全，差讹者辨之俾其正……不一月而是志成，类分为十卷，装演为二帙。”这就是现存莘县最早的县志——《正德莘县志》。修志过程中，王室有感于莘县历史之悠久，文化之灿烂，风物之俊美，山河之壮丽，写下了大量咏物言志的诗篇，仅收入县志的就有《马颊环流》、《甘泉漱玉》、《古塔摩天》、《伊庙松风》、《祐堂槐影》5首。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王室中举，初任河南汝宁府光山县知县，丁母忧后复任直隶完县知县。王室在任期间，爱护百姓，为政清廉，兴利除弊，惩恶扬善，使得治下市无游民，野无惰农，奸邪敛迹，秩序井然。不久被荐为户部主事，与夏言、严嵩同朝为官，并与八才子之一的李开先同部任职。王室在朝为官期间，对封建官场中的尔虞我诈，互相倾轧颇为反感。

王室的原配夫人（今佚其姓）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王室求学时，她“佐夫儒业，午夜不寐”；王室外出做官时，她留在家中，孝敬照顾公婆，抚养四个女儿。不料贤人短寿，中年早逝，四个未成年女儿哭得昏天黑地，在场人无不为之饮泣。出丧时正值雨天气，四个女儿拿的四根柳木哀杖插在母亲坟前，竟然个个成活，长成了四棵柳树。后人哀其早逝，不忍拔去，树便越长越大，终至成荫。这一凄切哀惋的故事传遍乡里，人们便渐称其村为“四柳树”。后来附近建起了一座庙堂。建于高台之上的庙宇常被称为“榭”，于是村名也渐由“四柳树”衍化为“四柳榭”。此庙后来改建为“齐王庙”，现尚存镌有《重修齐王庙碑记》的断碑一截。庙内曾有一口一米多高的大铁钟，钟体上铸有“四柳榭”三字。钟于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毁。

王室的原配夫人去世后，续妻性格古怪，脾气暴戾，对四个非己生的女儿百般虐待。王室在外为官，无暇顾及家事。四个女儿无法忍受继母的打骂，常到生母坟前哭诉。终于有一天，四个女儿绝望之极，一起吊死在母亲坟前的四棵柳树上。王室闻讯

后，又惊又气，回家休了妻子，厚葬四个女儿，并将村名改为“四女树”，以示纪念。

（四女树，清末属莘县北乡正一里，民国二十年属二区四义乡，建国后属一区，1956年3月属白马庙乡，归范复莘后，1962年9月属武庄公社，1971年属单庙公社，1984年初属单庙乡马庄管理区。——刘广恩）

只有二十年历史的胜利村

郭永贵

距莘县城12华里处的莘聊公路的东侧是县办农场，公路西侧有一小村名叫胜利村。胜利村始建于1971年，属单庙公社，现属单庙乡王庄管区。

1971年前，这里是前邹家、后邹家、于庙等村的土地交界处。这里的土地均属各村的边远地块，收种管理都比较困难，鉴于这种情况，单庙公社党委决定在这里建一公社农、林场，从前邹家、后邹家、小邹家、于庙、关新林等村抽出150亩土地，作为基地；从李风桃、孙边家、关庄、徐丁黄等村迁来16人，盖起房屋，立村定居，并派公社脱产干部尹文柱住场负责各项工作。自此，这里形成了一个较小的自然村，取名“胜利大队”。

第一年，他们栽植以桃为主的果树10余亩、榆树10余亩，在道路、沟渠两旁和河堤、荒滩上栽植了10多亩紫穗槐，其他土地种植粮、棉等农作物。林木成活后，长势还不错，但看管非常困难，难以成材受益。后来，这里的林业生产渐趋衰落，以粮棉为主的农业生产上升到主导地位。

该村当时没有划入管区，由单庙公社直接领导。1984年，单庙公社改为单庙乡，该村仍直属单庙乡领导。1986年，单庙乡党委将该村划入王庄管区。该村现有37人，耕地110亩，水资源较好，交通便利。村民们在乡党委、管区党总支和村委会的领导下，辛勤劳动，粮棉连年获得丰收，日子越过越好。

（李书海口述）

话说铁佛寺

郭永贵

明正德莘县志记载：“铁佛寺在县治北十五里柳井村南，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创建，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重修”。柳井村在现在的莘县地图上已无从查找，取而代之的是统称“八柳井”的前后关庄、前后林庄、新庄、徐庄、丁楼、黄楼8个自然村。铁佛寺于1943年拆除，其旧址就在8个自然村的中间。“八柳井”及其周围村庄60岁以上的老人对铁佛寺的情况至今尚记忆犹新，津津乐道。

铁佛寺占地数亩，房屋20多间，建筑物均为砖木结构，飞檐斗拱，气势恢宏。寺院座北面南，有门楼三间，中间是大门，门内有东西厢房，厢房内均有骑马挎刀的武士神像。大门东西两旁各有一侧门，进东、西两侧门，东为钟楼，西为鼓楼。钟、鼓均又高又大，声音浑厚洪亮，十余里外都能听见。整个寺院分前后两个院落。进大门是前大殿五间，殿内正中是佛祖神像，东西两旁是十八罗汉神像。大殿前有东、西廊房各三间，内均有神像三尊。据说东廊房内正中是关羽神像，两旁的有一个是扛着大刀的周仓。后院有二层殿房五间，上层殿内有十余尊神像。殿房前也有东、西廊房各三间，内有神像。

铁佛寺有寺田50余亩，耕种收获均由住持寺院的僧人负责。河店乡小赵庄村的蔡四先生曾住持铁佛寺数年；最后一个住持是燕店乡大马庄人，法号智勤。农历每月的初一、十五两天，晨钟（早晨撞钟一百零八下）暮鼓（黄昏时击鼓）声闻十数里。周围各村的善男信女大多在这两天中去铁佛寺烧香拜佛。每年的腊月十五到新年的正月十五为寺院的灯日。周围各村的千家万户，一

到晚上便把自家的灯添足油，点燃后放在寺内的各个房间。所以在这一个月內，一到晚上，寺院內灯火辉煌，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1939年，汉奸刘仙洲占据莘县以后，为镇压抗日力量，在全县各地安插据点，铁佛寺就是其中之一。刘仙洲派一个汉奸中队驻守铁佛寺，并在周围各村抽丁抓夫，驱使劳役，拆毁民房，修筑堡垒。在寺院周围筑起两三丈高的围墙，围墙外挖了一条一丈多深的海子，强迫百姓将枣树头伐掉，放在海子周围，作为鹿寨，好端端的一个寺院被汉奸糟塌得满目疮痍。这伙汉奸还经常四出抢劫，鱼肉乡里，人民群众恨之入骨。1943年，我鲁西北军分区二十二团派一个连夜袭铁佛寺，一举歼灭守寺伪军，拔除了这个汉奸“钉子”。

铁佛寺在战斗中失火，木结构建筑被烧毁，剩下一片砖石瓦砾，遂拆除。铁佛寺虽然不存在了，但是铁佛寺当年的盛况及我英雄的二十二团拔除铁佛寺汉奸据点的故事仍代代相传。

（据前关庄村民关景明、关俊才口述整理）

“武心白家”轶事

杜言青

单庙乡北约6华里处有个村子叫武庄。此村现有武、王、李、郭、展5姓共300多户人家。历史上，武庄曾先后为区、乡政府和人民公社驻地。熟悉武庄的人都知道，此村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别名——“武心白家”。

元末明初，战乱频仍，灾荒不断，中原一带人口锐减。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武姓人自山西洪洞迁至莘县城北17里处定居，渐成村落，定村名武家庄。

至明末清初，战乱又起，水旱蝗瘟之灾不断，广大农民又处于流离失所的境地。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金龙口黄河决堤，莘县大部被淹，村灭户绝现象甚为普遍，武家庄只有武心白一人幸存下来，当时他只有12岁。

至康熙年间，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发展生产的措施。武心白利用土地多的条件，辛勤经营，渐成富户。王、李等相继迁至武家庄定居，武心白热情欢迎，倾心相助，深受好评。武心白娶杨氏为妻，生4男1女，家庭生活十分美满。武心白乐于助人，善解争端，《续修莘县志》说他“多义行、拾金不昧、恤孤怜贫，常怀金调解争端，息事宁人”，可能言之有据。

武心白自己没有读过书，其后代却个个学有所成。长子武魁、次子武列均为庠生；三子武备为正八品寿官，例授修职郎；四子武伟为增生；女婿王榕龄为太学生。武伟之孙武维熙曾入国子监，后因家事所累辍学。武维熙之子武重香待父母至孝，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入国子监，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授定陶县儒学训导，并敕封为修职郎，其时武重香已82岁。武重香

之长子武恪为壬午进士，候选儒学训导，例授修职郎。次子武慎亦为庠中名士。6个孙子有4个入县学，2个为儒师。武恪的10个孙子中，有9人取得了功名，其中武仪文（又名武昭文）被光绪授予六品顶戴。

武心白的后代多数是封建统治者的卫道士，但也出过反其道而行之的反叛人物：黑旗军首领宋景诗队伍中赫赫有名的大将武明河即是其中一个。武明河自幼习武，交际颇广，生性刚烈，疾恶如仇，后拜宋景诗为师，苦练武功。咸丰末年，武明河追随宋景诗在家乡一带发动群众，抗粮抗捐。1861年（同治元年）3月，宋景诗、武明河等7人潜入冠县劫牢，从此拉开了五旗军起义的序幕，时称“七人打冠县，回来兵三千”。起义失败后，武明河逃往江苏丰县一带，以打烧饼为生。

武心白的后代中还有一个叫武鼎铭的，曾任莘县人民自卫预备团团总，权倾一方，曾有“打城不打城，权在武鼎铭”的民谣。武鼎铭之子武侧扬，曾效力于北洋新军，任过曹锟的卫士，又先后担任过山东混成第四旅总稽查、莘县人民自卫预备团团总，曾参与1928年的中牟剿匪，1930年在小邹家剿匪时中弹身亡，地方政府为其树碑，碑铭曰“义勇风高”。

在共产党的革命队伍中，也不乏武心白的后代，武庚梅就是其杰出代表。武庚梅生于1922年，1937年毕业于堂邑武训中学，1938年5月入聊城政治干部学校，并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年7月赴延安抗大学习，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毕业于太行山抗大一分校，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干部训练队工作，其后参加了百团大战和保卫边区的一系列战斗，多次立功受奖。解放战争时期，武庚梅历任参谋长、副团长、团长等职，参加了四平攻坚战、塔山阻击战、解放天津、解放太原等重大战斗。1951年入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八师副参谋长、参谋长，参与指挥了五次战役与开河前线的多次战斗。1954年5月回国后先后任南京军事学院炮兵系射击教授会主任、炮兵

技术学院训练部部长、第二炮兵某部参谋长、副司令员等职。1977年任武汉第二炮兵学院院长。1983年离休。1955年，武庚梅被授予上校军衔，1964年晋升大校，曾先后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军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朝鲜政府三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因为武心白的后代中多出名人，故当地人习称武庄为“武心白家”。武庄卖豆腐的较多，豆腐质量也好，名闻乡里。据说武庄做豆腐的手艺是当年宋景诗在武庄收徒练武时传下来的。

白马庙是中国海军诞生地

1949年“三野”南下时，中央命令“三野”组建华东区海军，并任命张爱萍为司令员兼政委。4月23日，在江苏省扬州市泰县白马庙组成了华东区海军指挥机关。1989年3月，中央军委确定“4·23”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日，白马庙为海军诞生地。

陕西迁来的孙边家

王学奎

单庙乡东北约4华里有个村子叫孙边家。据当地2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说，此村第一代居民是从陕西省安康县孙家坡迁来的。

据传说，大约在距今500年前，亦即明朝中叶，陕西省安康县有个孙家坡村，地处鲤鱼山下。山上有个大寺院，是一方名刹，香火颇盛。孙家坡村有个姓孙的孩子，5岁丧父，11岁丧母，12岁便给本村一富户放羊。16岁丢下放羊鞭，开始挑套干农活。18岁不再帮工，自己垦荒种田。经过6年努力，竟盖起了房子，置办了家具，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这孩子自小心善，乐于助人。大雨冲坏了田坝，他一声不响地修好；山洪冲垮了道路，他默默地挖土垫平；遇到讨饭的人，他把自己的干粮让给他们吃。好事做了一大堆，村里都称他“孙大善人”。

“孙大善人”一心干活，行善，对自己的终生大事很少考虑，直到35岁那年，才在别人劝说下成了亲。第二年便一胎生下两个儿子，取名叫孙善仁、孙善义。“孙大善人”中年得子，自然欢喜不尽，从此更加披星戴月地干活。转眼20年过去，2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农活样样精通。这时的“孙大善人”已是腿弯背驼，按理该坐享清福了。可他却闲不住，每天上山打野草，拧草绳，那草绳足有鸡蛋那么粗，后来又用草绳编成了一个大草箱。别人问他做什么用，他只是笑笑，不说话。到了这年的除夕夜，家家都忙着辞旧迎新的时候，“孙大善人”家里却闹了起来，原来“孙大善人”和他编的草箱都不见了。乡亲们帮着四处寻找，均无踪影。直到大年初一早晨，才见那只大草箱从鲤鱼山的寺院里飞出来，飘然而下，直落村中。众人围上去看，只见

“孙大善人”睡在里边，似醒非醒。从此后，人们都说“孙大善人”行善成了仙，得仙人传授，能医百病。远近村庄，不断有人来求。“孙大善人”开个药单，倒也能手到病除。

被“孙大善人”看好病的人感激不尽，纷纷送上谢礼。“孙大善人”初时不收，后来见钱财来得容易，便照收不误。后来，他又自制廉价草药，高价卖给病人。仅一年之间，“孙大善人”就发了大财，盖房买地娶儿媳，成了孙家坡首屈一指的大富户。

转眼春节又到，除夕之夜，“孙大善人”与其所编的草箱再次神秘地失踪，众人以为他又和仙人相会去了，便不再寻找。直至正月初一上午，仍不见踪影，大家才慌了神，分头搜索，最后在一个深山沟里找到了摔坏的草箱，草箱中的“孙大善人”早已粉身碎骨了。

“孙大善人”死后，两个儿子觉得父亲遭受恶报，无颜见人，便变卖家产，携母带妻离开了孙家坡，最后来到莘县城北，买了徐庄的一部分土地定居下来，久而成村，取村名“孙边家”。

大里王史话

杜言青

县城北约8里处，距单庙乡不足1里，有个百户左右的小村，名叫大里王。大里王一带旧砖烂瓦颇多，很象古建筑遗址。村西不远处至今立有一通石碑，上刻“莘亭伊尹耕处。”

众多资料证明，今之大里王村一带，即历史上有名的古莘地。春秋时代，此处是齐卫两国交界地。后来的史学家有的说莘地属卫，有的说莘地属齐，各有其理由，难衷一是。因当时正处于多国纷争时代，边界不明，国与国之间又不断攻占杀伐，各国辖地时有变迁，故莘地属卫属齐的可能性都存在。公元前589年，齐伐卫，卫求救于晋，晋军曾追击齐军至莘。卫宣姜派人劫杀公子伋、寿，也是在莘地。（本书中另有专文叙述此事）。

大里王村西曾有莘亭和伊尹庙。

关于莘亭，《莘县志》说始建于汉代，酈道元《水经注》中却说：“卫宣公使伋使诸齐，令盗待于莘，伋、寿继殒于此亭。”（有关志书记载，以前此处曾建有“二子庙”）据此看，似乎早在春秋时代莘亭即已有之。二者孰是，甚难定论。我们不访二说兼从，作如下推断：春秋时代，莘地是齐卫往来要道，道旁建有一亭。因建于莘地，便名之曰“莘亭”。因此地曾发生过晋军追击齐军和宣姜使盗劫杀伋、寿二公子之事，并已载之史书，莘亭的知名度渐高。从秦汉时起，莘亭又发展成为一个叫“亭”的行政机构，故《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晋地图上特别把莘亭的位置标识出来。北周建德七年（公元578年）从乐平县地中分置莘亭县，隋大业初（公元605年）废莘亭县，其地入莘县（一说莘亭县废于隋开皇六年，即公元586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复从莘

县地中分置莘亭县，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废。历史上前后两置莘亭县，第一次历时27年，第二次历时9年。至于莘亭县治所，史书中无明确记载。《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上说莘亭县“故城在今山东莘县北”，估计极可能就是古莘亭所在地。《续修莘县志》中有一首诗单写莘亭县城旧景，诗曰：

回首莘亭县，年余有夙因。
浑忘游宦地，恍似去乡人。
疏铎临前驿，修杨夹旧津。
路旁今日酒，欲饮不成巡。

关于伊尹庙，《正德莘县志》中说：“伊尹庙，汉时创建，在县治八里莘亭东。”这种汉代建庙之说系采自旧志。始修县志者究竟有何根据，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查遍正史及历代注疏，均无关于伊尹庙创建时间的记载。但有一条可以肯定，即莘亭的出现早于伊尹庙。很可能是汉代人由莘亭联想起“伊尹耕于有莘之野”的说法，便将二者联系起来，把莘亭所在地认作伊尹当年躬耕之处，从而建庙祀之。明洪武年间，伊尹庙迁至县城北1里处，后失火烧毁。永乐年间，知县戴麟在接官亭旧址上重建伊尹庙。天顺年间，赵兴、李瑄捐资塑伊尹像。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知县贾克中重修。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知县孟隆将庙移至城内。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知县王琛重修庙宇。明清两代的文人学士，多有诗文题咏。明代人李璞诗曰：

莘城北去树荫荫，谁建伊祠用意深。
生长空桑符吉梦，调和商鼎作甘霖；
隐耕此地追前圣，著业当时竭寸心。
千古辉光千古慕，令人赋尽短长吟。

清代人李崇熙诗曰：

莘亭古木耸长空，庙貌依然畎亩中。
三载桐宫争捧日，千秋松籁想遗风；
余音似欲传伊训，大任惟堪属尹躬。

先觉觉民民觉否，参天黛色自葱葱。

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东昌知府程光珠访求遗迹至此，书写了“莘亭伊尹耕处”六字，莘县知县刘萧为之立碑建亭。后来亭毁，只有石碑保存至今。

明朝初年，王姓由山西迁此定居，因距莘城8里，故定村名“八里庄”，后张、杨二姓相继迁入。明《正德莘县志》从旧志中抄录了“四坊五乡”之名，内有“莘亭乡”，由此可知，莘亭县撤消后，莘亭又曾为乡驻地。至清康熙年间，又恢复了五乡建制，重建莘亭乡，莘亭乡下有八里庄之村名。不知因为何故，后来八里庄村名改为大里王。

1861年（咸丰十一年），张玉怀以大里王为基地揭竿起义，拉起了黄旗军。当时曾有这样一首歌谣：“大里王雾气腾腾，张玉怀要坐朝廷，坐着席片腾云驾雾，骑着井绳能当龙。”这年农历五月初二（公历6月9日），清政府派胜保率重兵围攻大里王，起义军坚持3天后，被官军击溃，张玉怀率残部突出重围。官军为发泄对起义军的仇恨，几乎将大里王村夷为平地。

几年后，这里又陆续有了住户。因村西有一座不知建于何时的佛堂，遂改村名为八里佛堂，属北乡正一里。民国初，部分外逃户回到故里重建家园，又恢复了大里王旧称，但县志中仍称此村为八里庄。1931年，莘县县长董兆晋废里甲制改区乡制，大里王属二区仁里乡，建国后属城关区，1958年属城关公社，不久划归范县，1961年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城关区单庙公社，1971年属单庙公社，1984年属单庙乡。

务庄故事

郭永贵

莘县城北40华里、马颊河东岸有个逾千人的村庄，名叫务庄，属河店乡。该村名为务庄，却并无务姓。说起村名来历，有个小小的因由。

据传，明朝初年，李、蔡、岳三姓从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定居处东边2里是马桥。当时马桥称马明府，这马明府究系哪级官府或是何人门第，现已无法考究。三姓定居之地，系马明府的果园，各种树木遮天蔽日，郁郁葱葱，远远望去，一片雾气，整日折腾不散。雾多树多，人们便称该村为“雾林庄”。雾林庄本由三个自然村组成：一个座落在马颊河边，人称“河崖雾庄”；一个居中，人称“雾本庄”；还有一个在雾本庄南半华里处，人称“雾南庄”。这里是聊城、堂邑、冠县、莘县四县交界处，较为偏僻。后来为避匪患，河崖雾庄和雾南庄都迁到了雾本庄，三村合一，统称“雾庄”。后因“雾”较繁，为便于书写，便谐音称为“务庄”。

据务庄李姓人说，李家先祖李大经曾做过朝官。李大经生性聪明，悟性极好，熟读经书，才压一方。赴京应试，一举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当时严嵩在朝中任主考官，李大经考中后便拜严嵩为师，从此步步高升，不久便官拜礼部尚书。后来，李大经发觉严嵩为人阴险奸诈，常无故陷害忠良。他想，严嵩官大势大，包藏祸心，自己若追随他，实在有违初衷，久而久之，必然上愧于君，下愧于民，遭后世唾骂；如果不顺从严嵩，这老贼心黑手狠，不但自己性命堪忧，弄不好还会株连九族。想来想去，惟有弃官为民，方可脱离是非之地，避免与严嵩同流合污。但是，严

嵩生性多疑，无缘无故弃官，又怕他察觉。百般无奈，李大经想出了一条苦肉计。他佯装生病，先用热蜡将双耳灌聋，再用辣椒水将双眼洗瞎，然后上书朝廷，恳请辞官返乡为民。获皇上恩准后，便带上两个保镖踏上归途。尽管如此，严嵩仍怀疑李大经辞职是对自己不满，立即派人追杀。眼看就要追上，李大经的保镖回头发箭，正好将追赶者的头缨射掉。追赶者见保镖箭法高超，不敢前进。李大经快马加鞭，平安回到了家乡。从此后，李大经在家教子读书，并定下家规：读书是为了做个知书达理的平民，任何人不许踏入仕途。

（务庄，清末属莘县北乡正三里，民国二十年属二区，称“务本庄”。建国后属二区，1958年2月属销金寺乡，1958年12月划归冠县，1962年9月属莘县燕店乡马桥公社，1971年属河店公社，1984年属河店乡马桥管区。——刘广恩）

弇山泉与弇山庙

郭永贵

翻开莘县县志，“弇山”字样屡屡入目，“弇山泉”与“弇山庙”均有专条记述。各种版本的县志中，“莘县八景”乃至“莘县十景”的内容虽常有变化，而“弇山藏秀”却稳居首位。人们不禁要问，莘县地处平原，这“弇山”从何而来，旧址又在何处？明代莘县教谕、莆田人吴宗器的一首诗揭示了谜底，原来所谓的“弇山”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诗曰：“弇山藏秀古相传，陵阜俱无总旷然。一脉清流从地涌，应知麓底有渊泉。”

据县志记载，北魏孝昌二年（公元526年），马桥镇之西，南北古河之东忽涌一泉，泉口约丈余，碎石黑水喷流不息，附近村庄庄稼被淹，房屋倒塌，人们一片惊慌。奇灾突发，父母官当然要亲临察看。当时马桥乃聊城、堂邑、冠县、莘县交界之地，一泉之灾，波及四县，四县县令相继来到现场。县令并非神仙，对此怪泉亦无良策，只有急召民工运土堵塞。谁知泉水喷力太大，土入泉口，立即被急流冲出，连堵数日，了无成效。只听泉中“咕嘟、咕嘟”直响，莘县县令郭某问众人：“你们听这是何声音？”从人说：“好象是叫锅堵、锅堵！”县长灵机一动，立即下令，把附近村庄各家做饭的铁锅都拿来，投入泉中。哪知泉水太急，锅难入水。人们见此法无效，更加惊慌。

县令郭某低头沉思。他想：“锅堵，锅堵，莫非是叫我姓郭的亲自下水去堵？”眼见泉水越喷越急，郭县令没再多想，他三下两下脱掉外衣，纵身跳入泉中。说来也怪，县令一入水，那泉水就象烧开的锅里浇进了一瓢冷水，眼看着下落。众人见县令随水下沉，纷纷伸手去拉，却见县令已大部没入水中，只剩一手在

外，那手初时象芭蕉扇大，眨眼间便变得如簸箕一般，人们左抓右抓，怎么也抓不住，只得眼睁睁看着郭县令消失在泉水深处。

从此，泉水变得清澈平缓，四季长流，人们用其浇地洗衣，多得其惠。是泉总要有名。后来有几个读书人分析：此泉中有大量石块涌出，下面必然有山。再说自古山泉相依，哪有有泉无山之理。此泉若要命名，必得有个“山”字。又有人说：此泉口虽不大，水量不小，下面必有阔大的容水之处。器皿口小腹大谓之“弇”，“弇”又有狭深覆盖之义，此泉叫“弇山泉”最相宜。此议一书，众皆赞同，于是“弇山泉”之名便载入了青史。

郭县令为消灾弥患献出了生命，百姓甚为感戴。后来，附近村的人捐资在泉口东北约10丈远处盖了座三开间的庙宇，依泉命名，叫作“弇山庙”。庙中照郭县令的容貌塑了尊神象，敬称之为“弇山爷”。逢年过节，人们成群结队到庙中烧香上供，作揖磕头，以表感激之情。天大旱时，到庙上去祭祀求雨，碰巧也有如愿以偿的时候。于是，弇山爷为民降福的事便越传越广。

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皇上诏天下长史：“其山川能兴云布雨之地，祈祷有应而不载祀典者，各以名闻朝廷，特降睿旨褒崇礼命，颁赐爵号以赐生民之福。”大名府尹遂专文上报。是年，朝廷封弇山爷为“显仁王”，神像塑袞冕。

元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夏，久旱无雨，县尹刘克敬率僚吏于6月8日前往弇山庙求雨，香火未尽，即降甘霖。刘克敬一行不披雨具，冒雨而归，以谢天恩。武略将军师稔曾作《弇山祈雨神应记》，书之弇山庙之东壁，以记此事。

至明清时期，到弇山庙烧香、求雨、许愿者更盛，不少文人墨客也以弇山为题材吟诗作赋，历代县志多有收录。明景泰年间对庙加以修缮，清光绪年间，尚存庙房3间，庙内悬挂着不少民间乃至官府送的匾额。

解放后破除迷信时将弇山庙拆毁，泉亦绝迹，距弇山庙旧址仅一华里的务庄村60岁以上的老人对此庙记忆犹新。他们说：

“弇山庙有房3间，坐东面西。堂内正中是弇山爷塑像，冠冕皆似皇帝。两旁是其夫人塑像。这里每年正月有庙会，正月十五前后唱几天大戏，热闹非凡”。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建国初期。

井台验尸

申玉林

这个故事发生在哪朝哪代，谁也说不清。至于地点，有说是在郾城县的，但多数人说在莘县的马桥。

马桥位于莘县、冠县、堂邑县交界处，县界自古不明。有一天，马桥附近一个小村的井里发现一具浮尸，打水的村民发现后立即报告地方。地方闹不清此事该向哪个县官报告，便派出了人分头禀报三县县令。原来这个小村处三县交界处，井台正好是三县交界点，井归哪县所有，迄无定论。

约有半天工夫，莘县县令来到井旁。县令一下桥，即问地方：“井台哪方是我县属地？”地方答道：“东南方。”县官遂下令在井台东南角打坐，随从人等一概不许越出县境。于是，在县令监视下，地方指挥众人把尸体打捞上来。一具脏乎乎的尸体，自然不能放在县太爷脚下，捞尸人便把尸体放在了井台的西北角。尸体刚落地，县令立即起身吩咐：“人役们，打轿回衙！”地方见状，忙上前阻拦：“人命关天之事，尚未查问明白，县太爷为何匆匆而归？”县官道：“尸体不在本县境内，本县不便越权查问。”说罢，一头钻进了轿子。

莘县县令走后不久，冠县县令来到。落轿之后，即命作作验尸。验完前身，县令说：“前身无伤，验后身！”作作遂将尸体翻转过来。这一翻转，尸体滚到了井台的东北角。县令见状，立命打轿回衙。地方上前阻拦，县令说：“尸体不在本县境内，本县不便多管！”

冠县县令去后，在场人一个个目瞪口呆，谁也不知道堂邑县令来到后，又将作何处置。

从普恩寺到销金寺

王明镜

销金寺村在今河店乡西北约8华里处。

唐代以后，民国建寺院之风颇盛，不少村庄系因寺命名。不知在什么年代，河店西北建起了一座寺院，叫“普恩寺”，寺院所在地的村子也就因之叫普恩寺村。旁边还有一个小村叫刘二庄。因此处有寺，香火又盛，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个集市。

普恩寺的建筑颇为可观。据已故的销金寺村民张立松回忆，普恩寺是朱漆大南门，门楼高两丈有余，上有楼阁两间，青砖绿瓦，很有气派。大门内是三间穿堂，两旁立着身高一丈的哼哈二将。再往里是前大殿，殿内端坐玉皇大帝塑像（玉皇大帝为道家所尊，一般寺院均为敬佛而建，似不应有玉皇塑像，原文如此——编者注）。前大殿后又是一个院落，正面是后大殿，殿中供奉观音菩萨。两大殿四壁皆有绘画。前后院两侧均有厢房，分别为客房、仓房和和尚住房。

普恩寺的大施主叫蒲昆山。此人经商发家，为本村首富。蒲昆山和山西洪洞县销金镇张公朝的父亲八拜为交，结为兄弟，情谊甚笃。明初移民时，张公朝一家亦在迁居之列，他们权衡再三，决定迁至莘县普恩寺村，与蒲昆山一块居住。

普恩寺和刘二庄两村皆位于河滩上，在赵王河北大堤内侧。此处虽土地肥沃，但常受水害，农民生活很苦。蒲昆山乘机放贷，高利盘剥。农民还不起债，只得以土地作抵押。渐渐地，村中土地多归到蒲昆山名下。张公朝一家虽未受其害，对蒲昆山这种鱼肉乡里的做法却甚为不满，始则劝诫，继而争吵，渐至反目。

10年后，张公朝出任宣化县令。后来张公朝之子张国干（又名张广恩）五台山学艺三年出师，考中武举，决心为民除害。他先杀死了采花盗柳、无恶不做的刘武生，后夺回被蒲昆山霸占的土地财产分给农民，普恩寺和刘二庄两村开始合为一村。出于对张家父子的感激之情，村民一致要求以张家在山西洪洞县原居的地方为村名，改为销金镇。张国干不敢擅自做主，经请示在宣化做县令的父亲，决定改普恩寺为销金寺村。此村名一至沿用至今。

销金寺村张姓祠堂碑文有此记载。

（销金寺，清末属莘县北乡正三里，民国二十年为二区销金寺乡，1956年3月属燕店区柴庄乡，1958年2月复为销金寺乡，是年12月随燕店划归冠县，1961年7月复属莘县，1962年9月为燕店区销金寺公社，1971年属河店公社，1984年属河店乡销金寺管区。——刘广恩）

孙二庄村名演绎

王 杰

燕店乡的孙二庄，最初叫“野舍”，后来改为“野庄”，现在叫的已是第三代村名了。据传说，孙二庄村名的演绎过程中，还有个不成故事的小故事。

相传在明永乐年间，有几户农民从山西洪洞县迁来，定居在燕店北边的马颊河畔，建房造屋，开荒种地，勤俭度日，子孙繁衍，渐渐成村。为求个吉利，大伙合计着起个好听的村名。有的说叫“富贵村”，祈求大福大贵，人寿年丰；有的说叫“金银庄”，希望财源旺盛，金银满村。一位读书人不同意这些名字，他说：“直言金银富贵，太露太俗。祈求吉利，要含而不露，平而不俗。村名要有农家气味而又不失文雅，以免贻笑大方。”为了触发灵感，他登上河堤，四下瞭望，但见蓝天碧水，行云如絮，望断天涯，绿茵似毯。岸边树摇枝曳，鸟语花香，几处草舍点缀其中，更添几分幽趣。看着看着，读书人禁不住心旷神怡，手舞足蹈起来，口中悠悠念道：“幽哉美哉，如果再有座山，简直可以叫‘野舍’了！”

“什么叫‘野舍’？”大伙不解其意。

读书人说：“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说过：野舍，王行所止舍也。古代帝王出京巡行的临时住所，习称野舍。野舍多建于风光秀媚之处，如今我们这里风景如画，村名叫‘野舍’，是再合适不过了。只是怕皇上知道了，要犯欺君之罪。可我们这个地方，地处偏僻，天高皇帝远，就是叫个‘野舍’，皇上也不会得知。”

于是，村庄便以“野舍”为名。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没过几年，皇上竟然风闻了此事，龙

心不悦，立派官查询。钦差来至野舍村，问明原由，把读书人叫来斥责道：“一个小小村庄，竟敢潜称‘野舍’，我来问你，皇上何时驾临过此地？”

读书人吓得魂不附体，战战兢兢地答道：“小人知罪，小人知罪。皇上实未曾驾临此地，我只是想托圣上洪福，图个吉利，让大家都能过上富足的日子，其实没有别的意思。再说，一般村舍有时也称‘野舍’，小人读过的书中就有‘野舍老余生，雅尚今已悵’的诗句，请大人明察。”

钦差大人怒气稍息，说道：“看你也是个老实人，怪可怜的。老夫回朝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可免治罪。不过，‘野舍’之名不可再用，以后就改名叫‘野庄’吧。”

读书人和众百姓叩头谢恩，从此“野舍”便改称“野庄”。但是，由于“野”字和“爷”字读音相近，后来又引出了一个小小的误会。

道光末年，阴雨连绵，马颊河水陡涨，河堤决口，泛滥成灾，房屋成片倒塌，庄稼大部被淹，百姓哭叫连天。当时的莘县知县郑景福为了查清灾情，带了几名衙役随从，骑快马顺河堤巡视，跑了一天，已是人困马乏。最后来到野庄，本想歇息一下。远远看见堤上站着一个农夫，衙役问道：“这是什么村庄？”那农夫眼看一片汪洋，五内俱焚，有口难言，嘴张了几张，竟没有说出话来。县令不耐烦了，大声喝问：“我问你这是啥村！”

那农夫这才如梦初醒，抖抖索索地答道：“是……野……庄。”

知县一听来了气：“什么爷庄，简直是戏弄本官。从今后把‘爷’字去掉，就叫孙儿庄。”随手扔下个纸条，上马回衙去了。

农夫拾起纸条，找读书人一看，上面写道：“爷庄立改孙儿庄——知县郑。”父母官命改村名，百姓怎敢不依，碍于其中“儿”字不雅，便顺音换字改成“二”，从此后，“野庄”就变

成了“孙二庄”。

（孙二庄，清末属莘县西乡健四里。1931年属莘县四区平安乡。1939年9月为莘县三区驻地。1949年底为莘县二区驻地，1956年3月属莘县燕店区燕店乡。1958年12月属冠县，1961年属莘县燕店区杨二庄公社。1971年属莘县燕店公社。1984年初属燕店乡杨二庄管区——刘广恩）

于林庄佳话

郭永贵

燕店乡驻地东1华里处有个村庄叫于林庄，此村曾名“余廪庄”、“儒林庄”。说起村名演变，还有个小小的典故。

相传在明代初叶，陈、薛、王三姓相继从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建起村落。当时村以何为名，现已不可考。只知这三姓人家和睦相处，种田为生，勤俭度日，生活倒也殷实。该村虽是农家，读书之风却甚盛，几乎家家都有人在馆攻读经书，而且成绩十分优异。当时州有州学，府有府学，县有县学，学员以荐举方式产生，统称秀才。在所有生员中，秀才地位最高，廪生次之，再其次是增生。秀才、廪生皆享受官府的膳食补贴。有一年，县里要遴选12名秀才，考试成绩却有13名合格。说来也巧，这13个人都是该村的。因为名额已限定12人，不能增加，余下一人只得定为廪生。全县优选13人都出自一个村，这当然是天大的喜庆事。为了永记这一殊荣，将村名定为“余廪庄”。据说后来朝廷得知此事，为褒奖该村的读书之风，特赐名“儒林庄”，有“读书人众多”之意。“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展批儒评法运动，“儒”字被贬，不宜作村名，便照谐音法改村名为“榆林庄”，后简写为“于林庄”。至今，在外地工作的老干部写家信时，地址仍写“燕店儒林庄”，好在邮递员了解内情，一般不会错投。

（于林庄，清末属莘县西乡健五里。1922年为莘县三区儒林庄乡驻地。建国前后先后属莘县三区、二区。1956年属莘县燕店区燕店乡。1958年12月属冠县。1961年复归莘县，属燕店区杨二庄公社。1971年属莘县燕店公社。1984年起属莘县燕店乡白堂管理区——刘广恩）

罗庄村史话

郭永贵 杜言青

燕店乡驻地西南约1华里处，有个村庄叫罗村庄。据传说，此村已有千余年历史，历史上曾叫过“董家庄”、“南炉里”、“剪子巷”、“骡村”，几经变迁，才成今日的罗村庄。

相传，早在宋朝以前，就有董姓人在此定居，村名“董家庄”。宋朝时，西南、东北走向的赵王河（现已无河，仍存部分河堤）从村西和村北流过。那时，河水较大，且常年保持一定水位，很利行船，因此，河中船只往来如梭，南北商贾络绎不绝。有河必有船，有船必有码头，有码头必有饭馆旅店和集市贸易。当时处于河北岸的燕店就有个停靠船只的码头，燕氏在码头旁边开店，生意颇为兴隆。南岸的董家庄，与燕店隔河相望，见燕店商贾云集，也很眼热。后来看到码头上有些船只坏了，船主到处找人打铁铆铁钉。有人灵机一动，便设起了红炉，专门包揽修船的活计。近旁有了红炉，船主当然不愿舍近求远，这红炉便日见兴旺。别人见红炉走红，纷纷效仿，红炉越建越多，据说最多时竟发展到18盘（该村村北的地里仍可挖出红土和炉渣）。红炉多了，有时也打制一些小农具和生活用具，走水路到外地去卖。没用多久，董家庄的铁器活计便远近闻名。因其处于赵王河南岸，人们往往指称其为“南炉里”，董家庄之名倒被淡忘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铁匠们的打铁技术越来越高，由粗活到细活，由铁器到钢器，门路渐宽，花色品种日益增多。后来，他们从外地请来锻造剪刀的师傅，传授打制剪刀的技艺。实践证明，打制剪刀比其他铁器活利润高，于是便纷纷转产，南炉里出现了许多专门打制剪刀的手工作坊。铁匠们辛勤劳作，日夜不息，

铁花闪闪，锤声铿锵，常常闹腾到更深夜半。因该村位于赵王河旁，红炉皆沿堤而设，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条小巷，久而久之，“南炉里”之名又渐渐被“剪子巷”所取代。

剪子巷名声在外，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村民们日子越过越富。特别是董家，由于经营手段高明，富得更快，逐渐成为方圆数十里内有名的暴发户，红炉作坊越建越高，宅院越扩越大，继而又置田买地，雇人打铁，雇人耕作，财势一天比一天显赫。为光耀门庭，也为招徕生意，董家将每年二月十二日定为本村集会日。每到会期，董家出钱作会首，雇戏班唱三天大戏，年年如此，相因不衰。因此会是董家发起的，故人称“董家会”。“董家会”影响很大，远近闻名，会前两三天，各地商贩就云集而来，卖货的搭棚，卖饭的砌灶，热闹非凡。会上，人头攒动，挥汗如雨，行行发财，业业兴旺。会上的牲口市场更为活跃，真是猪羊满市，骡马成群，猪吼马嘶，声闻数里。在农村，骡、马是财势兴旺的标志，人们便将村名由“剪子巷”改为“骡村庄”。到了近代，骡、马已不再是财势的象征，村里人觉“骡”字不雅，才顺其音改称“罗村庄”，此是后话。

常言说，势大称霸道，富贵生淫心。董家财大势大，便渐渐横行乡里，称霸一方。董家父子趾高气扬，欺男霸女，做下了许多坏事。那时水利条件差，水井极少。虽是临河之村，北方人又不习饮用河水，因此，几村共用一井的现象很普遍。董家是富户，当然有口水井，但女人到董家水井去打水，常遭董家公子调戏污辱，渐渐地就没人敢来问津了。董家公子见在井上不能得逞，就到处寻找机会。有一次，一个青年女子到骡村庄来走亲戚，被董家公子遇上，拉到家中要行非礼，被董家老太太看见，认得是娘门亲戚，才得幸免。不料这亲戚也是个有钱有势的人家，后来两家因此事打起了官司，二虎相斗，董家才算吃了一次亏。

据当地人说，当年武松曾赶过董家会，拳打过董家公子，后来的山东快书《武松赶会》即取材于此。

明朝初年，董家渐渐衰败，终至绝后。孙、康、崔三姓由山西洪洞县迁来该村居住。清初，杜氏由今单庙乡杜家村迁来，才逐渐形成今日罗村庄的规模。

（罗庄村，清末属莘县西乡健三里。1931年属莘县四区孝廉乡。建国前后先后属莘县第三、第二区。1956年属燕店区燕店乡。1958年12月属冠县。1961年复归莘县，属燕店区。1971年属燕店公社。1984年起属燕店乡燕店管理区。——刘广恩）

孔子与虎山

泰山脚下有个风光秀丽的小山丘，名叫虎山。据《礼记》记载，孔子有一次路过泰山，见一妇人啼哭，自诉其公公、丈夫、儿子先后死于虎口。孔子说：“既然已有3人丧命，何不另择安全地方居住？”妇人说：“这里虽有虎，却没有苛捐杂税。”孔子感慨地说：“看来苛捐杂税比猛虎还要可怕啊！（苛政猛于虎）”后来，孔子途经的泰山脚下的这座小山便被命名为虎山。

杜氏迁居罗村庄

郭永贵 杜言青

燕店乡罗村庄，有不少杜姓人家。据传说，现在罗村庄的杜姓，是300多年前从今单庙乡的杜家迁过去的。其迁居过程，有一段神话传说。

清朝初年，杜家村有杜氏兄弟二人，家境贫寒，难以糊口，好在还有一手木工技术，两人便到山西给人做木工活，借以养家度日。有一年腊月将尽，兄弟二人背着铺盖卷和木工工具从山西回来过年，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走到罗村庄时天已全黑了。兄弟二人疲惫不堪，便商量着找个地方借宿一夜，第二天好早早地赶到家。他们摸黑找到一富户家中，提出借宿要求。主人踌躇再三，似有难处。兄弟俩追问再三，主人方才说道：“我家倒是有一闲院可以住人，就是不太干净，以前住过两回人，第二天都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不知二位敢不敢住？”兄弟二人心想：天已到二更，另找房子不是易事，穷人家没闲房子，富人家一般又不愿收留，既然主人答应了，不如暂且住下。常言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咱们穷木匠，身无余财，也不怕坏人算计。再说这浑身汗臭味，说不定还能避邪呢！思考已定，两人便在这闲院中住了下来。

临睡前，二人加了小心，把门闩好，和衣而卧，似睡似醒，不敢睡沉。到了半夜时分，忽听门外有风声。二人蹑手蹑脚起来走到窗前，从窗缝里向外张望，夜色中，只见院子里有一个青面黄发的魔鬼，正朝屋门走来。二人大吃一惊，赶紧摸黑找着干木工活的家伙，一个拿斧，一个拿铎。他们听老年人说过，魔鬼最怕木匠的铎了。魔鬼刚一进门，兄弟二人便铎斧齐上，一阵猛

砍，只见一片火星闪过，魔鬼不见了。

兄弟二人喘息未定，门外又有了风声。二人定睛细看，原来是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金灿灿的小鸡向屋内走来。二人情知是怪，重又抄起家伙猛打过去。说也奇怪，只见一股白烟冒起，大鸡和小鸡入地不见了。二人立即掀开地砖寻找，决心要看个究竟。刨了约有二尺多深，发现一只罈子，打开盖一看，里面尽是金银。这兄弟二人虽穷，却从不贪不义之财。他们把罈子照原样盖严埋好，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早，主人来探消息，见二人安然无恙，十分惊奇。问起夜间情况，兄弟二人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并叮嘱主人把地下的金银取出好好藏起来，免得坏人知道了起歹心。主人见这两兄弟不贪财宝，度其日后必有大福大贵，便开口说道：“看二位见财不动心，定是仁义之人，如不嫌弃，我们就交个朋友如何？”兄弟二人满口答应。主人接着说：“这院子是我盖的，我却不能住，可见我是无福消受这些财宝。你们兄弟二人住了一夜，安然无事，财宝又现身亮相，足见二位是大福大贵之人。我有心将这院子奉送二位，不知意下如何？”兄弟二人坚辞不受。无奈主人再三陈词，盛情难却，方才勉强答应下来。

第二天，兄弟二人回到杜家家中，与家人商议，决定：一个留在杜家侍奉父母，一个到罗村庄安家定居。自此，杜家人在罗村庄落了户，与村中其他姓氏和睦相处，并将地下金银挖出，分赠他人，数百年繁衍生息，绵延不绝。

两村合成剪子股

王明镜

燕店乡东北约五六华里处，有个村庄叫剪子股，这个村名使很多人感到奇怪。其实，此村是由两个村合并而成的，村名来历也并不复杂。

大约在明代，这个地方有两个小村，一个叫张村，一个叫李牌。两村紧邻，几无间隔，当中以庙为界。庙东的张村有30多户人家，130多人；庙西的李牌有20多户人家，100人左右。张村东头、李牌西头各有一坑塘，面积都在2亩以上。两村周围都有护村的海壕，深达7尺宽约2丈。遇有大雨，坑塘和海壕皆可蓄水，并可通过冯海渠向徒骇河中排放。坑塘和海壕中长满芦苇。芦苇生长盛期，层层叠叠，密不透风，俨如村庄的天然屏障，环村一带青绿，生气盎然。这里产的芦苇，数量多，质量好，价钱可观，是村民的一项额外收入。再加上土地肥美，五谷丰登，两村村民的日子颇为富足。张、李、郭3姓和陆共处，互相关照，亲如一家。

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农历六月的一天，一位骑马挎刀的武士从村中路过。其时正值盛夏，满地禾苗笼翠，村边芦苇青绿，鸡鸣犬吠，空气清新，好一派田园风光！壮士边走边看，不禁为之陶醉，人流连，马驻足，久久不忍离去。村民张守仁遇见了，上前见礼答话。壮志自言姓陈名国光，系河南省开封府陈楼村人士，自幼习武，酷好拳棒，曾与莘县销金寺的张国干在五台山同师学艺。此次北行，特为拜访旧日好友。两人越谈越投机，张守仁遂邀陈武士到家中叙话。酒饭过后，张守仁又带陈武士环村而行，饱览农田胜景。行至张村之东，陈武士被几条形状奇特

的道路吸引住了。原来这张村东头有两条相距不远的大路平行向东伸展开去，北大路之北、南大路之南又各有一条弓形小路分别通往东北、东南两个方向，4条路在村东头汇在一起，通向村里。从高处看去，4条路构成了一个剪子把（农村叫剪子股）形状，村东的一座小桥恰似剪子轴，与此相连的东西街很象合起来的剪刀。陈武士端详再三，不禁脱口说道：“贵村这几条路型，简直是一把天造地设的剪子股！”张守仁一听大喜，他说：“真是英雄所见略同！老弟的看法与敝村人的议论不谋而合。既然如此，我们就和村中父老商议，将两村合成一村，定村名为剪子股，你看如何？”经过简单磋商，村民皆无异议，于是报请地方批准，取消了张村和李牌，以“剪子股”代之。

（李士魁口述）

（剪子股，清末属莘县北乡正二里，民国二十年属二区六合乡，建国后属二区，1956年3月属燕店区，1958年12月随区划归冠县，复莘后1962年9月属孟家公社，1971年属燕店公社，1984年初属燕店乡孟家管区。——刘广恩）

赵 堂 村 小 记

王 明 镜

燕店东约4华里处有村名赵堂，与贾牌村为邻。赵堂村不大，历史却不短。据当地人说，早在明代大移民之前，此村即已存在，不过当时不叫赵堂，而叫“堂里”。

堂里村南有一条“官道”，西通金滩镇，东经沙镇通东昌府，道上行人、车辆昼夜过往，道旁店铺林立。村北与贾楼村（即今贾牌）以坑为界，村西是一条弯曲的羊肠小道，常有歹人抢劫，致使行人绝迹。村东是一个6亩大的坑塘，春天水浅时常常翻坑，捉鱼的人比鱼都多，倒也热闹。坑塘南岸有座塔，共6层，高8丈，据说系宋代所建，到清初被响马拆毁。塔旁建有一堂，系宗族祠堂性质。院子占地3亩，坐北面南，朱漆大门，院墙高约8尺。堂用青砖绿瓦建成，雕龙绕柱，彩绘满墙，很有点宫殿的气派。堂中正面挂着高1丈宽2丈的画轴，上写着赵氏各代先人的名讳。每年春节到元宵节期间，堂中烛灯长明，早晚都有人来烧香上供。特别是除夕和元宵节的夜里，院里鞭炮齐鸣，煞是热闹。因为村里有这么一个祠堂，所以外村人便习称此村为“堂里”。

明朝初年，山西洪洞县出了个清官赵朝正。他任洪洞知县期间，为政清廉，执法严明，深得民心。有一年，洪洞一带遭受特大旱灾，赤地数百里，庄稼颗粒不收。赵朝正将自己的全部家财拿出来救济灾民，仍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他的胞弟赵朝义为生活所迫，携家带口外出逃荒，一去经年，杳无音讯。有一天，赵朝正正在堂上审理案子，忽然一封家书送到，原来其弟赵朝义在山东莘县堂里村落了户，特捎家书报平安。弟弟有了下落，赵

朝正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几年后，赵朝正升任太原知府。公务之余，特地来到山东看望弟弟。堂里村民见大官来到，受宠若惊，急忙设宴款待。宴后，赵朝正又在众人陪同下绕村察看。看到一马平川的土地和生长旺盛的庄稼，赵朝正赞不绝口：“平原地区环境优美，土地肥沃，实乃休养生息的好去处！朝义弟在此安家落户，赵家三生有幸。日后告老还乡，我亦有心迁居此地。”赵朝正又建议：“堂里之名，可能是因祠堂而起。既然堂里村的村民是一祖一姓，不如将村名改为赵堂。”众村民对此提议一致赞成，于是堂里村正式改名赵堂，沿用至今。

（赵堂，清末属莘县北乡正二里，民国二十年属二区六合乡，建国后属二区，1956年3月属燕店区，1962年9月属燕庄公社，1984年初属燕店乡白堂管区。——刘广思）

雅 淡 里 村 名 故 事

王明镜 杨书印

燕店乡北6华里处，有个村子叫雅淡里。据说早在明朝以前，这里就已是村庄。村庄分前后两个，两个村都有大坑，常年有水，从不干涸。有水利之便，村中居民养鸭者很多，少则几十只，多则上百只，村名慢慢地也就带上了“鸭”字，前村叫“鸭潭里”，后村名“鸭罐里”。当时赵王河从村旁流过，河中行船，来往客商较多，商业比较发达。后来有几户人家开黑店，谋财害命，被官府侦知，派兵剿洗，全村人受牵连，只有2户幸存。这2户人家认为再在原村住不吉利，便在村南建房定居，久而成村，仍用村名“鸭潭里”。因其村养鸭者多，卖鸭蛋的多，也有称之为“鸭蛋里”的。明初，赵、李、王等姓相继从山西迁来，村名未改。

大约在200多年前，村里接连出了几桩怪事。先是坑里的鸭子往往莫名其妙地失踪，后来有几个妇女在坑边洗衣服，忽然感到水里有一股吸力，赶紧上岸，才没有被吸到坑里去。再后来，一个外乡买卖人推着小车在坑西大道上由南向北走，忽然车子失控，买卖人不由自主地推着小车向坑里跑去，转眼间便扎进水中不见了。从此后，坑中有怪的消息传遍四方，再也没人敢到坑边上去了。

为了探明坑中之谜，村里派人到黄河边上找了个水性好的人，出高价求其下水探查。这人腰扎宽皮带，皮带上插上几把刀子，两手又各持一把尖刀，戴上避水镜，一头扎进水里去了。约摸半个时辰，水客平安出水，对众人说：“潭坑北边有个大深洞，洞中有条大鱼，嘴如簸箕，吸力很大，我用刀子刺伤了它的

嘴和眼，才没有被吸到鱼肚子里去。”根据水客的建议，村里人朝洞口的位置倒入大量石灰，才将水怪制服。

大约在清末民初时期，村中“闯关东”的渐多。外出的人找人代写家信，写信人不知是哪三个字，多写成“雅淡里”。村中有文化的人看信后若有所悟地说：“雅淡，雅淡，高雅淡泊，比鸭潭2字好多了，不如将错就错把村名改改。”于是“雅淡里”便成了此村的正式村名。由于此方人讲地名时口音较轻，常把中间一个字轻轻带过，久而久之，人们便习称该村为“雅里。”

（雅淡里，清末属莘县北乡正四里，民国二十年属三区雅淡乡，其后归属沿革与杨二庄同。——刘广恩）

名不副实的牛王庄

王学奎

邹巷乡驻地东北约3华里处有个村子叫牛王庄。按照一般村庄命名规律，这类村名必定与村中居民的姓氏有关。奇怪的是，牛王庄却名不副实，村中既没有姓牛的，也没有姓王的。原来此村得名另有所本。

据说大概在明朝洪武年间，齐、李、马3姓由山西迁此定居，不久又有3姓相继迁来，6姓共同建村，人口户数不相上下，村庄不好以某一姓命名，便称之为“六合村”。这6姓都是大族，各有族规和主事人。由于宗族之间互相尊重、互相礼让，很少发生矛盾。小事一块办，无人争执；红白事分开办，互相照应，总是办得又节俭又圆满。争东争西、吵嘴磨牙的事很少发生，当地人皆称其为“义气村”。

六合村的人心齐，手也巧，各方面的能工巧匠都有，家庭副业搞得十分活跃，粉场、小油场、豆腐房等遍布全村。有了这些作坊，便有了大量的饼、粉、浆、渣。他们又用这些下脚料搞饲养，养了很多猪和牛，特别是他们养的牛，个个腰肥体壮，享誉四乡。大名府的杨清芳在邯郸开宰，和六合村的杨庆华相好，二人八拜为交，过从甚密。后来杨清芳从六合村买走了2头牛，重量都在千斤以上。一路上不断有人打问牛的来处，六合村无形中出了名。此后远近富家到六合村买牛者渐多，无不满意而去。这样销促养，养促销，养牛渐渐成了六合村的第一副业。人们说六合村的牛是牛中之王，说六合村的人是养牛大王，慢慢地便有人称六合村为“牛王庄”。后来，六合村一带闹开了瘟疫，猪、羊、鸡、鸭几乎死光，唯独牛安然无恙，又有人称六合村为“牛

旺庄”。“牛王”、“牛旺”，字异音近，后来好写好记的“王”字占了上风，人们便称此村为“牛王庄”

（杨守月、范蕴才讲述）

（牛王庄，清末属莘县北乡正三里，民国二十年属二区信庄乡，1949年前后属二区，1956年3月属燕店区赵庄乡，1958年2月属销金寺乡，同年12月划归冠县，1961年7月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燕店区邹巷公社，1971年属位庄公社，1984年属邹巷乡牛王庄管区。——刘广恩）

拦车村

相传春秋时期，孔子从鲁国驱车赴晋国，行至晋国边界，见一小孩在路上用石头垒城玩耍。孔子叫小孩让路，小孩理直气壮地说：“世上只有车给城让路，哪有城给车让路的道理。”孔子无言可对，只好回车南归。后来此建村，便以“拦车”为名，并建了一座“回车庙”。拦车村现属山西省晋城市晋庙铺镇。“孔子回车处”已成为晋城四大景之一。

传说中的八角庙

王 明 镜

莘县城西北约30华里有个叫八角庙的村子，现归邹巷乡管辖。八角庙位于马颊河的转弯处，河道由村南东行，再折而向北。八角庙南面和东面紧靠河堤，村北和村西则是一马平川的肥沃土地。河堤上榆杨树密如林网，蜿蜒不绝；河堤外阡陌分明，粮棉织锦。雨季到来，河水陡涨，堤上林带倒映入水，水天一色，绿兰相映，风光倒也十分明媚。

八角庙村内无庙，村名究竟因何而得，今人已无可稽考。但有一段关于八角庙的神话传说，一直在民间流传，不妨记录下来，也算是一个村名来历的佳话。

相传在八百多年以前，大概是宋朝时候，这里有两个相隔不远的村子，一个叫刘庄，一个叫汪家。刘庄有个大财主，名叫刘金兴。刘金兴家粮库中靠西北角有个大缸，能盛800多斤粮食；银库里也有一个大缸，能装数千两银子。奇怪的是，头一天从缸里拿出一些粮食，第二天早晨去看，缸还是满满的；头一天从缸里拿出一些银子花了，第二天再看，缸里的银子却一块不少，依然满满登登。开始家里人有些疑神疑鬼，后来觉着东西多了总比少了好，也就不再追根究底。还是刘金兴心细，为了弄个水落石出，他趁夜深人静时一个人来到仓库里，把缸里的粮食和银子都倒腾了出来。这一倒腾不要紧，原因找到了：原来两个缸里各有一条花蛇。刘金兴知是神物，赶快把两个缸按原样装好，找来香烛，一个人焚香叩拜，乞求神仙保佑。打这以后，刘金兴有吃不完的粮食花不完的钱，连连买地建房，家业越来越大，种地有雇工，护院有家丁，侍候有佣人，成了方圆几十里的首富。起初，

村里人对刘金兴的暴富感到愕然。时间一久，风声便传出去了，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刘金兴有花蛇保佑，是命中该富。

刘金兴为了报答花蛇的大恩大德，在刘庄和汪家两村之间修了一座“蛇仙庙”，庙座北朝南，北墙正中挂着一幅画有两条花蛇的神象，象前安放一张条桌，桌子当中摆着一个大香炉，香炉两旁分放着烛台。逢年过节，刘金兴全家都要到庙里来烧香磕头，虔诚奉祭。

有了“蛇仙庙”，刘家得花蛇保佑发家致富的消息越传越远，来“蛇仙庙”烧香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人从百里之外来此祭神求财。再后来，人们生了病也来此烧香禳灾，天旱了也来此跪拜求雨，似乎花蛇是观音下凡，无所不能。有一年，从进了正月一直到六月，连续半年内，方圆百十里滴雨不下，天干地裂，禾稼枯焦，人们靠天无望，便转而求神。远远近近到“蛇仙庙”来上香祈雨的人络绎不绝，刘庄和汪家两个村子象逢了古会，你来我往，摩肩擦踵。后来，求雨的人干脆联合起来，在“蛇仙”面前许下大愿：如10天内降下雨来，善男信女们愿给蛇仙重修庙宇，再绘金身。

不知是蛇仙显灵，还是雨季已到，理应有雨，在众百姓许愿后的第8天头上忽然刮起了东南风，刹时间黑云怒上，电闪雷鸣，倾盆大雨自天而降。方圆百里内喜获甘霖，人们笑逐颜开，男女老少不分昼夜辛勤劳作，终于在荒了半年的地里种上了庄稼。

老百姓诚心得雨，得雨后自然不会忘了神。待满地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苗后，各村会主便商量还愿的事。各家各户量力而行，纷纷把钱送到了会主那里，各村会主又把钱集中到了刘庄和汪家。30多名会主公推刘金兴、汪国华为会首，任重建“蛇仙庙”的总指，又选出刘金仓、汪国君、李士栋、周铁虎、王双德分管购料、设计、木工、泥瓦工、绘画等项事宜。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一座新的“蛇仙庙”便落成了。此庙仍是座北朝南，三开间，挑呈八角形，新颖别致，虽不是雕梁画栋，也算是彩绘一

新，方圆百里内，再没有别的庙可与伦比。

第二年，大名府有个胡状元为保官进朝，来此降香。看到蛇仙庙的八角挑，他忽发奇想，便给刘、汪两家建议说：此庙远近闻名，又正建在你们两村之间，为求个吉利、你们何不将村名改一改，就以“八角”为名呢？此说很快得到两村认可，刘庄和汪家便改名东八角庙、西八角庙，一直沿用至今。

上面的故事是神话传说。显而易见，有些财主为掩饰自己剥削致富的真相，便编出一些虚无荒诞的故事，给自己的发家史罩上一道神秘的光环。老百姓受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信以为真为之传播。今天的人们当然不必深信，但可以从中窥见封建社会阶级关系的一斑，这就是我愿把这个传说记录下来的动机。

（八角庙，清末属莘县北乡正四里，1931年属莘县三区雅谈乡，1949年前后属莘县二区，1956年3月属莘县燕店区邹巷乡，1958年12月属冠县，1961年属莘县燕店区邹巷公社，1971年属莘县位庄公社，1984年秋属莘县邹巷乡。——刘广恩）

金头宰相聂宜之

刘 洪 业

莘县城西北30余里有个聂家村，今属位庄乡。直到“文革”前，该村还有座聂宰相墓，墓前整齐地排列着石人、石马、石虎、石羊。其实，聂家并没有出过真宰相，墓中的聂宰相只不过是死后由皇帝追谥的官衔。关于此事，当地群众是这样传说的：

北宋仁宗时候，聂家村有个聂宜之，是本村的大户，有“千顷良田万株桑”之称，仅家中雇用的养蚕长工就有300余人。

有一年，太行山洪水暴发，卫河水猛涨，莘县西北大片良田被淹，庄稼颗粒不收，饿死灾民无数。四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邻村百姓偷入聂家桑园采桑叶充饥，被护桑人捉住，带回来交聂翁发落。聂翁问明情况，不但不生气，反而安慰采桑人说：“诸位不必惊慌，既然桑叶可食，乡亲们尽管来采，并请转告四乡饥民，鄙人愿将桑叶全部献给大家，以度灾荒。”其妻说：“那咱家的蚕咋办？”聂翁说：“救人要紧，哪能再顾惜小生灵！”言罢，命长工将蚕全部倒在关帝庙旁的土坑里。

几天后，聂翁从关帝庙前经过，猛然发现整个庙宇变成了白色，不禁有些奇怪：天上并未下雪，为何有此奇观。走近一看，才恍然大悟，原来整个庙宇被蚕丝团团裹住，关帝庙成了“银丝庙”。只见那银妆素裹的小庙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华美无比。聂老心中一动：不喂不养的蚕竟吐出美丽的蚕丝，这真是神佑天助，社稷洪福。如此国宝，理应献给皇上，千秋永存。他立即命人将厚厚的蚕丝从小庙上仔仔细细地揭脱下来，并按原形支撑，形成了一座光华四射的“丝庙”。第二天，聂翁带着20余人，抬上丝庙，奔京城而去。

一路晓行夜宿，倒也顺利。将近京城时，聂翁决定自己骑快马先行一步，禀报皇上，叮嘱抬庙人要谨慎行事，务必于次日午时到达。

次日早朝，聂翁见到仁宗皇帝，陈述了丝庙奇闻与献庙之事。仁宗闻听，龙颜大悦，降旨道：“死蚕吐丝，此乃无端，命有司具帐，开封府具乐，到郊外恭迎。”转而又问聂翁：“神庙几时可到？”聂翁道：“今日午时，必达京师”。于是，各式仪仗齐到郊外，专候神庙到来。

午时已到，神庙未到，百官不禁生疑，难免窃窃私议。转眼已是未时，神庙仍无踪影，皇上龙颜大怒：“大胆刁民，竟敢戏弄寡人！名为献宝尽忠，实则欺君犯上，罪在不赦，推出午门，斩首示众！”

聂翁人头刚刚落地，抬丝庙的人已经赶到。原来遇雨，从人怕宝物损坏，暂避了一时，不想酿成了人命关天的大祸。仁宗看着光华四射的瑰宝，深悔自己操之过急，错杀了好人。为弥补自己的过失，也为表彰聂翁的忠贞，仁宗下旨，追封聂翁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铸金头全其身，送回原籍隆重埋葬。这便是聂宰相墓的由来。因墓中聂翁的头系纯金所铸，后人皆称为“金头宰相”。

（聂家，清末属莘县北乡正五里，民国二十年属三区和平乡。建国前属二区，建国后属燕店区，1958年随区划归冠县，1961年复莘，1962年属燕店区明公集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属位庄公社，1984年初公社改乡，属位庄乡甘寨管区。——刘广恩）

燕店西北三马固

王 志 国

位庄乡驻地西南约5华里处，有3个名叫“马固”的村庄，从西北向东南一字排列，依次为：崔马固、王马固、田马固。建国前，这3个村子多植枣树，且又是散栽，故有“马固的枣树——不在行”的歇后语。

王马固有王、李二姓，共200余人，是个小村。据说以前该村并不小，素有“王家大麻顾”之称。观上村庙中的石碑和平坟时挖出的界石上都刻有“王家大麻顾”字样。今王马固村西有一口古井，据说是旧时的街心井。村西的地里还曾挖出过灶台、房基砖等物，可见此村原来是有相当规模的。据老年人传说，很久以前，王马固村前有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河流，当时只有几户王姓人家在此居住，打鱼为生，并无村名。村西北有3个相距不远的尼姑庵，人皆谓之“一里三庵”。庵中有一尼姑，精谙医道，治病有方，且医德高尚，不分贫富贵贱，皆一视同仁。周围村庄百姓凡有病患，皆到此庵焚香求医，以祈祛病延年。因其面部有麻，又有出神入化的医道，人们便仿“麻姑献寿”的故事，称之为“麻姑”，紧挨尼姑庵的王姓聚居的村子，也被叫成了“王家麻姑”。后觉“麻姑”二字不雅，遂改为“麻顾”。随着时间的推移，王麻顾渐成大村，便因之而有了“王家大麻顾”的村名。后来由于多方原因，村庄渐小，人们又称其为“王家麻顾”。明朝初年，又有王姓李姓从山西迁此定居，村名未改，只不过为避繁就简，谐音写成了“王马固”。

崔马固，明朝以前居民以白、马、张3姓为主。3姓都是大户，不相上下，不便以一个姓氏定村名，便来了个三姓兼顾，叫

成了“白马张庄”。元末明初的战乱中，白马二姓绝后，张姓也大大减少。明初，崔姓自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崔姓户大人众，在村中占居优势，“白马张庄”的老村名已名不副实，于是便仿王马固的村名叫成了“崔马固”。后又有吴姓迁入，村名未改。

田马固原来系康姓人聚居之处，曾名“康马固”。明朝初年，田千、田万兄弟2人由山西迁来，渐发展为村中大户，便改村名为田马固。后又有郝、李、柴等姓迁入，仍沿用田马固村名。

（王道全、张佩元、田存恩口述）

（三个马固，清末皆属莘县西乡健四里，民国二十年属四区义和乡，建国前属三区，建国后属二区，1956年3月属燕店区魏庄乡，1958年2月属明公集乡，9月建燕店公社属之，12月划属冠县，1961年复莘县，1971年属魏庄公社，1984年属魏庄乡马固管区。——刘广恩）

马西传说四则

白韶钟 于长峰

马颊河从我县西北部自西南向东北穿过，流程50多华里。马颊河以西有5个半乡（镇），总称马西。马西一带传说颇多，虽与地名关系不大，但也耐人寻味。现择录四则，以飨读者。

枣树的故事

过去，马西一带枣树很多。枣树之名因何而得，此地有个传说——

据说在很久以前，此地有个聪明贤德的姑娘，因出生于早晨，取名李早。李早成年后，嫁给了一个脾气暴躁的年轻木匠。木匠长年外出干活，李早在家又要种地，还要照顾又哑又瞎的婆婆，十分辛苦。但她终日默默地劳作，毫无怨言。有一年，适逢大旱，大部分庄稼绝产，只收了一点谷子。李早把谷子碾成米，让婆吃米，自己却以糠拌菜充饥。婆婆虽吃得好些，终因有病在身，一直十分虚弱；李早吃食虽差，但因年轻体壮，再加经常劳动，那面色倒显得黑里透红。腊月初八这天，木匠从外面回来了，一进门看到老娘和妻子脸色不一样，便以为老娘受了虐待，一把抓住妻子的头发，又打又骂。不管李早如何解释，丈夫总不相信。李早屈辱交加，哭着对丈夫说：“如果苍天有眼，让我死了变成树，孝顺婆婆便结红果，虐待婆婆就结黑果！”话刚落音，李早果然变成了一棵树。因为她死时手中正拿着针做衣服，所以那树上便长出了很多尖刺。第二年，这棵树上结了不少小果子，初时青、后来红，食之甘甜。木匠见状知道错怪了妻子，但

已悔之无及。因为这种树是李早变的，人们便称之为“早树”，后来演变成了“枣树”。枣子那火红的颜色，象征着李早的孝心；那满枝的葛针，记下了李早的辛劳。

红眼江的故事

据说在很早以前，富裕集村（今属大王寨乡）一带遭受大旱，不少人干渴致死。有一王姓人家3代12口人渴死了11口，只剩下一个姑娘。姑娘看着亲人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朦胧中，见一白须白眉老人飘然来到面前，朗声说道：“姑娘想拯救村里的人吗？村南枯柳下有救命之物，只要找到了，就用之不尽。不过你要用手扒10天10夜，一刻也不能停。”说罢忽然不见。

姑娘从梦中醒来，想起老人的嘱咐，便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村南枯柳树下挖起来。膝盖磨破了，指甲挖掉了，仍挖土不止。到第10天头上，坑里忽然冒出了清清的泉水。姑娘手上的血流到泉水里，哭出的血泪滴到泉水里，泉水变成了红色。泉水救活了一方人，人们都说泉水是姑娘的泪水变成的，后来泉水流成河，人们便把这河叫作“红眼江”。

人们又传说，姑娘死后变成了红眼江的水神，经常显灵帮助穷人。当地人吃饭没有碗，有一年除夕夜，江中忽然飘起许多碗，穷人们纷纷去捞来使用。一个姓张的财主知道了，便带家丁赶来，驱散穷人，自己下河捞碗，哪知捞上来的碗都变成了大河蚌，夹住了家丁们的手脚，把他们一个个拉入水中。从此后，红眼江中的大河蚌便多起来了。

“上当”的故事

据说在很早以前，大王寨有家富户开了一爿当铺，生意倒也兴旺。过了一些年代，这家富户子孙相继，分支渐多，但当铺依

然存在。不同的是各分支都不肯亲自掌管当铺，一是怕麻烦，二是怕担风险。但祖上传下来的产业总不能白白丢掉，经过商议，终于统一了意见：各支都将自己应得的一份算作股份投入当铺里，另选一人主持当铺事务，当铺收入按股分红。这样一来，各支都不用操心当铺的事，年终却能按股分得一部分股金，日子过得倒也安闲。

到了清光绪年间，主持当铺的人换成了寿苙。此人对生意之道不甚精通，做事又很随便，当铺收入日渐减少，各支所分股息当然也随之减少。各支的人都怕寿苙把当铺搞垮，使自己的股本付诸东流，便想办法对当铺进行盘剥，以保自家的老本。也是“英雄所见略同”，众族人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样的措施：将自己家中一些无用又不值钱的东西拿到铺中去典当，并强行索要高价。寿苙明知不值，也只有勉强付给。没用多久，这家资本充盈的当铺终至破产。当地人见此情况，编歌曰：大寨王，自上当。后来人们就把被欺骗而使事情败坏的情况叫做“上当”。

“快快收割”

四声杜鹃是杜鹃的一种，系夏候鸟，我国北方多在夏季出现。因其雄鸟鸣叫时多为四声相连，故称四声杜鹃。关于其特殊的叫声，马西一带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很久以前，马颊河边住着一个勤劳忠厚的农民叫王忠厚。他租种了地主的5亩地，终年忙碌，交上租子后，剩些粮食，一家人尚能勉强糊口。有一年，麦子长得很好，王忠厚心中格外高兴。麦子黄熟时，各家都忙着收割，王忠厚却迟迟没有开镰，他想让籽粒长得更饱满些。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场暴风雨将麦子刮个满地，又冲个净光。眼看到手的粮食毁于一旦，王忠厚悔气交加，一病不起。麦收后，地主来催租，强将王忠厚9岁的女儿拉去抵债。王忠厚病上加气，当即身亡。他死后，每年麦熟

时，就能听到四声杜鹃的叫声，那叫声似乎在说“麦子要熟”，又似乎在催人“快快收割”。人们都说那鸟是王忠厚变的，它是在提醒人们抓紧收割，不要延误了时机。

雨 的 等 级

小雨——24小时内雨量15毫米以下，可淋湿衣服；
中雨——24小时内雨量15—39.9毫米，可听到雨声；
大雨——24小时内雨量40—79.9毫米，雨声激烈；
暴雨——24小时内雨量80—149.9毫米；
大暴雨——24小时内雨量在150毫米以上；
阵雨——24小时内雨量在30毫米以下，雨点较大，时降时停。伴有雷声者称雷阵雨。

紫荆故里——苗头

申 玉 林

据《朝城县志》记载，今之王奉乡苗头村，曾发生过一个“三人哭活紫荆树”的故事①。此故事在民间流传较广，发生地点众说不一。冯梦龙《醒世恒言·三孝廉让产立高明》的开篇中也讲了这个故事，但未说明发生地点与年代②。观其情节，大同小异。现据《朝城县志·孝义》和民间传说所述，撰此短文。

大约在隋朝时候，苗头有田氏三兄弟，老大名田真，老二名田庆，老三名田广。三人俱各娶妻，一家六口和睦相处，倒也安乐。有道是“花无百日红”，时间一久，三房媳妇便各怀心思。她们先是觉着一个锅里要勺子，吃用皆有不便；后来便各自认为自己出力多，得的少，吃了亏。于是，三人便各自撺掇自己的男人，要分家单过。男人们起初不肯，但经不住“枕头风”天天刮，受不了无休无止的吵闹，终于同意了。他们请来亲戚，立下契约，将土地房产钱粮用具等一分为三，不偏不倚。一切分完，只剩院内一棵紫荆树，究竟该归何人，一时争持不下。三房媳妇说，既然分家，就得把老伙里的东西分干净，不能留尾巴。紫荆树是祖传家产，人各有份，理应分开。弟兄三人经不住媳妇唠叨，当下商定，将紫荆树砍倒，分为三截，三家各得一截。零枝碎叶，则论秤分开，谁也不要沾光吃亏。商议已定，只待来日动手。次日天明，三兄弟同来砍树，却见昨天还是生气勃勃的紫荆树，今天却突然变得枝枯叶萎，奄奄待毙。三人目瞪口呆，相顾无言。愣了片刻，老大田真忽然似有所悟，抚树大哭起来。两兄弟急忙问故，田真哽咽着说：“此树是咱父亲手栽植，树大叶茂，势成连理，枝柯交错，浑然一体。老人家常对我们说：树木

千枝万叶，根系一脉，你们要兄友弟恭，相互扶持，同心立业兴家，永如此树！想我弟兄三人，一母同胞，好比这树，根根相通，枝枝相连，方能本固枝荣。今日我等分家析居，紫荆树也感伤而枯，难道我们手足之情，竟不如此无知老树吗？”几句话说得田庆田广如梦初醒，热泪盈眶，三兄弟相拥相抱，哭作一团。三房媳妇闻声赶来，问明就里，也深受感动。一家六口当下议定，再也不提分家之事，从今后大家同心协力，相扶相助，共兴家业。一场风波过去，众人回头再看那树，却已是枝枝再活，叶叶重绿，花开繁茂，比以前更觉烂熳。此后，三兄弟和睦如初。他们男耕女织，勤俭度日。后来各有儿女，一家人在紫荆树下同桌共餐，闲话家常，享尽了天伦之乐。

苗头村至今犹多田姓，村中旧有田氏祠和石碣，题曰“紫荆故里”。田氏祠于明代倾圮，清代修复。

（苗头，清末属朝城县仁三里，1931年属朝城县王孝区仁三里，1938年属朝北办事处，1945年属元朝县三区，1949年属莘县三区，1956年属莘县王孝区余庄乡，1958年12月属冠县，1961年复归莘县，1971年属莘县大王寨公社，1984年秋起属莘县大王寨乡余庄管理区。——刘广思）

注释：

①《朝城县志·孝义》：“田真，朝城人，与弟庆、广同居。诸妇欲分异。堂前有紫荆树一株，甚茂，兄弟议破为三。一夕，树枯。真警谓弟曰：“木本同株，当分析，便憔悴，况人兄弟孔怀而可离，是人不如树也。”兄弟感而更合，诸妇闻之，亦无间言。明日，荆复荣。”

②明末抱瓮老人所辑《今古奇观》亦收入此篇，位列卷首：

③《朝城县志·地理》：“仁三里……苗头有田氏祠，祀隋真田及弟庆、广。有石碣曰：“紫荆故里”。

丈八村名由来二说

纪习经 曹雅生

大王寨乡驻地北约15华里有两个村子，一名东丈八，一名西丈八，规模可观的鲁西北烈士陵园就建在两村之间的莘冠公路东侧，当地人习称“丈八陵园”。关于丈八村名的来历有两种传说。

传说之一：宋末元初，佛教很盛。不知何方出资，在村里建了一座寺院。这寺院规模很大，是个中心寺。以此寺为中心，在东南西北四方又建了四座较小的寺院。建寺时，由中心寺往南丈量了八里是观上，往北丈量了八里是白集（今冠县地），往西丈量了八里是里村（今冠县地），往东丈量了八里是落寨（今属邹巷乡），四座小寺院便分建在这四个村。因是从中心寺向东南西北各丈量了八里，故中心寺所在地称为丈八，当地民间素有“南八里、北八里、东八里、西八里，当中有个丈八里”之说。解放前，东西丈八之间曾有座大寺院，寺中有元朝至正年间的碑碣，距今600年以上。

传说之二：五代后汉时，郭威为邺都（今河北大名）留守，后代后汉称帝，建都于汴（今河南开封），成为后周太祖。有一次，郭威梦见自己被殿前都检点赵匡胤射了一箭，自此心神不安，认为这是赵匡胤篡位的征兆，千方百计要把赵匡胤置于死地。郭威本是个老鼋精，于是，他带领水卒，发大水去淹赵匡胤。而赵匡胤是真龙下界，岂畏鼋精。他站在城头观望，见大水滚滚而来，水中时现老鼋身影。待老鼋游近，赵匡胤弯弓搭箭，只听一声弦响，箭中老鼋左眼。老鼋负痛，掉转头回窜，一下子窜出去一丈八尺远，正好落在今日的丈八村所在的地方，村便由此得名。老鼋左眼受伤，往西南方向急急而走，走到一村，停下歇息，想起自身遭遇，不禁伤心落泪，此村便得名“泪庄”，后转

音为“余庄”。往前又到一村，眼伤发作，疼得他摇头摆尾，此村便得名“尧（摇）头”。

明正德年间，东丈八曾出过一个辛太监。辛太监幼时家贫，襁褓中被老鼠咬掉生殖器，幸未丧命，父母常以为忧。七八岁时，托人送入宫中，拜大太监刘瑾为师，自此逐步高升，后为司礼部太监，权势炙手可热。有一年，辛太监返乡省亲，事前在东丈八打了72眼砖井，以备其随从使用，并在祖坟上立碑，饰以石人、石马，“文革”前还有两座碑留存，后被毁。辛太监又笃信佛教，曾在东西丈八之间扩建“建福寺”，前后佛殿的格式绝类皇宫，雕梁画栋，古柏参天，为数百里之内所仅见。四十年代初，建福寺旧址辟为鲁西北烈士陵园。

清光绪年间，西丈八出了个秀才，姓纪，名步云，字仙桥。纪氏学识渊博，又有一身凛然正气。二十年代，军阀混战，他写了一部小说体的《义利交攻传》，以柳下惠、盗跖为背景，针砭时弊，石印几百部，颇有影响。民国初年，他被选为朝城县议员，他却十几年杜门不出，视议员如草芥。后来他的议员薪俸被人冒领，他置若罔闻。二十年代后期，他被人推荐到武汉某军阀任书吏，他写了一篇小品文《茶亭偶梦》，讽刺官府黑暗，被人告发。他连夜逃出，行乞回家，幸免于难。晚年的纪步云，授徒乡里，热衷于传播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德高望重，誉满一方。

（丈八，清末属朝城县仁三里，民国元年为王奉区仁三里。抗日战争时期曾属元朝县，1949年属莘县，1956年3月属王奉区东丈八乡，1958年底随区划归冠县，1961年复莘后为王奉区大场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丈八属大王寨公社，1984年公社改乡，为该乡大场管理区。——刘广愚）。

大场得名于大场

纪习经 潘书起

大王寨乡驻地北约15华里有个大场集，旁边还有个西大场村。这个大场村名，原是由一个大的打谷场而来。

据说，在很早的时候，村中有个富户，占有土地数千亩，房舍无数间，真是家大，业大，势大，富冠乡里。土地多，庄稼多，打谷场也特别大，占地十余亩，场上垛草成山，粮食成堆，为方圆数百里所罕见。远远近近的人说起话来，都知道此村有个大场。名声越响，这富户越要炫耀。他别出心裁地在场中挖一大坑，上盖木板，木板下暗挂无数铜铃。每到打场时，木板震动，铜铃便一齐作响，声闻数里，富户美其名曰“响场”。有了“响场”，此村的知名度更高。外人说起，常用“有大场的村”称之，后简化为“大场村”。这个富户粮多钱多，后来又干起了投机倒把的勾当。丰年时，他压价囤积粮食，歉年时再抬价卖出。其他农产品亦照此办理，引得南北商贩云集，常年门庭若市，年长日久，便形成了今日的大场集。

还有人说，明初有一姓朱的总兵在此练兵，开辟了一个很大的练兵场。明永乐年间，朱姓由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遂定村名为“大场”。

清康熙年间，大场集出过一个总兵，姓朱，名志麟，字岐山。朱总兵父子二人率军在福建沿海与倭寇作战，屡建奇功。后调为征西将军，父子二人均以身殉国，谥封为“镇国将军”。“文革”前，族人还保存着朱总兵的画像、兵器及墓碑一块，碑上字迹大致可辨。

（大场，清末属朝城县仁三里，民国元年为王奉区仁三里，

1851年始有集，抗日战争时期曾属元朝县，1949年属莘县王奉区，1956年3月为东丈八乡，1958年底随区划归冠县，1962年属莘县王奉区大场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属大王寨公社，1984年公社改乡，为该乡大场管理区。——刘广恩）

坑 儒 谷

坑儒谷，传说为秦始皇坑儒之处，遗址在今陕西临潼县西南20华里处，现名洪庆堡。据《古文尚书·序》记载，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后，恐遭儒生非议，乃于谷中种瓜，谎说此瓜寒天结实，诱骗儒生观赏，暗伏弓箭将儒生射死，就地掩埋。洪庆堡附近有洪庆河流过，河至村头，积水成坑，取名洪坑，据说便是秦始皇坑儒处。

碱坑来历说

岳 九 林

编者按：据《宋史》记载，宋代的包拯系合肥人，举进士后任大理评事，知建昌县，数年后改知天长县。建昌县在今江西境内，天长县在今安徽境内，两地距今之莘县大王寨均有数千里之遥，故大王寨不可能是包拯初任之地。本文中还说大王寨是宋代定远县旧址，查宋代史料，倒是有定远县名，但旧址在今安徽省，与大王寨亦属风马牛不相及。地点虽不相符，然此说在大王寨一带流传甚广，为保存口碑资料，姑录之。

莘县的大王寨与吕村相距甚近，两村之间有个大坑，年青人都叫它“碱坑”。实际上，这个坑原来叫“奸坑”，其名称由来与包公有关。

在近千年前的宋代，朝廷曾在此地设县，县名定远（今日尚有城墙痕迹）。历史上闻名的“包青天”包拯，就是从定远县开始官场生涯的。当时离此地不远有条江，人们都叫它鸿雁江。离江岸不远处有个大沙岗子，草深林密，地形复杂，是响马啸聚之处。这些强人以树林为基地，伺机外出抢劫，闹得人心惶惶。鸿雁江上有两个水贼，名叫张龙、张虎。他们是兄弟俩，水性都极好，兼之心黑手狠，常在江上谋财害命，周围百姓既恨又怕。一次，一位卸任的官员携家眷由此路过，搭乘了二张的贼船。船行至江心，二张将官员全家杀死，席卷其财物而去。当地官府查了一番，毫无踪迹，便不了了之。正在这时，包拯受命来定远县上任。为尽快找到凶手，他微服私访，终于找到了人证物证，不久

便申报上司，将二贼就地正法，刑场就设在今日大王寨与吕村之间的大坑里。后来，凡是处死坏人，都将此坑作为刑场。因此坑是罪犯伏法之地，人们便给它起了个名叫“奸坑”。数百年后，人们不清楚坑名的来历，口口相传，越传越讹，后来便叫成了“碱坑”。

泰山六“天门”

一天门，在泰山南麓关帝庙北。

中天门（亦称二天门），在泰山山腰，系东西两路登山汇合点。

南天门，在十八盘顶端，石刻门联曰：“门辟九霄仰步三天胜迹；阶崇万级俯临千嶂奇观。”李白曾有“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的诗句。此门建于1264年。

北天门，在泰山顶东北。

东天门，在日观峰东。

西天门，在月观峰上，系自然石门。

道庄的故事

王 杰

王奉乡的道庄，本名道爷庄。说起村名来历，还有一个似乎并非虚构的小故事。

据说，明朝初年，就在现今道庄这块地方，曾有一座寺院。寺院主持法名元洪，系潞州（今山西长治）高僧普惠的门徒。普惠系洪洞县广济寺主持，后于明成化二年挂锡于北京弘慈广济寺。此人博通佛典，学识精深，元洪能拜此人为师，际遇实属难得，再加上他自幼聪明好学，学问日渐长进。古今佛学法典，他广泛涉猎，研讨不止，就连南朝僧人僧祐的《释迦谱》、《弘明集》等，他也熟读深研，佛知可谓渊博。

自隋大业九年“诏改天下寺曰道场”以来，道场便成为佛教礼拜、诵经、行道的场所。至明代，道场更为普及，几乎无寺不有。道场设有主道，元洪是寺中主持，理所当然也是主道。他除掌管收徒、传经、追荐、超度等佛事活动外，还管着寺内的财产膳食。闲暇之时，他经常通过僧会司（明代中央设僧录司，省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专门掌管僧道事务）给僧众和寺周围百姓办了不少好事，深受人们尊重。因为他德高望重，道行又深，大家便高抬一步，尊称其为“道爷”。

明永乐年间，有两个姓吴的百姓带着广济寺一僧人的信函从山西洪洞县来投奔元洪。因是师父的寺院介绍来的，元洪不敢慢待。见这两个人倒也老实本分，便把他们安置在寺旁居住，种地为生。吴氏在此辛劳耕作，勤俭度日，娶妻生子，绵延不息，渐渐形成村落。后来元洪被师父普惠招去北京弘慈广济寺，吴氏为不忘元洪帮助安家的恩德，便将村名叫做“道爷庄”。

明天启四年，一县官乘四人小轿巡视民情从此路过，见村内树木葱茏，村外禾苗碧绿，心中高兴，悠然问道：“此乃何村？”

衙役脱口而答：“道爷庄。”

县官一听生气了，以为别人在捉弄他，厉声说：“混账！什么到爷庄，应该叫爷到庄！”

衙役赶忙解释说：“叫什么庄，当然要听你一句话。可老百姓都称你为父母官，要改称“爷”，就高了一辈，恐怕还需皇上恩准。”

县官愣了半天，才恨恨地说：“那就把‘爷’字去掉，以后谁也别当爷了。”

从此，这个村便成了“道庄”。

（道庄，清末属朝城县仁二里，1911年属朝城县王奉区仁二里，1938年属朝北办事处，1945年8月属元朝县三区，1949年撤元朝县属莘县王奉区，1956年3月为宋村乡，1958年9月属莘县王奉公社，始称生产大队，是年12月划归冠县，1961年复莘后为王奉区宋村公社，1971年属莘县王奉公社，1984年初属莘县王奉乡宋村管理区。——刘广恩）

两寺农民耙恶僧

曹 雅 生

王奉乡驻地西北5华里有两个村子，一个叫东寺上，一个叫西寺上。两村之间原有一座大寺院，村名便由寺而得。

据传说，这寺建于唐代，寺内有数百和尚，佛事甚盛。但是，寺内方丈却是一个恶僧。他仗着自己上头有根子，寺内有僧众，便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农民的好地，他强霸为寺产；再将地佃给农民，征收高租。他还在寺内建了一座阳宅，经常强抢良家妇女到寺内取乐，有胆敢反抗的，就百般折磨，甚至活埋。寺周农民忍无可忍，多次联合具名写状告发。后来此状历经曲折，传到了皇上手里。皇上览状，不以为然，随口说了句：“百姓的事，罢了！”便将状纸掷了下来。一大臣接过状纸，对皇上姑息恶僧之举颇为不满，但又敢怒而不敢言，思虑再三，忽生一计。次日，他亲率人马来到寺中，将恶僧捉住，交给农民。农民问：“请问大人，如何处置？”大臣说：“万岁爷口谕：耙了！”农民闻言，便将恶僧立着埋在地里，只露着头，然后由各村百姓拉耙，将恶僧耙为肉泥。恶僧的上司闻讯后告了御状，皇上闻奏大怒，立召大臣讯问。大臣不慌不忙地说：“皇上亲口说‘罢了’，臣遵旨行事，何罪之有？”皇上无奈，只得不了了之。

（东寺、西寺，清末属朝城县仁二里，1931年为朝城县王奉区仁二里，1938年属朝北办事处，后为元朝县所辖。1949年归属莘县三区，1956年3月为王奉乡，1958年随区划归冠县，1961年复莘县后为北王奉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乡，属王奉乡北王奉管理区。——刘广恩）

东滩和西滩

史文义

岩集乡西南约5华里处，有两个自然村，分别叫东滩和西滩。两村现在共有18姓，1106户，4700多人，是全县最大的自然村。

据当地老年人说，大约在明朝初年，这一带是黄河故道。刘、张二姓由山西洪洞县迁来，共有20多户人家，分别在相距不远的两个高出水面的滩上安了家。他们以打鱼为生，将捞出的鲜鱼放在滩上凉晒。按其地理方位，两个滩分别被称为东滩和西滩。后又有李、陈、王、庞、宛、郭、沙、马、曹等姓相继迁来定居，村庄渐大。后来，东滩又分为北滩和南滩，统称“滩上”或“滩里”。

滩里地处黄河冲积平原，人少地多，土质很松软，适宜多种作物生长。大约在百年前，这里树林连片，干鲜果品年年丰收。低洼地带生长麻豆秧、芦苇和各种灌木，平坦地带宜种打瓜和花生。农闲时家家户户搞条编副业，收入颇丰。因此，滩里和与其比邻的化庄、帽子岩、店子等村都是有名的富裕村，素有“金滩里、银化庄、三帽岩、四店子”之称。后来，由于自然灾害的侵蚀和人为的破坏，这一带的自然条件日渐恶劣，这些村也由富变贫。最近几年，随着政策的变化和来自各方的扶贫支援，这些村才逐步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脱离贫困状态。

回族古镇张鲁集

郭永贵 王志国

莘县城西25华里处有一个近4000人口的村庄，这便是莘县张鲁回族镇所在地——张鲁，又称“大张鲁”、“张鲁集”。为便于管理，现该自然村划分为5个行政街道，分别为：东街、西街、南街、北街、中街。整个村庄回族3300多人，占80%以上。回汉两族互相尊重，和睦相处，经济发展，生活富裕。

张鲁村历史悠久。据传唐朝时期这里便是一村庄，有张、卢二姓在此居住，故取村名“张卢”。在建国初期尚存的古钟上，便铸有“张卢”字样。宋、元时期，朝城县通往冠县的南北大道、东昌府通往大名府（经莘县）的东西大道均由此经过，交通便利，经济繁荣。自明初始，蔡、马、杨、李、何、左、苑、沙、武、王、张、宁等姓回民及贾、虞、薛等姓汉民相继迁此定居，形成一个较大的村庄。后来，卢姓迁出，村名“张卢”便名不副实。村中近30个姓氏，又无法按其他姓氏命名，于是便谐其音改村名为“张鲁”。

张鲁整个村落形似卧牛状，所以有卧牛镇之称。张鲁东街东北角的一个小巷，至今称为“牛角巷”。张鲁是一历史古镇，1966年前尚有3棵古槐，人们称其为“唐槐”。其中有一棵古槐的树洞内生出一棵小槐树，人们称其为“唐槐抱子”。张鲁集在清朝时期便修筑了四门：南曰朝阳门，北曰太平门，东曰文昌阁，西曰望花楼。到了清末，由于兵祸匪乱连年不断，为防兵匪修筑了城墙。建国后政通人和，张鲁村的群众逐渐将城墙、城门拆除。

张鲁是武术之乡，查拳源地。历史上拳师辈出，武术高强。100多年前，祖籍张鲁东街牛角巷的杨鸿修便是有名的查拳师傅。

据有关资料介绍，驰名中外的武林高手王子平曾“从学于鲁人杨鸿修”。杨鸿修75岁时还能一掌劈开7块砖。1861年宋景诗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中，有一支张鲁回族人组成的“西域回回大队”。张鲁北街的蔡常青（人称蔡四老师），曾在张鲁、朝城设过教场。据张鲁回族老人讲，蔡四老师是宋景诗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中的先锋队领队。蔡常青培养了大批武术高徒，为查拳在张鲁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张鲁东街的杨学德，人称杨五老师，是位武功高强的拳师，曾在张鲁、聊城等地设过教场，至今聊城回族人练的查拳还自称是张鲁东街杨五老师传的。杨学德轻功很好，后半生受聘到济南教拳，徒步奔济南比骑马的人还先到达。杨学德的徒弟马从俭后来也在张鲁东街设教场，培养了不少查拳高手。李春云（人称李二老师）、马宪龙、何新德（人称何三老师）等都是建国前出在张鲁的有名拳师。建国后，“铁胳膊”李新成在东街设过教场，培养了一批徒弟。到了60年代，著名拳师杨恩成在张鲁收徒教拳。杨恩成12岁拜冠县张西炎为师，19岁随师去济南打擂，仅用四路查拳中的“迎门三不顾”一个招数，就三战三胜。另外，武贵祥、杨贵枝、潘义臣等相继收徒教拳，为张鲁培养了一批青年查拳手。张鲁村拳师代代有人，查拳世代相传。

张鲁是回民聚居的村庄，伊斯兰教对回族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穆民礼拜的场所。张鲁村有3座清真寺：南寺、北寺、女寺。清真南寺始建于元代，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和嘉靖年间曾两次修复，清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重修。该寺居村中心，坐东面西，有西门和南便门。西门为正门，塔楼式纯砖石结构，故称“无梁殿”；南便门为月亮门。整个寺院占地3亩多。内有礼拜殿、南北讲堂、东对厅及沐浴室。礼拜殿基高1米，阔5间，能容千人以上做拜功。礼拜殿前是南北对称的石碑楼。清真南寺是张鲁伊斯兰穆民礼拜活动的主要场所。张鲁清真北寺座落在张鲁北街，建于清乾隆年间，占地约1.5亩，礼拜殿3间，整个寺院布局与南寺基本相同。50年代

该寺被拆除。张鲁清真女寺建于村落中心，与南寺东西相望，为女性穆民沐浴、礼拜的场所。该寺60年代被拆除。张鲁清真寺曾有许多大阿訇开经讲学，著名阿訇杨云鹏、沙梦毕、沙凤额、何其宽等先后主持教务。抗日战争时期，张鲁伊斯兰教穆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爱国爱教，坚持抗日救国。张鲁回民抗日救国会就设在南寺内，何其宽阿訇任会长。他们经常在清真寺的礼拜殿地板下为回民支队掩藏武器和粮食。1942年秋，清真寺被日寇包围，敌人对沙聚广阿訇大打出手，并将其按倒在地往嘴里灌辣椒水，逼迫交出武器和粮食。沙阿訇怒目而视，大义凛然，没向敌人交出一粒粮食和子弹。

1942年，马本斋司令员率回民支队由冀南转战鲁西北，来到张鲁一带。张鲁村的群众与回民支队亲如一家。虽然当时的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们想方设法让回民支队的战士吃好、住好。张鲁村已成立了回民游击队和回民游击小组，配合回民支队作战，经常打得鬼子、汉奸望风而逃，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1943年，蔡永清阿訇应马本斋司令员邀请，离家随军，成为回民支队的第二任教长。1944年，回民支队开赴陕甘宁边区，执行保卫延安的任务。马本斋司令员因病未能前往，2月7日病故于冀鲁豫边区后方医院。根据他生前意愿，埋葬在张鲁。张鲁回族群众以沉痛的心情最隆重的葬礼安葬了烈士，并将清真寺地产10亩辟为墓地。鲁西抗日根据地人民为表达对马本斋司令员的怀念之情，在墓地修筑马本斋烈士陵园，内筑烈士纪念亭，亭内树烈士纪念碑。1985年，省、县两级政府拨款9万元，重修了马本斋烈士陵园。陵园坐北面南，阿拉伯式穹型大门，上有烈士之子马国超所书的“马本斋烈士陵园”7个大字。内有中国古式六角形纪念亭和纪念祠堂。

张鲁是一历史悠久的集市，每逢古历的一、四、六、九日，商贾云集，车水马龙，各种市场繁荣昌盛。张鲁人热情好客，村东南方的大路口于1966年前尚有一幢石碑，上书“广集行人”四

个 大 字。到了70年代，该集市改十日四集为十日两集。一、六日为集日。

张鲁，清末属朝城县，1943年属莘朝县四区，1945年为莘县四区，1958年划归范县，1962年复属莘县为张鲁区，1971年为张鲁公社，1984年定名为张鲁回族镇，张鲁先后为区、公社、镇政府驻地。

（马体恤、杨连顺、李恩祥、杨清振口述）

用中国地名命名的小行星

按国际惯例，必须有三次以上不同年代的观测，并推算出正确轨道，才能将小行星列入正式编号和命名。日前，我国发现的已获得国际永久编号和命名权的小行星共102颗，其中有42颗已以中国有关地名和人名命名，第一颗是1125号，命名“中华”，其他还有2789号“佛山”、3034号“海南”、3048号“广州”等。

南北安头易名记

杨清振 杨 栋

马颊河，源出河南濮阳，与徒骇河平行东北流，至无棣县下泊头入渤海，流程440公里。因其上游宽，下游窄，形似马脸，故名马颊河。这是古时形势。今日之马颊河，历经疏浚，已成上游窄，下游宽之势，水流畅通，不复为患。古时的马颊河，却象匹脱僵的野马，常在鲁西北大平原上肆虐。大禹治水，导九河入海，马颊河即为其一。以后各代，官府只收治河费，却无人操心治河，马颊河堤防不固，仍常闹水患。

大概是明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来了很多移民。有一伙移民来到张鲁西北的马颊河畔，见这里水草丰盛，土地平坦，人又稀少，便决定在此定居。为占风水之利，他们皆傍河造屋，一伙人住在北岸，一伙人住在南岸。初始无村名，时间一久，人们便以地理位置指代，住在河北的叫北岸头，住在河南的叫南岸头。

两村人定居下来之后，为防河水为患，首先加高加固堤防，辛勤管水治水。经过几年努力，河水不复为患。两村人凭借靠河的地理优势，开荒种田，衣食渐丰。日子好了，便有人送孩子到邻村读书。再后来，本村也办起了私塾，请人执教。许多年后，村里竟有两名学子学业精深，连连登科，做了老大不小的官。这两位官员位高不忘故土，他们组织人进一步治理河道，引水灌田，并拿出自己的俸银资助。从那以后，这里年年五谷丰登，鱼肥虾多，人们安居乐业。两个村子年长人一商量，认为原村名“岸头”太土，便用谐音法，取安居乐业中的“安”字代替“岸”字。从此，南岸头、北岸头便改成了南安头、北安头，一直沿用了下来。

(安头,清末属朝城县仁四里,民国初属王奉区仁四里。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属莘朝县,1945年属元朝县,1949年属莘县四区,1956年3月为该区营头乡,1958年底属范县,1961年复莘县后南安头为该区化庄公社,北安头为北安头公社,1971年均属张鲁公社。1984年初,南安头属张鲁回族镇化庄管理区,北安头分为三个行政村,属张鲁回族镇杨村管理区。——刘广恩)

水与地名

人们的生产生活离不开水。人们选地定居,常取近水之处,地名也就因此常与水有关。与水有关的地名大体有五种形式:一是以水名作地名,如牡丹江、沂水、洪湖、黄河村、西池村;二是以水的源头作地名,如沂源、济源;三是“临+水名”作地名,如临沂、临汾;四是以居民点与水的相对方位作地名,如济南、淮阴、武阳、淮北、汉中;五是將水名加上一个表示愿望的字作地名,如镇江、滦平、延安。

宋景诗与杏花村

杨清振 杨 栋

古时候，回民聚居的张鲁镇有高大宽厚的寨墙，还有坚固宽敞的寨门。张鲁镇交通便利，商贾云集，诸色货物在此聚散，千行百业在此交易。清朝进士张辰曾在一篇碑文中这样描写张鲁古镇的繁华。“武阳宝郡，唯张鲁为一名镇。带水环廓，云连数千家。叠阁腾辉，店铺林立。逢集遇会，商贾百里齐聚，夜市喧闹，直待金鸡鸣……”

张鲁镇东门外有个小村子，原名“十户杨庄”，现在叫“杏花村”。此村初建时，大概只有10户姓杨的在此居住，所以叫“十户杨庄”；后来改名“杏花村”，说起来还有段故事呢！

话说清朝末年，朝廷腐败，外患不断，灾害频仍，民不聊生。农民生活不下去，纷纷揭竿起义，反对官吏横征暴敛，反对朝廷媚外投敌。鲁西一带，黄、红、白、绿、黑“五旗军”斗争风起云涌。堂邑人宋景诗于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参加农民抗粮斗争，次年参加白莲教起义，成为黑旗军的首领，活动于直南鲁西北一带。他的队伍兵强马壮，士气高昂，多次重创官兵。有一年初春，黑旗军又大败官兵，并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追至张鲁镇。这时，清廷爪牙与地方豪绅散布谣言说：黑旗军是长毛贼造反，凶恶成性，杀人不眨眼，见东西不抢就烧。还说：回汉历来不相容，黑旗军这次追杀清军是名，借口血洗张鲁回回是实。一时谣言如云，镇内镇外一片慌乱。张鲁镇的青壮年平时有练武的习惯，这时便人人磨刀擦枪，以防不测。老幼妇孺则纷纷外逃，有亲的投亲，有友的靠友。大路小路，一时挤满了逃难的人群。

十户杨庄一个姓杨的大嫂，见镇里人纷纷逃出，不知就里，

也赶忙收拾出门。她手牵一个孩子，肩背一个孩子，出得门来，不知该往哪里去，只得跟在人群后边，急急而行。手上牵的孩子小，走不动，杨大嫂虽已累出满身大汗，仍然落在了人群后边。杨大嫂正焦急时，忽听一阵马蹄声在面前停住了，抬头一看，眼前立着一匹高头大马，马上端坐着一个威风凛凛的将军。杨大嫂这一惊非同小可，她赶忙闪在路旁，浑身瑟索，不敢仰视。只听一个响亮但和蔼的声音问：“请问这位大嫂，众乡亲为何匆匆赶路，要往哪里去？”见来人态度亲善，说话和气，杨大嫂的心弦才松了一些，慢慢说出了真情。

那将军闻听此言，眉头皱了一皱，若有所思，继而又打量着杨大嫂，好奇地问：“大嫂既然是外出逃难，路程想必不近，为什么要背着年岁大的孩子，反让年岁小的孩子在地下跑呢？”

杨大嫂是个实在人，如实答道：“您有所不知，这大的是我收养的义子，这小的是我亲生；我是宁可丢小的，也不能舍大的呀！”

将军听罢，躬身一拜，有些动情地说道：“大嫂真乃大仁大义之人，可见回汉穷苦百姓性体如一，令人起敬。请大嫂转告众乡亲，我就是黑旗军首领宋景诗。我们都是贫苦出身，只打贪官污吏，杀富济贫，决不伤害穷苦人。众乡亲不必外出，放心回家。待义军路过时，请回族乡亲在门口插上一枝杏花，定保全家平安。”

杨大嫂喜出望外，连连致谢，正要跑去喊人，却被宋景诗拦住。只听他说道：“大嫂且慢走，我还有一事相求。我看大嫂仁德贤良；为免行伍拖累，我想把亲生女儿托付大嫂收养，不知能否应允？”

杨大嫂哪有不允之理。当下，宋景诗让随后来到的弟兄抱过女儿，交给杨大嫂，便含泪策马而去。杨大嫂招呼几个乡亲，分头把逃难的人叫回来。当时正是杏花盛开的季节，十户杨庄的穷苦百姓家家插上了杏花，义军过时，果然秋毫无犯。不知何人提

议，十户杨庄后来便改名“杏花村”，以示对义军的怀念。

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宋景诗抗击僧格林沁失败，率部转入东平湖，不知所终。宋景诗留下的女儿再也没有接走，长大后嫁给了一个回族后生，现在已有了曾外孙。他们也和广大回族群众一样，在党的关怀下，过着幸福的生活。

（杏花村，三十年代属莘县怀德乡，建国前后属莘县四区，1956年以后归入张鲁东街，不复为一级行政机构。——刘广恩）

我国的“十大洞天”

游览名胜，常见“洞天福地”四字。洞天福地是道教崇尚的神仙居住的名山胜境。据史籍记载，我国共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十大洞天是：王屋洞府，又称“小有清虚之天”，位于山西王屋山；委羽洞府，又称“大有空明之天”，位于浙江委羽山；西城洞府，又称“太玄总真之天”，位于青海西倾山；西玄洞府，又称“三元极真之天”，位于西岳华山；青城洞府，又称“宝仙九室之天”，位于四川青城山；赤城洞府，又称“上清玉平之天”，位于浙江赤城山；罗浮洞府，又称“朱明曜真之天”，位于广东罗浮山；句曲洞府，又称“金坛华阳之天”，位于江苏茅山；林屋洞府，又称“元神幽虚之天”，江苏西洞庭山；括苍洞府，又称“成德隐玄之天”，位于浙江括苍山。

官目村命名记

杨 栋 清 振

沿县城至张鲁的公路西行约20华里，依次有三个村，村名是赵官目、李官目、申官目。赵官目在公路南，李官目、申官目在公路北。一望而知，三村皆是以姓氏命名，因同姓聚居而立村。奇怪的是，三个村名后面皆带有“官目”2字，究其原因，还有个小小的故事。

据当地人说，赵、李、申三村居民都是明初大移民时从山西迁来的。立村时都紧傍大名府至莘县县城的“官道”，取其交通之便。立村后，三村人口虽都不多，但关系密切人心齐，各村都能主持正义，讲求公道。三个村的村长不是上级指派，而是采用民主荐举的办法产生的。所以各村村长威望都比较高，深受村民信赖。村里有什么大事，三位村长一商量，再回去跟村民通通气，凡事都可妥当议定。

至清朝末年，朝政腐败，内忧外患不断，官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地主富户乘机收租逼债，百姓苦不堪言。在情势逼迫之下，三村村长带领村民，联合抗租拒税，周围村庄也纷纷响应，一时弄得官府和财主无计可施。要抓人吧，三村人行动一致，有道是“法不治众”，总不能把几个村的人都抓去坐牢。当时的县太爷急得抓耳挠腮，在众财主的参议下，终于生出一计，他们要抓住领头人，杀一儆百。

不几天，三个村各来了一名乞丐，都是衣衫烂褛，蓬头垢面。偏偏这三个村的人大都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他们稍作商议，便决定挨家挨户管他们饭吃，使其不致饿死。这三个乞丐也不是懒人，他们主动地给各家各户干点零活，与村民们越混越

熟，似乎也成了村中一员。起初，村里议事还背着他们，后来村中有了什么事，村民们便毫无顾忌地讲给他们听。开始倒也平安，慢慢地便发现了问题，一是三村之间开始出现小磨擦，以至产生了一些误会和矛盾，究其原因，原来是3个乞丐从中挑拨所致；二是三村公议的事情，官府很快就知道了，连村民秘密选出的村长，官府也听到了风声。有一次一个村长被抓去审问，村长咬牙不承认，事情才没有暴露。从这一连串的事情中，村民们发现问题：3个乞丐可能是官府的耳目。一天，他们把3个乞丐叫到一起，严刑审问，终于证实了自己的判断。村民们一怒之下，便把3个人的眼睛挖了，意思是说：你给官府当耳目，我就把你的眼挖掉，叫你无法作恶。后来，为了吸取教训，永志不忘，他们便商议把三个村的村名各按姓氏定为“官目”。

当然，官目村的村名也可能另有成因，不过在新的证据被公认之前，我们只能暂从此说。

（申官目、李官目、赵官目，清末属莘县西乡健三里，民国二十年属四区新民乡，建国后属四区（纸坊），1956年3月属中牟疃乡，归范复莘后于1962年9月属刘楼公社，1971年属张鲁公社刘楼战区，1984年初属刘庄乡刘楼管区。——刘广恩）

梁丕营与上梁对联

白韶钟 于长峰

梁丕营，位于董社庄乡东南约2华里处，耕地1883亩，830人，是一个中等村庄。

据该村碑文记载，元代梁姓由河南归德府白草寺迁此定居。此村人习惯用土坯盖房，家家打坯，土坯排起来非常整齐，远看象兵营，人称该村为“梁坯营”。后来文书中多习惯将“坯”字省写为“丕”，于是“梁丕营”便成了正式村名。另外也有人说此村原系、梁皮二姓聚居处，村名“梁皮营”，后改为“梁丕营”，孰是孰非，难以确断。

传说在明代时，太傅何塘与宰相高拱陪太子微服出行，来到梁丕营村，刚坐下休息，忽见一老者走来，央求道：“我家盖房上梁，人手不够，请客官帮一下忙。”太子意欲不去，何塘与太子耳语道：“一朝天子，应懂各方风土人情，去看一看，有益无害。”太子勉强应允。

上梁时，工头看太子年幼，怕他身单力薄，顶不住劲，便安排太子扶住柱子，让何、高二人帮助架梁。3人虽没有多大力气，但多一人总比少一人好。不大会儿，起架完毕，老者道谢后说道：“我看3位都是读书人，就便请给写副对联留个纪念吧。高拱让何塘写，何塘略加思索，提笔写道：

“青龙扶三柱；

白虎架金梁。”

此联把太子扶柱，太傅、宰相架梁的事全写了进去。当时人们不解其意。过了一段时间，才得知3个帮忙的都是当朝贵人，喜出望外。太傅何塘写的这副对联也很快流传开来。

(梁丕营，清末属莘县南乡中二里，民国二十年属五区义合乡，抗日时期曾属莘朝边(南峰县)，建国后属莘县五区(宋庄)，1956年3月属祖店乡，归范复莘后于1962年9月属董庄公社，1984年初属董杜庄乡董杜庄管区。——刘广恩)

地名中的“丘”字

古地名中常见“丘”字。仅《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所收录的地名中，就有200多个含有“丘”字。“丘”系地貌名词，有高阜之意，常被用来组成地名。有的用来形容丘的形状，如“陶丘”，言其形着陶灶；有的用来指示其所处的特殊位置，如“都丘”，言其位于水中；有的用来状其大小，如“亩丘”，言其只有一亩大小；有的用来作为陵冢的代名词，如“商丘”、“叶公丘”等。

明成祖亲点山状元

申玉林

这是一个歌颂劳动者的传说。

今董杜庄乡山堂，是管理区所在地，由6个自然村组成。山堂之名，并无特殊来历；一个也许是虚构的山状元的故事，却被当地群众传为佳话。

据说，山堂一带历来多出能工巧匠，尤以泥瓦匠最多。山堂的泥瓦匠，人人都有一手绝活，他们不断外出参加大型建筑施工，可谓名声在外。

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明成祖朱棣将他做燕王时的封地北平府改为顺天府，建北京。18年后，将国都由应天（今南京）迁到顺天（今北京），定为京师。北京既为京师，必须修筑规模宏大的宫殿群。为了尽快实现迁都计划，朱棣下诏征调全国的能工巧匠到北京服劳役。既是征调能工巧匠，自然少不了山堂的人。于是，山堂不少人随建筑人流来到了京师。

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皇宫基本落成。一天，皇上朱棣率文武百官亲临察看，见一进进宫院幽深似海，一排排大殿金碧辉煌，真是金瓦玉柱，画栋雕梁，好不气派！于是龙颜大喜，准备赏赐役夫。忽然，皇上脸上由晴转阴，又露出不悦之色，原来在数丈高处有几个架眼，填补时漏掉了。现在脚手架已拆除，要填上这几个架眼，真比登天还难。一太监趁机火上浇油：“堂堂皇宫，却留了几个窟窿，岂不有损大明国威。监工人疏忽至此，应予治罪！”监工一听，吓得魂不附体，扑通跪倒在地，连连叩首请罪。在场工匠也齐刷刷地跪倒，不敢仰视龙颜。正在这时，人群中走出一人，左手提砖，右手提瓦刀，轻轻一敲，砖分两截，

齐如切泥。只见他三下两下抹好灰泥，扬手一扔，砖如飞燕，直奔架眼而去。只听“扑”地一声，砖入架眼，泥不外露，平平展展，毫无破绽。那工匠两手不停，眨眼工夫，几个架眼便消踪匿迹。皇上见状，喜不自胜，脱口赞道：“如此高手，堪称状元！”那工匠闻言，扑通跪倒，口称：“谢万岁龙恩！”皇上这才如梦方醒，原来自古“君无戏言”，一诺千金，话既出口，断难收回，于是便顺手推舟，喜孜孜地说道：“你既有如此手艺，朕即点你为头名状元，也不辱大明国体。”那工匠再次叩谢，山呼“万岁”。

这个工匠就是山堂的人，姓山，后来人称“山状元”。

（山堂，清末属朝城县东三里，民国初属刘茨乡东三里，1944年前后属南峰县，1945年属莘县五区，1956年为宋庄区山堂乡，1958年9月属组店公社，年底属范县董庄公社，1962年为莘县组店区山堂公社，1971年为组店公社山堂战区，1984年为董杜庄乡山堂管理区。——刘广恩）

刘秀的歌马庙

申玉林

妹冢东南有个村庄叫香庙。大凡以庙命名者，村中必曾有庙宇，香庙亦然。香庙村西南曾有座古庙，座北朝南，庙门正冲着一条南北大道，大道东西各有一片坑塘。夏季雨后，坑塘中积水骤涨，蛤蟆也随之活跃起来，哇哇叫成一片。可是，放声大叫的只是路西坑里的蛤蟆，路东坑里则一片寂静。有好事人把西坑里正在欢叫的蛤蟆放到东坑里，蛤蟆立即如哑了一般，悄然无声；再把东坑里长年不鸣的蛤蟆捉住放到西坑里，则立即圆睁暴眼，叫个不停。此事传闻很广，妇孺皆知。据当地人说，这种奇怪的现象与后汉光武帝刘秀有关。

新莽末年，农民大起义暴发，汉室后裔刘秀乘机起兵，参加绿林军，到河北一带活动，收编了一部分地主武装和农民起义军，力量逐渐壮大。他以复兴汉室为号召，颇得地主阶级和地主豪绅势力的支持。刘秀初起兵时，势孤力单，常吃败仗。一年夏天，大雨刚过，刘秀率几十骑残兵，败退至武阳（今朝城）城北，总算甩掉了紧追不舍的王莽军队。此时已是2更时分，忽然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沙河挡住了去路。河水汹涌，又无渡船，刘秀一行已是人困马乏，寸步难行。幸喜沙河南岸有一小店，刘秀无奈，便传令宿营。经过一天的拼杀奔波，将士们疲劳已极，倒头便睡。刘秀却难以合眠。复国重任系于一身，屡战不利，军心受挫，前景茫然。如今前有大河挡路，后有随时可能出现的追兵，刘秀心绪起伏，焦急万分。辗转难眠，他便唤起几名随从，步出店门，欲借雨后的清风明月散心醒神，再谋良策。无奈时逢大雨刚过，坑里的蛤蟆十分活跃，咯咯咯，哇哇哇，此起彼伏，叫成一

片，听得刘秀两耳轰鸣，头昏脑胀。他长吁一口气，叹道：“我刘秀为国讨莽，乃正义之举。如今屡战不利，几至绝境。这满坑的蛤蟆偏不知我心，如此聒噪；搅得我心乱如麻。如我刘秀讨莽之举可胜，天当助我，让这满坑的蛤蟆从此不鸣。”话音刚落，蛤蟆的鸣叫声嘎然而止，小店前霎时变得一片寂静。刘秀与随从们始则惊奇，继而欢欣。随从们愣了片刻，一齐伏跪在地说：“将军金口玉言，万物尊命，定是真龙天子；汉室再兴无疑矣。”刘秀心中兴奋，立即回店，将蛤蟆停叫之事告诉众将士，将士们精神陡添，欢呼雀跃不已。于是，马足食，人饱餐，重备甲鞍，再整旗鼓，几十骑人马又上征程。临行时，刘秀对店主说：“我刘秀危难之中曾在此歇马，你的店就是我的歇马店，我将永远不忘！”从此后，店前那个坑里的蛤蟆再也不叫了。后来西边因建房取土又形成了一个新坑，新坑里的蛤蟆却不尊“圣命”，叫得很欢。

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称帝，建后汉。他镇压了赤眉起义军，削平了各地的割据势力，统一了全国。登基后，他特命地方官在歇马店旧址上建起了一座庙宇，名为“歇马庙”，以示纪念。因是皇帝敕建，庙中之神好象特别灵验，上香叩拜的善男信女日夜不绝，青烟缭绕，香气迷漫，竟达数里，村名也变成了“歇马庙”。四十年代初，歇马庙油坊很多，汉奸文大可将村名改为“香庙”。如今的香庙村分前后两个，已有数百户人家。

（香庙，清末属朝城县东二里，民国元年后为刘堯区东二里，建国前后先后属朝城县、观朝县二区，1956年属莘县妹冢区五里屯乡，1958年属范县，1962年属妹冢区申庄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乡，香庙均属之。——刘广恩）

槐影耕沙的传说

王 杰

朝城西南15华里处，有个近千人的村子，名叫沙窝。此村属一村一姓，家家姓王。村里人辈辈勤劳忠厚，节俭持家，世代相传，已成风气。至于村名为何叫沙窝，年青人多数说不清，老年人中却流传着一个既似真实又似虚诞的“槐影耕沙”的传说。

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殿前都检点领宋州归德节度使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登上皇位，建立了大宋王朝，史称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天下并不太平。就在这年四月，原后周将领李筠在潞州（今山西长治）起兵反宋，赵匡胤率兵亲征。大队人马渡过黄河后，各州送来的粮草汇集在上党（今山西壶关）城中，车辆雍塞，人马难行。赵匡胤要将转运使治罪，宰相赵普说：“出师未捷，不宜惩办大臣，不如另派能人去收拾局面。”赵匡胤遂令监察御史王祐任潞州知州。王祐为人忠厚豪爽，精明强干，才智过人。此次远行，时间长短难料，他决定绕道东路走莘州，顺便到老家去看看。一行几十人，连夜奔西北方向而去。不料第2天就下起了雨。那雨时紧时慢，了无间歇。王祐顾不得道路泥泞，只是催马前行。一天夜里，正走之间，忽然一片汪洋大水挡住了去路，急切之间，又找不到摆渡的船只。王祐军务在身，不敢耽搁，急得满头大汗，仰天长叹道：“我王祐诸事皆不顺利，难道这是天意不成！”话音刚落，只见跨下坐骑扬起前蹄，“咳、咳、咳”叫了三声，双蹄落地，踩出两个深洞，水打着漩涡注入洞中，越流越急，似乎此洞通着东海，永远也灌不满。不消半个时辰，汪洋大水不见了踪影，地面上露出高低不平的沙滩，沙滩在迷蒙的夜色中闪着万点金光。王祐举目四望，

不远处一个五光十色的沙丘上出现了一座草堂，门前立着一位面容慈祥的白须老人。王祐细辨一下方位，估计已是武阳城西。老人在洪水之中突然出现，定非凡人。王祐边想边紧走几步赶上前去，躬身参拜：“多谢仙翁相助，王祐有礼。”

白须老人面含微笑，徐徐答道：“免礼。将军为国尽忠，老朽理应相助，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王祐问：“敢问仙翁是何方神灵？”

老人一字一句地念道：“此乃沙龙河，上通黄河，下通龙宫，惩恶扶善，是我正宗，本不求报，何问姓名？”

王祐知此人是仙家无疑，进而问道：“祐自入仕途，历经坎坷，屡遭谗陷，前程堪忧，还望仙翁不吝赐教，指点迷津。”

老人略一思索，缓缓说道：“天机不可泄露，然老朽有诗一首，汝能解否？”

王祐再次躬身：“请仙翁明示。”

老人手拈银须，慢慢念道：

“马嘶龙穴退潮涌，
地上日头毋西行。
沙龙滩上寒窗苦，
可望槐志一朝成。”

王祐初听此诗，不知何意，细一思索，似有所悟，原来此诗正说王祐家事。王祐自幼性格豪爽，才气超群，26岁就名闻京城。他踌躇满志，志在“三公”。无奈命运不济，屡遭波折，壮志难酬。他怀才不遇，便在院子里植槐树三棵，指槐明志：三个儿子中必有一个能践相位。如今老人诗中说的“槐志”，显然是指此事。王祐的次子名旦，诗中的“地上日头”四字明显是隐了一个“旦”字，看来老人是想收王旦为徒，留在沙滩上读书课艺。王祐思想至此，心中豁然明亮，能借老人神力使儿子遂大志，真是求之不得，于是躬身答道：“仙翁诗意，王祐略解一二，祐愿留下旦儿，请仙翁教诲。”当下将王旦从车中唤出拜师，那王

旦年方五六岁，长得眉清目秀，天资聪慧，正待启蒙。老人牵住王旦的手，和王祐一起进了草堂。

草堂是一幢两间，中有隔山。外间正中靠墙是一张条几，几上摆两只花瓶，瓶中插着神拂和画轴，花瓶旁各有一只古雕麒麟。墙上悬挂着一幅古色古香的《淘沙聚金图》。八仙桌上摆放着线装书和文房四宝，桌旁各有一把太师椅。当下王祐与老人分宾主坐下，略叙家事。临别时，老人说了四句话：“探家切莫行，西去定取胜，诸事放宽心，吾保尔功名。”王祐再拜致谢：“一切拜托仙翁，王祐没齿不忘。”当下王祐留下王旦，动身西行。老人手牵王旦，沙滩送别。

王祐走后，王旦随师父吃住在草堂，每天听讲习艺，倒也认真。只是饭菜有些单调，不论冬夏，顿顿都是窝窝头、萝卜丝、小米汤。王旦人虽小，却能吃苦，粗茶淡饭，从无怨言，只是觉得师父偌大年纪，也跟自己一样苦熬，有点过意不去。有一天，趁师父外出，王旦找出白面和鸡蛋，做了两个油盐卷，炖了两个鸡蛋，准备给师父吃，谁知一掀锅，仍然是窝窝头萝卜丝。连试几次，次次皆然。王旦百思不得其解，只得向师父说明原委。师父笑了笑，捋着胡子说：“窝窝头萝卜丝象征清贫，富能使人堕落，贫能促人奋进，咱们这是宝锅，只能粗茶淡饭。”停了一停，师父又意味深长地说：“十年寒窗苦，一是指食宿之苦，一是指学业之苦，吃不得这两样苦，便不能成材，这就是俗话说的‘梅花香自苦寒来’的道理。”

听了师父几句话，王旦茅塞顿开。从此后他发奋苦学，毫不倦怠。生活上不见有人料理，一切却都井井有条。每天被褥都叠得整整齐齐，书儿擦得干干净净，墨磨得不浓不淡，饭做得香甜可口，有时书里还夹上劝读诗。这一切不用王旦做，也没见师父做，天天如此。起初王旦有些纳闷，后来也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有这样的读书环境，王旦学习更加认真，不出几年，已是经书能背能解，诗文过目成诵，文章写得如锦似绣，字也练得偶

貌潇洒。

转眼十几年过去，王旦已长大成人。几次考试，连连登科，终于中了进士。王祐得知消息，从京城赶来祝贺。走进草堂，老人不在，只有一妙龄女子，手捧一封书信，缓步行至王祐跟前，彬彬有礼地道个万福，羞答答地说道：“您就是南边来的王叔公吧，师父偶然外出，特留书信一封，请叔公过目。”

王祐接信拆看，原来是一首五言诗：

“旦儿十年辛，从此步青云。

沙窝结秦晋，配偶传书人。”

读完诗句，王祐又打量眼前这女子，只见她年约二九，不胖不瘦，不高不低，瓜子脸蛋，白里透红，眉笼远山，眼含秋波，青丝乌亮，十指尖尖，不施粉黛，自然秀丽，作为儿媳，可算是百里挑一。王祐心里高兴，脱口问道：“姑娘，你可知信中所言之事？”那姑娘低头不言，似已默认。

不知什么时候，老人已站在面前。王祐慌忙施礼。老人说：“这姑娘姓赵，是我的侍女，聪明贤淑，很有才华。旦儿在此读书，都是这姑娘侍奉。为了不使旦儿分心，始终没有露面。今日喜结良缘，也是多年造化。”王祐忙不迭地答道：“得此姑娘为媳，实乃三生有幸，一切谨遵仙翁安排。”老人道：“吉日良辰，不可错过，鸾凤和鸣，就在今朝。”当下唤出王旦相见。老人将手向空中一招，喜乐、酒宴、新衣、新房自天而降。当下举行了婚礼，小两口如鱼得水，甚是恩爱。一年后生下一子，取名王高（也有的说叫登高，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王雍。），那王高身体健壮，聪明伶俐，尤喜种树种草。王旦夫妇公务之余，常来沙滩教子课艺。不几年，住宅周围的沙丘变成了良田，草木茂盛，五谷丰登。

又过了很多年，大约是景德三年，王旦果然做了宰相。为不忘自己启蒙、成家的沙滩宝地，王旦夫妇决定把王高留下来。这时王高已娶妻成家，生有一男一女。临别时，赵氏送给儿子一笼

鸡雏，意思是年年吉利，岁岁平安。王旦亲手在院内植树三棵，以示不忘“槐志”。门上贴了一幅对联，上联是：恩师教诲千载毋忘；下联是：三槐家风万世脉承；横披是：槐影耕沙。

年复一年，代复一代，王氏后裔在此繁衍生息，世代相传，逐渐形成村落。至于村名，有人叫王家沙窝，有人叫槐荫沙窝，后来便简称沙窝，沿用至今。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这个村的祠堂里悬挂的供轴上还书有始祖王旦、先祖王高的名讳，门前有三棵盘根错节的古槐。祖传的孵鸡业，远近闻名。这个村孵的鸡，在冀、鲁、豫交界处被誉为“三多鸡”（成活多、母鸡多、下蛋多）。

四十年代后期，历经动乱，祠堂、族谱和三槐均不复存在。

（沙窝，清末属朝城县沙五里，1911年属朝城县临深区沙五里，1943年属观朝县，1944年秋属观城县二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三区，1956年8月属范县王庄集区，1958年8月仍属范县始称生产大队，1964年属莘县王庄集区苏村公社，1971年属莘县张寨公社，1984年初属莘县张寨乡安寨管理区。——刘广恩）

土山的来历

王 木

张寨乡窦楼村西北不远，有一座土山。叫土山，也不全是土，里面砖头瓦块都有，据说还有人从中挖出元宝来呢。说起土山的来历，当地群众中流传着一个神话故事。

大约在隋文帝开皇年间，这里住着一个财主，名叫周之怀，家虽富有，为人却极为刻薄。他六亲不认，只认得钱。别人借他一个钱，他起码要收回五个钱来。想钱想急了，真恨不得从针尖上削下一块铁。因他钱迷心窍，所以本村人都不叫他的名字，背地里只称他“钱心”。

离此不远的村中有个穷秀才，名叫郑之。此人家贫，却很有才学，且忠诚老实，乐于助人。但才品虽高，终因不善巴结奉迎，屡试不中，只能给人当教书先生维持生计。附近村里能请得起教书先生的只有钱心一人，于是，郑之便做了周家少爷的老师。

周家少爷从小娇生惯养，不习惯读书生活，经常逃学玩耍。郑之实在忍不住了，责备了小少爷几句，小少爷竟然耍开了无赖，倒地大哭。钱心不问青红皂白，硬说郑之欺负了少爷，大骂一顿不说，还扣了郑之一个月的馆资。

还有一次，郑之伤风发烧，病卧在床。钱心表面上很关心，问冷问暖，并派仆人侍候，不离左右。年底结帐时，钱心一拨拉算盘子：房费五两，仆人工钱五两，桌椅床张费五两，共计一十五两银子，里扣外找，郑之白干一年，分文不得。

郑之平白无故受欺，心里窝囊。时近岁末，郑之身无分文，无法回家，穷困潦倒，在屋里蒙头大睡。就在这时，一个乞丐来

到钱心门口，只见他蓬头垢面，臂挽破篮，手提打狗用的树枝，光着脚，穿一身破烂不堪的单衣，在寒风中冻得鼻流清涕，浑身筛糠，哆嗦着冻僵的嘴唇，有气无力地喊着：“爷爷奶奶，行行好，给口剩汤剩水吧！”

钱心出门一看，象是见了仇人，恨恨地从鼻子里哼出几个字：“臭要饭的，看我怎么给你汤水喝！”只听他嘴里唸哨了一声，又从仆人手里接过半块馒头朝乞丐脚下一扔，只见一条恶犬从大门里一跃而出，扑象乞丐，又撕又咬。那乞丐身体瘦弱，被狗一下扑倒在地，不大一会，乞丐已是皮开肉烂，遍体鳞伤。

郑之在屋里听到动静，从床上爬起来就往外跑，见此情景，赶忙上前解劝。钱心看乞丐伤得不轻，也怕咬死人不吉利，这才唤回恶犬，悻悻地关门回家了。郑之看那人实在可怜，便偷偷地把他背到自己房里，又请来先生给他上了药。乞丐感激万分，扑通跪倒在地，磕着头说：“郑先生，多谢相救，要不是你帮忙，我这条命就算完了。”郑之连忙将那人扶起。二人正在数说钱心的罪恶，冷不防钱心闻讯赶来，带着家丁闯进屋里，推推搡搡将郑之逐出大门。回头来正要收拾乞丐，不料乞丐从床上掉到地下，就地滚了两滚，腾地站起，那身子便眼瞅着往高处长，眨眼间长得身高丈二，膀阔三尺，把房顶都顶破了。钱心正不知所措，乞丐却开口说话了：“狠心狗钱心，实话告诉你，我并非行乞之人，我乃西山赤脚大仙，听说你是个财迷心窍的害人精，特来察看，今日一见，果然不假，原来你的心比蝎子还毒十分！”钱心惊得魂不附体，杀猪般地大叫：“给我拿下这个妖怪！”家丁和恶狗一齐向赤脚大仙扑来，大仙冷冷一笑，说：“既然如此，就休怪小仙无礼了！”说着，抓住狗头向空中一扔，那狗从数丈高处坠地，一声没哼就成了肉饼；弯腰用脚一扫，几个家丁一下子滚出去一两丈远。

钱心见事不好，拔腿向金库跑去，死抱着门锁不放，生怕满屋的金银财宝被抢去，赤脚大仙并不理会，只见他站在钱心家门，

对着大院吹了一口气，刹时一片雾气蒸腾而起，雾气散后，周家所有的金银财宝、粮食衣物都飞到了穷人家里。随后他又用脚一扫，周家大院尘土飞扬，变成了一片高出平地的废墟，后来，人们都叫它土山。至于郑之的去向，有的说到外地教书去了，有的说随赤脚大仙进山修行去了，说法颇为不一。

（土山所在的襄楼，清末属朝城县沙五里，民国初属临颍区沙五里，1943年1月属观朝县五区，1944年秋属观朝县二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三区，1956年3月属范县王庄区，1960年属苏村公社，1964年4月属莘县王庄集区吕村公社，1971年属张寨公社，1984年属张寨乡安寨管区。——刘广恩）

大寺为何有文庙

陈作中 申玉林

自汉代以后，孔子学说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孔子则被尊为圣人，累加封号，并建庙奉祀。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封孔子为文宣王，奉祀孔子之庙名“文宣王庙”。明代以后，简称“文庙”（相对奉祀关公的“武庙”而言）。《明史·礼志四》中说：“天下文庙，惟论传道以列位次；闾里家庙，宜正文予以叙彝伦。”建庙宗旨由此可见。明清两代，建文庙之风颇盛，不少县城都建有古色古香的文庙，莘县、堂邑、高唐的文庙至今犹存（高唐文庙在县招待所院内，堂邑文庙在小学院内，莘县文庙现为烈士祠）。县城建文庙司空见惯，村庄建文庙却极少见。我县张寨乡的大寺村中，就曾有过一座规模相当可观的文庙，此庙建于明天启年间，《朝城县志》和《陈氏族谱》均有记载。说起建庙原由，还有一个并非传说的故事呢。

现在大寺村的陈姓，是明初从外地迁来的，村子原名“秋原堡”，此名来源已不可考。传至10世，出了一个非凡人物陈赞化。陈赞化字襄欧，号金铉，生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此人其貌不扬，却甚聪慧。自幼读书，过目成诵，后家道中落，为衣食计，便靠教书度日。赞化生性耿直，遇事敢言，不避权贵。指陈时弊之词不时传入朝城县令耳中，县令对其不甚喜欢。赞化却不管这些，他安贫乐道，立志上进，一面做教书先生，一面苦读经书，准备应试。赴考之前，他到县城注册，县令对其十分藐视，出言不逊：“村夫如能中举，顽石也可开花！”赞化不服，当面立誓：“如考不取，陈某永不返乡！”县令度其无能，脱口答道：“你如金榜题名，到文庙拜师时，我给你搭天桥而过！”

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八月，22岁的陈赞化踌躇满志，赴省参加考试。谁知人有旦夕祸福，他一到省城，就患病在床，挣扎不起，误了考期。待病愈时，乡试已过。赞化捶胸顿足，痛不欲生。店主人十分同情，但也无计可施。一天，店主人忽然匆匆忙忙来到赞化住室，说：“陈秀才，机会来了，监考官的夫人到寺院降香，要路过此处，你可拦轿跪拜，说明情由，请求补考，说不定还有一线之望。赞化如获至宝，翻身而起，整装趋出，去大街拦轿求告。监考官的夫人系钦封诰命，也喜诗文，见赞化谈吐不凡，文才出众，心中已有几分喜欢；听其因病误考，着实可惜，便满口应允相助。后经诰命夫人转圜，监考官准其补试。3篇文章呈上去，主考官览之大喜，定为头名举人，同榜考生中有些人不服，认为赞化是靠贿赂名登榜首的，便写了一张纸条贴在店门口，上书“两条腿跪遍济南”七字，以示蔑视。赞化看见后，立即写了一张纸条贴在下首，上书“一杆笔盖压山东”七字，凑成一联，以作回答。众考生看后，方才叹服。

赞化中举后，被任命为安庆府太湖县知县。上任之前，本该回乡省亲拜师，但想起县令“搭天桥而过”的大话，怕他为难，便不回家乡，径直奔太湖而去，后又调任桐城知县。在任期间，为官甚是清廉，请客不到，送礼不收，犯法者若敢贿赂，罪上加罪；前任造成的冤案，也被他一一昭雪。后来他赴京应试，考中第八名进士。由于他为政清廉，直言敢谏，颇受器重，不久便被擢任都察院副都御史。此时，陈赞化已离家多年，他决定返乡一次，以了却拜师、祭祖、探亲三件大事。

消息传到朝城，县令惊恐万分。如今陈赞化已是四品朝官，自己仍是七品知县，自己以前曾羞辱过他，如今能不挟嫌报复；何况自己还说过“搭天桥而过”的大话，现在该如何了结？想来想去，苦无良策。百般无奈，只得召集属下官吏，商讨此事。有人献计说：不如按其职位、功劳，申奏朝廷拨助皇银，在其家乡建一座文庙，他不用进城拜师，当然也就无须搭天桥了。

县令依计而行，于是召集乡绅，以万民名义写好奏章，飞报京城。皇银拨下来后，县令亲自监工建造。于是，朝城一县之内便有了两座文庙。这座文庙，正殿占地面积约合现今的150平方米，高3丈余，方砖铺地，绿瓦盖顶。殿内正中是一尊孔子塑像。东西厢房各三间，内设72贤人牌位。前有5间二郎担山式的门楼，门前是一个约3亩大的开阔场地。再往前有一座两层楼的山门，上有文昌塑像，楼名“文昌阁”，阁上有一横匾，上书“目及千里”四个大字。据说，这样的文庙，在全国农村中是绝无仅有的。此庙历经数百年，依然完好。抗日战争时期，被汗奸文大可拆毁。

由于有了文庙，秋原堡曾改名“秋原寺”（当地人习惯将庙称寺）。后因此庙规模宏大，又称大寺，叫来叫去，便成了今日的村名。

（大寺，清末属朝城县秋一里，1911年属刘蕢区秋一里，建国后属妹冢区，1956年属莘县妹冢区桑庄乡，1958年12月属范县，1961年复归莘县，属妹冢区桑庄公社，1971年属莘县张寨公社桑庄战区，1984年初起属莘县张寨乡桑庄管理区。——刘广恩）

桑王两村不通婚

郭广征 申玉林

张寨乡的桑庄和前王庄，东西相距不过半里，村相挨，地相邻，近在咫尺，人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熟稔得很。走路相遇，亲亲热热打个招呼；赶集相遇，商商量量做个买卖；田间相遇，你一句我一句说个笑话；地头休息，你递我让地吸一阵烟。遇有急需，两村互通有无，以解燃眉，真可谓近如家人，亲密无间。但是有一件秘密却鲜为人知，那就是：桑庄和前王庄世不通婚，相延至今不变。有人提起两村之间的儿女婚事，男女双方都不搭茬，慢慢地，也就没人再白操这份心了。

说起两村不通婚的缘由，还得回顾一下两村村名的来历。据传说，这两个村的人也是明朝初年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初定居时，两村都较穷，桑庄有磨无牛，人称“桑没牛庄”；王庄有牛无磨，人称“断磨王庄”。当时吃面，全靠牛拉磨加工，两村一有一无，理应你仁我义结近邻，互通有无两得益。遗憾的是，不知从哪一辈上，两村的老祖宗因借磨借牛闹开了纠纷，这纠纷闹得还真不小。两村人虽穷，却都有股宁折不弯的拗劲，真是各拉硬手，互不相让，宁可不用，也不向对方求借，进而发展到两村儿女互不嫁娶。老祖宗们生怕后辈人“没志气”，主动让步给宗族丢脸，干脆将此立成族规，世世代代不得违反。于是，这世不通婚便成了铁的纪律。

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的变化，两村的经济状况都有了好转，“桑没牛庄”有了牛，“断磨王庄”有了磨，后来被别人乱叫起来的村名已不副实，于是便去掉形容词，直称“桑庄”、“王庄”。后来，王庄为和大寺后的同名村相区别，改称“前王

庄”。

村名变了，祖上留下来的牛磨纠纷也渐被淡忘，两村已建立起亲密的友邻关系；唯独在通婚问题上，两村仍各绳其祖武，严守禁忌，不敢越雷池一步。如今已是改革的年代，人们思维在深化，观念在更新，一切陈规旧习，均在被革除之列。其实，桑王两村的关系中，也仅剩了“不通婚”这一层窗户纸，一旦戳破这层纸，两村的关系将更加亲密。但愿有人能拿出勇气，首先发难，迈出两村喜结秦晋之好的第一步。

（桑庄、王庄，清末属朝城县秋三里，民国初属刘爰区秋三里，建国后属妹冢区，1956年3月属莘县妹冢区桑庄乡，1958年2月属刘爰乡，9月属妹冢公社，12月属范县，1961年7月复归莘县，1962年9月属妹冢区桑庄公社，1971年属张寨公社，1984年属张寨乡桑庄管区。——刘广恩）

姬庙·郭炉·连心沟

申 玉 林

张寨乡姬庙、郭炉的村名皆因姓而起，其中并没有什么传说故事和特别值得称道之处，只不过姬庙原有座庙，郭炉曾多红炉而已。后来两村却因姓氏的谐音而一度不和，闹了不少年的水利纠纷。

姬庙和郭炉虽为比邻，但姬庙却长期不大兴旺，诸事皆不如郭炉那么顺溜儿。就说有名望的人吧，郭炉接二连三地出，姬庙竟多年未出一个，这不能不引起姬庙人的思考。各方面的原因都作了假设，均无法解释这种奇怪现象，村中的长者便请来了风水先生。中国人对风水有种特别的迷信，大凡造屋立村、建陵修墓之事，必先看“风水”，他们认为，村、宅、墓周围的风向水流形势，可招致住者或葬者的世代祸福。旧传为晋郭璞所著的《葬书》中就有这样的话：“葬者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农村对所谓的风水尤为看重，故风水先生的地位亦高于一般算命和看相之人。他们凭三寸不烂之舌，信口雌黄，妄言吉凶，使不少虔诚的信徒奉之若神明。姬庙请来的风水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在长者陪同下察看了村周形势，询问了一些水流情况，便摇唇鼓舌，在水上做起文章来：“风水风水，风随水走，气随水止。水系一村命脉，不可乱流。姬者，鸡也，郭者，锅也，鸡进汤锅，其凶无比。姬庙的水流进郭炉，好比鸡进汤锅，不唯世代受穷，且会有灭门之祸。”原来姬庙地势较高，又处于临河的方位，郭炉地势较低，离河远一些，郭炉的用水，多经姬庙而来，听了算命先生的胡诌，姬庙人便下决心将水截住，宁可自己受淹，也不

让水流进郭炉。遇上大旱，郭炉无水可用，两村便常闹纠纷。

1990年冬季，全县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两村群众统一思想，共破迷信，携手同心，兴修水利，在两村之间开挖了一条宽8米、深4米的水渠，同时解决了两村的排灌问题。这条渠连接了两村的肥田沃土，也沟通了两村群众的心，群众把这条渠叫作“连心沟”。

据郭氏族谱记载，张寨乡的郭姓人系明初从山西洪洞县迁来，兄弟分手时各执一铜佛为日后相认的表记，故人称“铜佛郭”。还有人说郭氏原籍是春秋时的虢国，原姓虢，后改为郭。柿子园乡也有郭炉村，据说是由张寨郭炉移去的一支，宗谱有记载。

（姬庙、郭炉，清末属朝城县秋三里，民国初属刘羹区秋三里，建国后属妹冢区，1956年3月属莘县妹冢区桑庄乡，1958年9月属妹冢公社，年底属范县，1961年复属莘县为妹冢区桑庄公社，1971年属张寨公社，1984年属张寨乡桑庄管理区。——刘广恩）

杨庄献瓜的传说

申玉林

今张寨乡驻地东北方向有个村叫菜杨庄。据传说，此村原名“菜瓜杨庄”，菜杨庄是其简称。再往上追溯，本名杨庄。杨庄人有一手祖传的种菜瓜手艺，他们种的菜瓜个大味美，闻名遐迩。有一年，一个姓杨的老汉摘了一个特大的菜瓜献给县令。县令见此瓜奇大无比，心中高兴，马上令人切开，让衙中差吏品尝，果然是味道鲜美，清爽可口。县令问及所施何肥，杨老汉说：“俱是豆饼、香油渣之类。”县令大喜，当场奖给杨老汉白银200两，并亲自下令将杨庄更名为“菜瓜杨庄”。菜瓜杨庄从此声名大噪。

过了不久，本县又出了一桩奇事：有个瓜农的西瓜园里长出了一个特大个儿的西瓜，约有上百斤重，与园中其他西瓜相比，简直是鹤立鸡群。瓜主想：杨老汉送给县令一个大菜瓜，就得到200两白银，还为本村换回一个好名声。我若将此西瓜献给县令，县令少说也得赏银一千两，弄好了还能得个一官半职，强似在这瓜园里吃苦受累。思谋一定，他使用车子推上大西瓜，小心翼翼地送到了县衙。县令见本县屡出奇迹，高兴得眉开眼笑，即令当场切开，让众人品尝。衙役持刀切瓜，刚切一刀，便有血样的红水顺刀口流出，腥臭难闻。待整个瓜切开，已是满堂血污，臭气冲天。一个绿皮黑花的大西瓜，竟有如此污秽的内瓤，顿使满堂愕然，瓜主也吓得不知所措。县令掩鼻而退，立即叫来瓜主问道：“你所施何肥，竟长出如此怪瓜？”瓜主吞吞吐吐，无言以对。为探明其中奥秘，县令带衙役亲赴瓜园，找到原秧，命人挖掘。挖至三尺多深时，挖出一具血肉模糊的腐尸。县令见事蹊

晓，立刻审问瓜主。瓜主见无法抵赖，供出了真情：原来他图财害命，杀死一过路客商，然后深埋其尸，又在上面种了一棵西瓜，以掩人耳目。谁知今日恶有恶报，弄巧成拙。

（菜杨庄，清末属朝城县秋三里，民国初属刘爰区秋三里，建国前后属二区（妹冢），1956年归莘县，1958年12月属范县，1961年7月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妹冢区申庄公社，1971年属张寨公社，1984年属张寨乡董江管区。——刘广恩）

部分国家人均耕地

（1979年数字）

世界平均——4.8亩

加拿大——26.8亩

美国——14.6亩

苏联——13.6亩

罗马尼亚——7.4亩

南斯拉夫——5.6亩

法国——5.3亩

英国——1.92亩

中国——1.57亩

难分大小的王楼

郭广征

张寨乡东北和西北方向，有两个村皆名王楼。两村东西相距七八华里，现在在东者叫东王楼，在西者叫西王楼。据说，当年为定村名，两村还曾有过争执，打过官司。

当地人传说，两个王楼的人都是明朝初年从山西迁来的。初来时人少户少房屋少，不便称村，也就未取村名。经过多年生息繁衍，两村人口渐多，都出现了一些富户。富户家境宽裕，便别出心裁的盖起了楼房。有了楼房，又系王姓聚居，人们便以王楼相称。咫尺之地有两个王楼，有时难免相混，多有不便。于是有人建议：两个都是王楼，何不分个大小。可是，两村都愿叫“大王楼”，各不相让。争执许久，毫无结果，两村便派长者为代表去县衙，请公正廉明的县太爷评理。

县太爷接状，一时也颇感为难。两村之楼同时兴建，均系二层，难分大小。楼非桌椅，又不能搬到一起比较。如下去亲自测量，为此小事兴师动众，还怕别人耻笑县台无能。几经思索，父母官忽然说道：“待我登上城墙，能看见哪村的楼，哪村就为大。”于是县令率众登城，极目远眺，用手一指问道：“那是谁家的楼？”西边王楼的人立即回答：“是我村的。”就这样，西边王楼打赢了官司，高高兴兴地取名为“大王楼”。

随着岁月流逝，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改变。两村一商议：皆系王姓，何分大小，不如按方位区分，改为东王楼、西王楼。

于是就有了现在的村名。

（东王楼，清末属朝城县秋三里，民国初属刘渡区秋三里。

抗日时期曾为莘朝、南峰县属，建国前后属二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1956年3月属莘县妹冢区董庄乡，1958年12月划归范县，1961年7月复归莘县，1962年7月属妹冢区张寨公社，1971年属张寨公社，1984年属张寨乡桑庄管区。

西王楼，清末属朝城县秋三里，民国初属刘堯区秋三里，抗日时期曾为莘朝、南峰县属，建国前后属二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三区，1956年3月属妹冢区桑庄乡，1958年12月划归范县，1961年7月复归莘县，1962年9月属妹冢区桑庄公社，1971年属张寨公社，1984年属张寨乡刘庄管区。——刘广恩）

“铁锅申”与“铜锅申”

申 玉 林

在鲁西一带，各姓各族人寻根问祖时，大多说是明初自山西迁来，不少村的族谱上也都有类似记载。民间还盛传“若问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说法。甚至有人说：“祖根洪洞县的人，小拇脚指皆为双指甲。此虽系民间传说，但明初移民却有史书记载。

在元末明初的长期战争中，河南、山东一带的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再加上群众称之为“乌烟瘴”的风灾危害，鲁西一带人口锐减，十室九空，田园荒芜，一片萧杀景象。《明太祖实录》中说，明朝初年，“北方郡县，近城之地皆荒芜”。顾炎武《日知录》中说，一向繁荣的河南、山东一带，明初“多是无人之地”。此虽寥寥数语，但当时农村的残破景象可想而知。

朱元璋建国后，为了巩固统治，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到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间，明廷颁发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经济的政令，其中有一条就是“移民垦荒”。《续通考》中说，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迁山西泽潞无田农民往山东开垦”。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将山西无田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共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山西的泽、潞二州，战争中受害较轻，且人多地少，农民十分贫困，将此地人东迁垦荒，无疑是发展生产、增强国力的必要措施。

具体移民情况，史书少见记载，鲁西一带的民间倒有不少有关的传说。

据张寨乡申庄人说，该村先祖即是从山西迁来的。明洪武年

间，朝廷下令由山西洪洞县迁民到山东一带垦荒。当时洪洞县老官屋（有时也写作老鹳窝）大槐树下有一申姓家族和白姓家族，均在东迁之列。农民久居此地，热土难离，大多不愿迁移，官府便派人强行东迁，不迁者诛灭满门。在高压之下，申姓家族决定顺令东迁。本是同姓聚居的家族，到山东后可能被安排得七零八落，分手之际，男女老幼难免痛哭流涕，依依惜别。申姓长者劝慰大家：“奉旨东迁，垦荒谋生，实为利国利民的好事。山东乃圣人之乡，礼义之邦，又有肥田沃土。洪洞县小人多，不利家族繁衍；去山东顺乎君心民意，何乐不为！”上路前，长者命人搬出大铁锅、大铜锅各一口，亲手用锤子砸成若干片，命主人各持一铁锅片，仆人各持一铜锅片，相约道：“他年相聚，对片成锅，方认一家。铁、铜之分，为主仆标记。”安排已毕，申姓家族扶老携幼，车推担挑，踏上了不知尽头的东迁之路。

刚行不远，忽听后面有吵嚷之声，申姓长者回头看去，见一队官兵正在追逐一群百姓。细看之下，才知被追的是与申姓相邻的白姓家族。原来白姓家族留恋故土，不愿东迁，违背皇命，犯下了灭族之罪。逃难人群接近申姓家族时，白姓长者情急生智，急令本家族人：“将白改申，加入申姓队伍。”申姓长者也主动掩护，他厉声告诉追兵：“我们都是申姓家族，奉旨东迁，为何苦苦追赶？”追兵一时被搞昏了头，无计可施，只得回去复命。白姓家族免去了灭门之祸，感激万分。途中两姓互相照顾，亲如手足，同行在东迁的大道上。

东迁人流进入山东境内，陆续被官府指定地点定居。其中一支以铁锅片为记的申姓十余人，被官府指定在朝城西北7里许的赵王河（河现已不存，仍有河床遗迹）东南岸立村，因其地紧靠渡口，官府命名“渡村”。此处土地肥沃，人烟稀少，只有一姓欧的老汉独居。欧老汉对申姓人的到来十分欢迎，主动介绍当地风土人情，传授种植养殖技艺，还将自己的石磨、石臼、石杵赠给申姓公用。后欧老汉去世，申姓人甚为悲痛，特在村西为之立

石纪念，上刻“欧公墓”三字。现在此碑已不知去向，70岁以上的人大都还有印象。

若干年后，赵王河干涸，河床变为耕地，申姓家族更为扩大，遂以姓氏取村名，改“渡村”为“申庄”。再后来，申姓一支又分为3支，称“老三门”，共有1200余人。

至今，各地申姓人相遇还要谈及“铁锅申”、“铜锅申”，和“日改申”的故事。从申庄外迁的申姓人还说是从那个大春窝子旁挪出的。

（申庄，清末属朝城县秋三里，民国初属刘姜区，1942年属南峰县，1943年属莘朝县，1947年属南峰县（朝城县），1953年8月属观朝县二区，1956年属莘县妹冢区五里屯乡，1958年属妹冢乡，是年9月属妹冢公社，1958年底属范县，1961年复莘县后属妹冢区申庄公社。1971年属张寨公社，1984年公社改乡，申庄属该乡董庄管理区。——刘广恩）

卜家庙的传说

申 玉 林

张寨乡尚庄正东三里许，妹冢乡孔庄正南半里处，有片六亩多大的土岗子。这就是卜家庙的庙基。卜家庙是1943年被汉奸文大可拆毁的。卜家庙规模之宏大在朝城城西首屈一指。庙宇座北朝南，有大殿三间，内有泰山老奶奶姊妹三人的塑像。东西廊房各三间，其中姿态各异的神像难以数计，小鬼小判千奇百怪，有的豹头环眼，有的牛头马面。墙上壁画多是宣扬封建礼教、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内容。大殿正南有山门三间，当中一间是南北通道，东西两间分别塑有哼哈二将，手持铁杈大斧，青脸红发，怒目圆睁，叫人望之生畏。山门正南200米处有戏楼一座，面对山门和大殿，高四丈，砖石木瓦结构，宏伟壮观。庙院内古柏参天，外有数以百计高耸入云的杨树，南北成行。大殿之西有关帝庙三间，佛堂三间；之东有忠烈祠三间，其中有不少木制的灵牌。紧靠关帝庙有守庙道人院落一所，平房十数间。庙宇周围有十数家店铺。庙田共有30亩。这里一年有两个庙会，即古历二月初十和九月二十。逢会唱四天大戏，人山人海，商贾云集，波及河南、河北、山东三省。逢一逢六有集，十天两个。

看这庙的建筑格局与所祀之神，分明是座奶奶庙，为什么当地人都称之为卜家庙呢？其中有一个古老而神奇的传说。

庙宇之西三里的尚庄现有卜姓家族40户，近300人。相传卜姓原居朝城南关，清初迁居今日尚庄。卜姓在原籍朝城时，贫穷不堪，仅有一处宅基，一座破房，田无一垌，靠推大粪车过日子。年过花甲的卜姓老太太为了给儿子娶妻，塌下了三十贯大债，一家人一连几年出力卖命难以偿还。本上加利，利又生息，压得

卜家人连糠菜也吃不上了。这一年，老太太见人去泰山烧香，也动了心，就和别人一道前往了。走了一程又一程，别人在前，她在后，越拉越远。走着走着，一阵风把她吹倒在地，饥累交加，竟在黄土坡上睡着了。睡梦中，她见到了锦绣满身、慈祥 and 善的泰山老母，并听到了泰山老母的叮咛：“在家行善事，胜过远烧香。心到神知，回去吧！”卜家老太太睁眼一看，已是红日西坠；想到梦中听到的话，认为很有道理，于是就地焚了香火，祷告一番，返身回家去了。

“在家行善事，胜过远烧香。”她记得结结实实。邻居有了病人，她帮助煎汤熬药、缝缝补补；有逃难人路过，她留下住宿……。善事做了千千万，“穷”字仍是不离身。

进入腊月，债主又带人上门讨债了：“你欠债已经3年，本利共计60贯，清账没事，不的话，今天就去见官！”卜老太太连连叩头，苦苦求个宽限，债主不允。卜老太太想：有钱钱挡，没钱人挡，当官的也不能把人逼死。哪知县官惊堂木一拍，厉声说：“杀人偿命，欠账还钱。没钱还债，就以房屋宅基抵账！”就这样三两喝斥，衙役强拉着卜老太太按了手印，又将她推出了县衙。卜老太太象是五雷轰顶，接着是一片漆黑，两眼睁得再大，什么也看不见了。

第二天，卜家儿子架起那辆推大粪的破独轮车，上坐双目失明的老母，离开被封的穷家，往西北讨饭去了。时近年关，倒也能讨些干粮和菜团之类充饥。路上，卜老太太想起了吃人的债主和凶恶的县官，她恨得咬牙。一转念头，她又想，一家人外出逃荒，总算出了虎口，有朝一日，苍天睁眼，善良人会过上好日子。想来想去，心里宽畅了，两眼也不那么胀疼了。

这一天，他们打算住到离朝城十三里的尚庄。因为尚庄人心眼好，好周济逃荒避难人。天色向晚，一家人赶路心切，不知不觉把车子推进了一片沙滩。儿子推、媳妇拉，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不大会儿就精疲力竭，寸步难行了，只得找个避风的地

方歇息片刻。刚坐下来，一阵清风吹过，母亲忽然呼叫儿子：

“快，快进庙磕头！”

儿子以为母亲中了邪，不以为然地说：“这里没有庙，哪里磕头去！”

母亲说：“你往东看！”

儿子说：“不见庙”。

“你再往西看！”

“不见庙。”

“往南往北都看看！”

“还是不见庙。”

又是一阵清风吹过，老太太如梦初醒，只觉眼前有些亮光。她擦擦眼睛再看，竟然看见了车子，看见了儿子和媳妇。天空中星星在眨眼，月亮在微笑。老人家心中一阵狂喜：眼睛复明了。她赶紧告诉儿子媳妇：“刚才我好像迷迷糊糊地进了泰山老母庙，泰山老母对我说：‘念你忠厚善良，热诚待人，特让你双目复明，人丁兴旺，家业振兴！孩子啊，这真是泰山老母显灵了，快磕头感谢神灵！’于是三个人望空叩拜不已。”

叩拜之后，老太太若有所思地说：“不见庙，不见庙，我听着倒象是卜家庙。既然泰山老母在这个不见庙的地方显灵，让我双目复明，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盖个卜家庙吧，也好时时受神灵保佑。”儿子媳妇点头同意。天亮之后，三个人推着车子，找来一些破砖碎瓦，在不见庙的地方盖起了一个桌子大小的小庙。一家人插草为香，伏地叩拜，求泰山老母再显神灵，保佑卜家时来运转，子孙昌盛。

卜家母子沙滩遇神灵的事很快传开了，不少眼睛不好的人纷纷到小庙前来烧香，还有人主动为小庙添砖加瓦，小庙的香火越来越盛。从此后，卜家在尚庄安家落户，不久又添了下辈人。这样一来，又有许多人到小庙上香许愿，磕头求子。卜家庙虽小，竟然远近闻名。

在尚庄，卜家人住在土地庙。他们人穷志不短，不偷不摸，尊老敬贤，团结乡邻，靠开荒垦土、拾柴捞禾过日子。尚姓人家借给工具，借给粮种。在尚姓人的帮助下，卜家居然盖起了房屋，置了些田产，日子渐渐兴旺起来。乡里人都说：“卜家是在泰山老奶奶的保佑下才人财两旺的。”

后来，卜家越过越兴旺，威信也越来越高。在此情况下，卜家邀请附近十八个村子里的权威人士，共同议定：各村统一集资，在卜家庙址上修建一座奶奶庙，并将周围约30亩土地定为庙田。历时一年多，修建庙堂21间，戏楼1座，植柏树数十株、杨树百余株，并请来史姓道人长期守护庙宇，耕种庙地，同时定二九月两个庙会和一、六日为集。

清朝末年，孔庄（今属妹冢乡）同时考中文武两个举人，全村人都认为是泰山老母保佑所致。《卜氏家谱》中载有文举人孔宪堂为此事所作的一首诗，诗云：“始知卜庙会，发起卜姓人。功泽润梓里，福及在子孙。”

现在，这里的庙宇已荡然无存，连那高2米、直径1.5米的大铁钟也不翼而飞了。但是，这个反映劳动人民美好愿望的神话故事还在群众中流传。土改时，二月、九月庙会会址移到了接受庙田的菜瓜杨庄，成了进行物资交流、繁荣农村经济的盛会。

（据《卜氏家谱》和卜庆先回忆整理）

（孔庄，清末属朝城县秋四里，民国初属刘堯区秋四里，建国前后属南峰县，1953年8月属观朝县，1956年三月属莘县妹冢区康园乡，1958年12月划归范县，1961年7月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妹冢区申庄公社，1971年属妹冢公社，1984年属妹冢乡康园管区。——刘广恩）

张 家 寨 与 砖 庄

王 杰

据人们传说，西汉初年，武阳（今朝城）县县城在萆张堡（今属河南南乐）。县城东约30里的地方有一自然形成的集市，因逢九成集，人们就称之为“九专集”。集虽不大，却也繁华。农家生产生活用品，一应俱全。集日一到，人流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熙熙攘攘，煞是热闹。尤其那散设于街道两旁的十七盘红炉，风箱乱响，锤声应和，青烟迷漫，火花飞溅，更给这农家小集增添了勃勃生气。历经朝代更迭，战乱洗礼，这小集反倒越来越兴旺，集市所在地也慢慢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大村落。

到了明朝初年，村里出了一位武**绅士**。这绅士原本不姓武，只因他有一身好武功，平时又能尊老爱幼，恩惠乡里，受人尊敬，大家都习惯称他武绅士。至于他的本姓，倒渐渐被人们淡忘了。

有一年的阳春三月，又是逢九集日，两个张姓武士来到了九专集。哥哥张建中，一十九岁，弟弟张建臣，年方十八。弟兄二人自幼习武，功底深厚。两人曾在元朝军队中效力，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从南京北上，攻克大都（今北京），元军大败，兄弟俩便一路打拳卖艺，南逃谋生。这天他们来到九专集，见是个繁华热闹的所在，便找个打谷场铺下地摊。哥哥先打了个圆场，拱手叫道：“各位乡亲父老，我们弟兄二人从北方到此，一不卖野药，二不治邪病，凭真本事献艺，志在光大武林基业。各位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疏漏之处，请多包涵！”说罢打了一圈筋斗。只见他旋如风，翻如飞，轻如燕，柔如胶，呼呼带响，落地生根，果然功夫不凡。接着，弟弟上场。

他拿两根秫秸放在赤裸的胳膊上，用利刀剥得寸断，皮肉却毫无伤损。众人喝一声采，弟兄二人兴致更高，连连表演了“空手擒拿”、“银枪刺喉”等绝技。喝采声中，铜钱纷纷落入场内。弟兄俩绕场拱手，连连称谢。

这时，只听一声怒喝：“哪来的无名小辈，敢在此逞能！”众人看时，却是一膀大腰粗的壮士，敞怀叉腰，走进场来。哥哥忙上前拱手：“壮士息怒。在下兄弟二人，路过贵地，未曾登门求教，多有冒犯，万望海涵！”壮士大手一摆：“什么海涵不海涵，全是扯淡！既是有功夫，今天就比试比试，赢了，走你的路；输了，可别怪我不客气！”兄弟俩见拖不过，只得应战。

这回是弟弟先上场。只见两人执剑相对，剑锋交处，火星飞溅，铿锵作响。斗了约有五六个回合，弟弟来了个以退为攻，猛力一挥，将壮士之剑削去半截。壮士丢了宝剑，挥拳来攻。哥哥一个箭步上去，挡住弟弟，来了个落地生根，任对方连击数拳，只是不动，那拳象打在沙袋上一般，软绵无力。壮士急了眼，后退几步，头一低朝哥哥腹部撞去，不料哥哥来了个小侧身，壮士扑空，复用脚一点，壮士踉踉跄跄跑出数步，跌倒在地。

“且慢动手！”忽然一声高叫从人群中传出。众人看时，却是武绅士。武绅士走到张家弟兄面前，拱手说道：“二位壮士息怒！孽子无知，多有得罪，老夫这里有礼。”弟兄二人连忙还礼。原来武绅士已在场外观看多时，见弟兄二人武功不凡，有心要留下二人办个武场，教些徒弟，也好安定一方，免遭匪患。当下武绅士把张家弟兄请到家中，宾客相待。

酒席间提起办武场之事，张家弟兄初时不肯，后见武绅士一番诚意，实难坚拒，只好答应留下帮一段忙，待武场就序后再作计议。

武场就设在九专集西北六里处。这里离村较远，环境清幽。武场以“习武自强，亦武亦耕，护乡保民，安居乐业”为宗旨，由张家弟兄和武绅士之子任教头，招收了40多名青少年，每天昼

耕夜练，武艺大进。为了留住张家弟兄，武绅士将自己自幼习武的姑娘嫁给了哥哥张建忠，又另选淑女与弟弟张建臣为妻。二人既已成家，便不再提起南下之事。后来，武场停办了，不少外村的徒弟愿随师傅在武场落户定居，武场就成了个小小的村子。那时，凡练武人聚居之处多称为“寨”，武场既成村庄，便依师傅之姓定名为“张家寨”。

张家寨地理条件优越，交通也较便利。朝城县与其辖下重镇韩张之间的往来要道正由张家寨通过，车马如流、商贾不绝。两村执事商定，将九专集的集市迁到张家寨，集市也由“逢九成集”改为三、五、八、十“十天四集”。九专集没有了集市，再叫“集”已名不副实，便将“九”和“集”字去掉，简称“专庄”。

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在北京城大修宫殿，从全国各地征调砖石木料。范县、寿张一带的砖多经专庄、大名一线运往北京。有一天，一批运砖车在专庄歇息打钱，忽逢阴雨，道路泥泞，无法行走，只得住下。那雨一直下了七七四十九天，天晴后又停了三五天，道路才可行走。运砖车刚要起程，忽然北京传下话来，砖已足用，不必再运。运砖人不愿把砖再拉回去，只好用砖抵这五十余天的食宿费用。这样一来，专庄家家户户都收下大量青砖，房前屋后，村内村外，简直成了砖的世界。有人说：“专庄这回可真的成了砖庄了。”于是，“砖庄”之名便流传开来，一直沿用至今。

（张寨，清末属朝城县秋三里，民国元年为刘羨区秋三里，建国前后先后属南峰县、朝城县，1953年属观朝县，1956年属莘县，1958年属范县，1961年复归莘县。1962年属妹冢区张寨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张寨为公社驻地。1984年公社改乡，张寨为乡驻地。

砖庄，清末属朝城县沙五里，民国元年属临漯区沙五里，建

国前后先后属南峰、朝城县一区，1953年属观朝县，1995年属莘县，1958年属范县，1961年复属莘县，1962年属朝城区刘菜园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镇、砖庄均属之。——刘广恩）

中国名胜“三、四、五、六”

三大楼：岳阳楼（岳阳） 黄鹤楼（武昌） 滕王阁（南昌）

四佛山：峨眉山（四川） 五台山（山西） 九华山（安徽）
普陀山（浙江）

五岳：东岳泰山（山东） 南岳衡山（湖南） 西岳华山（陕西）
北岳恒山（山西） 中岳嵩山（河南）

六都：北京、西安、洛阳、南京、杭州、开封。

村名迷日寇

申 玉 林

“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南侵，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华北沦陷。

1937年冬的一天，日军一部沿公路向东，过了大清又折而向北，路过高庄、掌史村头。为了找个县城或大村驻扎，抓住一个村民问道：“哪里的是县？”

村民用手一指：“南面不远，是五刘羨。”原来这个村民把“县”听成了“羨”。日军军官马上率部朝刘羨方向而去。走到一看，原来是5个零零散散的村庄，怎么也驻不下这些日本兵。

日军军官又抓来一个村民问：“附近的，哪里有大有大庄？”

村民向西一指：“西边不远是八大庄。”

军官一听是大庄，立即指挥军队掉头向西。走近才知道，所谓“八大庄，”原来是八个很不起眼的小村落，更无法驻扎。日军军官被弄得晕头转向，无奈何打开了军用地图，发现离“八大庄”不远有个叫“洪福集”的地方，心想：叫集，一定是个大集市，集市房屋多，可以驻兵，还可以搞到吃的，集名“洪福”，更是大大的吉利。谁知进入洪福集一看，只有几家农户，连个最小的村庄也不如。日军军官大惑不解，嘴里嘟囔着说：“奇怪的，五刘羨不是县，八大庄不大，洪福集不是集，中国的地名大大的复杂！”说着举起望远镜，四下探望，忽然看到东南方有片树林，林中掩映着一带寨墙。根据他的经验，有寨墙者必是大村！于是便下令向东南进发。走到一看，果然村子不小，房屋也多，是个理想的驻兵之地。继而掏出军用地图查对村名。不看犹可，一看之下，日军军官傻眼了，原来此村叫“桑庄”。他立即

下令：“开路开路，快快的撤出！在中国，桑（丧）是死的意思，死地驻兵，大大的不利！”

天黑之后，疲劳不堪的日寇驻在了主簿营。这些强盗一驻下，马上强占民房，杀牛宰羊，烤火吃肉，主簿营遭到了一场令人痛心的浩劫！

（据民间传说整理）

省市区名歌

周恩来总理生前曾为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编了四句朗朗上口的歌词，以便记忆。原文是：

两湖两广两河山，
五江云贵福吉安，（疆与江谐音）
川西二宁青甘陕，
还有内台北上天。

山东汉充军五刘羨

申 玉 林

说不清是哪朝哪代，朝城城西的一个人做生意到了山西某县。此人身材魁梧，武功不凡，而且为人仗义，喜欢打抱不平。

一天，这个山东汉在县城大街上行走，见一个浪荡公子正用污言秽语调戏一个民家少女，少女羞得面红耳赤，两眼含泪。山东汉怒从心头起，上前喝道：“光天化日，竟敢调戏良家妇女，王法何在！”那公子斜眼看了一眼山东汉子，冷笑一声说：“这是老子的地盘，老子说话就是王法。想在太岁头上动土，不先摸摸你长了几颗脑袋！”山东汉说：“路不平有人踩，事不平有人管。快把那女子放开，免得皮肉吃苦！”那公子一听，象红了脸的公鸡，伸胳膊撸拳地朝山东汉打来。山东汉举手轻轻一挡，竟把那公子的胳膊给挡折了，疼得他哇哇大叫。公子的爹闻讯赶来，见儿子受了伤，立即命家丁将山东汉抓住，送到官府。

说来也巧，这个县官也是山东朝城人。三问两问，知道被告是自己的老乡，心里犯了难。不治罪吧，得罪不起地头蛇；治罪吧，老乡是为打抱不平而伤的富家公子，原本无辜。乡顾乡、邻顾邻，关二爷还向蒲州人哩，我既在此为官，就决不能让这个仗义的小伙子吃亏。踌躇片刻，计上心来。他把惊堂木一拍，当众判道：

“你这汉子，竟敢打伤我县公子，罪该充军。来人哪，押上犯人，发配五刘羨！”那豪绅父子一听发配“五刘县”，这县名从来未听说过，一定很远。又见当堂给那山东汉子戴上了重枷，便心满意足地谢过县太爷，回家去了。

公差押着山东汉子出城后，就按县太爷的安排，卸下大枷，

三个人很快来到朝城的五刘羨。差人回去复命，这山东汉子与家人团聚，从此种地为生，不再外出。

（刘羨，清末属朝城县秋一里，民国初属刘羨区秋一里，建国后属南峰、朝城县二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二区，1956年3月属莘县妹冢区刘羨乡，1958年12月划归范县，1961年7月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妹冢区刘羨公社，1971年属张寨公社，1984年属张寨乡刘羨管区。——刘广恩）

我国朝代歌

唐尧虞舜夏商周，
春秋战国乱悠悠，
秦汉三国晋一统，
南朝北朝是对头，
隋唐五代又十国，
宋元明清帝王休。

洪福集的传说

申 玉 林

张寨乡西北约七八华里处有个几十户人家的村落叫洪福集。村子不大，村名倒很有些气派。说起村名来历，还有一个连时间人物都说不清道不明的传说呢！

如今谁也说不清是哪朝哪代的事了，只好含糊其辞称作“古代”，有个大王兴兵起事反抗官府。这大王的名字现在也无人知晓，只好以身份代其名。这大王与官兵多次厮杀，败多胜少，被迫率众落荒而逃。逃至今之张寨西北一带，被迫来的官兵团团围住。官兵惧怕困兽犹斗，只是围而不打，用的是困之待变的战术。大王及其兵众不甘心失败，虽处窘境，毫无投降的意思。时令已至深秋，义军无房可住，只得露天宿营。所带粮米用尽，只好吃落叶草根充饥，后来竟至于杀战马维持生命。内无粮草，外有重兵，义军士气却并不低落。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只要能吃上一顿饱饭，定能冲散官兵，杀出重围。

一天傍晚，大王带随从登上一个土丘，察看敌情，研究地形，意在选择突围路线。所骑之马却留在坡下，任其去啃食地皮上残存的干草。视察结束后，随从去牵马，发现马在吃什么东西，嚼得“咯咯”有声。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些淡红色的块状物，是马吃干秧子时从土里拔出来的。大王手下之兵多系外地人，不知这是何物。但马既能吃，想必无毒，何不挖一些让人充饥呢。大王亲口尝了尝，果然甘甜，这一喜非同小可。于是全军上下，个个雀跃，大家不待命令，便挥动刀枪挖起来。有的抱着生的啃，有的点火烤着吃。一顿饱餐之后，全军士气大振。大王指挥义军趁夜色向官兵发起冲击。官兵围了几天，见无动静，料

想义军已断水绝粮，无力征战，戒备已松。忽见义军如猛虎般杀来，猝不及防，一触即溃。义军不但突围成功，而且趁势大败官兵。

后来，大王向本地人打听，才知道当时所吃的块状物原产于海外，后传进中国，有甘薯、地瓜、白薯、山芋等多种名称，当地人习称红薯。大王感叹地说：“我们这次绝处逢生，转败为胜，多亏了这块红薯地啊！”有个随从接口说：“大王兴兵起事，上天庇佑，洪福无量。这地不该叫红薯地，要叫洪福地才好！”大王闻听大喜，遂称该地为“洪福地”。后来此处渐有人定居，便以“洪福地”为村名。后来因谐音之故，渐叫成“洪福集”，其实这里并没有集市。就连原先的土丘，也随着沧桑的变迁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洪福集，清末属朝城县秋一里，民国元年属刘堯区秋一里，抗日时期曾属莘朝边（南峰县），1945年属朝城县二区，1953年3月属观朝县三区，1956年3月属莘县妹冢区刘堯乡，归范复莘后属刘堯公社，1971年1月属张寨公社刘堯战区，1984年初属张寨乡刘堯管区——刘广恩）

朝城南街的仁义胡同

杨 巨 源

在中国，一段佳话或一则笑话，往往四方流传，而且各认其主，各自都说发生在自己那个地方，有地点有人物，而故事梗概却大同小异。凡遇此种情况，故事内容一般都很惹人喜爱，或者有较丰富内涵。“仁义胡同”的传说就是一例。邻里之间因墙争执，求大官解纷，大官赠诗一首，邻里之争便豁然冰释。此事南北皆有流传，今略举几例。

其一：明代，山东济阳有个叫董笃行的在京为官，接其母家信，言因砌墙与邻家发生争执，求其出面讲话。董仅回诗一首，诗曰：

千里捎书只为墙，
不禁使我笑断肠。
你仁我义结近邻，
让出两墙有何妨？

董母接信，让出两墙。邻居深受感动，也主动让出两墙。两家共让出八尺地方，形成一个通道，世人称“仁义胡同”。

其二：古时，福州一小巷两旁各住一大户，为扩地盘争吵不休，其中一家写信给在京做官的亲戚请求支持，回信却是一首七言诗：

千里来书只为墙，
让人三尺有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
只是不见秦始皇。

信到福州，双方各退让三尺，小巷顿宽，人称“孝义巷”。

无独有偶，莘县朝城也有一条“仁义胡同”。此胡同位于南街路西，东西走向，宽约6尺，长10余丈，至今犹存。据当地人传说，此处原无胡同。有一年，江家砌墙，因地界不明与北邻发生争执，互不相让，气越闹越大。两家都是大户，有权有势有靠山，官司打了几年，由县打到省，闹得精疲力尽，仍不分输赢。江家有亲戚在京城任兵部尚书，便写信请求支持。回信很快来到，却是一首诗：

千里送书为一墙，
让出一墙有何妨？
万里长城今还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江家细品诗中含义，觉得有理，便主动让出了一墙之地，北邻见状，自知理亏，也将院墙后退了三尺，几年的官司，一朝了结。原来没有胡同的地方，出现了一条6尺宽的通道，后人称之为“仁义胡同”。因为是江家先让，也有叫“江家胡同”的。

史杨两家好睦邻

申 玉 林

据传说，明洪武年间，山西移民东来，大多同姓结伴而行，共同觅地建村聚居，因此新建之村多冠以姓氏。当时有几户杨姓人在朝城北约3华里处定居，取村名杨庄。后又有史姓人在附近建村，因其地比较低洼，便取村名“史家洼”。

初建村落，难免缺这少那，遇上许多困难。移民来时，一般只带些衣物锅碗，农具则一无所有。后来慢慢置办一些，一时也很难齐备。特别是大件农具，价格较高，购买不易，往往要节衣缩食三五年甚至七八年才能购进一件。当时杨庄人经过几年努力，联户拴了一辆大车，一时买不起牛，外村人便把杨庄叫“杨没牛”。史家洼则只买了一头牛，多年没能拴起车，外村人便戏称其“史没车”。可喜的是，一个有车没牛，一个有牛没车，这种“瘸腿”现象却促成了两村自发的联合。两村把车和牛配起套来，轮流拉土、送粪、运庄稼、串亲戚，协调得如同一个村。赶上大忙季节，两村还互相推让，尽量让对方先用。杨家用时，总是用好草好料喂史家的牛，连一下重鞭也舍不得打，生怕弄掉一根牛毛；史家用时，则尽量少装载，走好路，遇上坎坷道，就牵牛慢行，唯恐弄坏了杨家的车。这样合作了几年，牛养得膘肥体壮，车保养得完好如新。

史杨两村亲密无间的合作，在朝城一带传为佳话。史家因地处低洼，每逢遇到水患，就去杨家躲避。后来，史家迁居到邻村，杨庄村址也有变更。不论地理位置如何变化，史杨两家却始终保持着友好的睦邻关系，从古至今，相沿不衰。

(北杨庄，清末属朝城县秋五里，民国初属城区秋五里，建国前后属二区东沙河乡，1956年属莘县，1958年12月属范县，1961年7月属莘县，1962年9月属朝城区三里营公社，1971年属朝城公社，1984年属城镇贾主管区。——刘广恩)

三 山 五 岳

传说中的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

五岳：东岳泰山，主峰海拔1524米；

南岳衡山，主峰海拔1290米；

西岳华山，主峰海拔1997米，

北岳恒山，主峰海拔2017米；

中岳嵩山，主峰海拔1512米。

宁国寺前石燕井

郭 遂 厚

《朝城县志》载：“石燕井，在宁国寺前，泉下有石多窍，遇阴雨则石飞出，类燕形，可和药，故名。久塞。”由此看来，朝城确曾有过石燕井，井中的燕形石也确可和药。志中所载“朝城八景”，“石燕飞雨”位列第三，其文曰：“燕出宁国寺井，遇阴雨则自井两两飞出，微呈燕形，能疗诸病。”县令虞道隆曾为此井作诗一首，诗曰：

阿谁凿此井，水底隐琅玕。

迎露气先动，拂云翅并传。

坠埃须类石，和药可成丹。

锻炼相逢日，自应什袭看。

石燕井中之石为何能自行飞出，其科学道理已难推断。这里说的是一个关于石燕井的民间传说，虽系神话，却也能发人深思。

不知是在哪朝哪代，朝城出了一位名闻遐迩的老中医。老先生精通四诊八纲，熟谙辩证施治，身怀杏林绝技，确能手到病除。他不但医术精湛，而且医德高尚。无论寒冬酷暑，风霜雨露，也不管白天黑夜，路程远近，总是随叫随到，有求必应。人们敬重他，遂送外号“神仙一把抓”。

老先生一辈子治病救人，乐善好施，自己家里却十分清贫，并无积蓄。老伴早逝，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名唤石燕，生得眉清目秀，体态婀娜，文静娴淑，俊美异常，且天资聪颖，睿智过人，插花刺绣样样精通，经史子集过目成诵，对父亲的药书医案，也了如指掌。老先生将女儿视若掌上明珠，远近乡邻也把石

燕姑娘看作观音菩萨一般，十分仰慕。

当地还有一大户人家，复姓万俟，仗着朝里有人，十分霸道。万俟家有一独生子，名叫万俟怀，生得弯腰驼背罗圈脚，秃头斜眼，尖嘴猴腮，三分象人，七分象鬼。此人外貌丑陋，却好色如命。听说石燕姑娘才高貌美，早就垂涎三尺。可石燕平时只在家中学做女红，研读医书，从不出大门一步。万俟怀虽有恶念，却苦于无从下手。

有一年，这里闹开了瘟疫，病人盈门。万俟怀趁机派家丁来请老中医，说是其母病重，求先生过府诊治。石燕不愿让父亲登万俟家的门，父亲却说：“治病救人，乃医家本分，岂可拒绝。哪知到了万俟家中，万俟怀却立逼老中医允婚，要娶石燕为妻。老中医坚辞不允，万俟怀恼羞成怒，命家丁将老人赶出家门。老人挣扎着走到一古井旁时，已是奄奄待毙。石燕闻讯赶来，伏体痛哭。父亲望定女儿，断断续续地说：“万俟恶少，欺压良善，天理难容！女儿要继成祖业，为百姓消灾祛病，不可令我家医风失传！”说罢，口吐鲜血而逝。石燕悲恸欲绝，呼天抢地，大哭不止。这时，万俟怀率家丁赶到，要抢石燕进府。面对如狼似虎的家丁，石燕欲斗无力，又不甘受辱，她哭一声“爹爹”，又骂一声“恶少”，然后一头扎进古井中。

第二天清晨，大雾迷漫。乡亲们含泪掩埋了老中医，又去井中打捞石燕的尸体，捞来捞去，却不见踪影。乡亲们正悲凄间，忽然一股雾气从井中喷出，雾气中夹杂着点点硬物，落地有声。大家拾起来一看，原来是一些光洁如玉的小石头，状如雏燕。后来发现，只要喝了用燕形石泡过的水，百病皆可痊愈。人们怀念石燕姑娘，又感谢石燕姑娘死后仍为乡亲造福，便把这眼井叫作“石燕井”。至于石燕井何时被填没，今人就不得而知了。

孟家洼的传说

江克宪 申玉林

朝城西南角有一片洼地，北至前三里营，南至东西孟庄，西至周武庄，东至朝城西街，大可千亩，人们习称其为孟洼。孟洼的真正成因，尚无人细考。当地流传的一些关于孟洼的传说，却耐人寻味。这些传说，有的互为补充，有的互为印证，有的互相矛盾。这里简记几则，以立存照。

孟家固堆的来历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早晨，武阳城（今朝城）里来了个老头，鹤发童颜，面目清癯。只见他挑着两筐黄土，沿街叫卖：

“买黄土呀！都来买黄土呀！”声若洪钟，全城人都能听得见，引来不少男女老少来瞧热闹。那时候，人少地多，到处有闲田荒地，黄土随处皆是，哪有人肯花钱去买？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卖葱卖蒜，卖砖卖瓦，还真没见过卖黄土的。”有的说：“卖黄土能发财，谁还开荒种地？”还有的说：“这老头看着怪精明的，怎么办这种疯事儿？”不管人们如何评论，老头儿照喊不误。一直到太阳快落山了，两筐黄土还是尖尖的。老头儿无奈，抬头望了望天，又低头看了看两筐黄土，摇摇头，叹口气说：“天意难逃啊！”说着，挑起黄土向南走去。出了南门，他放下担子，把两筐黄土倒出来，堆成一个土堆。往西南走了几里，又放下空筐，磕了磕筐底，磕出一些碎土来。然后挑上空筐，飘然而去。

就在这天夜里，大雨倾盆，武水（朝城之南古有一条大河，

名武水)暴涨,河堤决口,武阳城被淹。城南,也就是老头儿倒土的地方,忽然平地冒出一个大固堆,约有25亩大,人们纷纷爬上去躲避。水涨,固堆也跟着长,终于使武阳城的大部分人免葬鱼腹。后来水退了。固堆依然存在。因这个大土固堆紧挨着孟庄,人们习称其为孟家固堆。孟庄西南四五里路有个王山村,也冒出了两个小固堆,据说就是老头磕筐底的土长成的。

原来老头儿是个神仙。

(江克宪搜集)

菜瓜砸金牛

据传说,古时候,孟洼常年有水,水里有个大金牛。半夜三更,常听到金牛哞哞的叫声。人在东边,它在西边叫;人走到东边,它的叫声又从西边传来。冬天封了凌,夜深人静的时候,它就象犁地一样,用角把冰拱开,几里地外都能听到咯咯喳喳的冰凌响,当地人叫“金牛拱凌”,可金牛到底有多大,啥模样,谁也没见过。

有一年,一个名叫黄聪的江南人来到了朝城。这江南蛮子独具慧眼,专能识宝,也善于盗宝。黄聪搭眼一看,朝城四周雾气腾腾,就知道藏有宝物。半夜里,听到金牛叫声,他立即顺声去找,果然看到孟洼里有头金牛,金头金身,金毛金角,映得孟洼一片金光宝气。可金牛总是钻在水里不出来,黄聪也无可奈何,急得他整天围着孟洼转圈子。

一天,他转到城西北的杨庄,见庄东头有个大瓜园,种着清一色的大菜瓜。时逢六月,瓜似熟不熟,瓜叶黄中透青,青中泛黄,煞是好看。忽然,他见一棵瓜长得与众不同,瓜秧又粗又长,瓜叶绿似翡翠,长长的瓜秧上只结了一个瓜,那瓜碗口粗细,足有三尺多长,瓜皮珠光闪闪,隐隐有清香溢出。黄聪一

见，心中大喜。他想：此瓜定是宝物无疑。宝物还需宝物降，要得金牛，非此瓜不可。于是，他抬腿朝瓜棚走去。

看瓜的姑娘叫杨秀英，年方十八，生得俊俏，且聪明伶俐。听说黄聪要买瓜，忙迎上来招呼。黄聪用手一指：“我就要这个最大最青的”。秀英就要去摘，黄聪急忙阻拦：“此瓜尚嫩，百日后方可成熟。”秀英一听，不以为然地说：“一个菜瓜一碗菜，生点熟点都不碍。你若不要它你摘走，你若不要俺再卖。谁有工夫给你看一百天哪！”黄聪见姑娘不好对付，忙说：“小姐，实不相瞒，此瓜长足百日，便是一宝瓜，到时候我有妙用。只要小姐给我看好这个瓜，以后瓜钱由你开价。”说罢，丢下五十两白银作为定金，千嘱咐万叮咛地离开了瓜地。

杨秀英苦苦看守宝瓜，转眼已到秋天。别的瓜秧早已拔掉，唯有这棵瓜青秧绿叶，生机勃勃。瓜也长成了金黄色，香气扑鼻。姑娘见这瓜果然是宝，心里犯了嘀咕：江南蛮子心眼很多，常来北方盗宝。听口音此人是南方人，莫不是又要盗我们的宝贝，破我们的风水？若真是这样，决不能让他如愿！可自己已答应了人家，人家又让自己说价，实在无法拒绝。说话不算数，岂不失信。思来想去，终于拿定了主意。等那瓜长到九十九天时，她便将瓜摘下来，放在瓜棚下面。第二天，黄聪果然来了。杨姑娘迎上去说：“我刚摘下来，你就来了，快拿走吧。为这一个瓜耽误了我好多工夫，价钱低了可不行！”黄聪见瓜已长成，心中大喜，笑嘻嘻地拿出一包银子交给秀英说：“一百两如何？”秀英说：“庄稼人的工夫不值钱，将就点吧。”当下黄聪抱起宝瓜进了城。

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黄聪偷偷地来到孟洼，把瓜放在岸边，自己藏在一旁观察动静。不大一会儿，只听“哞”地一声吼叫，从水中钻出来一只金牛，二尺多高，三尺多长，一身金黄，闪闪发光。黄聪一跃而起，举起宝瓜朝金牛砸去。只听“咯噔”一声巨响，一溜火星闪过，金牛不见了，地上留下了一个光闪闪

的金牛角。原来宝瓜少长了一天，便减了许多威力；如果真长足百日，金牛就无法逃脱了。

从那以后，孟洼里的水干了，金牛不叫了。可杨庄种菜瓜的人却越来越多了，村名也慢慢地变成了“菜瓜杨庄”，简称“菜杨庄”。

（江克宪搜集）

杠抬孟固堆

千百年前的一天，一个江南妖道来到孟固堆。他围着这个庞然大物转了三圈，这里看看，那里敲敲，面露惊喜之色。他断定：此固堆来历不凡，下面定有价值连城的珍宝。根据他的盗宝经验，要取此宝，一要施法术、二要巧借拔山之力。法术自己会施，这拔山之力到哪里去借呢？思之再三，终于有了主意。他从附近村里找来九个属牛的、两个属虎的小伙子，对他们说：“此固堆下藏着大批珍宝，你们把它抬起来，我进去取宝。一旦宝物取出，你们都可发大财，再也不用种庄稼受苦了。”小伙子们一听，相视大笑：“你这个江南蛮子真是大白天说梦话。这么大个固堆，别说我们十一个人，就是来上一万一千个，怕也抬不动它。你这个老道大概是想钱想疯了，快醒醒神，一边凉快去吧！”妖道并不生气，反而十分神秘地说：“我自幼学得神功，能借八方之力。我一念咒语，一吹法气，你们就是钢筋铁骨，力可倒海翻江，纵然是三山五岳，你们九牛二虎也能缚得住，抬得起！”小伙子们仍是半信半疑，心想：闲着也是闲着，且答应他，看他能变什么戏法。

妖道选了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带领十一个小伙子来到孟固堆旁边。只见他一边念咒，一边吹法气，然后将孟固堆用粗绳横三竖四地捆住，串上五根大杠，叫十一个小伙子各抬一头，剩下一个帮他呼号助威。老道口中念念有词，两手指天划地，忽然大叫

一声：“起！”偌大的孟固堆真的离开了地面，悬空三四尺。固堆一离地，便见下面金光万道，紫气千条，照得人睁不开眼。妖道一见，惊喜万分，停止念咒，一头扑了进去，他要把所有的宝贝据为己有。这时只听“卡嚓”一声巨响，七条绳子齐刷刷地断了。就在大固堆落地的一霎那，一头金光闪闪的大牛从下面一跃而出，跳进孟洼水中，眨眼间不见了。

从此后，孟家洼有金牛的消息就传开了，还有人把孟固堆叫作“金牛坡”。

（田连水讲述，申玉林整理）

金牛坡里的铁疙瘩

据传，在并不很久远的年代，金牛坡里曾扔着一个老大不小的铁疙瘩。这大家伙从何而来，谁也说不清。只见它说圆不圆，说方不方，满身铁锈，很不起眼。说它是古代的铁鼎，它没有三足两耳；说它是寺院的大钟，谁也敲它不响。谁家种地嫌碍事，就把它掀在一边。就这么掀来滚去，铁锈外面又包上一层泥巴，更是丑陋不堪。起初有人干活干累了还在上面坐坐吸袋烟，后来越弄越脏，连垫屁股的资格也没有了。有外地人由此路过，当地人逗笑说：“老弟，这是个宝物，我当家送给你，用车子推走吧！”外地人不屑一顾地说：“你开给脚力钱我也不推这废物，放在哪里哪里碍事。”

后来，这个被称为废物的铁家伙终于被派上了一点用场。不知谁带的头，耙地时把它滚来压耙。百十斤重的铁物，不轻不重，压耙正合适。以前耙地都是人站在耙上，很不安全；用粪筐装土压住，份量又太轻。现在用铁疙瘩压耙，份量适中，耙出来的地又碎又平。于是张家用了李家用，每年春天都要忙活一阵子。春天一过，铁疙瘩又没了用武之地，依然闲置路旁。有调皮

的小伙子偶而在上面坐一坐，要笑说：“放个屁，给这铁宝贝泄泄锈！”

又是一年的春天来到了，农民们又赶着牛去耙地，却发现那用来压耙的铁疙瘩不见了。东南西北找遍，没有踪影；男女老少问遍，人人摇头。一位老人登上孟固堆，四下张望，一无所获，叹口气道：“怕是有人搬去炼铁了。”下坡时，一脚踩在了一个硬东西上，低头一看，原来是一块方方正正的石板，上面隐隐刻有字迹。大家立即围拢来看，只见上面刻的是：

金鼎扔在金牛坡，
老少乡民都见过。
外包铁皮长满锈，
内含黄金千两多。
此宝归我您别怪，
怨你有眼不识货。

——明人不做暗事，江南人留语

至今，孟庄百姓谈起此事还很遗憾，埋怨前人有眼不识无价宝，误把黄金当废铁。

（孟兆海讲述，申玉林整理）

乐助穷人的仙固堆

据当地人传说，孟固堆有神，而且灵得很。至于这神是哪家之仙，或者是如《聊斋志异》中所说的善良的狐狸精之类，没人能说得清。不管固堆中藏的是哪路神仙，反正是好神，心眼好，好可怜人，尤其肯帮助穷人。

农民过日子，碗盆等物是少不了的，家家都备有一些，一日三餐满可应付；即使过年过节置办的食物多一些，也能凑合。但是，一遇红白喜事，就有些麻烦。摆个十桌八桌的，光大碗小盘

就得上百件。买吧，花钱太多；再说，事儿一过去就要闲置一边，也不合算。借吧，要多少家才能凑够；把人家的家什占住了，人家还吃饭不吃饭？贫苦农民的这种困难，很快被孟固堆里面的神知道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神开始出借盆罐碗碟。谁需要这些东西，只要在天黑时到固堆前插草为香，祷告一番，说明所需种类与数量，第二天天亮前用大筐去抬，保证如愿以偿。当天用完，天黑时洗刷好送回原处，入夜时分就不见了。万一使用时不慎弄坏一件两件的，送还时再祷告几句，说明原因和歉疚之意，神也并不计较，下次去借照样灵验。

附近村里有个富户张七爷，家存万石粮，却吝啬得一毛不拔。见穷人都去借家什，他眼红了。有一次他儿子娶媳妇，大摆宴席。本来他家中席面家什用不了，他却放着自己的东西不用，偏要装模作样地跪到孟固堆去借。走到之后，他也是学着别人的样子，插草为香，闭目祷告，提出要借一百套碗盘。第二天一早他带人去取，固堆前却只放了三十套，另有一张纸条，上写着：

“这里碗盘没多少，你家碗盘使不了。念你初次来张口，权借碗盘三十套。”张七爷闷闷不乐地叫人把东西抬回去，用完之后却昧着良心藏起来不送了。从那以后，别人到孟固堆去借家什也不灵了。村里人都说：“张老七财迷心窍，连神仙也敢骗，早晚要受报应！”

张七爷做了亏心事，一到三更夜半就听见有人敲门索要家什。家里长工说，他们从门缝里看过，喊门的是几只火眼金睛的大狐狸。张七爷吓得心惊肉跳，从此卧床不起。而他藏起来的那三十套家什，早就不翼而飞了。

（申玉林搜集）

“一百单三孔”的传说

申 玉 林

据传说，隋朝时候，武阳城因地势低洼被水吞没，继之地震，城基下陷，旧址东二三里处地势较高，时有潮气腾空，形成云雾，状类城郭。人们说这是吉祥之兆，适宜在此建县城。至唐代，武阳城便东移二三里，改名“潮城”，后简写为“朝城”。至今仍有“朝城是一夜之间潮出来的”传说。

县城东移后，旧城址遂成大洼，城西百姓进城颇为不便。如筑堤为路，又怕挡住水路，酿成水患；修桥吧，造价太高，地方上又办不起。于是，地方官层层申报，请求拨款建桥。呈子上说：此地水面宽阔，需建一座一百单三孔的长桥。银子拨下来，县官见钱起心，想中饱私囊，又怕上头查问。思来想去，终成一计。他命人在朝城城西建了一座3孔小桥，其中一座桥墩用一块石碑做成，这样，碑这头有一孔，那头有二孔，一碑担三孔，用谐音法一说就成了“一百单三孔”。桥建成后，县官又大造舆论，把“一百单三孔”桥描绘成一方奇景。不少人慕名来观看，无不大呼上当，痛骂县官的欺人之谈。桥虽建了，此地却水患依旧。当地有民谣说：“老坡小坡水扯手，进出朝城没路走；老坡小坡积了水，颗粒不收白了嘴。”尽管县官给桥起了“秋波桥”、“流通桥”等好听的名字，但仍逃脱不了万人唾骂。被人称为“老坡”的金牛坡一带，至今仍常有瓦砾、陶瓷器物出土，并发现过明显的街道房屋遗迹，大概就是历代水患所造成的。

虞铺德行碑

延保玉 郭永贵

莘县朝城镇虞铺村东头有一德行碑。该碑是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数省、数十个县的百姓为虞铺神医虞甘堂所立。德行碑铭记着虞甘堂及其子孙们救死扶伤的善行。要知德行碑的故事，还需从头说起。

一、虞氏定居朝城县 甘堂拜师得真传

虞甘堂祖居浙江慈谿。先祖虞道隆做过山西巡抚，因为官清正，刚直不阿得罪了朝中奸臣，于明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被贬为朝城县知县。虞道隆在朝城做了7年县令，与当地百姓鱼水相融，倍受拥戴，年老后不思回乡，便在朝城东南的十二里铺安了家。虞氏人丁兴旺，慢慢在十二里铺成为大户人家，后来村名改为“虞家铺”。到虞甘堂这一代，已是清咸丰年间，家景衰败，成为一般农户。

此时已是清朝末年，朝政腐败，内患频仍，南有捻军起义，北有以宋景诗为代表的五旗军造反，清政府连连派兵镇压，也是按下葫芦起来瓢，无济于事。在这战乱之秋，民间习武之风盛行。当时朝城县的阎庄有一著名武师张连太收徒习武，在三间用土坯垒起的武厅里练拳舞剑，常年不停。此时虞甘堂只有8岁，还是个不太懂事的孩子。虞甘堂一心想拜师习武，怕师傅嫌年龄太小不收，便天天躲在屋门后静观不语。日久天长，张武师留意

在心。一天张武师问他：“你小小年纪，为何不去玩耍，却天天蹲在这里？”虞甘堂羞怯地低下头，笑而不答。张武师又问：

“你难道也想习武？”虞甘堂深情地望着师傅，郑重地点了点头。张武师接着说：“我这里练的是武功，开的是善门，讲的是德行，行的是善事。善门难开啊！练成武功，做到行善于民，施德于天下，并非易事。”虞甘堂听后双膝下跪，磕头拜师，并在师傅脚下对天发誓：“终生不逾师教，世代行善积德。”从此，虞甘堂拜张连太为师习武。

虞甘堂忠厚老实，练武刻苦认真，深受师傅喜爱。由于家境贫困，虞甘堂14岁就挑起家务重担，白天在家耕种，晚上步行数里从师学艺，练到半夜方回。尽管冬天北风呼啸，积雪没膝，夏天雷鸣电闪，风雨交加，他却从不间断一口。斗转星移，数十年之后，虞甘堂终于练就了一身硬功夫，成了张武师的爱徒。

绝技只传一人，这是中国武林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张武师的绝技授于何人？他晚年曾闭门三日思考此事。自己的两个儿子，功底一般，难当重任。徒弟中也有个把武艺高强的，可惜人品不端，更不可信赖。思之再三，张武师决定传给虽不善言辞，但尊重师长，武德可佳的虞甘堂。张连太谢客三天，关起门来，带虞甘堂在正房中央跪地插香，面对武祖盟誓，然后手把手地传授绝技。眼看虞甘堂练成之后，师傅又把他叫到身边，从壁橱里拿出一个木匣，拂去上面的灰尘，开匣取出三部书，语重心长地说：

“这是师祖传下来的秘籍，书内除武功外，还有接骨针灸等医道之说，可以治病解世人之苦。今传于你，你要记住为师的两句话：“一是行善救人莫贪财，二是习武健身不杀生。”虞甘堂接过书双膝跪下，说道：“徒儿严遵师教，世代不逾。”

二、解民厄牢记师训 行医道初试锋芒

张连太绝技传给虞甘堂，终生有了寄托，了却了一桩心事，第二年便离开了人世。虞甘堂与众师兄给师傅送葬后回到虞家铺，除耕种土地外，一面召集青年习武，一面攻读师傅留下的三部书。书中详细地介绍了红拳的路数和各种兵器的使用，越读越觉得思路开阔，越练越觉得脚下生风。虞甘堂勤学苦练，终成了武林高手。他牢记师训，艺高不杀生，同时还教导徒弟，习武为健身护家，决不准滥杀无辜。他言传身教，成为朝城一带的武林师表。

一天，虞甘堂在耕种教徒之余来到村东的一棵树下休息。突然有一农民模样的人惊慌跑来，说后有清军追赶，央求虞甘堂搭救。虞甘堂从腰里拔出烟袋杆向树上一指，那农民便被定在树身上，背贴着树象粘在上面一样。一清兵赶到，举枪要刺，被虞甘堂用烟袋杆一挡，枪杆断成两截，枪头入地。那清兵见不是虞甘堂的对手，便回去搬兵。虞甘堂让那农民快走，此事由他应付。停了一个时辰，十多个清兵赶来，为首的清兵说：“刚才的那个人哪里去了？快交出来！”虞甘堂从容答道：“刚才那个人我不认识，他自己有腿，走了，我无从交人。”为首的清兵恶狠狠地说：“好，你这个农夫，不知好歹，给我拿下！”众清兵一拥而上，被虞甘堂一个扫荡腿统统踢倒在地上。清兵恼羞成怒，从地上爬起来，十多支枪一齐刺向虞甘堂。虞甘堂手疾眼快，抽出别在腰间的烟袋杆抡了一圈，清军的枪尖全被削断，斜插入地。清兵见状，大吃一惊，知道奈何他不得，只好悻悻而归。

虞甘堂除练武授徒以外，还潜心钻研书中关于接骨、针灸、制药等治病救人的妙方，不久成为神医，名扬四方。一天，虞甘堂去朝城赶集，见一辆马车，辕马受惊狂奔，碰伤了一位老人，

赶车的人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虞甘堂紧走几步，上前捧起老人的头，就地施治。不大会儿，老人便康复如初，毫无痛楚。此事传开以后，神医虞甘堂的名声更大了。求接骨正骨者云集于门，络绎不绝；虞甘堂手到病除，分文不收。

三、重医德不分贵贱 共立碑万民景仰

虞甘堂看病不论官宦士绅，还是平民百姓；不论坐轿而来，还是徒步而至，均按先后顺序诊治。有时需要出诊，也是按先来后到，不分地位高低、富贵贫贱。一次，虞甘堂正在治病，突然人声嘈杂，来了一个八抬大轿。原来是县太爷的小姐胯骨脱臼，命人来请虞甘堂出诊。虞甘堂说：“在我这里只有两种身份，一是医生，一是病人。凡是来要我治病的必须听我的安排。县太爷小姐有病，我当然要去，但必须依我两条：一是必须把到我家来求医的这些人的病诊治完再出诊；二是出诊有先来后到，有两家比你们来得早，我得先去，然后到县府给你们小姐治病。”两个衙役知道虞甘堂的为人和性格，心里有气却不敢发作，只好依从。虞甘堂在家诊完病，然后坐着大轿先到两个村的贫苦人家看完病，直到中午时分才进了县衙。

虞甘堂的医术医德，正象碑文中所说的：“凡跌打损伤，折肱断膝者，经其手治，无不立愈。其为医也，不恃药耳，不恃经咒，精诚所结，手到病除。以故求医者日集于门，公皆徐为调治，不以贫嫌，不为富趋卑，人人皆知其意旨，真可谓好行其德者也！”

虞甘堂晚年，家中不幸失火，把师传的三部书烧成灰烬。虞甘堂忧郁成疾，不久便离开人世。三部书失传，但医术医德却后继有人。虞甘堂之子虞相仁继承父亲的医术医德，行医乡里。求医者日集于门，相仁均精心治疗。虞相仁六十三岁病逝，其

子尚庸继承祖业。

虞氏神医手到病除，不收分文，人们感恩戴德，自虞甘堂在世时就纷纷要求立碑挂匾，均被婉言谢绝。到了清光绪三十三年，人们看到社会的黑暗，政府的腐败，更加怀念虞氏神医。人们觉得对虞家的恩德无以为报，执意立碑。倡议发出，应者成千上万。虞尚庸再三谢绝，但众意难违。数省、数十个县的人们捐资，为虞甘堂立下了德行碑（碑文附后）。虞尚庸面碑发誓：“继承祖业、永记祖训，行善积德，施恩天下。”

四、德行碑千秋不倒 好骨医后继有人

虞尚庸40岁病逝时，其子虞登山才13岁。虞夫人把登山带到德行碑下发誓：继承祖业，大开善门。武功是医道的基础。虞登山在母亲督促下刻苦练功。三九天冰冻三尺，他穿着单裤，赤着臂膀，练完工却大汗淋漓。三伏天烈日当头，他冒着酷暑，苦练不辍。他很少与人闲聊，头发老长也顾不得剃。人们说他练功练迷了，练傻了，练疯了。功夫不负有心人，虞登山的功夫日见长进。医道借助于神功，也达到了精诚所结，手到病除。

虞登山继承先辈的医术医德，使虞氏家风发扬光大。1945年初冬的一天，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背着自己的孙子从百里之外来到虞家铺。祖孙二人浑身是泥，孩子疼得咬着牙直流汗。虞登山二话没说首先给孩子检查，原来是脱胯和小腿骨折。经过虞登山的精心治疗，孩子不疼了，高兴地喊着奶奶。这时老太太从怀里掏出三个鸡蛋说：“俺知道这么大病得花大钱，可俺啥也没有，家里的老母鸡下了三个蛋，给您拿来了，先生别嫌少。”虞登山说：“好，我依你把鸡蛋收下，你也得听我的，孩子的伤骨虽然接上了，但今天不能走，需住两天再治疗几次。”老太太一听懵了，心想：住下好说，俺身无分文，路上尚能要点饭吃，在这里

吃什么，住谁家？虞登山一看老人为难的样子，忙说：“大娘，您放心，既然你和孩子来到我家，吃的住的我包了。”两天后，孩子的病全好了。祖孙二人要走，登山妻子送给他们一摞煎饼和两块钱，让他们做盘费。祖孙二人感激万分，跪下给虞登山磕了三个头，说：“您的大恩大德，俺永远不忘。”虞登山连忙将祖孙二人扶起，亲自送其上路。

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狂飙突起，横扫一切。文物古迹、碑碣牌坊统统被视为四旧，列为横扫之首。一天，一群红卫兵要推倒砸毁德行碑。虞登山并不阻拦，当地群众不允许。虞铺的群众闻讯赶来了，他们说：“这是虞家的德行碑，不是四旧，不能推倒！”不少被虞家治愈的患者也闻讯赶来，流着眼泪说：“虞家是俺的救命恩人，碑上写的是虞家的大恩大德，不能推啊！”周围村的群众也纷纷怒斥：“你们年轻不知道，你们的先辈叫人家看过病，推倒砸烂德行碑，难道就不怕坏良心！”不少老太太拄着拐杖赶来，坐在碑下说：“只要有俺的这口气，谁也别想推倒德行碑！”有的年轻人手持棍棒来，愤怒地说：“谁敢推倒德行碑，棍棒相见！”众怒难犯，红卫兵无奈，只得打消了毁碑的念头。

1972年，虞登山去世，三儿子虞连仲继承祖业。他象自己的父亲一样，首先到德行碑下缅怀祖先的善行功德，面碑发誓：继承祖宗医术医德，行善乐施，救死扶伤，济世爱民。1977年，吴庄村一青年闹着玩把脚扭伤，整个脚扭转了180度，疼得嗷嗷直叫。虞连仲抓住脚尖微微一拉，就正了过来，没留一点后遗症，人们无不称奇。1986年，阳谷县的一个小女孩胳膊弯骨折，压迫神经组织，肌肉萎缩，五指均伸不开。家里人带着他住过本县医院，去过省城济南，请过骨科名医，均未治好。由于时间太长，治疗难度很大，虞连仲天天推拿治疗，用了6个月时间，终于使断臂康复。1982年，河北楼阳供销社的一位同志小腿骨断了一股，被送进峰峰矿区专科医院用牵引法治疗，疼痛难忍，长期不

愈。后来慕名来到虞家铺，虞连仲给他治疗了一个半月就痊愈了。

虞氏治病救人的故事不胜枚举，在朝城一带有口皆碑。虞公德行碑几经风雨沧桑，巍然屹立，永垂青史。虞氏后人在德行碑下正不断续写着新的篇章。

附碑文：

闾里铭恩

人无论士民，才无论文武，要必有实业可达，实惠可称，乃令人追思慨慕，历久而不能忘观。吾邑虞公知虚誉之不可倖邀，绝技之不能终掩也。

公讳甘堂字甫村，世居城南虞家铺，其先为名宦虞公之裔，十数传而至公，家乃中落。公幼而凝重，不妄言笑，长而酷嗜拳勇，专心致知，无间寒暑者十有余年，运矛奇稍妙绝，流辈从之游者数十百人。咸丰年间，北有教党，南有捻匪，往来冲突，村疃皆被焚掠。而公之邻近诸村独晏然无恙，盖公之声威足以慑服之也。

公又邃于医道，凡跌打损伤，折肱断膝者，经其手治，无不立愈。其为医也，不恃药耳，不恃经咒，精诚所结，手到病除。以故求医者日集于门，公皆徐为调治，不以贫贱，不为富趋卑，人人皆知其意旨，真可谓好行其德者矣。

於戏，士大夫博巍登科显宦，腰金衣紫，未尚不名重一时，然生有赫赫，歿则已焉。以视公之潜德，幽光愈远，而弥新者相去，为何如耶？其子相仁，乐善好施，饶有文风；其孙尚庸，名列国痒，克绳祖武。观虞氏于三代之间，孝子贤孙萃于一门。公之貽谋盖亦远矣，今距先生之歿数十余年，及门诸子与四方同志金谋泐诸碑碣，以垂永久，而征文于余。余生较晚，未获奉其杖履，然父老传颂犹嘖嘖乐道其轶事，故不忍以不文辞而为之记。

候选直隶州州判 张召升撰文

邑痒生

袁绍安书丹

金山石工

王德顺铁笔

清光绪三十三年岁次丁未相月下浣谷日

（虞铺，清末属朝城县沙三里，民国初属舍利寺区沙三里，建国前后属南峰、朝城县一区，1956年3月属莘县朝城区戴庄乡，1958年2月属朝城乡，同年底属范县，1961年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朝城区袁屯公社，1971年属朝城公社，1984年属朝城镇八里庄管区。——刘广恩）

地名中的“各”字

我国北方常见带“各”字的村名，如“杨各庄”、“张各庄”等。据考证，这些村庄原系一姓聚居，出于对男性的尊重，人们带呼之为“×哥庄”，后便以近音字“各”字代之，也有写作“×戈庄”和“×格庄”的。

太子张庄来历谈

郭遂厚 刘广恩

莘县城南20华里，徒骇河东岸有一个不大的村庄，名叫太子张庄。村旁有一土丘，状类坟墓，据说就是春秋时期卫国太子伋及其弟寿的合葬墓。伋和寿的义烈故事，至今仍为当地人所传诵。

春秋时期，莘野是齐国和卫国的交界处，也是两国的往来要道。卫国有个卫宣公，名晋，为人淫纵不检，为公子时就与其父庄公之妾夷姜私通，生下一子名伋，寄养于民间。宣公即位后，夷姜得宠，伋被立为太子，成为法定继承人。伋子长到16岁，宣公为其聘定齐僖公之长女宣姜。宣公听说宣姜有绝世之姿，欲自纳为妾，便派人在洪河旁构筑宫室，名曰新台，然后把伋派往宋国，自己把宣姜迎到新台，纳为小妾。

伋自幼宽厚忍让，得知此事，亦不计较。宣公自纳宣姜后，置国事于不顾，只在新台朝欢暮乐，宣淫无度。三年中，与宣姜连生二子，长曰寿，次曰朔。宣公偏爱宣姜，便欲把江山传给寿、朔弟兄。无奈伋温柔敬慎，从不失德，欲责无由。寿又天生贤慧，与伋如同兄弟一般。唯有朔天生狡猾奸诈，恃其母得宠，暗暗结交狐朋狗友，伺机夺权。他不但多嫌伋，连亲兄寿也视如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宣姜呢，本系伋之妻，后被宣公霸占，生子得宠，也怕伋对己不利，遂与朔合谋，常在宣公面前说伋诸多不是。一来二去，宣公对伋便无好感，进而视为眼中钉，要伺机拔去。

不久，齐僖公约卫伐纪，宣公便派伋到齐国去订出师日期。宣公与朔商定，卫去齐必经莘野，至莘野必登陆休息，朔预派兵士埋伏，待伋到来，伏兵齐出，将伋杀死，以绝后患。不料这一

密谋被寿探知，寿立即通报于伋，劝伋不要自投罗网。伋说：“为人子者，必从父命，父命不听，即为不孝。”遂不听寿言，毅然登程。寿苦劝无效，自思道：若伋被害，按长幼必立我为太子，害其兄篡其位，这种恶名实在是有口难辩。不如我提前出发，代伋一死。我死后父亲尚能悔悟，仍以伋为太子，可谓忠孝两全。于是他另觅一舟，顺河而下，找伋饯别。两人泪眼相对，心怀悲伤。寿有心留量，不多时便把伋灌得酩酊大醉。趁伋昏睡不醒，寿取下伋手中的白旆，插在自己船头，命船工起锚，顺流急驶而下。行至莘野，方欲离舟登岸，朔所伏兵士一拥而上，将寿砍死，割下头颅，回去复命。

回船逆流而上，颇费气力。刚行不久，见一船顺流而下。原来伋酒醒后知其弟代行，便放舟追赶，正与朔所派之船相遇。伋站立船头，大声叫道：“我乃伋子，父命杀我，为何伤我寿弟性命？”兵士们见杀错了人，便一拥而上，将伋杀死，两颗头颅并纳函中，回国交差。

当地百姓知道了这件事，既痛恨卫宣公的残暴，又感怀伋寿二子的义烈，便自动凑钱出工，将两具无头尸收敛起来，筑成陵墓，名曰太子冢。为防陵墓被毁，一张姓人家自愿在墓旁建庐，日夜守护。后来此处变成了一个村庄，取名太子冢张庄，简称太子张庄。“文革”中曾更名“红卫村”，地名普查时复名太子张庄。

伋、寿的义烈之举，《春秋·左传》有记载^①，冯梦龙、蔡元放的《东周列国志》中有描述^②，《诗经》中也有专章对卫宣公的行为给予讽刺^③。

伋之同母妹妹闻兄死讯，私自逃出，奔向莘野，行至当时的杜婆村，患伤寒病死，遂葬于此。后人便将杜婆村改称“妹冢”，土改时分为东妹冢和西妹冢。据说，坟墓遗址在妹冢中学院内，曾有碑石出土，但现已不存。

（太子张，清末属莘县南乡中三里，民国二十年为六区镇西

乡，建国前后属六区，1956年为十八里铺区前高庄乡，1958年随区划归范县，1962年属十八里铺区王庄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太子张属之。1984年公社改乡，太子张属王铺乡王庄管理区。
——刘广恩）

注释：

①《春秋·左传·桓公十七年》：“初，卫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急同伋），属诸右公子，为之娶於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属寿於左公子。夷姜缢，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寿子告之，使之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可也’。及行，饮以酒，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请杀我乎！’又杀之。”

②见《东周列国志》第十二回。

③《诗经·国风·邶·二子乘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

愿言思子，中心养养。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

愿言思之，不瑕有害。”

栾屯轶事

魏 华 申玉林

王铺乡东南约10华里处，有一村庄名叫栾屯，现有耕地1600亩，854人，均为汉族。据《栾氏家谱》记载，明永乐年间，栾士先与孙再长由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各立一村，村名分别叫栾家屯和孙家海子。后来，张三保和刘石先又由山西迁来，比邻建村，村名分别叫张家固堆和刘家岗子。至明万历年间，4个村所建房屋渐渐连在一起，便干脆合成一村。因栾姓人多，影响又较大，村名便叫栾家屯，后简称为栾屯。

栾屯村的主街是南北走向，街道又高于周围地面，这在一般村庄中是罕见的。十字街东南隅有一株古槐，树龄已不可考，但至今仍枝叶茂盛，参天蔽日。粗大的树身大部被埋在地下，地面以上不足5尺。据说，槐树西北面原来还有一块石碑，后来和树身的下半截一起被洪水淤埋于地下。当地有民谣说：

栾屯正中一棵槐，
此树本是唐朝栽。
树身百（碑）搂搂不过，
千枝万叶罩四街。
仙家就在树上住，
能为百姓免祸灾。

在中国，由于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大凡古树，多被罩上神的光环，栾屯古槐也不例外。近百年来，人们一直笃信树上住着槐仙，没人敢损伤树的一枝一叶，这大概也是古槐能完好保存下来的主要原因。在前段封建迷信思想重新抬头的时候，到槐树下烧香、上供、祷告、许愿者大有人在，屡禁不止。

就在古槐的东南方向,原来还有一座庙,人称“一百七十二座庙”。据说此庙建于唐代,里面供奉着各路神仙,一度远近闻名,香火极盛。其实,此庙是一座观音庙,只不过在庙中各处又建了一百七十二座形式别致的袖珍小庙,因此便有了“一百七十二座庙”的说法,当地人也称其为“庙中庙”。1942年汉奸文大可修碉堡时将此庙拆毁。

栾屯历史上还有个借集的故事。栾屯村南约三四华里有一个村叫渠店(现在叫后店子,属徐庄乡),该村每10天有4个集日。后来栾屯出了个有能为的人物,一心要在本村成集,但几经申报,县官均不批复,理由是这里距渠店集市太近。此人不死心,便仿照刘备借荆州的故事,来了个借集。他以祭祀一百七十二路神仙和槐树大仙为名,到渠店去借集,言明暂时将渠店的集借到栾屯,唱几天大戏热闹热闹,事过之后便归还。集借来后,此人组织群众搭神棚,放鞭炮,搞得热闹非凡,烧香拜神的,买东买西的,看戏瞧热闹的,熙熙攘攘,人山人海。人们都觉得栾屯集比渠店集兴旺繁华多了,后来每逢集日便往栾屯跑。渠店虽几次来讨集,栾屯也说愿意归还,无奈群众都不愿再回到渠店去,众意难违,只得承认现实。从此后,栾屯就有了一、三、六、八4个集日。1985年清减农村过多的集市时,栾屯集才被取消。

(栾守元、栾守礼口述)

(栾屯,清末属朝城县秋五里,民国元年后属城区秋五里,建国后属一区,1956年3月属莘县朝城镇栾屯乡,归范复莘后属十八里铺区栾屯公社,1984年初属王铺乡栾屯管区。——刘广恩)

沙村的故事

孙瑞生

朔城西南约25华里有个村庄，据说当初建村时只有百来户人家，住在一条大沙沟里。因其周围全是沙土，人们习称其为“沙里村”。这里的沙又有些与众不同，流动性特别大。一场风刮过，沙尘飞扬，遮天盖地，日月无光，平地里会突然出现一个沙丘，挡住了道路，有时连房子也给埋起来；再一场风刮过，一阵天昏地暗之后，沙丘又不见了踪影，道路房屋完好如初。当地有这样一首歌谣：“沙里村，沙里村，大风一刮不见村；村里沙，村里沙，随风刮到后渠家。”

大风刮来刮去，沙土都跑到呈旺、渠家（今属马集乡）一带去了，沙里村没有了沙。有人说，既然无沙，叫沙里村名不副实，应该换个村名。但多数人认为：村名只是个记号，先叫后不改。再说，现在村里无沙，历史上可是风沙成灾，村名来历不可忘掉，不如将“里”字去掉，简称“沙村”（今属王庄集乡）。此议得到众人赞同，便成定论。

沙村没有了风沙灾害，土地又多，日子便渐渐好起来。于是，不少外村人纷纷迁此居住。约有三五年工夫，沙村就有了300多户，1800多人，成了象模象样的大村。村大了，又自然地分成了东西沙村，东沙村姓氏较多，其中又分靳家排、王家排、杜家营；西沙村以孙姓为主，居住较集中。后来，为防土匪袭扰，筑起了土围墙，只留东西两个寨门。寨内寨外又栽了许多杨柳树，沙村成了个美丽的村寨。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村里办起了学校。学生中有个叫孙育英的，聪明伶俐，文才出众，四书五经念得滚瓜烂熟，下

笔千言，立马可待。后来有个云游拳师来村，孙育英又爱上了练武。他白天练武，夜晚习文，很快成了少见的文武全才。东昌府开考，孙育英文武双应试，成绩优异，被推荐参加京试。京试一举登科，遂在朝为官。

沙村出了朝官，全村人都感到光彩，地方官府也感到脸上有光。于是，村中修起了东西南北大道，俨然通衢。只是没有集会，一时繁华不起来，实是一件憾事。沙村正南约3里路有个王庄集，一、三、六、八，十天四个集，生意兴隆，很是热闹。沙村有个孙大勇，生性好事，他想方设法，一心要把王庄的集争过来。无奈沙村属朝城县，王庄归观城县，朝城县官不好判断，孙大勇便带头把诉状递到了观城知县手里。

观城知县王广成接到诉状，有些为难。准状吧，沙村争集理由不足，王庄又是个老集，实在说不过去；不准吧，沙村在朝里有人，如给皇上奏上一本，自己这个七品官就要吹灯拔蜡。思来想去，最后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提笔判道：“沙村争集，自有道理；王庄系老集，不可取消，今判沙村一六为集，王庄三、八为集，两全其美，就此息讼。”

孙大勇虽是个明白人，可有时也犯糊涂。回去的路上，他忽然想起：知县光说一、六，一年当中有70多个一、六，到底是哪个一、六，还得回去问问，免得再有争执。于是他折返县衙，面见知县，如此这般一说，知县不耐烦地答道：“你这个人，外表明白，内里糊涂。一是大年初一，六是正月十六。回去吧！”孙大勇高高兴兴地回到村里，把打官司经过从头到尾讲说了一遍，大家异口同声的叹息起来：“已经打赢了官司，又让你搞输啦！正月初一、十六哪有成集的？本来是一年70个集，叫你这一回马枪给杀掉了。”孙大勇这才恍然大悟，但事情已成定局，只得自认倒霉。后来，有人把这件事编成了一句歇后语：“沙村的集——一没赶（敢）的！”

据说，这事发生在明代。

（沙村，清末属朝城县沙六里，民国元年为临颍区沙六里，1943年属观朝县五区，1944年属观城县，先后归二、三区，1956年随区划归范县，1964年属莘县王庄集区王庄集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乡为该乡余粮海管理区。——刘广恩）

我国历代都城

商（后期）：殷（今安阳）

西周：镐京（今西安）

东周：洛邑（今洛阳）

秦：咸阳（今咸阳）

西汉：长安（今西安）

东汉：洛阳（今洛阳）

三国：魏——洛阳（今洛阳）；蜀——成都（今成都）；吴——建业（今南京）

西晋：洛阳（今洛阳）

东晋：建康（今南京）

隋：大兴（今西安）

唐：长安（今西安）

北宋：东京（今开封）

南宋：临安（今杭州）

西夏：兴庆（今银川）

辽：上京（今辽宁巴林左旗）

金：中都（今北京）、开封等。

元：大都（今北京）

明：北京

清：北京

呈旺村神话

魏 华 陈元韶

呈旺村在马集乡东北约4华里处。

据民间传说，明朝永乐初年，从云南、贵州一带过来一大批瘟虫，去北京讨封，路经此地，以至瘴气迷漫，瘟疫横生，人兽绝迹。后赵仁善、赵仁太兄弟二人由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立村赵庄。本地原有几户居民也姓赵，因此该村的赵姓素有住户赵和迁民赵之分。

所谓瘟虫讨封，原不过是民间神话。但元末明初，天灾战乱危害中原，造成了许多无人区，却是见诸史书的事实。山西赵姓东迁，赵氏宗谱中亦有记载。赵氏初立村名赵庄。至明朝中叶，官府欲在此建县城，据说也做了许多勘探工作，最终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未能实现：一是试打了72眼水井，出水皆不旺，井泉不旺，有关风水，自然不宜建城；二是这一带没有适于作法场的“吃血地”。两条不合，县城便搬到老坡（即孟坡）。后县城遭水淹，才搬到现在的朝城。据说原来在赵庄规划的县城有72眼水井、12条大街、4个城门、4个关厢，总占地面积约4平方华里。县城没建成，赵庄人十分遗憾，念念不忘。开始他们把村名由赵庄改为“城望”，仍有希望在此建县城的意思；后来又谐音改为“呈旺”，大概是希望在此能打出泉清水旺的井来。随着村子发展，又按地理位置分为前呈旺和呈旺两个村。至今呈旺村仍有3条十字大街、4眼砖井，每隔七八十米就有一眼，可见这里当时曾是人口密集的居民区。

明朝末年，呈旺一带匪患滋生，皇上钦命大名府派兵进剿，呈旺村曾一度衰落。后来外逃之人逐渐回归，呈旺村才又发展起

来。

呈旺一带，还流传着一个小潘龙的神话故事。明初时候，呈旺村除赵姓外，还有潘、高、刘3姓。潘家只有一户，是老两口。潘家太太婚后30年未育，年近半百时忽然怀孕，足月产下一个怪胎，五官俱全，人首蛇身。潘父认为是不吉之兆，主张丢弃；潘母爱子心切，坚不应允。无奈，只得放在一口缸里当小动物养活。有一天，邻人来看蛇儿，那蛇儿见了人，眨眼间长得茶碗般粗，并绳般长。潘母忙说：“我儿快收身，莫唬了乡亲父老。”说来也怪，那蛇儿遵从母训，霎时又缩成一尺来长。邻人见状，无不惊诧，齐呼“神龙”。一天中午，不知何方飞来一块乌云，在潘家上空连打三个响雷。雷声过后，众人只见一道火光钻空而去，小潘龙不见了。

不久，潘家父母病逝。出殡那天，天空忽起乌云，电闪雷鸣，雨点随送葬队伍一直洒到墓地，据说是小潘龙亲来为父母送葬，那雷声是潘龙的哭声，雨点便是哀悼的眼泪。从此后，每逢父母忌日，呈旺一带都要下一阵雨，人们都说是潘龙为父母上坟来了。渐渐地，潘龙成了呈旺一带群众敬奉的雨神。天旱时节，常有人对天祷告，祈求甘霖。清朝末年，又遇大旱，呈旺村名人赵仁堂（外号大善人）、赵长哲（外号二红）带领群众在潘家墓地搭棚祈雨，并动员附近村庄捐资，在呈旺村北旷野里修建了三间龙王庙，当地群众习称其为“潘龙庙”。龙王庙落成时，唱大戏三天庆贺。大善人赵仁堂乘机宣传：“潘龙显灵，有求必应，从此后，旱灾不临呈旺地，冰雹不打观朝二县。”甚至说：“潘龙来时，天上会下药丸子，包治百病。”一时搞得沸沸扬扬，人们笃信不疑。但年复一年，旱涝灾害不断，冰雹仍打观朝，更不用说天上下药丸子治病了。久而久之，群众中传开了一首民谣：

大善人，搭神棚，
写上几个神仙名。
就说神仙下了凡，

求雨治病样样灵。
引来百姓把供上，
一天收供两大笼。
香火钱，装满筐，
善人从此不受穷。

这首民谣是对封建迷信活动本质的无情揭露。据说，大善人赵仁堂借神骗人，心中有愧，建国初期患了精神分裂症，临死还歇斯底里地叫喊：“小鬼小判别打啦，我承认，我坦白，我胡弄老少爷们，做了亏心事！”潘家坟于“文革”前被平掉，潘龙庙也早已没有了痕迹。当地人民群众靠自己的力量改天换地，初步实现了河渠林网化，农业生产年年获得大丰收。

（赵振海、赵凤彩、赵连才、赵严学、
赵同文、赵章明口述）

（呈旺，清末属朝城县沙六里，民国初属临颍区沙六里，1943年1月属观朝县五区，1944年秋属观城县二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三区，1956年3月属范县王庄区，1962年9月属王庄集公社，1964年属莘县王庄集区马集公社，1971年属王庄集公社，1984年属马集乡马集管区。——刘广恩）

传说中的渠家“土龙”

陈元韶 魏 华

渠家在马集乡东北约3华里处，分为前后渠家，两村皆在千左右，各有耕地1000余亩。前后渠家原系一村，后来人口渐多，才按地理位置分为前后二村。渠家村北原有一条弓形的古沙河道，长约十几华里。过去，这里雨季成涝洼，旱天多风沙，茅草丛生，土地脊薄。风沙起时，常常刮得天昏地暗，群众吃饭都得盖着锅。建国后经过多方治理，自然面貌有了很大改变。

据《渠氏家谱》记载，明洪武年间，山西洪洞县的渠氏家族分别迁到江苏丰县、山东郛城和河北邯郸等地，迁到郛城的渠姓人在城北25里立村，取村名渠庄，后来分为东、西渠庄。25年后，渠庄渠仲康之子渠家林、渠家富、渠家龙打死了官府兵卒，渠家被剿，不少无辜百姓因此丧命。渠家林、渠家富、渠家龙兄弟三人逃到朝城西南20余里处安家落户，立村渠家。至永乐年间，因兄弟不和，家林、家富迁到村后居住，另取村名叫后渠家，原来的村子相对地便成了前渠家。渠家村居民全是渠姓，系一坟一祖。渠姓人迁到莘县后，已传15代。

渠家村东、西、北三面都有沙丘拱卫。过去，从呈旺村看渠家，只能看见沙丘，连村中的树梢也看不见。沙丘高的地方有三四丈，低的地方也有二三丈，对渠家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成了自然的护村围墙。沙丘上荆棘杂草丛生，连小鸡也难飞过。野草中常有黄鼠狼、狐狸、兔子出没。据人们传说，有一年冬天，朝城县警察局一个叫渠保发的队长到这里来打猎，发现一个老狐狸带着几个小狐狸在阳坡上晒太阳，渠保发举枪瞄准，奇怪的是连打3枪，枪枪不响。看热闹的群众大喊大叫，狐狸毫不惊慌。渠

发又对空连打3枪，却是枪枪清脆响亮。从此后，人们都说渠家沙丘上的狐狸成了精，再没有人敢到这里打猎了。

有一天，一个看风水的江南人来到渠家村，围村走了一遭，十分神秘地对村长说：“你们这个村犯了大忌。地底下有一条土龙，每年不断往前拱，土龙拱一步，沙丘就长一步，如今已经长了三面，再拱下去，南面长起沙丘来，你们就没有出路了！”村长一听大惊，连忙请风水先生指示破法。风水先生说，必须在村西、村中、村东各盖一座庙，才能将土龙压住。村长大喜，忙组织人筹集资金建庙。不到半年功夫，三座庙建成了：东头的叫“三官庙”，西头的叫“泰山奶奶庙”，当中的是“土地庙”。庙落成后还唱了三天大戏，男女老少都来烧香磕头，祈求平安。后来，又有个本地的风水先生说：江南蛮子居心不良，修了三座庙，破坏了渠家的风水。不然，渠家要出大官。现在可好，风水破坏了，渠家出不了大官，只出了几个唱戏的，虽然也出将入相，但都是假的。南北风水先生的信口胡言，竟也使当地人很相信了一阵子。

（渠清泉、渠纪恩、赵明学、渠山岭口述）

（渠家，清末属）朝城县沙六里，民国元年属临颍区沙六里，1943年1月属观朝县五区（马集），1944年秋属观城县二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三区，1956年3月属范县王庄集区，1964年4月属莘县，1971年1月属王庄集公社，1984年初属马集乡马集管区。——刘广恩）

县太爷下棋输观城

申玉林

从今日的观城往西，约有七八里路，便出了县境，进入清丰地面。据说从前观城西面的地盘更小，仅有一箭之地，就到了清丰。县里收银米时，衙役们下乡就往东走，不用到城西去催。对城西的百姓，只要在西城墙上敲着锣喊个来回趟，便家家都可听到。观城城址为何如此偏西，这里有个很难考证的传说故事。

据当地人说，观城城西以前还有很大一片地方归观城县管辖。不知哪朝哪代，观城出了一个棋迷县官。这县官身着官衣，却不管政事，一颗心只迷在下棋上。只要拿起棋子，便将一切置之度外。无奈此人棋艺并不高明。平时，他常常在县内找一些人来对弈。本县人谁也不好意思赢自己的父母官，关键时候总要暗让几步，叫县官取胜。县官连捷，便自以为棋无敌手。心里飘飘然起来。一天，他突发奇想：自己棋艺如此高超，何不借此赢些金银什物，发点外财？此后每次下棋，他便逼人家下注。陪弈人见县官动了真格的，不肯输冤枉钱，便和他叫起真来，子子必争，步步不让。这样一来，县官的臭棋现了原形，连连败北，有时棋不过三步，就被对方打了“闷宫”。没过多久，县官便把库中的金银输掉了许多。

有道是越赢越心渴，越输越眼红。县官在县内赢不了棋，便想找个旗鼓相当的对手捞一把。当时清丰的县太爷也是个嗜棋如命的人，两人一拍即合，成了棋友。无奈清丰的县官棋艺略高于观城的县官，连下几次，观城县官输多赢少。两个人互不服气，最后竟赌起地盘来了。空口无凭，双方事先立下文约。文约规定：如观城知县胜了，清丰知县将县城以东的地盘划为观城；如

清丰知县胜了，观城知县将县城以西的地盘划为清丰。谁知棋没走几步，观城知县的老将便被逼得走投无路。观城知县无可奈何，只得照文约行事。就这样，原先基本居中的观城县城一下子偏西了。

（申玉峰讲述）

九 河

古代黄河 9 条支流的合称。古时黄河自孟津东流，继而向北，分为 9 道，《尔雅·释水》说这 9 条河依次为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絜、钩盘、鬲津。《夏书·禹贡》说的禹治九河即此。今徒骇河源于清丰县东部，至旧黄河口入渤海，全长 430 公里。马颊河源于濮阳，至无棣县下泊东北入渤海，全长 440 公里。徒骇河水势凶险，曾使随大禹治水的徒众惊骇，故名“徒骇”。马颊河上游宽阔，下游狭窄，形似马脸，故名“马颊”。

大禹锁蛟井

申玉林

观城东门里路南有一大洼坑。后城墙废圯，洼坑犹存。坑大十余亩，常年有水，少见干涸。据说，坑中原有一井，井上有碑，即为大禹治水锁蛟处。

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名文命，系黄帝之玄孙，颡顼之孙，鲧之子。鲧受尧之命治水无功，被处死于羽山。舜即位后，命鲧之子禹治水。禹劳心焦思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导九河入海，终使水患息踪。在民间传说中，大禹善于降龙伏虎，力大无比。有一年，正值大禹为治水奔波之际，忽降大雨，水天相连，百里成灾。这时，有一蛟龙飞临。这妖物兴风作浪，推波助澜，使水势陡增十分。大禹见状，怒火满腔，厉声喝道：“我大禹出生入死，治水多年，眼看河道方通，洪水将平，这妖物又来造弄水患，为害百姓，我岂能容你！”那大禹抡起手中开山巨斧，以泰山压顶之势向蛟龙劈来。没用几个回合，蛟龙遍体鳞伤，力怯被缚。大禹命人用铁锁将蛟龙锁住，投入一口深井里，又在井旁竖起一根铁柱，将铁链牢牢地扣在铁柱上。传说这口井就在观城东南隅的大坑中。

后来，有位官员路过观城，想看看井中之蛟是真是假，遂命人役从井中往上提铁链。谁知提了半天，井台上铁链积了一大堆，仍无尽头。后来铁链越来越沉，且带有斑斑血迹。官员说：“不必再提了。链上有血，说明井下有蛟。污血既出，蛟也无再活之理！”转身带领人役离井而去，竟忘了把铁链放回井中。他走后不久，只听井下发出“呼呼”的响声，顿时井水喷涌而出，流向

街巷。人们惊惶万分，内中有一位老者急忙命人将铁链扔下井去，井水才慢慢回落。从此后，再也没人敢轻易提拉井中的铁链了。

为使这个恶魔牢牢囚锁井底，永远不能翻身作恶，老者又会同众百姓用一块极大极厚的石板将井口盖住，又在石板上立了一通又高又大的碑。后来有人说，这眼锁蛟井叫“海眼泉”，水与海通。当地还盛传“倒了碑，砸了罐，淹了九州十八县”之谣。据《观城县志》记载，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初，大风刮倒了石碑，其夏大水，曹州、兖州、东昌皆受灾。

这种传说与事实的巧合，更使人们对大禹锁蛟之说深信不疑。

观城为何无北门

张 平 斋

县皆有城，城皆有门，此乃古之惯例。城门多寡，各县不一，但最少者为四，即东南西北各一门。还有的县城有六门、八门，最多的竟达十二门。观城是古县城，最少应有四门。实际情况是，观城旧城只有东、南、西三门，独缺北门。为何有这种奇特现象，众说不一。最普遍的说法是：观与罐同音，罐子不能没底。有了北门，就成了漏底的罐子，盛不住水，是不吉之兆，故建城者不留北门。还有的说，观城无北门，是来源于“郭威建都观城”的传说。观城北部有一个几十亩大的土台，土台南有象城门一样的大筒子，老年人说，土台子就是郭威的金銮殿故址，大筒子就是午朝门，午朝门正对观城南门。观城如果建北门，正与郭威的金銮殿相对。小小县城，哪敢与皇家金殿抗衡，于是观城便不建北门。

以上都是传说。近查史书，方知观城无北门之事确与郭威有关。

郭威，即五代时的周太祖，尧山（今河北隆尧）人。本姓常，后随母改嫁郭氏，改姓郭。郭威自幼家贫，蓬首垢面，状如野雀，人称“郭雀儿”。后汉时，郭威为邺都留守。乾祐四年（公元951年）代后汉称帝，建都汴（今河南开封），年号广顺，国号周，史称后周。在位三年崩，庙号太祖。郭威养子姓柴名荣，继承帝位，改元显德，在位六年崩，庙号世宗。柴荣之四子宗训方七岁，即帝位，在位八个月，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建国号宋。宗训被降封为郑王，史称恭帝。周太祖郭威曾为大名节度使，死后葬于观城北。因处战乱年代，怕人盗

掘，郭威墓地上并无建筑，故后人不知。许多年后筑城时掘出，方知就里，但城已基本建成，不便迁移，只好省建北门，以免冒犯周太祖在天之灵。对此事，清道光十九年所修之《观城县志》是这样记载的：“周郭雀墓。周太祖郭威，世传郭雀是也。先为大名节度使，其墓在县北城下，至方候筑城掘出，知其故。”正史无此记载，事实真伪，尚待考证。

屯 田

屯田是汉代以后政府利用军队和农民开荒增收的一个经济手段，一般分为军屯、民屯、商屯三种。由军队开荒种地者称军屯，由官府招募农民开荒种地者称民屯，由盐商在边沿地区募民种地者称商屯。军屯所收皆为国有，民屯商屯所收与农民按比例分成。屯田组织性强，耕地面积大，能采用先进耕作法，产量往往较高，有利于农业经济发展。现今地名中的“屯”字多是由屯田制遗留下来的。

观城之名由来一说

孙瑞生

观城是个老城，历史久远。旧时修志者，常煞费苦心拼凑“八景”，观城亦然。文人墨客将观城略可观赏之景大加渲染，滥施溢美之辞，说得花团锦簇，奇伟无比，外地人“饱览”之后，才大呼上当。《观城县志·形胜》中所载的“八景”是：月河春澜、金堤夕照、龙潭涌浪、马颊分流，灵公鹤池、窦氏青冢、东郊牧笛、西寺晓钟。

除所谓“八景”外，还有人喜欢把本地景物上的些许特点东拉西扯，上挂下联，说得神秘莫测，玄乎其玄。以观城为例，就有什么“透灵碑、月牙河、两山夹一井、十二条青龙守南门、玉石井、好汉街、北极庙、北京市的城门楼”之说。说穿了，所谓透灵碑乃是一通带有透雕碑首的普通石碑。月牙河是文庙前一个用普通砖砌成的月牙形的坑。两山夹一井是两个屋的山墙之间打了一口井。十二条青龙把守南门是南城门墙基下砌着十二个石礅（石礅有青龙之称）。玉石井是一口用白色石头作井台的普通水井。好汉街是东北角一条仅有数家住户的小胡同。北极庙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庙（早已拆毁）。北京市的城门楼倒是真有，但早已在抗日战争中毁掉了。

据传说，观城城北原有许多土山，山与山之间形成了一道道的狭谷，建在谷中的村庄，便以“山谷”命名。人们说，观城之景，平地上看不完全，只有站在城北的山上观景，才能一览无余，故得名观城。经数千年雨水冲刷，土山已夷成平地，唯李山谷、刘山谷、王山谷、文山谷、新山谷、后山谷等村名沿用至今。

蝗虫庙与刘宰

张平斋

观城东北12华里有村名蝗虫庙。按中国村名规律，大凡以庙命名者，历史上必有庙。细考蝗虫庙历史，亦是因庙得名。

南宋时有个文武双全之人，姓刘名宰字平国，金坛（今江苏金坛）人，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进士。有一次刘宰随军打仗回来路过观城，适逢飞蝗成灾，禾稼殆尽，刘宰率军士助民捕蝗驱蝗，使庄稼免遭绝产，百姓甚感其德。在百姓请求之下，地方官吏将刘宰之功逐级上报。景定四年（公元1263年），敕封刘宰为“扬威侯天遭猛将之神”，令地方建庙奉祀。当地人不知刘宰之名，均称之为“刘猛将军”。《宋史》中有刘宰传记。

历经400余年风雨剥蚀，庙已破旧不堪。后朝人不知庙中所祀何神，遂列为野庙，长期无人问津。至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始查明系纪念刘宰之庙。次年，县令奉文重建此庙。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观城遭水灾，庙亦被冲毁。大水过后，再次将庙建起。庙无墙垣，基址甚小。庙为一开间，庙内神像白盔白甲，白脸黑须。因年代久远，人们不知刘宰是何许人，只知建庙与蝗虫有关，遂习称“蚂蚱庙”，庙内之神亦被称为“蚂蚱神”。庙虽小，倒也常有人来烧香跪拜，祈求神灵保佑免受虫灾，岁岁丰收。

“蚂蚱庙”在今蝗虫庙村东北约1华里处，三十年代犹存，后倾圮。蝗虫庙村在清道光年尚称“黄村庙”，后因有“蚂蚱庙”而得今名。

（蝗虫庙，清末属观城县吴里，民国元年为四区吴里。1940

年属二区，1943年属观朝县，1944年属观城县，1948年属观城县五区，1949年为观城一区，1953年属观朝县四区，1956年随区划归范县，1958年9月为范县人民公社观城管区，1961年7月为范县观城公社，1963年公社改区，1964年4月属莘县观城区马沟公社。1971年区变为公社，1984年公社变为镇，蝗虫庙属马沟管理区——刘广恩）

天津卫起源

战国时代，此地已有人聚居。唐宋时期，蚕业和盐业兴旺，形成较大居民点，金代称之为直沽寨。元代改称海津镇，有海滨渡口的意思。明初，燕王朱棣与其侄子争夺皇位，曾由此渡河南下，他当皇帝后，便将海津镇改名天津，意思是“天子渡河处”，并筑城墙，使天津成为北京的门户，故天津又称“津门”、“天津卫”。

传说中的琉璃井

郭 遂 厚

观城镇驻地东南7华里，有个300多户的大村子，名叫古井，原名琉璃井。很显然，村是由井得名。古老的琉璃井位于村中东西街的北沿。井筒上半截全是青砖砌成，与普通水井无异；但水面上下部分却都是硬如石滑如镜的琉璃疙瘩，究系何物所致，尚未经科学家鉴定。每逢筒筒击水或重物落水，井里就会长久回响着铜钟般的翁翁声。大旱之年，其他水井皆干涸见底，唯独这眼水井水量不减，井水也特别甘冽清爽。琉璃井为何如此怪异，众说不一，不过，有两个美丽的传说，却是家喻户晓的。

据说，古时候，这里原是一片荒沙，人烟稀少。后来，有一户张姓人家，为躲避官府豪绅的盘剥欺压，携妻子儿女来此定居。日子虽说清贫，全家倒也平安无事。日子久了，来这里垦荒的人越来越多，张家门前那口小小的水井就有些承受不了，虽经多次掘挖，仍然无济于事。风调雨顺之时尚可维持，逢到大旱之年，吃水也难满足。为解决用水问题，人们到处掘井。但这里到处是流沙，一锹土刚刚掘出，流沙马上灌满，累死累活，只是徒劳。看看实在没指望了，人们纷纷离开这里，到外地谋生，唯有最早来此定居的张家故土难舍，咬紧牙关苦苦挣扎。

张家有个女儿，名唤翠玉，年方一十六岁，生得聪明伶俐，相貌出众，才智过人。看着乡亲们为水发愁，她也心急火燎。多次要亲自参加打井，都被别人阻下，因为当地有个说法：“女人打井，龙王灾星，挖来挖去，落个窟窿”。

一天夜里，父母兄嫂都睡着了，翠玉姑娘却大睁两眼，毫无瞌意。透过窗棂，她看到了夜空中皎洁的月亮。她想：人家都说

月亮中有嫦娥仙子，最肯助人，我何不求她一求。于是，她翻身下床，对月跪拜，口中念念有词：“嫦娥仙子，你高居天宫，定能洞察人间疾苦。我们这里人畜无水，难以生存，民女求你大发慈悲，立显神灵，赐给一眼永不干涸的水井，民女情愿吃斋念佛，每天夜晚跪拜三更。”

从此后，翠玉姑娘每晚都要跪拜到三更天。有一天，她跪着跪着，忽然晕晕乎乎打起瞌睡，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她看到嫦娥仙子离开广寒宫，驾着彩云，飘飘地来到自己面前，轻启樱唇，款款说道：“此乃黄河故道，打井需治流沙。你可采云峰山上的10条紫荆，填入井中，子时过后，用火点燃，紫荆燃尽，水井即成。”说罢飘然而去，霎时不见。

翠玉姑娘将嫦娥仙子的话告诉了父母兄嫂，然后就只身一人奔云峰山而去。云峰山在何处，今已无人知晓。翠玉来到云峰山，适逢守山老人正在睡觉，她便采下10条紫荆，急急跑回。来到家，正是夜半子时，她忙把紫荆填进井中，引火燃烧起来。紫荆虽系湿柴，却极易点燃，只见大火顺井筒上窜，井壁流沙很快被烧得坚如石头亮如镜，井底也有清清的泉水随之涌出。就在这时，从云峰山方向飞来一团黑云，守山老人正站在飞来的云头上。只见老人对着水井吹了一口气，井中烈火嘎然而息。老人伸手从井中捞出未烧完的荆条，对翠玉姑娘说：“偷我的紫荆是要受到严厉处罚的，看在你求水心诚的份上，姑且饶你一回。”说完，驾起乌云奔云峰山而去。

于是，这口水井就成了现在的样子：上半截是砖，下半截状似琉璃。据说如果守山老人晚来一会儿，紫荆燃完，井筒全成琉璃状，井水便可与海水相通，永远取之不尽。但庄稼人是很容易满足的，对这半截奇异的水井，他们已是喜之不尽了。有了水井，庄稼收成渐丰，人口越来越多，慢慢地形成了村子，村名就叫琉璃井。后人因此井年代久远，遂称古井至今。

家居琉璃井村的张玉寒老人还讲了一个关于水井成因的传

说。他说，此村地处大沙河畔，地下流沙活跃，再加上古时打井技术不高，打的井不是坍塌，就是出水不旺，始终不尽人意。每逢旱灾降临，禾稼大部枯死，村民吃水也很困难。为此，村民不断祈求上苍，渴盼能有一眼长年有水的好井。也许是诚则灵吧，村民们的虔诚终于使传说中的水神无支祁和火神祝融动了恻隐之心。一天夜半子时，二神一起来到村中，选好一眼水井，那祝融便施展法术，顿时井水沸腾，浓烟突起，闪亮的火舌从井口喷出，水面上下的青砖慢慢被烧成了光滑的琉璃头。据说，如果从井底到井口都烧成琉璃，此井就会成为一眼甘冽的自流井。遗憾的是，正在大火顺井筒往上烧的时候，一老农早起拾粪由此路过，见井里窜烟冒火，失神惊呼起来。这一喊，井里顿时烟消火灭，于是便造成了井筒下是琉璃上是砖的现状。此井虽未能成为自流井，泉源却大为旺盛，取之不竭，解决了村民多年为之发愁的吃水问题。

张玉寒年青时极喜猎奇探险，每逢村中掏井，他都争着下井。据他说，井中水面以上琉璃较薄滑，越往下越厚大，整个井筒浑然一体，虽然凹凸不平，却也光滑如镜。井底的西南角有一大洞，深不可测，泉水就是从那个洞里流出来的。建国后，曾多次有科研人员慕名来此探查，还从井中取走了一些琉璃，研究结果却不得而知。至于井中琉璃成因，神话自不可信。有些人分析，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说井筒上的琉璃状物系水中矿物质积淀所致；另一种是说系地下天然气外溢燃烧生成。两说都似有理，后一说可能性更大。琉璃井村地处中原油田边沿，地下有天然气，不足为怪。天然气泄入水中，因故起火，也未可知。

《观城县志》中对此井有专条记载：“琉璃井，县东七里，形色苍黄，类琉璃。投块激之，如谷应。古井也。”琉璃井后改名古井，概本此。

（古井，清末属观城县耿里，民国初年为三区耿里，1940年

为二区，1943年属观朝县一区，1944年属观城县，1953年属观朝县四区，1956年随区划归范县，1958年改范县公社观城管区，1961年7月为范县观城公社，1963年公社改区。1964年属莘县观城区马沟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镇，古井皆属之。——刘广恩）

地名中的“店”

地名中的“店”有两种含义，一指商店，一指旅店。旅店，汉代称“邸”，晋以后始称店。古时，水陆交通要道旁常设旅店以供车马行人驻足歇宿，以后发展成村庄，便以店命名，如河店、燕店等。“店”字还有商店一解。旧时商业门面常称“店铺”，店铺多的村庄便以店命名，如俎店、王店子等。

野猪林琐忆

郭遂厚

野猪林，在人们心中并不陌生。《水浒》第八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感人的故事情节几乎妇孺皆知。那野猪林烟笼雾锁，猛恶骇人，但见：

枯蔓层层如雨脚，乔枝郁郁似云头。

不知天日何年照，惟有冤魂不断愁。

至于野猪林今属何省何县，具体情况若何，恐就知之甚少。此乃小说家言，本无需详考。但前几年笔者有幸见到一位专事《水浒》研究的学者，当他得知我是观城人时，心情甚是激动，说景阳岗、十字坡、祝家庄、张青营等均在鲁西北有实地可查，问我是否知道有个叫野猪林的地方。我说有，我们村北二里地就是野猪林，而旧观城县志亦有明确记载。他一把拉住我的手，再三要求我把野猪林的情况写成文字寄给他。诸事纷繁，一再延宕，近日略得闲暇，遂将一些散乱的记忆，断断续续写在纸上，便有了如下文字。

我们郭海村，在观城镇东，距城四华里。村北二里就是野猪林。据传，很早以前这里沟壑纵横，地势险恶，林深似海，遮天蔽日。往南十几里，就是孙臆智斗庞涓的古战场马陵，东侧则是荒草丛生起伏不平的大沙河。古时，这片林子里常有野猪出没，故曰“野猪林”。后来有两家猎户为狩猎方便，在此造屋定居，繁衍成村，“野猪林”又成了村名。

小时候，我在邻村读小学，回家后，仍要背诵“三、百、千”等蒙童读物，觉得枯燥无味。星期天和假日，与小伙伴们一块到田间割草，才如鸟出笼。只要一出村，大家就直奔村北的野猪林。

远望野猪林，极象天边的一片乌云，又象画家宣纸上的一抹水墨。越往前走，水墨就越浓。慢慢地似有雾气升腾，再往前走，莽莽林木的轮廓就清晰起来。及至近前，映入眼帘的全是参差不齐的各种树木。有的亭亭如盖；有的峻峭挺拔，郁郁苍苍，浓荫密布。杨、槐、榆、柳、枣、梨、桃、杏几乎样样都有。进林前大汗淋漓，入林后就觉清凉静爽，似有冷气砭人肌骨。绿荫丛中隐约可见的几间黄泥草屋，说明这里尚有人居住。但见不到人影，也听不到鸡鸣犬吠。枝头莺啼燕啭，各种鸟声不绝于耳。地上长满了各种盈足的野草，时有野兔黄鼬突兀东藏西躲。我们虽然喜欢到野猪林来玩，心里也真有些骇怕发怵。

我们几个小伙伴来野猪林，有三个地方是必去之处。首先是村前林中那间红墙灰瓦的小庙。庙门口有一道油漆剥落的木栅栏，似乎就是为阻挡我们这些小孩进庙的。既然进不去，我们就挤在栅栏外伸脖瞪眼地往里看。当时庙里好象只有神龛，没有神像。如今我也不知道那庙里敬的是何路神仙。只记得神龛上有灰瓦香炉，还有没燃尽的香头，龛边还挂着一块红布，说是什么人还愿敬献的。最吸引我们的莫过于墙上那些五颜六色的壁画。记得画上有山有水，流泉飞瀑，怪石嶙峋。有在山脚下打仗的，有在水里游泳的，有在林边卖酒的，好象还有个女神站在莲花似的五彩祥云上，手里拿着个小瓶往下倒出一股什么气，那气流似乎还拧了个圈，越往下越粗大，把林中的一伙什么人给罩住了。我们简直被这些壁画迷住了。后来听人说，那可能就是画的《水浒》故事。

小庙的西边不远，是一口青砖古井。这是我们要玩的第二个地方。无论口渴不渴，总要摘几片麻子叶，卷成圆斗状，拴上几根芦苇当井绳，从井里往上打水喝。虽然每次只能汲上来几滴水，大家却争相吸吮，极有兴致，觉得这井里的水，无疑是天下第一甘泉。

在井边玩够了，就开始割草，也逮蚂蚱，学鸟叫，掏鸟窝。

天已正午，谁也不提回家二字，肩上背着小草筐，不约而同地向东边大水坑走去。这是个南北向的大水湾。周围长满了各种树木和野草，那水清澈见底。蓝天、白云、岸柳、飞禽倒映其间，似一幅绝妙的彩色画面。强烈的玩水欲驱使着我们，大家快速地把身上脱得溜光，然后扑扑腾腾相继跳进水里。一张美丽的图画即刻被打碎了，水面上响起了嬉闹声。用各种姿式游泳，用各种方式打水仗，然后摸鱼捞虾晒太阳。当肚子咕咕叫的时候，大家才想起该吃午饭了，慌慌张张地往回走。

斗转星移，时间的巨轮旋到了1958年。家乡的高产卫星、升帐的钢铁元帅、大食堂、红专大学等一个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接踵而来。我本想回乡看一看将要进入共产主义的大好形势，却总也没脱开身。后来听说家乡不少的村庄都合并搬迁搞四通八达了，我们村——郭海就和朱庙合起来了。而野猪林的几户人家，也分别迁到了朱庙、马沟。听说那间有壁画的小庙也拆了，门鼻炼了钢，树木也伐了，那眼青砖古井也用土填平了。我不敢相信这些传言是真的。

时间到了1971年，我有了探家的机会。第二天一大早就直奔野猪林而去。树木、野草、小庙、古井、野兔、飞禽、水湾等从前所熟悉的一切均荡然无存了，眼前只有一片并不平展的大寨田。的确是旧貌换新颜了。我久久地伫立在田埂上，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文革”期间怕受连累，人们把当地实有的历史人物也往外推。而今却又想把古代名人往自己地盘上拉，就兴起了考证热。观城古时无多少名胜古迹，也甚少知名的显赫贤达。可心中却想着野猪林，就找来《水浒》研读。那董超薛霸从开封解林冲去沧州，按方位正需路过此地。当时无火车汽车，大都徒步而行。按书上说，他们是离开卞梁的第五天来到野猪林的，若每天走80里，至此约有400里，和现在的实际距离极为接近，这就增加了可信性。那鲁智深救了林冲之后，就找张青、孙二娘结伙投奔二

龙山去了。现在的十字坡遗址距野猪林遗址只有18里路。由此看来，野猪林的地理位置与《水浒》中记述是吻合的。

（野猪林，古属观城县在坊堡，清末属在里，民国初属一区在里，该村迁没于五十年代——刘广恩）

北京“中关村”之名由来

清末，慈禧太后常在颐和园召见群臣。因颐和园距内城甚远，宫中内官怕因早起赶不上见驾而获罪，往往在前一天赶到颐和园之东，自造房子或租用民房过夜，人称此处为“中官屯”。

“中官”即谓宫中之官。1953年11月，中国科学院中华地理志编辑部由城内迁此，印信封信笺中错将“中官屯”印成中关村（因“屯”字与村的异体字“邨”字形相近），人们便将错就错，呼此地为“中关村”。

一方名刹舍利寺

杨巨源

舍利寺村位于古城北18华里处，现为舍利寺乡驻地。

舍利寺村曾经有寺有塔，皆于40年代被毁。舍利一词系由梵文（印度古代书面语言）音译而来，原意指死者火葬后形成的颗粒状结晶体，后来通常用以专指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相传释迦牟尼遗体火葬后，古天竺国都想取得释迦舍利供奉。为防止因争夺释迦舍利引起战争，经过谈判，决定将释迦舍利分成8份，分给古天竺8国的国王供奉。这些舍利又通过各种渠道传至各信奉佛教的国家和地区。有的得一块较大的骨头，称佛骨；有的得一节指骨，称佛指；有的得一颗牙齿，称佛牙；其余米粒状结晶体，则称舍利子。舍利有白、黑、赤3种颜色，白色的是骨舍利，黑色的是发舍利，赤色的是肉舍利。这些舍利，通称为佛舍利。凡得佛舍利者，皆视为珍宝，不惜耗费巨资，建塔供奉，建寺守卫。所建之塔，称舍利塔；所建之寺，称舍利寺。据当地人说，莘县的舍利寺和舍利塔均建于佛教盛行的唐代。塔基占地250平方米，高50米。塔中有大小石匣，大石匣装佛骨一块，小石匣装舍利子一瓶，约200粒左右。塔北有殿房数十间，寺外有庙田上万亩。寺院极盛时期，僧众数百人，乃方圆百里内有名的大寺院。山西、陕西等地的善男信女赴泰山烧香，途中常在此寺住宿歇脚。后来，渐有农民在寺旁建房定居，久而成村，取名“舍利子村”，后改为“舍利寺”。

据当地人回忆，舍利寺被毁前，碑碣极多；寺毁后，碑石渐被改作他用。舍利寺村北小桥就是用碑石砌成，至今仍存。不过碑已残破，字迹难辨。现舍利寺粮所系原寺院旧址，院内仍可见

到几通碑碣，碑文皆是捐资建寺人名录，研究价值不大。

（舍利寺，清末属朝城县沙三里，民国元年后属舍利寺区沙三里，抗日时期曾属观朝县七区，后属朝城县三区（徐集），1953年属观朝县六区，1956年3月属范县舍利区，1957年初改为范县古城区，1958年9月前为舍利寺乡，9月后为范县公社古城管区，1961年7月为观城公社，1963年公社改区，1964年4月划为莘县，1971年区易为古城公社，1984年属舍利寺乡，为乡驻地——刘广恩）

地名中的“铺”

鲁西地名中常见“铺”字。“铺”字用于地名，有两种情况：①商店较多的地方常以铺为名，因为当地方言中习将商店门面称作“铺”。②古代驿站所在地常以铺为名，宋元明清四代，交通要道旁设专司邮递的驿站，俗称“铺”。州县之间大致10里一铺，铺设铺吏，大事遣专使驰报，小事由驿吏传送。驿站所在地形成村庄后，便以铺命名。如十八里铺、八里铺等。这种类型较为多见。

空中飘来云兴寺

岳宗波

莘县西南边陲的古云镇，距县城近140华里。据说，古云之名得之于云兴寺。至于云兴寺建于何朝何代，由何高僧住持，则不得而知了。现在流传于民间的是一个“空中飘来云兴寺”的传说。

据传，很古的时候，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寺院，寺名已无人知晓。寺中住着一个老和尚和几个小和尚，每天念经礼佛，倒也清静。后来，老和尚发现有一个小和尚常趁净手之机跑出去玩耍，迟迟不归。一天，老和尚把小和尚叫到跟前问道：

“徒儿，这几天你佛心不正，常不念经，误我法事，寺规难容。出家人不打诳语，快说实话。”小和尚说：“我在后花园里，跟一个穿红兜兜的小孩玩耍。”老和尚又问：“小孩从何处来？又到哪里去？”小和尚说：“天一明就来和我一起玩，天一黑就没有了。”老和尚一听，心想：如此行踪诡秘，又是小孩相，必是人参娃现身无疑。于是他告诉小和尚：“我给你一根红线一个针，明天再找那个小孩去玩，偷偷地把针线别在他的红兜兜上，以后有你的好处；如若不然，我打断你的腿！”小和尚只得照办。第二天傍晚，老和尚顺着那根红线，挖出来好大一个人参娃娃。

老和尚这下可高兴了。听人说，喝了人参汤可以益寿延年，多喝些便可长生不老。他马上指挥小徒弟，挑水的挑水，拾柴的拾柴，生火的生火，熬起人参汤来。汤快熬好的时候，忽然有施主来叫老和尚去作道场。临走，老和尚对徒儿们说：“好好熬着，我不来，这锅汤谁也不能喝一口！”小和尚齐声答应。老和尚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不大一会，人参汤熬好了，奇香四溢，诱得小和尚们个个咂嘴垂涎。实在忍不过，大家便揭开锅盖，你一碗我一碗地吃起来。不大会工夫，吃得只剩了半锅汤。小和尚们怕师父责怪，干脆把剩汤端出去，倒在寺院的墙根处。这一倒不要紧，只见白云从地生，霞光照庙堂，整个寺院竟平空而起，忽忽悠悠地飞起来了。这寺在空中飘呀飘呀，不知飘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飘出去多少路程，后来飘到观城、濮州、清丰三县交界处，就慢慢地落了下来。天上落寺院，这可是新鲜事，人们给这寺起了个名字，就叫云兴寺。因此寺来得神奇，烧香拜佛的也就特别多。烧香的多了，卖香烛纸码的，卖烧饼包子的接踵而来，寺院门前热闹非凡，慢慢地成了个云兴寺大集。岁月流失，朝代更迭，云兴寺成了一座有名的古刹，人们又在其名字前面加一“古”字，呼之为“古云兴寺”，后又变为“古云寺”，再后来就只剩了“古云”二字。因其地有集，也叫“古云集”。

（古云，原属濮县，1949年10月为濮县一区（牙头），1956年属范县马陵区，1958年为古云乡，9月改为古云管区，1961年改为公社，1963年公社易为古云区，1964年属莘县，为区驻地。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乡，古云皆为驻地——刘广恩）

卫懿公的养鹤池

刘广钦

古云镇驻地西南七八里处，有东池、西池两个村庄。据传说，这两个村得名与春秋时卫懿公好鹤亡国之事有关。

东周时，王权衰微，诸侯国林立，彼此杀伐，兵戈不已。卫国的懿公生性好玩乐，不恤国政，尤其对鹤情有独钟，爱之成癖。宫廷御苑，处处养鹤。凡献鹤者，皆有重赏，于是八方进献，数以千计。懿公所养之鹤，皆有品位，享俸禄。懿公出游时，以车载于前，号曰“鹤将军”。养鹤之人，亦有常俸。开支日大，聚敛日急，百姓饥冻，苦不堪言。后北狄入侵，懿公大惊，急令招兵，百姓却四处逃避，不肯从军，且纷纷说：“鹤既食俸禄，何不令其御敌？”懿公方才悔悟，但为时已晚，结果卫军全军覆没，懿公被杀。

据传说，卫懿公曾在现在的古云一带修池养鹤，东西各一，在东者叫东池，在西者叫西池。后来此地有人聚居，建成村庄，便分别以东池、西池命名。此说虽无史料根据，但据历史记载，卫国曾先后建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均距古云不远，在此建养鹤池，亦属可能之事。《观城县志》对此有专条记载。

另据传说，东池边还曾建有一座钓鱼台。台高二丈四尺，状似土龙，龙头朝南，龙尾朝北，绵延四五里。龙头东西各有一口井，状如龙眼。台上有山门和小小的“三官庙”，台周古树参天，也颇为壮观。30年代此台尚在，龙头西边的一口井至今仍可使用。

东池村东还曾有座远近闻名的大庙，名曰“道清观”，是供奉太上老君的。大庙前面是山门，山门前雄居石狮一对，山门内

东有钟楼，西有鼓楼。再往后依次是前大殿、中大殿、后大殿，分别供奉奶奶、玉皇和太上老君。大殿两侧皆有厢房。本世纪初期，此庙香火甚盛。每年正月初八，荷泽、鄆城、梁山等地的善男信女皆来进香，热闹非凡。抗日战争时期，张立民在这里办起了学校，先是小学，后是师范班。在学校任教的有弓庄的弓敬仁（后任国民政府山东省教育厅长）、濮县王菜园的王鹤皋等人。

（本文作者系古云镇刘庄村离休教师）

（东池、西池，原属濮县，1949年10月为一区（牙头），1956年5月划为范县马陵区，1958年1月为范县古云乡，9月为范县公社古云管区，1961年7月为范县古云公社，1963年公社改区，1964年划属莘县古云区，分为阎庄公社和王拐公社。1971年区改为公社，1984年公社改为镇，东池、西池均属之。——刘广恩）

百寨村名由来

朱玉建

相传明朝初年，为了防御土匪扰乱百姓，州官指令各县所属村庄都要建起寨墙（俗称寨围子），施工的费用根据建立寨墙的数目拨往各县。

当时，观城县共辖108个村庄。县令心想，全县各村一一建起寨墙，既费神，又费力，不如修上几个，临时应付一下算了。为便于交差，观城县令只在谷疃、十王庙、将军寨、薛屯、耿王村、尚武寨、黑迷寨（今古云镇文明寨）等十几个村庄修建了寨墙。

待十几个寨墙完工后，县令转念一想，每多建立一个寨墙，就可以多得到一笔钱款，若采取虚报的办法，岂不可名利双收？可虚报冒领，又怕露了马脚，丢了乌纱。想来想去，主意未决。正当愁眉不展之际，突然想起了本县的一个村庄，于是喜上眉梢，计从心来。

这是一个有十几户人家的村庄，村内有三个姓氏：百、郗、付。县令相中的就是这个“百”姓。心想：“百”是一个姓氏，也是一个数目字，何不利用这个“百”字，以假乱真呢。主意已定，遂将该村定名为“百寨”，并向上报功说：“观城县修成百寨。”

此法果然奏效，上司真的认为观城县修建了一百个寨墙。不但如数拨给了建筑钱款，还对观城县令大加表彰。观城县令不费吹灰之力，既得到嘉奖，又肥了私囊。“百寨”村名却至今未改。

这就是我县樱桃园乡百寨村的村名来历。现该村百、郗两姓

已绝，李、高、崔、王相继迁入定居，村庄不断扩大。

（提供人：高振一，67岁）

（百寨，清末属观城县娄里，民国初属观城县三区娄里，后归二区。1943年属观朝县，1944年秋复属观城县，1948年为观城五区，1950年1月为观城县二区，1953年属观朝县三区，1956年属范县，1957年为范镇，1958年1月为范镇乡，9月属范县公社范镇管区，1961年7月为范镇公社，1963年公社改区，1964年划属莘县樱桃园区樱桃园公社，1971年属樱桃园公社，1984年属樱桃园乡樱桃园管理区。——刘广思）

三姓同心建“庄和”

朱 玉 建

邻里之间互相帮助，和睦相处，历来被人们颂为美德。我县樱桃园乡庄和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相传明朝洪武年间，李氏、岳氏、于氏三姓，随着迁民的人流，由山西洪洞县来到这里定居，并分别立村，名曰：李庄、岳庄、于庄。迁徙的艰辛，生活的苦难，造就了他们朴实的品质。他们同病相怜，互相照应，互相帮助，白天一起开荒种植，夜晚相对促膝高谈，共议谋生之道。三姓如同一家人，相处好似亲兄弟。为了共建美好的家园，逐渐形成了一种互相体恤、团结和睦的家风。

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个村庄都略有扩展，人丁也不断增加，但祖辈传下的这种美好风尚，却始终保持如初。为了体现这种风尚，三村人共同商议，将李、岳、于三庄合并一起，算作一村，取名“庄合”，有合村之意，后又改名“庄和”，把和睦相处的意思也包括了进去。

后李、岳两姓人绝，杨、吴、张、王四姓相继迁来。但村名至今未改，团结、和睦的美德，仍保持在这块土地上。

（提供人：张永明 张广成）

（庄和，清末属观城县娄里，民国初属二区娄里，1943年属观朝县，1944年属观城县，1948年为五区（薛屯），1950年为观城县二区，1953年属观朝县三区，1956年属范县，1957年归范镇，1964年划属莘县樱桃园区樱桃园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庄和属之。——刘广恩）

谷 疃 与 孙 臆 减 灶

王 志 国

樱桃园乡驻地东北9华里处的谷疃，是个历史悠久的大村。相传，此村原名“锅台”，源于战国时期齐魏马陵之战中的孙臆减灶一事。

公元前341年，魏国联合赵国攻打韩国，韩求救于齐，齐决定以田忌、田婴为将；孙臆为军师，出兵救韩。孙臆是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孙武后裔，熟读兵书，是当时著名的军事家。这次援韩，孙臆仍用十几年前的“围魏救赵”之法，挥师直趋魏都大梁。当时正率军攻打韩国的魏将庞涓闻报，急忙回师大梁，欲与国内守兵前后夹击齐军。孙臆见魏军回师，便避其锋芒，自大梁一路后撤。

齐军后撤时，不走大道，专捡崎岖小路而行。路过现在的谷疃村时，孙臆在街上行走，见道旁有一些赶集人卖饭用的锅台，由此想出了一条减灶之计。他命士兵大造锅台，点火熏烧，然后逐日递减，第一天造10万灶，第二天造5万灶，第三天减为3万。庞涓见状，误以为齐军怯战，军士逃亡过半，便轻车简从，只带部分精兵连夜追赶。哪知孙臆早在地形复杂的马陵道布下了伏兵。魏军一到，伏兵齐出，魏兵全军覆没，庞涓计穷自杀。由于孙臆的减灶计是受锅台的启发而设，后人便将此村定名“锅台”，以示纪念。后因“锅台”二字不雅，有人将村名谐音改为“谷疃”，沿用至今。现在附近村的人仍习惯叫“锅台”，而不称谷疃。

（谷疃，清末属观城县宗里，民国初属四区宗里，1940年属

一区，1943年属观朝县，1944年属观城县，1953年属 观朝县三区，1956年属范县王庄集区，1957年归范镇，1958年为范镇乡，9月为范县公社范镇管区，1961年7月为范镇公社，1963年公社改区，1964年属莘县樱桃园区谷疃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乡，谷疃皆属之，谷疃现分为三个行政村，为管理区驻地。——刘广恩）

将军寨村名考

朱玉建

櫻桃園乡驻地东北约8华里有一村庄名将军寨。该村东北约1华里处，曾有一庙，现已不存。将军寨村名当本于此。至于庙中所祀将军究系何人，很难考证，现只能根据民间传说和村中实况作些分析。

据当地人传说，古代有一大人物，曾在此安营扎寨，声势浩大，前所未有，其营盘东起玉皇阁，西至五口寺，直线距离达十三、四华里。该将军来此驻扎后，治军谨严，赏罚分明，体恤百姓，秋毫无犯，深得当地人爱戴，人们皆称其为“齐王大将军”。为了纪念这位将军，后人在此地建起了一座庙（庙址现已被禹范公路冲开。道路两旁仍可挖出许多砖头瓦砾）。明洪武年间，赵、顾、张三姓由山西洪洞县相继迁来，一直沿用“将军寨”村名。

据该村人讲，现在村中的几条主要街道，仍是将军安营时所留下的行军之道。1957年村里开挖蓄水沟时，挖出了不少明显被灶火烧过的红土坷垃和铁锅碎片，极象军营锅灶遗址，但人们缺乏文物知识，未能保存下来。1958年，为解决群众吃水难问题，村党支部，准备在村内打两眼水井。根据村民居住分布情况，将两眼井的位置定在了村东北角和村南某处。在村南置好打井架后，挖不多深，却挖出一眼现成的井。村民赵绪峰在村东北角挖土，起初发现土内有不少青砖，再挖下去，又出现一眼古井。这两眼井在赵氏族谱中均无记载，其位置却与后人的选择不谋而合。古井深约三丈，井壁直上直下，全用大而薄的“王莽砖”砌成。村中几位有经验的老人说，现在要打出这样的井，也是很难办到

的。经过整修，两眼井水质清澈，味道甘甜，均可食用。尤其村东北角这眼，常年有水，在地下水位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仍不干涸，一直使用至今。以上的诸多发现，均可证明该村在远古时代，确实驻扎过军队或形成过村落。

至于这位曾在此驻扎的“齐王大将军”是哪朝哪代人，史无记载，当地存有两种说法：

一种流传较广的说法认为，该将军是佐汉刘邦定天下的名将韩信，理由有四：其一，刘邦在丞相萧何力荐下，拜韩信为大将；韩信带兵平定齐国后，又被刘邦封为齐王。韩信既是著名的大将军，又是一代齐王，象这样具备齐王和大将军双重身份的人，历史上并不多见。其二，村中之庙名曰“齐王庙”。据传里面供奉着韩信的神像，是为纪念韩信将军修建的。其三，该村东南大约4华里处，有一谷疃村，谷疃村的西门里有一个大土台子，相传是韩信的点将台（现遗址尚存，村内在该处建起了小学）。其四，该村西北约5里的郭海村，流传着韩信的一支军队曾在哪里驻扎过的说法。

另一种说法认为，“齐王大将军”是指战国时期的“齐王”和他的大将军。这种说法有其可能的一面。战国时期，该地位于齐、鲁、魏三国交界处，三国为扩大各自的势力，相互争夺地盘，战争连绵不断。尤其是齐、魏两国，彼此势力旗鼓相当，时常交兵鏖战，齐国为防御魏国的进攻，派一位大将军驻扎在此是有可能的。但这种说法也有其明显的不妥之处：战国时期，天下名义上仍属于周朝，只有周天子称王，各诸侯国没有称王的资格。

总之，无论将军是哪朝人，“将军寨”因将军驻扎而得名是可能的。至于史实如何，就只有留待后人考证了。

（提供人：樱桃园乡干部 赵式山）

(将军寨，清末属观城县宗里，民国初属四区宗里，1943年属观朝县，1944年属观城县，1948属五区，1950年为观城县二区，1953年属观朝县三区，1956年属范县，1957年属范镇，1958年为范镇乡，9月为范县公社范镇管区，1964年属莘县樱桃园区姜庄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乡，将军寨皆属之。——刘广恩)

清 代 帝 王

世祖福临，年号顺治，入关后在位17年；
圣祖玄烨，年号康熙，在位60年；
世宗胤禛，年号雍正，在位12年；
高宗弘历，年号乾隆，在位59年；
仁宗颙琰，年号嘉庆，在位24年；
宣宗旻宁，年号道光，在位29年；
文宗奕訢，年号咸丰，在位10年；
穆宗载淳，年号同治，在位12年；
德宗载湉，年号光绪，在位33年；
末帝溥仪，年号宣统，在位2年。

话说秦皇堤

孙 堂

今日穿过我县南部边界的金堤，是黄河北岸的外堤，也是北边防止黄河为患的最后一道防线。金堤身系河北几省市的安危，其重要性自不必说。就在这金堤之北不远处，还有一道断续隐现的旧河堤，一般人却难知其来历。此堤大致呈西南东北走向，有的地方堤体明显，高可逾丈，有的地方经多年取土，已夷成平地。从南面看，堤坡甚缓，堤脚延伸数十米，从北面看，堤坡甚陡，占地不多。这种堤形，无疑是极利于防水的。此堤的名称，有四种叫法，即：秦堤、秦皇堤、秦黄堤、鲁堤。前三种叫法，均起于秦始皇修堤挡黄河水的传说，后一种说法，则由堤处鲁地而得名。今人习惯，还是叫秦皇堤者居多。

秦皇堤起自观城镇的郭海和樱桃园乡的田河之间，向东经樱桃园乡的薛屯、庄和、范县的张扶村、古城镇的吕堤，在前后弯堤和黄堤口处折向东北，至朝城镇的申河口和徐庄乡的史河口之间已基本成南北走向，与金线河平行，一堤一河，成了莘县、阳谷的自然县界。至阳谷的北吴堤口，则完全进入阳谷县境。堤行莘县约一百多华里。莘县的吕堤、弯堤、黄堤、申河口、史河口和阳谷县的月堤、干河营、吴堤口、张人堤口、李八堤口等村皆因堤而得名。秦皇堤的堤上堤下，以前曾有许多庙宇，仅从干河营到李八堤口约20华里的地段内，就有玉皇庙、三皇庙、二郎庙、泰山庙、奶奶庙等5座庙宇。这些庙宇，大都规模可观，大殿、廊房、山门俱全。至解放后，这些庙宇才先后被拆除。

据当地传说，秦皇堤是秦始皇下令修筑的，民间素有秦始皇“南筑秦堤挡黄水，北修长城抵鞑兵”之说，传说中把秦始皇描

绘成了神人，说筑堤期间，秦始皇亲自监修，他顺堤跑马，鞭梢指处，大堤立即完工，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秦始皇走马修堤”。据说，修秦皇堤时，秦始皇从全国征调民工百万，日夜不停。他还嫌慢，就用鞭梢向空中一指，定住了太阳。那时的1天，顶现在的12天，民工一天吃12顿饭，仍然饥乏不堪，一大半民工相继死去。秦始皇下令把死去的民工立着封在大堤里，有些民工尚未断气就被活埋。据说，直到建国后，村民从堤上取土时，还曾挖出过站立的骨架。

秦皇堤有时也被称为“鲁堤”。城关镇的三义村位于秦皇堤之西，解放前叫过“二郎庙孙庄”，那时村东寨门上就常贴这样的对联：

东仰鲁堤千古秀，
西望莘塔万年春。

城内几个旧地名的由来

徐 光 泽

莘县城内旧地名很多，旧志中常有提及。虽然这些名称久已湮没，但追溯一下来由，仍有一定资料价值。

蝎子城与琵琶街

建国前常听人说，莘县是蝎子城琵琶街。究其由来，原来莘县城南北长，东西窄，四个城牆角都向里收，尤其北边两个角凹进更多，整个城大体是个椭圆形，状似一个蝎子的身子；徒骇河从西南流向南关，老金线河从东南流向南关，状似蝎子的两只前螯；两河汇流后，绕城东流向东北，又似蹶起的蝎尾。如从空中俯视莘县城，很象一只趴在地上的蝎子，故人称莘县城为“蝎子城”。

从莘县旧城的街道来看，共有4条南北街，主街由北门通到真武庙，不直通南门，另外3条皆长短不齐。东西街只有东门至西门的大街相通，其余多为半截街。不论南北街还是东西街，都象琵琶上的弦、相、品，长短不齐，所以人称莘县的街道是琵琶街。

皇路街

据县志记载，北周时，穆王驾“八龙”骏马巡幸，访西王母于弇山（今马桥附近）。路途之上，曾饮马钓鱼于漯水（古黄河支流，流经莘县，其流向大体相当于今之徒骇河），并经过莘县城。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凿池筑城时，便将南门通北门

的街取名为“皇路街”。1988年，县政府行文更名为“皇行街”，即今之烈士祠（旧文庙）西墙外的街道。

穆王巡幸之事见于《穆天子传》。

文 昌 街

莘县城里原有一座文昌阁，又名桂香阁。文昌又名“文曲星”、“文星”，是中国神话中主宰功名、禄位之神。元仁宗将道教主宰功名、禄位之神梓童帝君（名张亚子，晋人）加封为“辅文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简称“文昌帝君”，遂成为读书人供祀之神，文昌阁即为供奉此神而建。因读书人常用“折挂”比喻科举及第，故又称桂香阁。

莘县的文昌阁建于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位于今一中北端西侧，阁为上下3间。由文昌阁向西有一条街道，便取名“文昌街”。现在这条街已拓宽加长，是县城中最繁华的一条街道，1988年县政府行文将此街更名为振兴街。

雁 塔 寺 街

旧时的雁塔寺街南与原文明街相接，北至文昌街西端，就是现今文化馆西侧之街。街东原有一雁塔，塔北有一雁塔寺。寺已久毁，塔于“文革”中被拆，因雁塔寺而得名的雁塔寺街南段因县委、政府大院的扩建而废除，北段曾为蔬菜市场，1988年县政府行文更名“雁塔巷”。

闪 里 街

旧莘县城东南1里处有个闪里村，南关厢东拐有个闪里巷，闪里巷东头路北（即今水利局楼南）有座闪王庙。此庙始建年代

不详，《续修莘县志》的记载是：“闪王庙在南门外闪里巷东头，明成化年间知县淡索重修，周围二亩。天启二年、崇祯五年知县孙愈贤重修正殿三间、门一间。”并说“闪王墓在城南四里许，尹营西，与南关东头闪王庙南北相对。”据县城一带人传说，周代莘地是一片荒野，收成很薄。有闪王与其母二人相依为命，日子颇为艰难。闪母有病，粗食难咽。闪王素孝，便身披鹿皮，伪装成幼鹿，混到鹿群中去吸取鹿奶，回家供养母亲。有一次正在鹿群中取奶，不幸被一猎人误当作鹿射中身亡，葬于其殒命处。后人为了纪念他，特为他修建了坟墓，将其家所在地命名为闪里村，旁边之巷命名为闪里巷，并建庙供奉，所建之庙便名为闪王庙。至元代，闪王被列为“二十四孝”之一。后随着时代变迁，闪王墓、闪里村、闪里巷、闪王庙均已无存。

（编者按：查《二十四孝》一书，确有“鹿乳奉亲”一事，原文是：“周剡子，性至孝。父母年老，俱患双眼，思食鹿乳。剡子乃衣鹿皮，去深山，入鹿群之中，取鹿乳供亲。猎者见而欲射之，剡子具以情告，乃免。”下面还有一诗赞曰：“亲老思鹿乳，身挂褐毛衣。若不高声语，山中带箭归。”此处所述与前文的传说大致相同，仅有三处稍有出入：其一，《二十四孝》中孝子之名叫剡子，传说中却说叫闪王。剡音善，于闪字谐音，估计可能是传说者只知其音，不知其字，长期误传误写所致。《辞源》“二十四孝”条目之下写的是“郯子”，郯子是春秋时郯国之君，孔子之师，史书中并未说其有孝行，可能是“剡子”之误。其二，传说中说闪王被射死，《二十四孝》中却说剡子告之得免。两说中生死不同，孝行却并无差异。其三，传说中说闪王是莘人，《二十四孝》中却并没有说明剡子的籍贯。《莘县志》中说“闪王庙有庙巍然，而不知其何神。”因此，闪王与剡子是否为同一人，尚待查考。

部分村名来历简述

编者按：莘县共有自然村1208个，村名中有的有传说故事，可单独成篇，本书已收编于前；有的村名成因很简单，只是因某姓聚居，便以姓氏加“村”、“庄”等专用名词构成村名，对此类村名，限于篇幅，本书不予收录；另有一些村名，虽不能单独成篇，但也略有曲折，有一定资料价值。对此类村名，本书以“简述”形式予以记载，统编于后。

城 关 镇

前杨庄 村在莘城西南3华里处。此村原系杨姓人聚居，故名杨庄，后来村大户多，渐分为两个村，称前杨庄、后杨庄。解放前，前杨庄有个大户人家，在村东地里的大口井上安了一部铁制兜式畜力水车，用来浇灌藕、荸荠和其他蔬菜，出水量虽不算大，但比起过去的轱辘可就强得多了。前杨庄的这部水车，在全县是第一个，当时算得上是最先进的提水工具。人们觉得新奇，纷纷来看稀罕，慢慢地就把前杨庄叫成水车杨庄了。解放后，提水工具不断更新，前杨庄的水车渐被淘汰。水车没有了，人们便不叫水车杨庄，仍照老习惯称其为前杨庄。（徐光泽）

前杨庄，清末属莘县南乡中一里，民国二十年属五区近城乡，建国后属一区，1956年3月属后李庄乡，1958年12月划范县，1961年7月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城关区杨庄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镇，前杨庄皆属之，属杨庄管区。

（刘广恩）

乔 庙 村在莘城东北7华里处。据传说，明初，乔姓一户由山西推车东迁，行至曹楼附近，长女不幸病死，即定居曹楼。后发现莘城东北土质、地理条件较好，便迁居此地立村，并在村东为其女儿建小庙一座，人皆称其村为乔庙。 （乔建生）

乔庙归属沿革与郑好庄同

王 化 村在莘城西北10华里处。此村王姓人为“三槐王氏”后裔。王祐后十代有个叫王化成的，为人正直，做地方官时，因事触怒了上司，被削官为民，耕于此地。后不断有外村王姓人迁来，为纪念王化成，特取村名“王化成村”，后简称“王化”。

（王虎臣）

王化，清末属莘县西乡健三里，民国二十年属孝友乡，建国后属一区，1956年3月属城关区臧屯乡，1958年12月属范县莘城区，1961年7月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城关区张屯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镇，王化皆属之，归张屯管区。

（刘广恩）

花 园 村在莘城西南11华里处。明初，刘、袁、李、田、岳、焦6姓自山西迁来此处，自西向东立村。6姓人皆爱植果树，每到春季，繁花似锦，美如花园，外村人皆以“花园”称之。后为相区别，各在“花园”前冠以姓氏，便成了今日的6个花园。也有人说，古时这里曾住一小官，派人為自己栽花，以供欣赏，花园村由此得名。

花园，清末属莘县西乡健一里，民国二十年属五区人和乡，建国后属五区，1956年属宋庄区花园乡，1958年2月属宋庄乡，同年12月属范县，1961年7月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俎店区马屯公社，1971年属城关公社，1984年属城关镇花园管区。

（刘广恩）

李名扬 村在莘城东南5华里处。明初，李姓由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村名李庄。因该村梨树很多，又称“梨林庄”。清初，本村有一士绅叫李名扬，乐于助人，多次为民请命，造福乡里。后人为纪念他，改村名为“李名扬”。

（李广玉 李占甲 李朝河 李朝之）

李名扬，清末属莘县东乡刚一里，民国二十年属一区平等乡，建国后属一区，1956年属城关区后李庄乡，1958年2月属城关镇，同年12月属范县莘城镇，1961年7月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城关区盛河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镇，李名扬皆属之，归盛河管区。

（刘广恩）

孙 炉 村在莘城西南8华里处。明永乐年间，孙姓1户由山西洪洞县迁来，立村孙庄。因孙姓人以打铁为业，手艺甚精，名闻一方，当地人习称该村为孙炉，遂成村名。

（孙玉玲 孙怀明 孙海林）

孙炉，归属沿革与花园村同。

王升公庄 村在莘城东南约8华里处。相传，明朝末年，王姓由山西洪洞迁此立村，勤俭持家，渐成富户。当时附近村的富人总是趁青黄不接之机放高利贷盘剥穷人，王姓人却与之相反。穷人借他们的粮食，不论借期长短，都是借一斗还一斗，从不收息。有时则干脆扶贫，连本粮也不要。往外借粮时，总是足升足斗，从不克扣；收粮时，也是公平待人，决不暗中加码。王家的这种做法，赢得了穷乡亲的一致称赞，都说“王家的升斗最公平”，久而久之，便简化为“王升公”，成了村名。

（李常泰）

王升公庄，清末属莘县东乡刚一里，民国二十年属一区自由乡，建国后属一区，1956年3月属赵庄乡，归范复莘后，1962年9月属城关区盛河公社，1971年1月区改公社，1984年初公社改

镇，王升公庄皆属之，归盛河管理区。（刘广恩）

郝 庄 据传说，千年以前，此处只有郝、白二姓居住，两姓占地都比较多，当地有“郝一千，白八百”之说。郝家曾挂过千顷牌。现今村东新开的小河身，就是当初的白家路，是河南通往天津的要道，车来人往，络绎不绝。后来，郝、白二姓相继消失，另有李姓等从外地迁来定居，仍用郝庄旧名。到解放前，郝庄不足百人，却有七百余亩耕地，是个富村。如今郝庄人迷大棚种冬菜，收入颇丰。（李玉成）

郝庄，清末属莘县西乡健三里，民国二十年属四区孝友乡，建国后属一区，1956年3月属谢庄乡，1962年9月属城关镇张屯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镇，郝庄皆属之，归张屯管理区。（刘广恩）

靳 庄 村在莘城东约8华里处。明初，靳姓从山西洪洞县迁此立村。该村东靠秦皇堤和金线河，堤上有一座“三官庙”，庙前有一条东西向的大道，因其位于堤、河、路交叉处，故名“靳堤口”，亦名“靳家屯”。此村地处交通要道，发展很快，渐至千人。村庄规模也相当可观，曾有“九门九关厢，七十二胡同”之说。该村村民多系白莲教（亦称“白绫会”）徒，以爱好武术著称，尤善“大红拳”。大约在1840年前后，该村靳氏兄弟4人（名字失传）为首，联络本村和外地教徒，起事反清，一度打进东昌府，杀了几个赃官。后被清兵打败，4名首领中有一名被充军发配，其余3人逃往他乡，其中一人逃至巨野县老贯张庄，更姓为王。靳堤口被血洗，百姓纷纷外逃。靳堤口前后街被改为前姜屯、后军屯，直至1921年才复称前靳庄、后靳庄，并与前雷庄、后雷庄合称“四合村”（李常泰）

靳庄，清末属莘县东乡刚一里，民国二十年属一区自由乡，建国后属一区。1956年3月属城关区赵庄乡，1958年2月属城关

镇，同年12月划归范县，1961年7月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城关区盛河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镇，靳庄皆属之。

（刘广恩）

李家庄 黄家庄 在徒骇河与金线河交汇处，原有两个不起眼的小村，一个叫李家庄，一个叫黄家庄。这两个村都处在莘、聊、阳三界首的位置，形成了“三不管”的局面，盗匪常在此拦路抢劫。来往客商，躲过这一帮躲不过另一帮，十有八九要遭劫难，故有民谣说：“能过九江口，不从李黄走。”后因土匪肆虐和水患侵害，为数不多的村民陆续迁至别处，李、黄二村便不声不响地消失了。

（朱文生）

江鞠庄 村在莘县城东8华里处。此处原有一江家庄和鞠家庄，后来两村发展，渐连成一体，两村人相处又很融洽，于是便商议合成一村，名叫“江鞠庄”。旧时，江鞠庄在每年的三月二十一日有骡马大会，会上常唱对台大戏。会场上还搭有神棚，棚内一层层放着神态各异的泥娃娃，正中摆着“送生娘娘”神象，神象脚下放着盛钱的大簸箩，求子心切的人常来棚内拴娃娃。她们往往买上一个大烧饼，来到棚内，烧香磕头，往簸箩里扔了钱，起来后便满棚相看。相中了哪个娃娃，便用红绒绳套在娃娃脖子上，再把泥娃娃的小生殖器扭下来夹在烧饼中偷偷地吃下去，据说这样便可生子。这种迷信活动一直延续到建国前。

（朱文生）

江鞠庄，归属沿革与王升公庄同。

东王庄 此村在县城东3华里处，因住户多姓王，故名王庄。该村曾有剥牛的宰坊，当地人亦称其为“剥牛王庄”，因县城周围王庄较多，为与城西的王庄相区别，今称东王庄。

（朱文生）

东王庄，清末属莘县东乡刚二里，民国二十年属一区四权

乡,建国后属一区,1956年3月属蔡庄乡,1958年12月划归范县属莘城公社,1961年复莘后属蔡庄公社,1971年属城关公社,1984年初属城关镇蔡庄管理区,蔡庄行政村。(刘广恩)

孙 庄 村在莘县城东约8华里处,系因孙姓人聚居而得村名。后来村渐大,按地理位置分为前后孙庄。村中居民以孙姓为主,亦有王、范等姓。村东北1华里的秦皇堤西原有一座二郎庙,故又称“二郎庙孙庄”(多用来专指前孙庄)。庙占地1.2亩,前有山门,内有神殿和东西厢房,此处还有钟楼一座,内悬大铁钟一口。庙前有大路,为东西南北交通的十字路口,西通大名、邯郸;南通濮、范、章德,北通东昌、济南,东通泰安、曲阜。来往客商,多有在庙中寄宿者,素有“山东二郎庙,河北大马桥(今属莘县)”之称。庙内墙上曾有不知何人所题打油诗一首:“远看一座大庙堂,不是关公是二郎。关公单刀去赴会,二郎担山撵太阳。”(朱文生)

孙庄,民国二十年属莘县一区大同乡,建国后属一区,1956年3月属王庄乡,1958年9月属城关公社,12月划归范县属莘城公社,1961年7月复莘后属王庄公社,1971年属城关公社,1984年初属城关镇寇庄管理区。(刘广恩)

张 集 村在莘县城东约9华里处,原名张家集。村不大,历史却不短,至于何时成村,今已无可考究。该村虽小,却有集,集日在旧历的二、七,集场在村西头路北。集上只有一个粮食市,一个菜市,连卖饭的也没有。集上人最多时不过二三百人,交易时间也很短,群众中有“张集集长不过晌”的说法。后来有人建议把集挪到赵庄东门里,为此还唱了4天大戏,但集上只是添了一个卖烧饼和一个卖肉合的。至1958年,赵庄集消失。

(朱文生)

张集,归属沿革与朱庄同

东彭庄 村在莘县城东约7华里处，原名彭家庄，后简称彭庄。为与城西前杨庄附近的彭庄相区别，故称东彭庄。彭庄原系彭姓人聚居处，村名由此而来。后来彭姓绝，朱、王、范、孙、李、秦等姓相继迁入，村名未改。据说彭姓还有一个外甥女出嫁到李凤桃村，曾到彭庄认过姥姥家。1984年前，彭庄曾和前后孙庄合称三义村大队，后各自为行政村。（朱文生）

东彭庄，清末属莘县东乡刚一里，民国二十年属一区三民乡，建国后属一区，1956年3月属赵庄乡，1958年12月划归范县属莘城公社，1961年复莘后属蔡庄公社，1971年复属城关公社，1984年初公社改镇，东彭庄属之，归蔡庄管区。

（刘广恩）

王庄 该村在县城之东4华里处，位于赵庄通县城的大道旁，现与紧邻的郭庄为一个行政村，村名叫郭王庄。据说，王庄的住户多是从莘城东街迁去的，是明朝进士王室的后裔。王庄村不大，却出过父子双秀才（王锡范）和同科两秀才（王锡范、王锡恩）。王锡恩曾任过益都县教谕和寿张县教谕；王锡范未做过官，只是在本村和附近村里设私塾收徒课艺，以前莘县城东有才识的人多是他的弟子。他的坟前曾有数道石碑，碑文表彰了他对家乡做出的贡献。因城东王庄较多，为与李凤桃附近的王庄相区别，该村曾名前王庄。（朱文生）

王庄，归属沿革与郭庄同

任庄 村在县城东近处，与尹昌楼毗邻，现与尹昌楼为一个行政村。任庄只有几户人家，离交通要道很近，所养之狗皆不咬人，当地人还戏称其为“狗不咬任庄”。（朱文生）

任庄，现属城关管区尹昌楼行政村，其余与东王庄同。

（刘广恩）

土 楼 村在莘城东北约7华里处，住户以孙姓居多，亦有刘姓。该村有四五百人口，耕地较多，人均五亩多。该村住户系明初自山西洪洞迁来，是孙屯的分支。因当时有个大户盖了一座小的上墙木板楼，故得村名土楼。该村与寇阎庄紧挨，住户交错，故有“寇阎庄土楼分不清”之说。（朱文生）

土楼，归属沿革与刘马庄同。

刘马庄 村在县城东北约10华里处，村中居民多系马姓，也有房、曹、刘、杨、邹、王等姓。据分析，初立村时刘马姓人可能较多，所以才得名刘马庄。村中有一条南北大道，将村子分成一大一小两部分，西边住户较多，称大刘马，也称西刘马；东半部住户少些，称小刘马，也称东刘马。莘县城东三世祖传“喉科杨家”就是西刘马人。杨家善医喉症，对穷人还常舍药，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莘、冠、堂、聊、阳等地的患者曾联合给杨家立碑挂匾。杀害抗日县长吕世隆的三大凶犯之一的马金璧也是该村人。（朱文生）

刘马庄，清末属莘城东乡刚二里，民国二十年属一区自治乡，建国后属一区，1956年3月属王庄乡，1958年9月属城关公社，12月划归范县属莘城公社，1961年7月复莘后属王庄公社，1971年属城关公社，1984年公社改镇，刘马庄属之，归寇庄管区。（刘广恩）

孙 屯 村在县城东北约7华里处。该村为明初实行屯田制时孙姓聚居处，村中有一个叫孙浩的，颇有名气，因此人称该村为“孙浩屯”，后裔称孙屯。建国前，孙屯曾有一开明地主叫孙殿士，文化水平较高，但未从过政。因其母曾被驾户者驾走过，为防不测，他在家院四周建起了土围子，并修了一座砖楼，以便居高临下护卫庄园。围子内有内宅、牲口棚、学堂，还有一个大

场院，只要把庄稼收进围子，便象进了保险箱。此人虽是地主，但盘剥农民不甚苛刻，民愤不大，土地改革时免去了生命之忧，后带全家移居东北。解放后人民政府的第一个区部就曾设在这个独围子里，姬洪九、王西朋同志先后任过区长，直到1952年才搬进莘县城内。

（朱文生）

孙屯，归属沿革与孙庄同。

单 庙 乡

白马庙 村在莘县城北10华里处。白马庙原名马庄。据传说，很久很久以前，马庄有个老汉早起拾粪，刚出村，忽见从北面跑来一匹高大雄健的白马，前无人牵，后无人追，上无人骑。老头认为是一匹逃马，紧走几步，想将马拦住。谁知还未到跟前，那马突然站住不动了，活马变成了死马，白马变成了石马。村里人知道了这事，都说这是一匹神马，说不定是唐僧取经骑的马跑到这里来了。神马来此现身，定是吉祥之兆，村里人纷纷来烧香磕头，后来又专给马建了一座庙宇，命名“白马庙”。慢慢地，村名也由马庄变成马庙了。

（徐光泽）

白马庙，清末属莘县北乡正一里，民国二十年属仁里乡，建国后属一区，1956年3月属臧屯乡，1962年9月属单庙公社，1984年初属单庙乡单庙管区。

（刘广恩）

姜 庄 村在单庙乡西约10华里。据传说，炎帝神农氏长于姜水，因以姜为姓，西周姜尚（即姜子牙，因封于吕地，亦名吕尚）即其后。姜姓本居天水。姜子牙佐周灭商有功，被封于齐地，成为齐国始祖，人称太公。姜庄之姜姓系由天水迁来，村立名“姜家庄”。该村所存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所立姜中泉墓碑碑文中有此记载。燕王朱棣扫北时，该村姜姓大部外逃，只有一两户留居。后有刘姓等自山西迁来，村名未改。前街人多，称

大姜庄：后街人少，称小姜庄，渐成两个自然村。

（姜佃臣）

姜庄，清末属莘县西乡健三里，民国二十年属四区孝廉乡，建国后属一区，1956年3月属城关区臧屯乡，1958年12月属范县莘城区，1961年7月属莘县城关区臧屯公社，1971年属单庙公社，1984年属单庙乡蒋屯管区。

（刘广恩）

大里庄 村在单庙乡西南2华里处。据传说，大约在北宋初年，有李姓在此定居。李姓人颇讲义气，和睦相处，人称其村为“义和庄”。四十年代初，该村群众对国民党政府不满，抗粮不交，官府认为该村叫“义和庄”名不副实，强制改名。因其前面有个大里庄，便令其改为后大里庄，前面的大里庄渐称为前大里庄。

（张善增）

大里庄，清末属莘县北乡正一里，民国二十年属二区仁里乡，建国后属一区，1956年3月属臧屯乡，1958年2月属单庙乡，同年12月属范县，1962年9月属城关区单庙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大里庄属之。1984年属单庙乡单庙管区。

（刘广恩）

李凤桃 村在单庙乡东10华里处。明末，有个叫李凤桃的人在朝中做官。此人做事耿直，刚正不阿，后被奸臣诬陷，削官为民，在此定居。后聚居的人渐多，成了村庄，人们开始称为“李凤桃村”，后简称“李凤桃”。

（李洪德 李金江）

李凤桃，清末属莘县东乡刚二里，民国二十年属一区自治乡，建国后属一区，1956年3月属城关区王庄乡，1958年属范县，1962年9月属莘县城关区王庄公社，1971年属单庙公社，1984年属单庙乡王庄管区。

（刘广恩）

八里铺 村在县城东北约8处，今属单庙乡，系因距县城8

里而得村名。该村有姓焦的祖传兽医，名扬莘、聊、阳一带。焦家的兽医，至今仍有传人。据当地人传说，从前有个好忘事的人到八里铺村，怕忘了村名，一路不断念叨：“铺，就是睡觉的地方。”走到村头，被砖绊了一下，又把“铺”字忘了。正巧村头有个老汉在晒太阳，此人便上前问道：“你们这个村是叫八里炕呢，还是叫八里床呢？”老汉笑笑说：“炕床都不对，是八里铺。”此人忙说：“不错不错，别管叫啥，反正是睡觉的地方。”从此传开了一个歇后语：“八里铺问路——反正是睡觉的地方。”

（朱文生）

八里铺，清末属东乡刚二里，民国二十年为一区大同乡，建国后属一区，1956年3月属城关区王庄乡，1962年9月属王庄公社，1971年属单庙公社，1984年初属单庙乡王庄管区。

（刘广恩）

河 店 乡

河 店 现为河店乡驻地，距莘城20华里。据传说，明朝初年，宋姓一户由山西洪洞县迁来，后渐有他姓人在此聚居成村。当时，赵王河从村东流过（现已无水，故道尚存），靠近该村处有一渡口，客商来往频繁，在此歇脚住宿者颇多，故该村店铺兴隆。该村靠河又多店，故取名“河店”。自清末、民国时期河店有了集市，又称河店集。

（王松安 王增轩）

河店，清末为莘县北乡正一里，民国二十年属二区河店镇，1956年3月为燕店区河店乡，1958年2月属销金寺乡，同年12月划归冠县，1961年7月复归莘县，1962年9月属燕店区大杨家公社，1971年属河店公社，1984年属河店乡贾庄管区。

（刘广恩）

燕 店 乡

贾 牌 村在燕店乡东北3华里处。据传说，早在明朝以前贾姓就世居于此，村名为贾楼。农闲时，村中多有人练武强身。明初，该村武场师徒与大里王村一起造反，一郭姓者作战颇勇，常为先行。郭败，村民皆出逃。事情平息后，又有几户返回，在原村东头另立村，取村名贾牌。（赵玉顺）

贾牌，清末属莘县北乡正二里，民国二十年属二区六合乡，建国前后先后属孙庄和燕店区，1953年属燕店区燕店乡，1958年12月划归冠县，1961年7月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燕店区燕店公社，1971年属燕店公社，1984年属燕店乡白堂管区赵堂行政村。（刘广恩）

安 庄 村在燕店乡西北3华里处。据传说，明朝以前，有贾、燕两姓在此居住，因榆树较多，村名“榆树林”。明朝中叶，段、阎、李等姓相继迁入。村旁土地多为张炉一张姓地主所有，该村村民大多租种张姓地主的地，故人称该村为“乡庄子”，有佃户村之意。后觉此名不雅，改称“安庄”。大约在清朝末年，贾、燕两姓人绝。（闫广文 段金位）

安庄，清末属莘县西乡健五里，民国二十年属三区，建国前后属孙庄和燕店区，1953年属燕店区燕店乡，1958年12月划归冠县，1961年7月复归莘县，属燕店区杨二庄公社，1971年属燕店公社，1984年属燕店乡燕店管区。（刘广恩）

杨二庄 村在燕店乡北5华里处。明朝以前，沈、刘两姓祖居于此，村名“亚庄”。明初，杨、许、朱、康等姓相继从山西迁此定居，各村分别取名“杨家行”、“许家行”、“朱家行”、“康家行”。至清朝初年，杨姓人多家富，在燕店村内建了一座

占地5亩的二郎庙，闻名四乡，人们便将杨家行改称“杨二庄”。现在几行房屋已连成一片，“杨二庄”成为统称，但人们言谈话语中还有称“行”的习惯。（许成祥）

杨二庄，清末属莘县北乡正二里，民国二十年属三区杨庄乡，建国前后属孙庄、燕店区，1953年属燕店区燕店乡，1958年12月划归冠县，1961年7月属莘县燕店区杨二庄公社，1971年属燕店公社，1984年属燕店乡杨二庄管区。（刘广恩）

邹 巷 乡

井王庄 村在邹巷东南1.5华里处。大约在清朝中期，此村砖井最多，尤其是村中的3眼井，从来没有浇干过。每年夏季水面离地面不足5尺，大雨年份，水面和地皮相平。因该村井多水旺，当地人习称其为“井旺庄”。后因该村全系王姓，又是一坟一祖，便改名“井王庄”。（王学奎）

井王庄归属沿革与牛王庄同。

落 寨 村在邹巷乡西3华里处。据传说，元末，张姓兄弟二人由外地迁此建村。因当时战乱不息，匪盗为患，张家连遭抢劫，被迫离家出走。象飞鸟一样转了一圈，无枝可落，明朝初定后又回到这里。为防盗匪骚扰，在村周修墙立寨，人称此村为“落家寨”，有落户修寨之意。后简称落寨。（张贤会）

落寨，清末属莘县北乡正五里，民国二十年为三区落寨乡，建国后属二区，1956年3月属燕店区明公集乡，1958年12月划归冠县，1961年7月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燕店区尚二庄公社，1971年属魏庄公社，1984年属邹巷乡南阳管区。

（刘广恩）

魏 庄 乡

西江店 村在魏庄乡西北2华里处。早在明代以前，东昌府与大名府之间的交通要道由此通过，商旅较多，有阎姓人在此开店为业。现在的鸿雁渠当时叫鸿雁江，从旅店之西流过，故人称此地为“西江店”，有“西方江边之店”的意思。明初，李、裴等姓由山西迁此定居，村名未改。后来东面3里许又建起一村，因其在西江店之东，便顺称之东江店。（李 英）

西江店，清末属莘县北乡正五里，民国二十年属二区忠正乡，建国前属三区孙庄乡，建国后属二区，1956年3月属王奉区东丈八乡，1958年2月属莘县明公集乡，同年12月划归冠县，1961年7月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燕店区尚二庄公社，1971年属魏庄公社，1984年属魏庄乡尚二庄管区。（刘广恩）

明公集 村在魏庄乡东2华里处。据传说，明代以前，此处曾从地下发掘出一大型骨架，比当地最大的牲畜牛马之类长得多，人们不知为何物，便按迷信说法认定为龙骨，并特为此骨建庙一座。因该村是集市，又有龙骨，便定村名为“龙骨集”，后来叫转了音，便成了“明公集”，并为各方所公认。

（毕登山）

明公集，清末属莘县北乡正五里，民国二十年为三区明公集乡，建国后属二区，1956年3月为燕店区明公集乡，1958年12月划归冠县，1961年7月复归莘县，1962年9月为燕店区明公集公社，1971年属位庄公社，1984年属位庄乡甘寨管区。

（刘广恩）

岩 集 乡

南 庄 村在岩集乡西约 6 华里处。该村西原有古 庙 一座，庙中碑文记载：明万历年间，杨姓由山西洪洞县迁来，立村“大杨村”。明末，有一年大杨村庙会上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官府想尽千方百计也未能侦破，有人戏称该村为“难庄”，后谐音演变为“南庄”。（张法武 马文诗 张永太）

南庄，清末属朝城县仁一里，民国初属王奉区仁一里，1943 年 7 月属莘朝县，1945 年 6 月属元朝县三区，1949 年 8 月属莘县三区，1956 年 3 月属王奉区东滩乡，1958 年 2 月属王奉乡，同年 12 月划归冠县，1961 年 7 月复属莘县，1962 年属王奉区车滩公社，1971 年属王奉公社，1984 年属岩集乡西岩管区。

（刘广恩）

化 庄 村在岩集乡西北 4 华里处。据传说，明永乐年间，胡、白、马等姓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立村定居。当时此地有一座庙，烧香的很多，烟火燎绕，如云似花，香飘数里，人称此村为“香花庄”，后演变为“化庄”。（胡九朋）

化庄，清末属朝城县仁一里，民国初属王奉区仁一里，1943 年 7 月属莘朝县和元朝县三区，1949 年 9 月属莘县三区，1956 年 3 月属王奉区岩集乡，1958 年 2 月属王奉乡，同年 12 月划归冠县，1961 年 7 月复属莘县王奉区岩集公社，1971 年属王奉公社，1984 年属岩集乡西岩管区。（刘广恩）

店 子 店子是 4 个自然村的总称。这 4 个自然村是刘店子、王店子、邵店子、郭店子，位于岩集乡东南约 4 华里处。据说在明朝以前，鸿雁江由此流过，交通方便，开店的很多。王、刘、邵、郭 4 姓先后从外地迁来，开店为生。因善于经营，生意十分

兴隆，名气渐大，人们便将某姓聚居之处呼之为某店子，此后形成村落，便成了各村村名，一直沿用未改。（史文义）

店子，清末属朝城县仁一里，民国元年至三十年代属王奉区仁一里，1943年至1945年属莘朝县，1945年至1949年8月属元朝县三区，后属莘县，1956年3月属东宋村乡，1958年12月划归冠县，1961年复莘后属宋村公社，1984年初属岩集乡刘店子管区。

（刘广恩）

王 奉 乡

王 奉 据传说，隋朝中期，有王姓人在此建村，村名王庄。大约在唐朝时候，有两只凤凰从远方飞来，一只落在该村，一只落在村北一里处，因凤凰是鸟中之王，十分尊贵，王庄便改名“王凤村”。后来北边的落凤处也建起了村庄，便叫“北王凤”。岁月迁延，王凤村渐大，成了集市，人们改称其为“王凤集”。王凤集和北王奉后来又谐音写成了“王奉集”和“北王奉”。

（李玉书 尹有德）

王奉，清末属朝城县仁二里，民国初属王奉区仁二里，1943年7月属莘朝县，1945年6月为元朝县三区驻地，1949年8月属莘县三区，1956年属王奉区王奉乡，1958年9月属王奉公社，12月划归冠县，1961年7月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王奉区王奉公社，1971年属王奉公社，1984年属王奉乡，南北王奉均系管区驻地。

（刘广恩）

安 上 村在王奉西北4华里处。据传说，清乾隆年间，江姓从朝城南街迁此立村。因当时村西有个尼姑庵，村东有个和尚庙，人们便习称该村为“庵尚”，有兼有尼姑庵与和尚庙之意。后人认为此名不雅，渐改写为“安上”，（江义青 孟昭贵）

安上，归属沿革与王奉同。

张鲁回族镇

北 庄 据传说，张鲁镇的北庄原名宋家村。当时宋、杨、郭、沙、周五姓在此聚居，因宋家家大业大影响大，村庄便以宋姓命名。后来因有“杀羊用锅煮”的迷信说法，认为沙、杨、郭不宜聚居，郭姓便搬出另立村庄。宋家曾有一棵大树，树荫达20余亩。杨村建寺时，将此树伐去，一棵树便满足了建寺所需的全部木材；宋姓却因失去此树而破了风水，至败落。后来秦、孔、王、曹、潘、薛、桂、樊等姓相继迁来，人口都不多，以哪姓定村名都不合适。因有“曹家是从大王寨背来的家产”之说，便取村名为“背庄”，后改为“北庄”。二十年代村北曾建有庙宇，并起了每年正月十八的香火大会，后取消。（曹雅生）

北庄，清末属朝城县仁四里，民国初年为王奉区仁四里，1943年7月属莘朝县，1945年6月为元朝县七区驻地，1949年8月属莘县张鲁区，1956年3月为该区北安头乡，1958年12月属范县，1961年7月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张鲁区北安头公社，1971年属张鲁公社，1984年属张鲁回族镇杨村管理区。

（刘广恩）

南无村 村在张鲁镇东北角。此地原是朝城县与莘县交界处。历史上的朝城县，版图非常奇特，从朝城向西北一直延伸下去，直达今之岩集一带，东南西北狭长，自古有“莘县一大片，朝城一条线”之说。今日的南无村，历史上一直是莘县地，村南不到2华里的张鲁集、南沈庄，皆属朝城。因为此村往南再也没有莘县的村庄了，故人称此村为南无村。（徐光泽）

南无村，清末属莘县西乡健三里，民国二十年属四区新民乡，1945至1949年属四区（纸坊），1956年3月属中牟町乡，归范复莘后，1962年9月属刘楼公社，1971年属张鲁公社，1984年

初属张鲁回族镇南沈庄管区。

(刘广恩)

营头 张鲁镇马颊河西，有村名营头。明朝初年，商、安两姓由山西迁此定居。燕王朱棣扫北时，曾在此村安营驻扎，后来便取村名为“营头”。

(商汝成)

营头，清末属朝城县仁四里，民国初属王奉区仁四里，1943年7月属莘朝县，1945年6月属元朝县，1949年8月属莘县张鲁区，1958年12月属范县，1961年7月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张鲁区化庄公社，1971年属张鲁公社，1984年属张鲁回族镇化庄管区。

(刘广恩)

张湖涯 村在张鲁镇西南角与大名县交界处。明初，张姓自山西来此建村，村东有马颊河，村西有马颊河的支流柴骇河，村夹在两河之间，取名“双河镇”。明燕王朱棣扫北时，该村一张姓官人触怒了燕王，张姓人大部被杀，少数逃生。事过后，幸存者回来重建家园。因河水泛滥，原村址已成水洼，状似小湖，张姓人便在小湖边立村，取村名“张湖涯”。万历年间，郭姓迁来，张姓人绝，村名未改。

(郭芳奇)

张湖涯，归属沿革与营头同。

马村 该村早在隋代就已存在，具体村名不详。据传说，隋朝末年，程咬金、罗成在此同隋兵打过仗，村西留有程、罗等人的拴马桩，人们便习称该村为“马村”。马村在张鲁北约10里处，现有二千多人，以郭姓为主。1982年起分为东、西、北三个行政村。

(郭金月 郭金见)

马村，清末属朝城县仁四里，民国初属王奉区仁四里，1943年7月属莘朝县，1945年6月属元朝县，1949年8月划归莘县，1956年3月属张鲁区营头乡，1958年12月划归范县，1961年7月复归莘县，1962年9月属张鲁区化庄公社，1971年属张鲁公社，

1984年属张鲁回族镇南沈庄管区。

(刘广恩)

刘 庄 乡

南刘庄 村在刘庄乡东6华里处。该村原系刘姓聚居，故名“刘庄”。村东有一庙宇，名叫“车堂”。每年古历二月十八日是车堂庙会，附近几十里的人都来烧香磕头，经商贸易。车堂出了名，人们便把刘庄叫成了“车堂刘庄”。后因名字太长，仍称刘庄。为与村西北的另一个刘庄相区别，人们常称之为“南刘庄”。久而久之，便成了固定的村名。(刘合增)

南刘庄，清末属莘县西乡健二里，民国二十年属四区仁贵乡，1945年9月属四区纸坊乡，1949年10月属五区宋庄乡，1956年属宋庄区许村乡，1958年2月属宋庄乡，同年12月划归范县，1962年9月属莘县俎店区马屯公社，1971年属张鲁公社，1984年属刘庄乡于楼管区。(刘广恩)

中牟疃 村在刘庄乡北4华里处。不知是哪朝哪代，河南的中牟县一带遭了天灾，庄稼绝收，百姓纷纷四出逃荒。其中有一户拖儿带女来到莘县城西约20华里处，住在一个破庙里，男的给人家帮工，女的给人家缝补浆洗，聊以度日。后来他们看到这一带人少地多，容易谋生，便自己开荒种地，建房安家。天长日久，渐成村落。因为他们是从中牟县迁来的，为不忘祖根，便取村名中牟疃。(徐光泽)

中牟疃，清末属莘县西乡健四里，民国二十年属四区新华乡，建国后属四区(纸坊)，1956年3月属张鲁区中牟疃乡，归范复莘后于1962年9月属耿楼公社，1984年初属刘庄乡大索庄管区。(刘广恩)

俎 店 乡

俎 店 早在北宋时期，就有王姓人祖居于此。为防盗贼侵扰，村周种上桑、枣、槐等树木，年年去顶打尖，令其多发枝条，形成了葛针寨。后来，王姓与河北小营的盐商发生了矛盾，盐商为了报复，偷偷地在王姓村周围的葛针寨外面种上了眉豆。秋天，眉豆秧爬满了葛针寨。冬天来到，眉豆秧叶皆干死于寨上，盐商派人纵火，葛针寨付之一炬，寨内房屋也大部烧毁，村民烧死大半。至清初时，剩下的几户迁至寨南1华里处开店卖肉，因切肉用的砧板叫“俎”，故人称其村为“俎店”。

（张海江 左建章）

俎店，清末属莘县南乡申二里，民国二十年属五区俎店镇，1943年7月属南峰县，1945年6月属莘县宋庄区，1956年为俎店乡驻地，1958年9月属董杜庄公社，是年12月划归范县，1961年7月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俎店区董杜庄公社，1971年属俎店公社，1984年属俎店乡俎店管区。

（刘广恩）

天齐庙 村在俎店乡东北约7华里处。宋代，县城内一般都建有“天齐神庙”。但据风水先生说，莘县城内的风水不利于天齐神居住，最后将庙建在了莘城西南20华里处。明初，张姓兄弟三人由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初来时住在庙内，后来在庙东北角立村，定村名为“天齐庙”。

（张东林）

天齐庙，清末属莘县西乡健二里，民国二十年属四区和睦乡，建国前后属五区，1956年属宋庄区许村乡，1958年12月属范县，1961年7月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宋庄区马屯公社，1971年属俎店公社，1984年属俎店乡许村管区。

（刘广恩）

前 炉 村在俎店乡东南约5华里处。据说，此村住户系明

朝初年自山西洪洞县迁来，定居在王姓的老宅地前面，因王家宅基上有一座破旧的土楼，便定村名为“王楼”。村中有些人有打铁手艺，他们经常带着一些徒弟在村南架炉打铁。后来，王家破落，将楼扒掉卖了。村中王姓不多，又没有了楼，王楼这一村名便没有了代表性。几个老年人商议，村中打铁的多，不如以“炉”为村名，与原来的“楼”字读音正好相近。因红炉多立在村前，后来便叫成了“前炉”。（孙福亮 孙路厚）

前炉，清末属莘县南乡中二里，民国二十年属五区义和乡，抗日时期曾属莘朝边（南峰县），建国后属莘县五区（宋庄），1956年3月属山堂乡，归范复莘后于1962年9月属山堂公社，1984年初属俎店乡前炉管区。（刘广恩）

延 营 延姓于宋代在此定居，立村名“延营”。其村东有一村叫高益村，两村和睦为邻，过从甚密，亲如一村，清末，两村议定，将延营改为西延营，高益村改为东延营。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北方暴发了“五旗军起义”，其中红旗军的首领便是延营的延轮秀，延营一度成为义军集结地。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十二月，义军被清廷镇压，延轮秀率残部退守延营。延营失守后，延轮秀被捕死难。（延保贵）

延营，清末属莘县南乡申一里，民国二十年属五区民乡，1943年7月属南峰县，1945年6月属莘县宋庄区，1956年属陈集乡，1958年2月属宋庄乡，9月属董杜庄公社，12月划归范县，1961年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俎店区陈集公社，1971年属俎店公社，1984年属俎店乡前炉管区。（刘广恩）

董 杜 庄 乡

毕 屯 村在董杜庄乡南约11华里处。据传说，早在东周时期，此地就有毕姓人居住，村头是个鱼市，新莽时期，刘秀与王

莽交兵，被王莽兵追杀到此。刘秀慌乱中躲在一毕姓人家中，躲过了王莽兵士的搜查。刘秀脱险后，留下话说：待天下平定后，我要封此村为“避风屯”，后村民依毕姓改为“毕封屯”。民国初年开始，简称为毕屯。村中曾有一“静业寺”，占地约12亩，有前后大殿和东西廊房。寺分东西，称东大寺、西大寺。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春，周围士绅乡民捐钱重修前大殿。寺内有大钟一口，撞击时声闻数十里。院中还有两座宽四尺高一丈二尺的石碑。当地人有“先有静业寺，后有毕封屯”之说。1939年冬，寺被汉奸文大可拆毁。毕屯街中心还有古槐一株，胸围4米，冠径12米，向有“毕屯古槐罩三街”之说。除静业寺外，毕屯还曾有“三官庙”、“天齐庙”等庙宇，皆已不存。（张士庆）

毕屯，清末属朝城县东三里，民国初属刘姜区东三里，1943年至1945年先后属莘朝边和南峰县，1945年6月属莘县宋庄区，1956年3月属宋庄区毕屯乡，1958年2月属俎店乡，1962年9月属俎店区姜庄公社，1971年属俎店公社，1984年属董杜庄乡毕屯管区。（刘广恩）

妹 冢 乡

掌 史 妹冢西南部有村名掌史，古历四月初五是庙会，已成惯例。此村初建时只有几户人家，很不起眼。别看村小，却出过大官。说不清是哪朝哪代，村里曾出了一名在朝里掌管史籍的官，村人引以为荣，便将村名定为“掌史村”，后简化为“掌史”。还有人说此村原名牛角寺，唐朝李密曾在村中建造掌史府，故改村名为“掌史”。（申玉林）

掌史，清末为朝城县秋一里，民国初属朝城县刘姜区秋一里，建国前后属朝城县二区，1956年3月属莘县妹冢区东高庄乡，1958年12月属范县，1961年7月属莘县妹冢区刘姜公社，

1971年属妹冢公社，1984年属妹冢乡高庄管理区。

(刘广恩)

草佛寺 村在妹冢乡西约6华里处。此村原来叫什么名字，今人已无从知晓。据传说，村东路北原有一座大寺院。寺院虽大，烧香拜佛的人却不多，其原因，没人能说得清。烧香敬神的人少，寺院也就没人操心修缮。天长日久，屋宇破败，神象彩衣脱落，露出了草泥。后来屋顶露天，日晒雨淋，神象身上竟长出了茂密的青草。草越长越多，渐渐地不见了神象的真面目，只剩下一个被杂草勾勒出的神象轮廓，整个神象宛如用草塑成，人们便称其为草佛，称寺院为草佛寺，寺院所在地的村庄也因此得名。

(徐光泽)

草佛寺，清末属朝城县秋四里，民国元年为刘姜区秋四里，抗日时期曾属莘朝边(南峰县)，1945年属朝城县二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三区，1956年3月属莘县妹冢区草佛寺乡，1958年12月归刘姜乡，归范复莘后于1962年9月属该区常庄公社，1984年初属妹冢乡草佛寺管区。

(刘广恩)

武祖庙 村在妹冢北2华里处。据说此村原名袞背楼。唐代，该村每年正月十六都搞“请孙猴”的娱乐活动。有一年，把孙猴请来却怎么也送不走了，孙猴附体说话，要在此村长期定居。人们无奈，给他盖了座小庙。因孙猴自称姓武，人们便尊称其为“武祖爷”，后人渐渐习称该村为“武祖庙”。

(王文亮 王文义)

武祖庙，清末属朝城县东二里，民国初属刘姜区东二里，1945年9月属南峰县，1949年8月属朝城县，1956年3月属莘县，1958年2月属妹冢乡，12月划归范县，1961年7月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妹冢区谭庄公社，1971年属妹冢公社，1984年属妹冢乡谭庄管区。

(刘广恩)

李排营 村在妹冢东北5华里处，据传说，元朝末年，朱元璋领导打仗，有个姓李的统领阵亡于此，就地安葬，坟前立一石碑，上刻其家乡姓名。后李姓由山西迁此定居，见碑上所刻姓名，恰比其长一辈，以后李家有人去世，都按辈次排着葬，于其后，故人称其村为李排营。（李子民 李长代）

李排营，归属沿革与武祖庙同。

碾张营 碾张营位于妹冢西北一里许。据传说，明永乐年间，丁姓由外地迁入该村。当时尚无村名，丁姓人给老家人写信时不知该写什么地址。后因村中张姓人多，张家又有一盘当地不多见的碾子，便将地址写成“碾张营”。这一村名渐被公认，沿用至今。（王子栋 魏华）

碾张营，清末属朝城县东二里，民国初属刘姜区东二里，1956年3月属莘县妹冢区草佛寺乡，1958年底属范县，1961年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妹冢区常庄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乡，碾张营皆属之，1982年莘政发91号文件决定将碾张营分为东碾营和西碾营两个行政村。（刘广恩）

康园 妹冢康园的康姓人家原在李庄居住。明永乐年间，康姓人家景渐好，在李庄村南的荒地里建起了花园，并逐步搬来定居，形成村落，定村名为“康家花园”，后简称“康园”。康园人以独特工艺制作的名吃肉饼，享誉县内，名为“康园肉饼”。（王子栋 魏华）

康园，清末属朝城县秋四里，民国初属刘姜区秋四里，建国前后属朝城二区，1956年3月为莘县妹冢区康园乡驻地，1958年2月属妹冢乡，同年底归范县，1961年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妹冢区妹冢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乡，康园皆属之，为管理区驻地。（刘广恩）

张 寨 乡

土 陈 村在张寨乡西4华里处。据传说，该村本名“土固村”，因其地处黄泛要冲，村后有个一丈多高的沙丘而得名。元朝末年，兵患水灾频仍，瘴气为害，土固村未能幸免。明朝初年，陈姓自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在原村名中加上姓氏，成为“土陈家”，后简称土陈。土陈村旧址在今址南750米处，地处东西交通要冲，是个集市。六十年代挖沟时，还曾挖出过锅灶、盆碗、砖瓦等物，并发现一口古井，井沿大砖上有六七道井绳磨出的深沟。村中原有“二郎庙”、“五圣庙”，庙中有钟，钟上铭有“土固村”字样。庙和钟皆于建国前被毁。当地人说，土陈的陈姓与南乐王落村的陈姓、鄆城的陈姓同祖，都是元末汉王陈友谅的后代。但陈友谅祖籍湖北沔阳，其活动一直在南方，元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兵败鄱阳湖，死于九江口。此说确否，尚待考证。（陈元韶）

土陈，清末属朝城县秋三里，民国初属刘羹区秋三里，建国后属二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妹冢区桑庄乡，1956年3月划归莘县，1958年12月划归范县，1961年7月复归莘县，1962年9月属妹冢区桑庄公社，1971年属张寨公社，1984年属张寨乡刘庄管区。（刘广恩）

郭 坊 张寨西边的郭坊原名魏庄，该村魏姓人系明永乐年间由山西洪洞迁此定居，与南乐西街的魏姓同宗。清朝初年以后，郭姓从十八里铺郭庄迁入，霍姓从徐庄的店子迁入，康姓由妹冢康园迁入，郑姓从朝城东街迁入。相继迁入的还有王、贾、尤、于、周、孔、陈、张、谢9姓，但均于建国前绝户。郭家当时在这里开粮食坊子，买卖兴隆，魏庄便逐渐改称“郭坊”。郭坊村历史上曾出现14姓杂居的局面，同村通婚较普遍，故人称

“老娘庄”。30至50年代，郭坊的祖传眼科中医魏锦华在朝城一带颇负盛名。
(王子栋 魏华)

郭坊，清末属朝城县秋三里，民国初属刘湊区秋三里，建国前后属朝城县二区，1956年属张寨乡，1958年底属范县，1961年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妹冢区张寨公社，1971年属张寨公社，1984年属张寨乡安寨管区。
(刘广恩)

主卜营 主卜营在张寨乡东南部，全村共有12姓，除人口较多的王、邱、田3姓外，还有宋、龚、李、赵、陈、唐、张、吴、刘9姓。有的说该村曾有人任主簿官，因而定村名为“主簿营”。也有的说因有主簿官领兵在村中住扎过而得名，后简化为“主卜营”。两种说法均由主簿官而起。汉代，中央及郡县均设主簿以主管文书事务。魏晋以后，主簿渐为军中重要幕僚。唐宋后主簿任职渐轻。明清两代，各卿寺设主簿，亦称典籍。县也有设主簿的，与县丞同为知县副手。
(王子栋 魏华)

主卜营，清末属朝城县秋三里，民国初属刘湊区秋三里，建国前后属朝城县、观朝县二区，1956年3月属莘县妹冢区张寨乡，1958年2月属刘湊乡，同年12月属范县，1961年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妹冢区张寨公社，1971年属张寨公社，1984年属张寨乡张寨管理区，1982年莘政发91号文件定为主一、主二、主三、主四四个行政村。
(刘广恩)

朝 城 镇

韩马庄 村在朝城东南约6华里。据传说，此村原名马庄，后来户数渐多，分成两村，称东马庄、西马庄。村中人多喜习武，并设有专门的练武场。清光绪年间，韩佃青考中武举，名扬一方，便将两村合做一个，更村名为“韩马庄”。

(王子栋 魏华)

韩马庄，清末属朝城县在二里，民国初属朝城城区，建国前先后属朝城、南峰县一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1956年3月属莘县朝城区魏花园乡，1958年12月属范县，1961年7月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朝城区袁屯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镇，韩马庄均属之，归刘庄管理区。（刘广恩）

魏花园 朝城南3里的魏花园村多魏姓，据魏氏祖谱记载，魏姓原居杭州和县大竹园村，后有一支迁至朝城城内定居。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魏家的读书人魏元一举成名，官至江西省参政（明代各省设布政使司，下设左右参政，以统领各道），系三品命官。魏元发迹后，在朝城南建起了一座花园，后渐成村落，取村名“魏花园”。（王子栋 魏华）

魏花园，清末属朝城县在二里，民国初年属朝城城区在二里，建国前后属朝城县一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1956年3月为莘县朝城镇魏花园乡驻地，1958年底属范县，1961年7月属莘县朝城区李大人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镇，魏花园皆属之，归刘庄管区。（刘广恩）

孟庄 孟庄位于朝城西南方。村后有高台，名“蔡丘台”。据说春秋时齐桓公曾在此聚会诸侯以朝见周天子，故又名“会朝台”。台占地约8亩。后霍姓二户在此定居，人称“霍二庄”，又称“台下村”。明初，孟姓自山西迁来定居，人口渐多，更名“孟庄”。后户数屡增，遂分为两村，曰“东孟庄”、“西孟庄”。1958年兴办水利时，曾在“会朝台”附近挖出不少陶器。（王子栋 魏华）

孟庄，清末属朝城县沙五里，民国初属临濠区沙五里，1944年后先后属朝城和南峰县一区，1956年3月属莘县朝城镇，1958年底划归范县，1961年7月复归莘县，1962年9月属朝城区刘菜园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镇，孟庄皆属之，归刘菜

园管区。

(刘广恩)

东岳庄 东岳庄在朝城东南，相传原名“王马庄”，系因王、马二姓居此而得名。后岳姓自朝城北的岳庄迁来。明万历年间，岳姓中出了一个岳万楷，此人曾任陕西左部政史兼陇西兵备道，官属二品，并曾主修《朝城县志》，亲自作诗咏“朝城八景”。因岳万楷官高势显，故将“王马庄”改为“岳庄”。为与朝城北之岳庄相区别，后称“东岳庄”（因其在朝城之东），朝城北之岳庄称“北岳庄”。（县地名办）

东岳庄，清末属朝城县在二里，民国初属朝城城区在二里，建国前后属朝城县一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1956年3月属莘县朝城镇李大人庄乡，1958年底划归范县，1961年7月属莘县朝城区李大人庄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镇，东岳庄皆属之，归刘庄管理区。（刘广恩）

李大人庄 李大人庄在朝城东南。相传在明万历年间，李华贾等人由江西永丰县迁此定居，取村名“李庄”。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李庄的李继宗升任山西道按察司，家乡人皆尊称其为“李大人”，慢慢地把“李庄”也叫成了“李大人庄”。

（王子栋 魏华）

李大人庄，清末属朝城县在二里，民国初属朝城城区在二里，建国前后属朝城县一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1956年3月为莘县朝城镇李大人庄乡驻地，1958年底划归范县，1961年7月为莘县朝城区李大人公社驻地，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镇，李大人庄皆属之，归刘庄管区。

（刘广恩）

江楼 江楼村在朝城南1里处，原名南花园，因其邻近魏花园而得名。后齐姓迁入，并盖有楼房，改村名为“齐家楼”。

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江雯清从朝城南街迁至齐家楼定居，时间不长便盖起了群楼，因此楼比齐家的楼房规模大得多，村名便渐改为“江家楼”，后简称“江楼”。江楼的江东，曾在朝中为大学士，后升至太师太保，人称“江阁老”。

（县地名办）

江楼，清末属朝城县沙四里，民国初年属临漯区沙四里，建国前后先后属朝城县、南峰县一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1956年3月属莘县朝城区东孟庄乡，1958年12月划归范县，1961年复归莘县，1962年9月属朝城区刘菜园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镇，江楼皆属之，归兹营管理区。（刘广恩）

王 山 明朝初年，王氏由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村名王庄。至嘉靖年间，该村王英在朝中任监察御史之职，曾在世宗面前夸口，说他家乡有山有水，风景秀美。后来世宗巡视江南，要路经朝城，王英得知后慌了神，怕皇上察觉朝城无山，要治自己的欺君之罪，便利用权势，责令地方官在自己村后堆一土山，以瞒哄皇上。土山堆起后，村名遂改为“王家山”，后简称王山。

（王子栋 魏华）

王山，清末属朝城县沙五里，民国初属临漯区沙五里，建国前后先后属朝城县、南峰县一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1956年3月属莘县朝城区东孟庄乡，1958年12月划归范县，1961年复归莘县，1962年9月属朝城区刘菜园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镇，王山皆属之，归大贾庄管理区。

（刘广恩）

辛 庄 村在朝城南4华里处。辛庄的邵姓，原居魏花园村，常受魏姓歧视。明崇祯年间，邵姓迁至魏花园南立村，取名“新庄”，后简写为“辛庄”。也有的说是因建村辛苦而名为“辛庄”，亦有其道理。

（王子栋 魏华）

辛庄归属沿革与魏花园同。

邵 庄 村在朝城南5华里处。明朝初年，邵姓由山西迁来，立村名“邵庄”。传至五代邵政，虽曾读书为官，但声名不大。元代邵樟，曾任知县，且为人孝顺。继母病故后，曾披麻守坟一个多月，被人们传为佳话，因此，邵庄又名“孝子里”。

（王子栋 魏华）

邵庄，清末属朝城县在二里，民国初年属朝城城区在二里，建国前后曾属朝城、南峰县一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1956年3月属莘县朝城区魏花园乡，1958年12月归范县，1961年7月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朝城区兹营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镇，邵庄皆属之，归兹营管理区。（刘广恩）

徐 庄 乡

纸 坊 纸坊在徐庄西约1华里。大约在明清之交，蔚姓从山西洪洞县迁来，以抄纸为业，故取村名“纸坊”。该村现有60多户，300多人，有蔚、郭、孙、于、王、张6姓，其中蔚姓最多。

（王子栋 魏华）

纸坊，清末属朝城县在一里，民国初属朝城城区在一里，建国前后曾属朝城、南峰县一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1956年3月为莘县朝城区纸坊乡驻地，1958年2月属八里庄乡，同年12月划归范县，1961年7月复归莘县，1962年9月为朝城区纸坊公社驻地，1971年属徐庄公社，1984年属徐庄乡姬庄管理区。

（刘广恩）

钟鼓楼 明初，吴姓从山西迁此定居。此村在朝城东5华里，现属徐庄乡。村西头曾有一座周武庙，不知建于何时。庙中

有座小楼，上悬大钟，下放一面四人抬大鼓，村名由此而得。据吴氏宗谱记载，吴姓历史上曾出过2个进士（吴敬传、吴忠传）和2个举人（吴兴传、吴道传）。（王子栋 魏华）

钟鼓楼：清末属朝城县在一里，民国初年属朝城城区 在一里，1944年属朝城县一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1956年3月属莘县朝城区李大人庄乡，1958年12月划归范县，1961年7月复归莘县，1962年9月属朝城区李大人庄公社，1971年属徐庄公社，1984年属徐庄乡，系管理区驻地。（刘广恩）

仁义村 村在徐庄东南约10华里处。据传说，三国时，刘备外出巡察，曾在村中落脚，人称该村为“刘备巡”。该村村民有讲仁义重道德的遗风，后来地方官为之更名“仁义村”。群众还传说，刘备在此歇脚时，有个坑里蛤蟆乱叫，刘备顺口说了声“别叫啦”，蛤蟆叫声便顿时平息。至今这个坑里的蛤蟆不叫。

（王子栋 魏华）

仁义村，清末属朝城县沙一里，民国初属舍利寺区沙一里，建国前后先后属朝城县三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六区，1956年3月属莘县朝城区谢集乡，1958年12月划归范县，1961年7月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朝城区梁庄公社，1971年属徐庄公社，1984年属徐庄乡谢集管理区。（刘广恩）

西孙庄 徐庄乡的东西孙庄相距约1华里。西孙庄原名于家井，因于姓在此聚居，并有一眼较大的砖井而得名。东孙庄原名孙庄，住户皆为孙姓。大约在清道光年间，于姓人渐少，孙姓人迁至于家井定居，户数人数皆占优势，孙姓人便决定将孙庄改为东孙庄，于家井改为西孙庄。起初人们叫不习惯，后来西孙庄人定了个规矩：凡到西孙庄要饭的，一律叫西孙庄，叫于家井者不给饭吃。经这样强制改名，西孙庄才被公认。据村人说，清同治年间的两湖总督周天作与孙姓是至亲。（王子栋 魏华）

西孙庄，清末属朝城县在一里，建国前后属朝城县一区，1956年属莘县朝城镇纸坊乡，1958年2月属八里庄乡，同年底归范县，1961年复归莘县，1962年9月属朝城区纸坊公社，1971年属徐庄公社，1984年公社改乡，西孙庄属之，归姬庄管区，东孙庄属徐庄管区。（刘广恩）

徐楼 徐楼村在徐庄东南约6华里。据说，此村的徐姓人系明初大将徐达之后。徐达字天德，濠州（今安徽凤阳）人，农家出身。元末参加朱元璋军，以才勇著称，在灭元中屡立战功，封“魏国公”，死后追封“中山王”。徐达后人原居南京一带，后迁至山东黄县，其中一支又由黄县迁来莘县。因徐氏户多人，又盖有楼房，村名便习称“徐楼”。（王子栋 魏华）

徐楼，清末属朝城县在三里，民国初年为城区在二里。1944年属一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1956年3月属莘县朝城区谢集乡，1958年2月属八里庄乡，同年12月属范县，1961年9月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朝城区梁庄公社，1971年属徐庄公社，1984年属徐庄乡陈庄管理区。（刘广恩）

高前庄 高前庄在徐庄乡南5里。村南曾有一古墓，并有石人、石马、碑碣等物。据说墓内葬的是元末状元楚璋。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欲让元朝有才能的遗臣为自己效力，楚璋是对象之一。朝廷曾七次聘楚璋入朝为官，楚璋皆避而不见。朱元璋一怒之下抄了楚璋的家。楚璋死后，其后人改名换姓，为其在高前庄建了坟墓。墓前石刻在“文革”中被毁。朝城中学院内有一土台，传说即是“七聘台”。高前庄村后原有一村庄名高庄，高前庄村名因其地理位置而得。（王子栋 魏华）

高前庄，清末属朝城县，建国前后先后属朝城县、南峰县一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1956年3月为莘县朝城区高前庄乡，1958年12月属范县，1961年7月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朝城区

李大人公社，1971年属徐庄公社，1984年属徐庄乡钟鼓楼管理区。

（刘广恩）

周海 村在徐庄乡西南9华里处。据周氏宗谱记载，明永乐年间，周苑成由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立村“毓贤里”。周姓中有个叫周海的在朝里做官，曾为桑梓造福，后人为纪念他，改村名为“周海”。

（周存山 周玉行）

周海，清末属朝城县在二里，民国初属城区在二里，建国前后先后属朝城、南峰县一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1956年3月属莘县朝城区高前庄乡，1958年12月属范县，1961年7月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朝城区李大人公社，1971年属徐庄公社，1984年属徐庄乡钟鼓楼管区。

（刘广恩）

十八里铺乡

王莽庄 村在十八里铺乡东北11华里处。明永乐年间，王姓由山西洪洞县迁来，立村“王庄”。后来该村出了一个力大无比的人。此人膀大身宽，神力惊人，且心地善良，乡亲有难事，他常不顾一切，挺身相助。唯一的缺点是有些粗莽，往往顾此失彼。因其姓王，村里人常戏呼之为“王莽”。有一次，他正抱着孩子在村头玩，适逢一大车陷入泥坑，挣扎不出。此人见状，来不及放下孩子，便挺身相助，侧身一扛，车从泥坑中冲出，谁知因用力过大，怀中的孩子被活活挟死。此人过世后，村里人便将村名改为王莽庄，以示纪念。

（李文祥）

王莽庄，清末属莘县南乡中四里，民国初属六区闪里乡，建国后属一区，1956年3月属尹营乡，1958年12月属范县，1961年复属莘县，1962年9月属十八里铺区尹营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乡，王莽庄皆属之，归张洼管理区。

（刘广恩）

农 场 位于十八里铺乡东 5 华里处。1960 年 5 月 1 日，十八里铺公社组织 200 余人到此改造盐碱地，建起农场，名为“五一农场”。后来，县、公社民政部门先后将一些无家可归的孤儿安排在这里，成家立业。农场现有 68 人，耕地 322 亩。

（县地名办）

李 楼 村在十八里铺乡西 6 华里处。明洪武年间，李姓由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因此处地势低洼，又与太子张庄南北相临，距太子坟很近，故取村名“孝伋洼”（太子伋为人至孝，对弟甚友，被害后葬于此地。详见本书中《太子张庄和妹冢》一文）。清乾隆年间，镇京总兵李士成葬于此地，并建楼一座，故改村名为“李楼”。

（县地名办）

李楼，清末属莘县南乡中三里，民国二十年属六区望伋乡，建国前后属六区李大庙乡，1956 年 3 月属十八里铺区前高庄乡，1958 年 12 月划归范县，1961 年 7 月复属莘县，1962 年 9 月属十八里铺区田集公社，1971 年区改公社，1984 年公社改乡，李楼均属之，归田集管区。

（刘广恩）

王 铺 乡

南常庄 村在王铺乡西北 6 华里处。明永乐年间，一常姓人家由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立村名“常庄”，亦称“常家堂”。清末，本村有个人官至“千总”，故人称该村为“千总常庄”。后因该村东北有一大常庄，遂更名“南常庄”至今。

（常继民）

南常庄，清末属莘县南乡中二里，民国二十年属五区常乐乡，始称“南常庄”。抗日战争时期属莘朝边。建国前后属莘县六区，1956 年 3 月属十八里铺区贾庙乡，1962 年属十八里铺区王

庄公社，1971年属十八里铺公社，1984年属王铺乡贾庙管理区。

(刘广恩)

王 庄 集 乡

常庄集 村在王庄集乡东北十二华里处。据村东南古庙钟上铭文记载，该村古名为“十八荡里”，“荡”字有冲杀之意，此名系因该村练武成风而得。据说古时候有个叫王锡陵的，耍花枪时，身穿素服，让别人把小米拌黑往身上撒，米不沾身。他的弟子中曾有人中过武状元。清朝后期，该村张海清在曹州府考中武秀才，至今村中九十岁以上老人都曾练过武术，并传有口 诀：

“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该村姓氏较多，后因有常姓老户而改村名为“常庄”。为避免县内村名重复，1982年县政府91号文件决定改名为“常李庄”，后经批准改为常庄集。近60年来，村中多次出土铜币、铜镜等物，并挖出过灶坑。1991年5月11日，村民从大坑中距地面5米以下挖出西汉古墓一座，出土了秦“半两”币和西汉“五铢”铜钱。常姓宅内还有唐槐一株，过去有流传：“走出朝城南门外，望见十八荡里槐”之说，五十年代被风吹折，“文革”初期被锯掉。常庄旧有集市，二七四九为集，每年四月十二为会，六十年代取消。

常庄集，清末属朝城县沙五里，民国初属临漯区沙 五 里，1943年1月属观朝县五区，1944年秋属观城县二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三区，1956年3月属范县王庄集区三合村乡，1959年属王庄集区三合村公社，1964年4月划属莘县，1971年属王庄集公社，1984年属王庄集乡三合村管区，1985年改韩庄店管区。

(刘广恩)

李官村 村在王庄集乡北9华里处。据传，明永乐年间，李士先一家七口由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取村名“李村”。至明英

宗正统年间，李士先的长子李山峰在县府当了一名小官。穷乡僻壤竟出了当官的，不论官大官小，村人皆引以为荣，于是便将村名改为“李官村”。（县地名办）

李官村，清末属朝城县沙五里，民国初年属临颍区沙五里，1943年2月属观朝县五区，1944年秋属观城县二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三区，1956年3月属范县，1964年4月属莘县王庄集区三合村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乡，李官村均属之，归三合村管理区。（刘广恩）

殷桑庄 村在王庄集乡东二三华里处。相传，明朝末年，殷洪文由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今日的王庄集村原名“疃村”，新村在疃村之东，便取名“东疃”。清初，郛城县的桑进考迁此定居，村中便有了殷、桑二姓。康熙年间，桑进考之子考中进士，桑家声名大振，便于同年将村名改为“桑庄”，1982年莘政发91号文件定名“殷桑庄”。（县地名办）

殷桑庄，清末属观城县吴里，民国初年属观城县四区吴里，1940年属一区，1941年改属二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三区，1956年3月划归范县，1964年4月改属莘县王庄集区王庄集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乡，殷桑庄皆属之，归王庄集管区。（刘广恩）

柿 子 园 乡

十王庙 村在柿子园乡西南6华里处，现为管理区所在地，也是杨行、范行、李行、赵行、侯行、吴行6个自然村的总称。此处原有一庙，庙中供奉着10个王位，人们习称此庙为“十王庙”。村因庙得名，便叫“十王庙村”。后来村中人渐多，便各按姓氏集居，形成了6个自然村，自然村便按姓氏以“行”命名。（范在江 杨理代）

十王庙，清末属观城县宗里，民国初属四区宗里，1940年属一区，次年属二区 1953年8月属观朝县三区十王庙乡，1956年3月划归范县，1964年4月属莘县王庄集区十王庙公社，1971年属柿子园公社，1984年属柿子园乡。（刘广恩）

大井 柿子园乡南6华里处，有村名大井。据传，清康熙年间，兖州人王伦以清水教集结拳勇，与官府为敌，寿张知县沈齐义捕之不得，遂连陷堂邑、阳谷诸县，截断了运河粮道。王伦曾在柿子园一带屯兵，为藏兵方便，专问挖掘占地一亩二分的大井一个，上面加盖，留有气孔。井旁之村，便以“大井”为名。村西北角至今犹有气孔遗迹。（赵兰柱）

大井，清末属朝城县沙四里，民国初属柿子园区沙四里，1943年2月属观朝县六区，1944年秋属观城县二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三区，1956年3月划归范县，1964年4月属莘县樱桃园区谷疃公社，1971年属柿子园公社，1984年属柿子园乡尤坊管区。（刘广恩）

观 城 镇

黄固屯 村在观城镇东北5华里处。据传说，明永乐年间，魏长寿兄弟二人由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立村“小魏庄”。有一年农历四月十八日，狂风骤起，一夜之间在村东南刮起一个方圆几十丈的黄土固堆。群众认为，平地起固堆，是泰山神显灵。当年秋天，附近几个村便集资盖起一座“泰山庙”，并确定四月十八日为庙会。村名也由“小魏庄”改为“黄土固堆”，后渐演变为“黄固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多，村子渐分为二，在前者称“前黄固屯”，在后者称“后黄固屯”。（王成勋）

黄固屯，清末属观城县召里，民国初属观城一区召里，解放后为观朝、观城一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四区，1956年3月属

范县，1964年4月属莘县观城区山谷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镇，黄固屯均属之，归山谷管区。

（刘广恩）

孟秋寺 据传说，明惠帝建文年间（约公元1400年前后），李姓三户从山西洪洞县迁来，在观城城西三里立村，以地理位置命名，叫“西营村”。至崇祯年间，村中建起一座大寺院，名叫“孟秋寺”。慢慢地，寺名代替了村名，西营村渐不为人所知。

（李业丰）

孟秋寺，清末属观城县召里，民国初年以后属观城县一区（亦曾属观朝县一区），1953年8月属观城县四区，1956年3月划归范县，1964年4月属莘县观城区观城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镇，孟秋寺皆属之。

（刘广恩）

朱 庙 村在观城镇东约7华里处。据刘氏宗谱记载，明永乐年间，刘姓自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取村名小刘庄。该村紧靠野猪林，又素有野猪拱河的神话传说，后来便在一洼地上为猪神建庙一座，人们遂习称此村为猪家庙。后以猪字不雅，改为朱家庙，1958年后始简称朱庙。

（地名办）

朱庙，归属沿革与郭海同。

小红庙 村在观城镇东6华里处。相传，明朝末年，史姓由琉璃井村迁来。当时村中有红孩古庙一座，村名便定为“红孩庙”后简称“红庙”。

（史心库）

小红庙，清末属观城县在里，民国初年以后属观城县一区（解放后曾短期属二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四区，1956年3月属范县，1964年4月属莘县观城区马沟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镇，小红庙均属之，归三里庄管区。

（刘广恩）

郭海 在观城镇东约6华里处，现有300多村民。据传，此处原来只有王姓居住，勉强成村。当时各村建庙成风。为求神灵保佑，该村也决定建一庙堂，无奈村小资力不济，建不起砖墙瓦顶的大庙，只好建了一座草房敬神，人们习称该村为“草庙王家”。明朝初年，郭姓由山西迁至观城南关，后来嫌南关人太多，便移居草庙王家庄。不久又有岳、苏两姓相继迁来，村中便有了4姓。各家各户都从村后取土建房，年长日久，村后形成了一个东西向的深沟，沟中积水，人称“海子”。郭姓在村中是大户，村后又有海子，便定正式村名为“郭海”。

（郭遂厚）

郭海，清末属在坊堡后为在里，民国元年后为一区宗里，1943年后属观朝县，观城县一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四区，1956年3月归范县，1964年归莘县属马沟公社，1984年初属观城镇三里庄管区。

（刘广恩）

大 张 家 镇

开河 开河位于大张家镇东南部，濒临秦皇堤。据说，此处系黄河故道。旧时黄河常从此决口，故建村名“开河”。后来村渐大，便分为东开河和西开河两个村。开河村西北1华里处曾有一小龙王庙，可能是为奉祀水神、免受水灾所建。1958年庙被拆毁，庙砖被用来打井。龙王庙旧址旁有一不大的高冈，人称“龟盖子”。群众传说，古时黄河发大水时，有一大龟随水而来，水退后困死于此处，群众视之为神，为其土葬，便形成了今日的土冈。群众还有向龟盖子借桌椅碗盆的传说，当系群众良好愿望的反映。

（王宗爱）

开河，建国前属濮县白衣阁区，1956年3月属范县，1964年属莘县樱桃园区道口公社，1971年属大张公社，1984年属大张家镇

马陵管区。1982年莘政发91号文件将开河分为东开河、西开河两个行政村。
(刘广恩)

夏 沟 大张家镇西南6华里处，有两个村叫前、后夏沟。据传说，清朝以前，这两个村一个叫合杨村，一个叫兴龙集。村名之由来已无可查询。清朝中叶，此处开挖水沟，县令沿沟巡视，走一段便问一句：“这是谁家的地？”连问几次，回答都是“夏家的地”。县令说：“这不成了夏家沟了吗？”从那以后，村名便改为夏家沟。杨合村在南，叫前夏沟；兴龙集在北，叫后夏沟。
(县地名办)

夏沟，清末属观城县兴里，民国初属二区永里，1940年属二区，1941年属四区，建国后属三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五区，1956年3月划归范县，1964年4月属莘县观城区刘海公社，1971年属大张公社，1984年属大张家镇刘海管区。
(刘广恩)

韩 庙 大张家西2华里处，有村名韩庙。据传说，明永乐年间，韩树堂一家由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取村名“树堂村”。成化年间，一个姓韩的官员曾在此村放粮，并建成一个粮场。明末清初，村中又建起一座泰山奶奶庙。此村多韩姓，又有庙，人们便习称其为“韩庙”。
(县地名办)

韩庙，清末属观城县永里，民国初属二区永里，1941年属四区，建国后属三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五区，1956年3月划归范县，1964年4月属莘县观城区刘海公社，1971年属大张公社，1984年属大张家镇孙庄管区。
(刘广恩)

红 庙 村在大张家镇东7华里处，与观城镇的红庙相距也是7华里。据张氏宗谱记载，明洪武年间，张姓从山西洪洞县迁来时，这里原已有村，叫“潘家楼”。当时村东有座北极庙，香火不断。后来庙中多次发生暗杀事件，人们便将庙移建于村内；

并用红土把庙墙刷成红色，此后便习称此村为“红庙”。

（县地名办）

红庙，清末属观城县耿里，民国初属三区耿里，1940年属二区，1941年复属三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五区，1956年3月属范县，1964年4月属莘县樱桃园区史楼公社，1971年属大张家公社，1984年属大张家镇史楼管区。

（刘广恩）

车川口 村在大张家镇西南10华里处，紧临莘县与清丰县的边界。据传说，大约在500年前，亦即明朝初年，此地有一东西向的交通要道，道北6华里处有座尼姑庵（遗址在今清丰县南堂村附近），道南4华里处有座寺院。时间一久，僧尼之间有了私情，但相距10里，无法公开来往。僧尼为往来方便，暗中约定，双方都以挖井为名，相向动土，历时数月，终于将暗道打通。时隔不久，一辆重车轧破洞顶，秘密暴露，地方官处罚了僧尼，并重新为之立戒。后又从外地迁来安分守己的农民在此落户，以作监视。村名便叫作“车穿口”，后改为“车川口”。

（县地名办）

车川口，清末属观城县辛里，民国初属二区辛里，1941年属四区，建国后属三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五区，1956年3月属范县，1964年4月属莘县观城区刘海公社，1971年属大张家公社，1984年属大张家镇刘海管区。

（刘广恩）

樱 桃 园 乡

樱桃园 据明崇祯年间的碑文记载，该村始建于战国时期，距今已二千多年。初名“东台村”，后因村是顺河而建，又有集市，遂改名为“顺河集”，地址在今金堤南。后来黄河发水，顺河集被淹，无奈迁至堤北，因村中多樱桃树，定村名为“樱桃园”。据说北宋时梁山名将孙二娘即此村人。明洪武十三年（公

元1380年)黄河决口,位于今之古城南20华里处的范县城被淹,准备将县城迁至金堤北。樱桃园是范县、观城交界之地,属范县,宁村、张扶村属观城。1957年,范县县城迁至樱桃园北。1964年,金堤以北之地划归莘县,独有县城和县城北侧的金村、张扶村仍归范县,范县城遂处于莘县辖地包围之中,成为罕见的“岛城”。范县城的西北隅仍有莘县樱桃园公社(后改为乡)机关及部分社(乡)直部门。范县城四面的路口处皆立有标志牌,朝向城内的一面写着“进入山东省”,朝向城外的一面则写“进入河南省”。大街两旁,莘县和范县的商业门市相对而立,牌子上分别冠以“山东省”和“河南省”字样。当地人戏称范县城为“小香港”。樱桃园村现位于范县城南,分为樱东、樱西、樱北三个行政村。

樱桃园,清末属范县樱东里和樱西里,民国十七年属四区(孟楼)道口乡,1957年属范镇,1964年4月属莘县樱桃园区樱桃园公社,1971年属樱桃园公社,1984年属樱桃园乡樱桃园管区。
(刘广恩)

张青营 村在樱桃园东南约5华里处,全村现有2600多人,分为前后东西4个行政村。传说,北宋末年,宋江在梁山聚众起义,一百零八将中有个“菜园子”张青,即是此村人。张青家中以种菜为业,闲时常舞枪弄棒,后与樱桃园村外号“母夜叉”的孙二娘结为夫妻,二人在十字坡(旧址在金堤南半里十字坡桥北端西侧)开个招商客店,顺便招些徒弟打拳练武,专好打抱不平。后被逼上梁山。后人为纪念张青,便将村名改为“张青营”。据说五十年代中还有人保存着张青的一只练武靴子,并悬挂着张青画像,今已不存。
(县地名办)

张青营,清末属范县樱东里,民国十七年属四区道口乡,1957年属范镇,1964年4月属莘县樱桃园区姬楼公社,1971年属樱桃园公社,1984年属樱桃园乡张青营管区。

(刘广恩)

耿王村 樱桃园乡北8华里处，有村名耿王村。据王氏宗谱记载，秦朝末年，有一姓耿的王子死于此地，就地建墓曰“耿王墓”，村便因墓得名，叫“耿王村”。明初，王、李、黄等姓由山西迁此定居，村名未改。此村现有2700人，按其地理位置，分为“东耿王”和“西耿王”。耿王墓遗迹今尚在。

(县地名办)

耿王村，清末属观城县娄里，民国初属四区，1940年属一区，1941年属三区，1948年属五区(薛屯)，建国后复属一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四区，1956年3月划归范县，1957年属范镇，1964年4月属莘县樱桃园区耿王村公社，1971年属樱桃园公社，1984年属樱桃园乡谷疃管区。

(刘广恩)

张铁炉 村在樱桃园东北约10华里处。相传，明洪武年间，张姓从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因张姓人以打铁为生，村中铁炉颇多，当地人便称其村为“张铁炉”。

(董朝山)

张铁炉，清末属观城县宗里，民国初属四区宗里，1940年属一区，1941年属二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三区，1956年3月属范县，1964年4月属莘县樱桃园区谷疃公社，1971年属樱桃园公社，1984年属樱桃园乡谷疃管区。

(刘广恩)

贾海 村在樱桃园东北约10华里处。早在明朝以前，此地便有一大村镇，村东是玉皇阁，村西是齐王庙，齐王庙附近有一漫长的大水坑，蜿蜒如龙状，人们习称之为“龙坑”。此村靠着齐王庙，又靠着龙坑，有龙必有海，村名便叫作“齐海”。明朝初年，贾姓从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贾姓人多，村名便改为“贾海”。

(贾邦选)

贾海，清末属观城县宗里，民国初属四区宗里，1940年属一区，1941年属二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三区，1956年3月划归

范县，1964年4月属莘县樱桃园区姜庄公社，1971年属樱桃园公社，1984年属樱桃园乡姜庄管区。（刘广恩）

道 口 樱桃园西南约7华里处，有村名道口。春秋时，齐国军师奉命率兵救赵，魏大将庞涓驱兵迎击。孙臆采取减灶骄敌之计，在道口村与马陵村之间设伏，使庞涓全军覆没。据民间传说，庞涓在樱桃园摘了樱桃，未下马便兼程追赶，走了几里路，刚把樱桃填到口中，便遭伏击，群众谐“到口”之音，取村名为“道口”。此说恐系附会。道口村系顺堤而建，街道房屋方向皆不正，又多岔路，人入其中，难辨东西南北。“道口”村名由来，可能与此有关。（王性善）

道口，清末属范县樱西里，民国十七年为四区（孟楼）道口镇，1957年划属范镇，1964年属莘县樱桃园区道口公社，1971年属樱桃园公社，1984年属樱桃园乡道口管区。（刘广恩）

古 城 镇

北 寨 村在古城北1华里处。据传说，三国时期，曹操占据中原，曾在此地驻兵屯粮，该村因而得名“军粮寨”。明末，濒临黄河的范县县城被淹，官府决定将县城由旧城址迁至军粮寨南1华里处，军粮寨地处县城之北，遂改名“北寨”。

（卢学成 刘得福）

北寨，清末属范县东北里，民国十七年属一区斗虎店乡，建国后属一区，1957年属古城镇，1964年4月属莘县古城区古城公社，1971属古城公社，1984年属古城镇古城管区。（刘广恩）

岔 楼 据李氏宗谱记载，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李姓兄弟二人由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因村中有一盘大碾，人称“大碾李家”。不久，又迁来吴姓一家，且很快发展成大户，两

家都盖了楼。李家要将村名定为李家楼，吴家要将村名定为吴家楼，双方争执不下，一直闹到公堂。朝城县知事为之犯难，最后判定：叫李家楼、吴家楼均不适宜。此村处于三岔路口，又盖有楼房，可定村名为岔楼。（王子栋 魏华）

岔楼，清末属朝城县沙三里，民国元年属舍利寺区沙三里，1943年至1944年初曾属观朝县六区，1944年2月属朝城县三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六区，1956年3月属范县岔楼区，1957年改为古城区，1964年4月属莘县古城区柴庄公社，1971年区改公社，1984年公社改镇，岔楼均属之，为管理区驻地。（刘广恩）

舍利寺乡

曹营 村在舍利寺乡南8华里处，南距古城约3华里。据传说，三国时，曹操与袁绍打仗，曹兵曾在此安营扎寨。明永乐年间，于、郝二姓由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立村名“曹操营”，后简称“曹营”。随着人口增多，又分为东曹营和西曹营两个自然村。（于世运）

曹营，清末属朝城县沙三里，民国初属舍利寺区沙三里，建国前后属朝城县徐集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六区，1956年3月属范县岔楼区，1957年属古城区，1964年4月属莘县古城区古城公社，1971年属古城公社，1984年属舍利寺乡红庙管区。（刘广恩）

红庙 村在舍利寺乡南约4华里处。据传说，明开国君主朱元璋到北方巡视时，曾在此地落过脚，地方官为纪念此事，特建庙一座。因朱元璋年号“洪武”，便将庙叫作“洪庙”。至永乐年间，有几户人家从山西迁此定居，定村名为“洪庙”，后演变为“红庙”。村子不断发展，渐分成东红庙和西红庙两个自然村。（县地名办）

红庙，清末属朝城县沙三里，民国初属舍利寺区沙三里，建国前后属朝城县徐集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六区，1956年3月属范县岔楼区，1957年属古城区，1964年4月属莘县古城区红庙公社，1971年属古城公社，1984年属舍利寺乡红庙管区。

（刘广恩）

马庄 村在舍利寺乡西南5华里处。据传说，新莽时期，刘秀为复兴汉室，到处访贤，王莽派人追赶甚紧。刘秀逃至今马庄一带，追兵已迫近，刘秀无奈跳入一眼井中，坐骑逃逸。追兵过后，刘秀的战马跑回井边，将缰绳垂入井中，刘秀因此获救。后来人称此村为“马捞人庄”，土改时更名为“马捞庄”，合作化时简称为“马庄”。村中尚有一眼古井，据说便是刘秀藏身处。

（仁广学）

马庄，清末属朝城县沙三里，民国初属舍利寺区沙三里，建国前后属朝城县徐集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六区，1956年3月属范县岔楼区，1957年属古城区，1964年4月属古城区红庙公社，1971年属古城公社，1984年属舍利寺乡舍利寺管区。

（刘广恩）

张化龙 村在舍利寺乡东北6华里处。据传说，明洪武初年，张化龙、张化虎兄弟二人由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张氏兄弟为人敦厚善良，邻里关系很好。初来时只此一户，人们便直呼哥哥的名字，用“张化龙家”代表其住处。后渐成村，“张化龙”便成了村名。

（臧庆兰）

张化龙，清末属朝城县沙一里，民国初属舍利寺区沙一里，建国前后属朝城县徐集区，1953年8月属观朝县六区，1956年3月属范县岔楼区，1964年4月属莘县古城区舍利寺公社，1971年属古城公社，1984年属舍利寺乡大屯管区。

（刘广恩）

略谈明初移民

杜言青 杨巨源

在地名资料的调查搜集过程中发现，我县居民的祖居地大都是山西一带，迁来的时间又多是明朝年间，尤其是明朝初年。不论是传说资料还是族谱资料，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都比较一致。为了验证这种说法的可靠性，我们特地对有关史料进行分析考证，以求对明代移民情况有一个较为接近史实的了解。

天灾人祸 中原涂炭

中原，是历代统治者逐鹿之地，也是平民百姓多灾多难之地。天下安定，中原经济发展；天下一乱，中原便首当其冲。因此，几千年来，中原人口时增时减，村镇兴废不定。莘县地处中原腹心，当然难以例外。到了元末明初，中原地区又经历了一次历史上罕见的大洗劫。概而言之，有五大灾难：

第一难是黄河频决，中原地区多次遭灭顶之灾。黄河是中华民族摇篮，也是水患之源。自古至今，中原都是黄河东流入海的必经之地，决口之事，时有发生，致使中原人民谈黄色变。金元时期，黄河自滑县西南决口，其后河道极为混乱，经常数道并行，彼此迭为主副，东浸马颊、徒骇、北清河入渤海，南夺泗、淮、汴、睢、涡、颍等水入黄海，似脱僵野马，横行无忌。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黄河在曹、汴等地三次决口，白茅堤、金堤皆溃，平地水二丈，曹、濮、济、兖等州俱受重灾。河水顺会通河、运河串流至济南、河间一带，水至村没，令人触目惊心。莘县当时处于黄泛的涡流之中，更难幸免。这次黄泛之后，

莘县一带的老村庄大都淹没无闻了。直至黄河河道南移之后，才渐有新村庄出现。

第二难是旱、雹、蝗、瘟疫肆虐，造成连年饥荒。据史书记载，元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华北平原蝗虫遍地，水旱频仍，瘟疫流行，致使饿殍遍野，“民多流移”。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以后，更是灾荒连年，以至出现“民相食”的惨象。据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四月份统计，河南府路饿死者1900余人，饥者27400人。大都、大名诸路，泰安、高唐诸州饥民67万多户。至六月份，河北、河南诸路流民数十万死亡相籍。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山东、河南又闹蝗灾，“飞蝗蔽天，人马不能行，所落沟壑尽平，人民大饥”。同年大都瘟疫，仅官府出钱收埋的尸体就达2万具。

第三难是宋、金、元、明征战中原，人民雪上加霜。占中国必先占中原，这是自古以来的规律。宋与金，金与元，元与明，迭相厮杀，连年不息，中原成了主战场，战争的费用必然要转嫁到人民身上。人民不堪忍受，举旗反抗，官府派兵镇压，又常常把对义军的仇恨朝人民发泄。加上一些土匪趁伙打劫，人民求生无望，便纷纷逃奔他乡。中原大部地区“积骸如丘，几无人烟”。

第四难是民族歧视严重，人民不堪其辱。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将人民分成4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人数上占多数的汉人却处于下等地位。元统治者还规定，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汉人杀人要处死，蒙古人打死汉人，只予以“出征”的惩罚。汉人的兵器被没收，田猎、习武、养马、祈神赛社、夜间点灯等事皆被禁止。中原是元朝统治的中心，许多人不堪其辱，被迫离家出走。

第五难是农田改牧场，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元朝建立后，统治者认为“汉人无补于国”，遂令“空其人以为牧地”。有的农田被直接改为牧场，有的则只许耕种一季，另一季作放牧

之用。蒙古贵族和其他官僚地主还大肆占民田为私有，致使大量农民流离失所。赵天麟在一篇上疏中就曾这样说：“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

上述五难当头，中原人民失去了起码的生存条件，多数人死于天灾人祸，侥幸生存下来的，也只有离井背乡，另谋生路。于是，中原地区便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局面。

移民垦荒 势在必行

明朝初建时，中原地区已是人烟稀少，荒草遍地，村庄圯废，满目疮痍。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济南知府曾报告称：“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史书上说，山东、河南一带“多是无人之地”。中原无人，统治者便失去了盘剥的对象，新建的明朝政权无法稳固。大乱甫定的明王朝无计可施，只得乞灵于移民一途。

明朝移民，并非一轰而起，统治者的施政方针是：瞎子摸水——试着来。

第一步是发布政令，招募流民，用免交租税的方法奖励垦荒。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到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明朝中央政府颁发了一系列奖励垦荒的政令。当时，由于连年灾荒和频繁的战事，全国各地分布着大量流民，明政府首先要把这些居无定所的人稳住，让他们有田耕种。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明政府诏令山东、北平等布政使司，“民间田土，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在中原地区用“计民授田”的方法，将荒地分给农民垦种。在北方则“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并规定“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这样一来，一些流民得到了安置，他们或是回原籍，或是在流居处受田务农，成家立业，建立或恢复了一批村庄。

第二步是军队屯田。当时荒地面积大，安置流民是杯水车薪，于大局无补，朱元璋便效法汉武帝与曹操的屯田法，令将士屯

田，名曰“军屯”。军队在其驻防地划田耕种，以补军饷不足。明政府规定，边地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一军士授田50亩，官府给耕牛、农具和种子。这种“寓兵于农”的作法对中原经济的复苏起了一定促进作用。当时军屯规模很大，遍及全国各地，“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兴屯矣”。至明代中叶，屯田渐被军官吞蚀，军士破产散亡，沦为贫民，屯政废弛，屯区变为村镇，由此留下了一些与军屯有关的地名，如千户营、李官屯等。

第三步是民屯，即统一组织农民到某地开荒种田。民屯的主要形式就是移民。移民的基本原则是把人多地少的“窄乡”农民迁移到人少地多的“宽乡”去屯种。当时就北方来说，山西一带受战争破坏较小，四境安谧，且多年没有大的自然灾害。特别是太原以南，今晋中、晋南、晋东南汾河沿岸广大地区，地沃水足，人烟尤为稠密。于是，洪武、永乐年间，明政府便9次从山西南部移民，凡“多丁少田及有丁无田”之家，都在迁民之列。据史籍记载，当时移民来源地区主要有山西太原、平阳二府和泽、潞、辽、沁、汾五州，大致包括今之太原、临汾、高平、阳城、陵川、沁水、晋城、长子、屯留、襄垣、潞城、壶关、黎城、平顺、榆社、和顺、左权、沁源、武乡、汾阳、孝义、平遥、介休、石楼、临县、洪洞等广大地区。迁往地区主要是当时的彰德府、归德府、东昌府、大名府、凤阳府、广平府、保安州、临清州，即今之安阳、鹤壁、林县、汤阴、涉县、磁县、临彰、武安、商丘、虞城、夏邑、宁陵、柘城、曹县、聊城、冠县、高唐、茌平、莘县、临清、阳谷、东阿、平原、武城、馆陶、丘县、大名、南乐、清平、濮阳、长垣、东明、太康、鸡泽、永年、邯郸、曲周、成安、肥乡、广平、凤阳、天长、安定、霍丘、涿鹿、怀来、新保安一带。移民足迹所至，遍及今之河北、河南、山东、安徽、北京等省市，山西之民移往山东并见于史籍记载者有两次：一次是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徙山西泽、潞无

田农民往山东开垦”。另一次是次年“将山西无田 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共给田二万六千七十顷”。

除从山西移民外，明代还有几种移民方式：一是把蒙古人迁徙到其他地区去定居；二是把沙漠地区农民迁徙到平原地区去定居；三是将其他人口稠密地区的农民迁到人烟少的地方去定居；四是将轻罪之人强行安置到某地去做“屯民”；五是明政府为了解决边防的军粮，令盐商运粮至边防地换取盐引(买卖凭证)，盐商便在边防募民屯田，被称为商屯。据史籍记载，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曾徙山东登州、莱州二府无地少地贫民5635户至东昌府。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又徙青州、兖州、登州、莱州、济南五府五丁以上无地可耕的农民1050户，共4666人，至东昌，编籍屯种，明代移民以洪武年间最多，永乐年间次之。到洪武二十八年，移至东昌、大名、广平三府的屯民已达5812户之多。

移民新到一地，不忘故土，有的便以其原籍县名作为营、屯、村、寨名。如北京的潞城营、蒲州营、霍州营等即是。还有些移民干脆就用原来的村名，如唐山的大庄窝等。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自然条件的变化，明代移民又不断有新的迁徙，如山东、河北人闯关东，河南人奔秦、陇，安徽人下蜀、滇，南官人迁临沂，中牟人徙莘县等。中牟人徙莘县后，亦以其原籍的县名作村名。

洪洞集结 槐下告别

明代移民，在中原一带影响很大。至今问起老家来，多数人都说是“山西洪洞老鹳窝”。甚至有人说凡是洪洞县迁来的，小拇脚指上都长双指甲。“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老家在哪坡，洪洞县里老鹳窝”以及“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说法在移民后裔中流传甚广。由今天的 二十世纪上溯500年是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正是明代移民最集中的洪武至永乐年间，可见上述的说法都含有“我们都是洪洞县移民”的意思。

不过由此也产生了一个疑问：中原移民都说来自洪洞县，那么当时的洪洞县究竟有多大？一个县充其量能有多少人可供外迁？

查阅一下史料，这一问题便迎刃而解。原来明初从山西移民时，采用的是强制手段。为了便于管理派遣，便于统一安排，不管老百姓家住何州何府，都要先集中到临河靠路、交通便利的洪洞县去。洪洞县实际上成了移民的集结点和派遣站。关于这一点，还有个传说：说是移民令颁布后，绝大多数农民都不愿离开故土远走他乡，或逃或躲，迟迟不肯行动。官府无奈，便玩弄骗术，放风说其他县凡符合移民条件者必须迁移，一个不能漏，皇上对洪洞县的人特别开恩，只有洪洞县的人不在移民之列。此说一传开，各府州县的移民对象纷纷逃往洪洞县暂避。谁知官府早在洪洞县布下罗网，许进不许出。没用多少天，一大批移民便集结起来了。此说是否有据，至今无人考证。不过山西移民都从洪洞出发东来，却是历史事实。

洪洞县城北5里有个贾村，村中有一古刹名叫广济寺，寺旁有一棵大槐树，槐树上有许多老鹳窝。明政府就在广济寺“设局驻员”，进行移民登记，他们把大槐树作为“荟萃之所”，所有移民都在此登记造册，“发给凭照、川资”，然后编队遣送各地。当时的移民，“非人情所愿”，完全是强制性的。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说，“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至于率吁众撼。惧之以戒，，胁之以剜刑”。这就是说，官府强令迁民，并定了律条，不从者要处以割鼻子的刑罚。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移民被迫离开家园，踏上东迁之路。离开洪洞时，人人痛哭，个个悲泣。可以想见，他们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手拄柴棍，仰天长号，其状甚为凄惨。为了不忘故乡，有的包一把洪洞土，有的灌一瓶汾河水，依依惜别。官兵嫌其行动太慢，便挥鞭殴打，呼爹叫娘之声，相闻于野。人们一步三回首，三步一驻足，总想最后再看一眼家乡，慢慢地，广济寺看不见了，贾村看不见了，只能

看见那高耸于空中的大槐树和棲筑于树梢上的老鸱窝，于是大槐树和老鸱窝便深深地印在移民的心上，并和“故乡”二字紧密地联系起来。在后来的生活中，他们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传之无穷。一说起老家，他们便自然而然提起山西，提起洪洞，提起大槐树，提起老鸱窝。这便是移民不忘洪洞县的由来。至于脚指上的特点，从生物遗传学上找不出科学道理，只能认作是民间的一种传说，不能作为山西移民的标记。

大移民至今500多年了，其间汾河多次泛滥，十九世纪中期又遭两次兵燹，当年的广济寺已被毁得片瓦无存，寺旁砖塔也随后倒掉，只有古大槐树处尚存。古大槐树处位于同蒲铁路西侧一个槐柳相间的树丛中。最前面是一座木牌坊，正面匾额为“誉延佳树”，背面为“荫庇群生”。牌坊后是一座碑亭，亭中有“古大槐树处”石碑一幢。碑亭后不远处便是一棵约有三把粗的槐树，不过这已经不是移民时的原树了。原树枯死后，当地人补植了一棵小槐。小槐长成大树后，不知于何年枯死，又有人再补植一棵小槐，历经二、三百年，也长成了大树。现在长在洪洞县的就是这棵“孙子树”。

古大槐树遗迹，历代皆受重视。1913年曾进行重修，洪洞人景大启等募资树碑建亭，贺柏寿写了《重修古大槐树古迹碑记》，碑记中有这样的话：“余……历游燕、赵、齐、鲁、豫诸省，偶与士商过从，略展邦族，闻籍亲洪洞，辄殷殷致词曰：吾祖籍也！言之亲切有味。”辛亥革命民军起义后，卢协统督师南下，军队从洪洞县过境，道经古大槐树处，皆下马罗拜。建国后，古大槐树处又经多次修建。1959年，洪洞县人民政府建立“古大槐树遗址”石碑，并明文规定：东至贾村，西至汾河，北500米，南1000米，为古大槐树遗址的保护范围。古大槐树是文物古迹，为全民财产，应妥善保护，不得损坏。现在古大槐树已被用铁箍和水泥基座加固，古大槐树处已被建成了一座风景优美的公园，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四季不断。连许多港、澳、台胞和海外侨

胞也不远万里前来寻根。《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中有这样的记载：

“明洪武、永乐年间，直、鲁、豫、奉等省受元末兵荒灾歉，居民丧亡殆尽，徙太原、平阳、洪洞、蒲絳等处人民，动数十万户，前往填殖，并非专迁洪洞人也，亦可分道分批往也。而远省耄老世世相传，众口一词，合称自洪洞大槐树迁来。仅知有洪洞，不知有他处；仅知大槐树，不知生大槐树之村庄，以一县为发祥地，以一树作遗爱品，人心之深，千奇不移矣。推厥原因，盖因迁徙之时，驱各属之民，聚洪洞大槐树下，由此点齐，由此分遣，临别纪念，永久不忘。”

关于更改县内重名大队名称的通知

(莘政发〔1982〕91号文件)

各公社管委、城关镇政府、县直各单位：

地名的命名更名工作，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到民族团结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都很强的工作。

根据上级指示，我县进行了地名普查，现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了加强对我县地名的统一管理，做好地名的命名、更名工作，以利于四化建设和方便群众，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中第八条要求：“全国县以上名称、一个地区内的公社名称、一个县内生产大队名称不重名、一个市内的街道、胡同不重名……”。经过我县地名普查，发现县内有重名大队三百零五个，我们决定对其中二百一十个（除保留的以外、包括四个调整）必须进行更名。我们本着“照顾习惯，遵循历史，体现规划，好找好记”的原则，经与有关公社（镇）、大队酝酿协商。现将更改后确定的标准名称予以公布。自文到之日起实行。同时有关大队要按公布的标准名称更换印章，旧章作废。

今后，公社级行政区划命名、更名时，由行署审查，报省人民政府审批；生产大队级行政区划、自然村和城镇街巷、居民区等命名、更名时，由县人民政府审批。对于已公布的标准名称，要进行认真、广泛、深入的宣传，在使用中不得擅自更改或简写。

附：莘县重名大队更改名称表。

莘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莘县重名大队更改名称表

所在公社（镇）	原大队名称	新定标准名称
城关	徐 庄	徐家庄
	朱 庄	朱家庄
	林 庄	林左庄
	郑 庄	郑好庄
	温 庄	温堤口
单 庙	王 庄	铺王庄
	刘 庄	北刘庄
	马 庄	马家行
	姜 庄	大姜庄
	武 庄	北武庄
	丁 庄	北丁庄
	蒋 庄	北蒋庄
	八里铺	东八里
	申 庄	申苇园
河 店	王 庄	河王庄

所在公社（镇）	原大队名称	新定标准名称
河 店	潘 庄 田 海 贾 庄	张潘庄 田家海 北贾庄
燕 店	郭 庄 赵 庄 东孙庄 西孙庄 后孙庄 翟 庄 安 庄 葛 楼 柿子园	郭贺庄 大赵庄 王孙庄 位孙庄 李孙庄 翟郭庄 大安庄 葛家楼 北柿子园
位 庄	葛 庄 焦 庄	葛二庄 大焦庄
王 奉	南 街 北 街 东 街	东滩南 东滩北 东滩东

所在公社（镇）	原大队名称	新定标准名称
王 奉	王 庄 刘 庄 阎 庄 南 庄 罗 庄	吕王庄 东刘庄 大阎庄 北南庄 大罗庄
大 王 寨	辛 庄 杨 庄 夏 庄	路辛庄 大杨庄 西夏庄
张 鲁	潘 庄 化 庄 韩 庄 耿 楼 刘 楼 王 楼 菜 园 南刘庄 北刘庄	西潘庄 花 庄 大韩庄 耿家楼 大刘楼 北王楼 徐菜园 车刘庄 刘 庄

所在公社（镇）	原大队名称	新定标准名称
组 店	马 庄 邵 庄 谢 庄 夏 庄	北马庄 大邵庄 大谢庄 夏家庄
妹 家	刘 庄 郭 庄 马 庄 李 庄 朱 庄 周 庄 大常庄 宋 庄 安 庄 西高庄 东高庄 牛 庄 程 庄 四合村	刘家庄 郭 家 南马庄 李家庄 北朱庄 小周庄 东常庄 西宋庄 西安家 西高家 东高庄 牛家庄 大程庄 四草屋

所在公社(镇)	原大队名称	新定标准名称
妹 冢	三合村 碱 场	三 合 西碱场
张 寨	刘 庄 马 庄 赵 庄 潘 庄 张 庄 三合村 双 庙 郭 炉 肖 屯 周 庄	西刘庄 田马庄 赵 家 南潘庄 北张庄 三合庄 刘双庙 郭家炉 北肖屯 周 家
朝 城	南 街 东 街 西 街 北 街 东 关 西 关	朝城南街 朝城东街 朝城西街 朝城北街 朝城东关 朝城西关

所在公社(镇)	原大队名称	新定标准名称
朝 城	北 关	朝城北关
	王 庄	王家庄
	陈 庄	左陈庄
	刘 庄	程刘庄
	郭庄(南)	大郭庄
	郭庄(北)	小郭庄
	赵 庄	东赵庄
	徐 庄	北徐庄
	朱 庄	南朱庄
	辛 庄	南辛庄
	杨 庄	北杨庄
	杨 庄	东杨庄
	岳 庄	东岳庄
	岳 庄	北岳庄
	贾 庄	小贾庄
	八里庄	小八里庄
	左 庄	小左庄
	八里铺	南八里铺
	谢 楼	谢家楼

所在公社（镇）	原大队名称	新定标准名称
朝 城	位 庄 刘 庄	小位庄 刘 家
徐 庄	陈 庄 马 庄 朱 庄 周 庄 周 庄 颜 庄 武 庄 宋 庄 翟 庄 梁 庄 谭 庄 后王楼 前王楼 徐庄（北）	北陈庄 李马庄 东朱庄 南周庄 北周庄 南颜庄 南武庄 东宋庄 大翟庄 东梁庄 北谭庄 李王楼 薛王楼 北徐庄
十八里铺	王 庄 东王庄	王常庄 店王庄

所在公社（镇）	原大队名称	新定标准名称
十八里铺	刘 庄 郭 庄 赵 庄 李 庄 李 庄 前李庄 后李家 孙 庄 邵 庄 位 庄 林 庄 曹 庄 高 庄 苑 庄 蒋 庄 范 庄 三义村 双 庙 大常庄	流 庄 郭姜庄 铺赵庄 铺李庄 西李庄 前李家 后李家 北孙庄 小邵庄 位 家 高林庄 铺曹庄 铺高庄 大苑庄 陈蒋庄 范沈庄 三义庄 李双庙 北常庄

所在公社（镇）	原大队名称	新定标准名称
王 庄	孙 庄 崔 庄 常 庄 桑 庄 康 庄 三合村	孙郝庄 大崔庄 常李庄 殷桑庄 康袁庄 三合庙
柿 子 园	郭 庄 赵 庄 李 庄 崔 庄 谢 庄 寇 庄	北郭庄 南赵庄 北李庄 东崔庄 北谢庄 南寇庄
观 城	南 街 东 街 北 街 西 街 东 关 王 庄	观城南街 观城东街 观城北街 观城西街 观城东关 小王庄

所在公社（镇）	原大队名称	新定标准名称
观 城	三里庄 吕 村 红 庙 郭 海 小 屯	大三里庄 吕家庄 小红庙 小郭海 王小屯
大 张 家	李 庄 吕 楼 小 屯 常 庄	南李庄 吕家楼 南肖屯 大常庄
古 云	后王庄 刘 庄 潘 庄 孙 庄 徐 庄 岳 庄 曹 庄 张 庄 白 庄	原王庄 南刘庄 潘家庄 孙 家 南徐庄 南岳庄 曹董庄 大张庄 古白庄

所在公社(镇)	原大队名称	新定标准名称
古 云	秦 庄 邢 庄	大秦庄 古邢庄
櫻 桃 园	马 庄 姜 庄 四合村 刘 楼 张 楼	歇马庄 姜白庄 四 合 南刘楼 南张楼
古 城	南 街 东 街 西 街 北 街 北 关 西 关 南 街 西 街 东 街 北 街 王 庄	古城南街 古城东街 古城西街 古城北街 古城北关 古城西关 舍利寺南街 舍利寺西街 舍利寺东街 舍利寺北街 南王庄

所在公社（镇）	原大队名称	新定大队名称
古 城	王 庄	北王庄
	陈 庄	南陈庄
	郭 庄	郭钱堂
	阎 庄	北阎庄
	大阎庄	南阎庄
	四合村	四合庄
	徐 楼	徐家楼
	前三里营	前三里
	后三里营	后三里
	西 仓	西粮仓
	赵 庄	殿南赵庄
	赵 庄	殿北赵庄
	孙 庄	南孙庄
	辛 庄	韩辛庄
	位 庄	南位庄

莘 县 村 名 小 统 计

全县共有自然村1208个。

以“庄”为名者465个，占自然村总数的38%。其中城关镇58个，朝城镇48个。

以“楼”为名者72个，占自然村总数的6%。

以“家”为名者56个，占自然村总数的5%。

以“村”为名者47个，占自然村总数的4%。

以“庙”为名者47个，占自然村总数的4%。

以“屯”为名者34个，占自然村总数的3%。

以“海”为名者30个，占自然村总数的2.5%。

以“集”为名者24个，占自然村总数的2%。

以“园”为名者24个，占自然村总数的2%。

以“营”为名者23个，占自然村总数的1.9%。

以“店”为名者18个，占自然村总数的1.5%。

以“寨”为名者17个，占自然村总数的1.4%。

以“寺”为名者15个，占自然村总数的1.3%。

以“口”为名者14个，占自然村总数的1.2%。

以“堂”为名者12个，占自然村总数的1%。

(巨源)

莘县的“楼”

莘县带“楼”字的村共有72个。岩集乡：耿楼河店乡：张楼
燕店乡：黄楼 葛楼 单店乡：黄楼 丁楼 曹楼 刘庄
乡：于楼 王楼 耿楼 刘楼 城关镇：王楼（2） 念楼 胡
楼 寇楼 土楼 尹昌楼 俎店乡：林楼 韩楼 李楼 周楼
王楼 董杜庄乡：钱楼 郑楼 十八里铺乡：破楼 李楼 黄楼
店 尚楼 王铺乡：郝楼 妹冢乡：杨楼庄 谢楼 苗楼 张寨
乡：张楼 王楼 窦楼 朝城镇：谢楼 熊楼 江楼 种楼 岳
楼 徐庄乡：王楼（2） 钟鼓楼 张楼 徐楼 舍利寺乡：赵
楼 柿子园乡：段吉楼 戏楼 吕楼 王庄集乡：邱楼 刘楼
柴楼 古城镇：杜楼 徐楼 岔楼 朱楼 櫻桃园乡：刘楼 姬
楼 吕楼 侯楼 郑楼 张楼 大张家镇：张斯楼 安楼 史楼
古云镇：大李楼 西李楼 肖楼 葛楼 观城镇：韩楼 五楼屯

（巨源）

莘县的“庙”

莘县带“庙”字的村名共有47个。邹巷乡：八角庙 单庙
乡：单庙 于庙 陈庙 高庙 徐庙 柴庙 城关镇：套庙王
乔庙 十八里铺乡：马庙 双庙 李大庙 俎店乡：天齐庙 王
铺乡：贾庙 薛庙 妹冢乡：香庙 段庙 武祖庙 李家庙 张
寨乡：尚庙 马庙 姬庙 双庙 黄庙 朝城镇：三义庙 十二
里庙 张庙 牛庙 姚庙 秦庙 白庙 夏庙 舍利寺乡：红庙
柿子园乡：张大庙 王庄集乡：奶奶庙 马集乡：安庙 观城
镇：远庙 蝗虫庙 武庙 吕庙 红庙 朱家庙 大张家镇：双
庙 红庙 玉皇庙 韩庙 古云镇：铁庙

（巨源）

莘县的“屯”

莘县带“屯”字的村名共有34个。燕店乡：王屯 杨屯 吕屯 李屯 路屯 单庙乡：曹屯 臧屯 城关镇：盛屯 邢屯 张屯 肖屯 孙屯 董杜庄乡：毕屯 俎店乡：马屯 十八里铺乡：柳屯 于屯 段屯 鞠屯 王铺乡：林屯 栾屯 李屯 申屯 妹冢乡：五里屯 刘屯 张义屯 张寨乡：肖屯 段屯 徐庄乡：罗屯 舍利寺乡：小屯 大屯 樱桃园乡：薛屯 观城镇：小屯 邵张屯 五楼屯

（巨源）

莘县的“集”

莘县带“集”字的村名共有25个。岩集乡：岩集 王奉乡：王奉集 武城集 大王寨乡：大场集 富余集 魏庄乡：明公集 河店乡：河店集 燕店乡：燕店集 张鲁回族镇：张鲁集 城关镇：张集 俎店乡：俎店集 徐集 陈集 十八里铺乡：田集 妹冢乡：胡集 辛店集 张寨乡：刘羨集 洪福集 徐庄乡：谢集 舍利寺乡：艾集 柿子园乡：后集 王庄集乡：王庄集 常庄集 马集乡：马集 古云镇：古云集

（巨源）

中国地名工具书简介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臧励和编，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2年重印。该书收录经书群籍所涉及的古地名颇多，州郡省道、府县古镇、山川湖泉，无不包罗，且对地名沿革叙述较为详赡，对追溯地名渊源颇有裨益。

《中国历史地名辞典》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集体编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是近年来国内出版的重要地名工具书之一。该书吸收发扬前代辞书的成果，所收历史地名，均一一指明其所在。除正史地理志所载地名外，对地方志及诗文要籍中涉及的地名也尽量收录。对同名异地、一地多名的现象，也一一加以区别论释。

《三国志地名索引》

王天良编，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该书收录《三国志》中所涉及的地名，从州、郡、县、乡里、亭到山川、湖泉、津渡、园林、陵庙等，应有尽有，并一一加以区分。每个地名下均注有1959年出版的《三国志》点校本中的相应卷数页码。

《古地名揽胜》

年应杭编，河南科技出版社1983年出版。该书汇集国内古地

名589条，分为六大部分，将其由来、沿革、与之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著名历史人物、民间传奇故事、重要名胜古迹融为一体，既具知识性，又具趣味性和可读性。

《中国地名录》

国家测绘局测绘研究所地名研究室编，地图出版社1983年出版。该书选取1979年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八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中的地名32000余条，标注所在省、直辖市、自治区和经纬度。

《市县地名实用手册》

高永禄编，人民邮电出版社1987年出版。该书分五部分：（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名称由来；（二）、县级以上地名；（三）、地名知识（包括城市简称或别称、同字异地地名、同字异音地名、古今地名等23个部分）；（四）、市、县地名首尾字索引；（五）、市县地名的汉语拼音、邮政编码。书末附录有旧市县地名。

《全国乡镇地名录》

民政部行政区划处编，测绘出版社1986年出版。该书按省、市、县所属列出各乡镇名称，所用资料止于198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地名手册》

民政部行政区划处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11月出版。该书分省、市、区、县列出所辖乡镇及其他乡级行政单位名称。书中所用资料止于1987年12月；台湾省的行政区划资料亦包括在

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沿革》

民政部编，测绘出版社1986年出版，全书共三卷。书中收录了1949—1983年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变革资料。

《中国地名词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出版。词典共收录我国地名21240条，包括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集镇、山脉、河流、湖泊、峡谷、海、港湾、岛屿、半岛、岬角、关隘、山口、交通、水利、矿区、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等方面的地名。此书重点收入今地名，对重要古地名亦有收录。

（巨源 辑）

我国历代行政区划简介

三 代

夏代，天下分为冀、兖、青、徐、杨、荆、豫、梁、雍九州。商代，天下分为冀、兖、幽、徐、杨、荆、豫、营、雍九州。周代，天下分为冀、兖、青、幽、杨、荆、豫、并、雍九州。九州，实际上是并无明确边界的9个地理区域。九州的具体内容，各史书所载也多有出入。

春 秋

春秋时期开始出现郡、县称谓。春秋初期，秦、晋、楚等大国开始在边沿地区设县，以加强统治。其起始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88年。春秋末期，内地开始设县，边沿地区的县则改称郡。县与郡之间无隶属关系，郡的重要性低于县，《左传》中有上大夫受于县，下大夫受于郡的说法。

战 国

战国时期，郡开始成为高于县的行政单位，出现了郡辖县的隶属关系，郡县制初具雏型。秦国是郡县制的先行者，从秦孝公时就集村为县，以郡辖之。当时秦国共设41县。

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分天下为36郡，后增加到

40多郡。郡下设县，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正式确立。秦代所设的郡是：京都内史、汉中郡、上郡、北地郡、陇西郡、河东郡、上党郡、太原郡、代郡、雁门郡、邯鄲郡、巨鹿郡、渔阳郡、上谷郡、辽西郡、辽东郡、右北平郡、云中郡、九原郡、齐郡、薛郡、琅玕郡、东郡、三川郡、颍川郡、陈郡、南阳郡、碭郡、泗水郡、会稽郡、九江郡、障郡、巴郡、蜀郡、南郡、长沙郡、中郡、闽中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共41个。

汉

西汉沿用秦代的郡县制。郡一级包括郡和国，郡是一般的行政单位，官吏由中央派遣；国是封给王族贵戚的，也是郡级。县一级包括县、邑、道、侯国四种，县是一般的行政单位，官吏由中央派遣；邑是县级，但规模小于县；道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县行政单位；侯国是封给诸侯的，也是县级。当时全国共设83个郡，20个国，1314个县、邑，32个道，241个侯国。除此之外，全国还分为13个部（亦称州），设置了专司行政监察的刺史官，但部州尚不是一级行政机构。

东汉时，部州成为列于郡之上的一级行政单位，三级行政制形成。

三 国

三国时仍为州、郡、县三级行政制。魏国设州12、郡75，蜀国设州1、郡22，吴国设州3、郡43，各郡之下均设县。

晋

晋代，仍沿用州、郡、县三级行政制，不同的是又恢复了封国，系郡级行政单位。晋代共设州19、郡143、国30、县1232。

南北朝

南北朝虽仍为州、郡、县三级行政制，但各国自立章程，滥设州郡，有的州不如郡，郡不如县，还有些州郡形同虚设，并无实际的行政管理作用。仅南朝的梁就设有州23、郡350、县1022，北朝的周设有州211、郡508、县1124。

隋

大约在公元583年，隋朝废除郡，实行州县两级行政制。后来又改州为郡，出现了与秦代相同的郡县制局面。隋代共设郡190、县1255。

唐

唐代基本上沿用郡县两级行政制度，郡级行政单位有府、州、郡三种名称。后来朝廷又在郡之上设道，道设采访处置使，专司行政监察之职。道是按地理位置划分的，并非一级行政实体。唐代最多时设道15、府州郡328、县1573。

宋

宋代实行州县两级行政制。州级行政单位有州、府、军、监四种名称。州、府是一般的行政单位；军是军事区划，相当于唐代的藩镇；监是矿区、盐区、牧区的行政单位。另外，宋代还设了并非行政实体的路，路设转运司，专司行政监察之职。宋代最多时设有路24、州254、军、监63、县1234。

元

元代首创四级行政制。朝廷之下，最高的行政机构是省，省下为路，路下为府、州、军，再下为县。元代最多时设省11、路185、府33、州359、军4、县1127。

明

明代仍为四级行政制，但名称有变。最高一级称布政使司和直隶，其下称道，再下称府和直隶州，最下为州、县。从明代开始，州已降至县级。明代共设直隶2（北京和南京），布政使司13、府140、直隶州20、州193、县1138。

清

清代亦为四级行政制，最上一级为省、直隶，其下为道，再下为府、直隶州、直隶厅，最下为县、州、厅。清代共设省22、直隶1（京师一带）、府187、直隶州64、直隶厅27、州167、县1305、厅18。

中华人民共和国

除中央外，我国实行省、地、县三级行政制。省级单位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单位有：地区、市、自治州、盟；县级单位有：县、市、自治县、旗、自治旗、牧区、工农区、林区、市辖区。1989年底，全国共有直辖市3、省23、自治区5、地区113、地级市185、自治州30、盟8、县1741、县级市262、自治县119、旗51、自治旗3、牧区3、工农区、林区1、市辖

区 648、乡 58739、镇 11103、民族乡 3020、街道办事处 5680、县
辖区 5503。（台湾省行政区划资料未包括在内）

（巨源）

山东省行政区划统计表

地 级		县 级			
地 区	地级市	县	地辖市	市辖市	市辖区
5	11	78	7	14	34
16		133			

聊城地区行政区划表

县 市	总人口(万人)	总耕地(万亩)	行政村	乡 镇
聊城市	84.01	162.52	992	22
临清市	67.42	100.00	603	22
冠 县	71.11	112.92	754	22
莘 县	88.77	129.38	1152	28
阳谷县	71.97	101.86	841	21
东阿县	40.78	73.13	556	14
茌平县	54.11	108.72	793	22
高唐县	45.27	92.91	748	15
合 计	523.44	845.44	6437	166

莘县行政区划统计表

人口单位：万人

乡 镇	人口	行政村	乡 镇	人口	行政村
城关镇	4.26	84	王铺乡	1.85	39
单庙乡	3.10	47	妹冢乡	4.68	64
河店乡	3.10	35	徐庄乡	1.95	45
燕店乡	3.44	34	朝城镇	4.48	97
魏庄乡	1.93	19	张寨乡	3.33	60
邹巷乡	1.53	14	王庄集乡	2.41	30
大王寨乡	2.98	25	马集乡	1.71	19
王奉乡	2.25	24	柿子园乡	2.48	54
岩集乡	2.02	17	舍利寺乡	1.74	35
张鲁回族镇	2.06	26	古城镇	2.33	32
刘庄乡	2.38	25	樱桃园乡	4.74	58
俎店乡	1.86	33	观城镇	3.14	56
董杜庄乡	2.59	42	大张家镇	3.55	46
十八里铺乡	2.82	46	古云镇	3.77	44
			总 计	78.35	1152

注：表中人口为农村人口数。

莘县县下区划沿革简介

刘 广 恩

今之莘县，可以说是个百衲县，它包括原莘县、观城县的全部、朝城县的大部和濮县、范县的局部，县下区划沿革差异大，变化多。为使读者对今之莘县版图的区划沿革有个概约了解，现根据有关史料，依时序予以分述。

清康熙年间

莘县下分5个乡：东为阳平，南为武阳，北为奔山，西为斗城，中为莘亭。

观城县下设5堡5屯。5堡是：耿固堡（辖23村）、宗娄堡（辖15村）、吴娄堡（辖14村）、在坊堡（辖17村）、永康堡（辖14村）。5屯是：新兴屯（辖12村）、原兴屯（辖10村）、黄固屯（辖10村）、小张屯（辖20村）、宗娄屯（辖11村）。

朝城县资料缺。

清朝末年

莘县废除旧制，全县分为刚、健、中、正共18里，每里10甲，每甲1至8村不等，全县共辖540村。

观城县下分耿、辛、宗、兴、永、吴、召、在、黄、娄10里。

朝城县下设在、沙、秋、东、仁共17个里。在一里在徐庄一带，在二里在谢集一带。沙一里在李台一带，沙三里在舍利寺一

带，沙四里在柿子园一带，沙五里在刘菜园一带，沙六里在马集一带。秋一里在刘茨一带，秋三里在张寨一带，秋四里在康园一带，秋五里在罗屯一带。东二里在妹冢一带，东三里在毕屯一带。仁一里在帽子岩一带，仁二里在王奉一带，仁三里在大王寨一带，仁四里在张鲁一带。沙二里、秋二里、东一里未设编，原因不详。

民国时期

莘县划为6区90乡镇，共450个村庄。一区辖莘亭镇、自由乡、平等乡、博爱乡、三民乡、四权乡、大同乡、自治乡、维新乡、忠孝乡、信义乡、和平乡等，共84个村庄。二区辖务本乡、守望乡、姬家乡、销金寺乡、楚家乡、仁爱乡、大杨乡、郭家乡、四义乡、八屯乡、六和乡、白马乡、仁里乡、忠正乡、马桥镇、河店镇等，共70个村庄。三区辖儒林乡、范海乡、麻寨乡、杨庄乡、雅淡乡、柴庄乡、信庄乡、净庄乡、南阳乡、甘寨乡、张炉乡、明公集乡、落寨乡、炉疃乡、燕店乡、魏庄乡、邹巷乡等，共54个村庄。四区辖莘贤乡、阳平镇、孝廉乡、忠义乡、和睦乡、仁风乡、义和乡、平安乡、孝友乡、尚德乡、振武乡、仁贵乡、怀德乡、大同镇、新华乡、新民乡等，共71个村庄。五区辖大屯乡、五福乡、安乐乡、礼院乡、尧舜乡、人和乡、近城乡、民生乡、田集乡、共和乡、四合乡、常乐乡、俎店乡等，共102个村庄。六区辖鹏程乡、闪里乡、北平乡、仁厚乡、望仪乡、镇西乡、遵五乡、东鲁乡、义勇乡等，共96个村庄。

观城县下设城区、城东区、谷疃区、城南区共4个区，区辖里。

朝城县下设城区、舍利区、柿园区、临漯区、刘茨区、王奉区共6个区，区辖里。

抗日战争时期

莘县：1939年9月成立莘县抗日政府，下设6个区，即：莘城、姬家、燕店、大索庄、田集、黄楼店。1943年7月由朝北办事处建立莘朝县，下设5个区公所，即：一区姬家、二区南阳、三区马固、四区张鲁、五区王奉。

朝城县：于1943年7月由莘朝边工委建南峰县，辖5个区：一区函丈、二区梁丕营、三区贾庙、五区山堂、七区黄楼店。四、六两区未组建。1944年5月朝城抗日政府建立，下设6个区：一区孟庄、二区张寨、三区翟庄、四区八里庄、五区阎堤、六区舍利寺。1945年莘朝、南峰二县撤销，建立元朝县。原朝城县的张鲁一带为元朝县七区，王奉一带为元朝县八区（后改为三区）。

观城县：1940年2月分为南北两个区，1940年7月改设8个区：一区山谷、二区大张、三区文明寨、四区会河、五区庄和、六区耿王、七区五娄屯、八区赵海。1942年底再改设为4个区：一区域关、二区十王庙、三区史楼、四区商王庄。1943年1月建观朝县，辖7个区。原观城的四个区不变，另加上五区马集、六区岔楼、七区刘羨。1944年9月恢复观城县，原观朝县的一至六区（大部村）皆为观城县所辖。

解放战争时期

莘县：1945年8月，莘县政府成立，下设7个区：一区域关、二区大杨家、三区孙庄、四区纸坊、五区大宋庄、六区田集、七区黄楼店。1949年9月，元朝县撤销，朝北地区至此划归莘县，分为6个区：一区域关、二区孙庄、三区王奉、四区张鲁、五区宋庄、六区李大庙。

观城县：1945年9月调整为4个区：一区域关、二区谷疃、

三区马集、四区大张。1948年2月调整为五个区：一区观城、二区十王庙、三区马集、四区大张、五区薛屯。

朝城县：1948年秋之前为五个区，后又变为6个区：一区孟庄、二区刘羨、三区栾屯、四区舍利寺、五区妹冢和城关区管委会。

1950年

莘县：全县设6个区：城关、黄店、宋庄、王奉、张鲁、十八里铺。

观城县：全县由5个区调整为3个区：一区域关、二区吕村、三区大张家。

朝城县：由6个区缩划为3个区：一区域关、二区妹冢、三区徐集。

1953年

莘县：原区划未变。

观朝县：原朝城县与观城县合并为观朝县，辖6个区：一区域城城关、二区妹冢、三区吕村、四区观城、五区大张家、六区徐集。

观城县南端王庄村划属濮阳县。

1956年

莘县：辖8个区、77个乡镇。王奉区辖帽子岩、东滩、东宋、余庄、东丈八、大王寨、武家河、王奉集8个乡。燕店区辖魏庄、明公集、邹巷、赵庄、马桥、后柴庄、大杨家、河店、翟庄、燕店10个乡。张鲁区辖河岸、耿楼、麻寨、北安头、营头、中牟疃、张鲁镇7个乡镇。城关区辖白马庙、冯海、王庄、臧

屯、张屯、谢庄、城关、后李庄10个乡。宋庄区辖许村、袁花园、东函丈、榆林、毕屯、俎店、山堂、陈集8个乡。十八里铺区辖十里坞、尹营、玉皇庙、前高庄、田集、贾庙、黄楼店7个乡。妹冢区辖东高庄、常庄、尚楼、前王铺、杨庄、东沙河、妹冢、五里屯、康园、草佛寺、刘羨、桑庄、张寨、后董庄14个乡。朝城区辖栾屯、纸坊、谢集、高前庄、后种楼、前代庄、兹营、魏花园、李大人庄、五里屯、东孟庄、砖庄、朝城镇13个乡镇。

观朝县：3月，观朝县撤销，朝城、妹冢两区划归莘县，李台一带27个村庄划归寿张县，王庄集、徐集两区以南划归范县。

是年，撤销濮县，划归范县。

1958年

2月，撤区建乡，莘县划为15个乡镇：城关镇、单庙乡、销金寺乡、燕店乡、明公集乡、大王寨乡、王奉乡、张鲁乡、宋庄乡、俎店乡、十八里铺乡、妹冢乡、朝城镇、八里庄乡、刘羨乡。

9月，撤乡镇，莘县全县成立8个人民公社：城关、燕店、王奉、张鲁、十八里铺、董杜庄、朝城、妹冢。

12月，撤销莘县建制，燕店、王奉两公社划归冠县，其余6公社划归范县。

1961年

7月，恢复莘县建制，原来的8个公社全部回归。

1963年

9月，莘县下设8个区，区下共辖63个小公社。城关区辖武

庄、单庙、臧屯、张屯、杨庄、盛河、蔡庄、王庄、城关9个小公社。王奉区辖东滩、岩集、宋村、北王奉、余庄、王奉集、武家河、大场、大王寨9个小公社。燕店区辖尚庄、魏庄、明公集、邹巷、马桥、销金寺、杨二庄、孟家、燕店、大杨家10个小公社。张鲁区辖北安头、化庄、张鲁、刘楼、耿楼、房庄、于楼7个小公社。俎店区辖张端、董庄、姜庄、山堂、陈集、马屯6个小公社。十八里铺区辖田集、王庄、王铺、尹营、黄楼店、栾屯6个小公社。妹冢区辖常庄、刘羨、桑庄、张寨、申庄、妹冢胡集、谭庄8个小公社。朝城区辖三里营、刘菜园、兹营、袁屯、李大人、梁庄、纸坊、朝城8个小公社。

1964年

4月，范县的樱桃园、古城、观城、古云、王庄集5个区划归莘县，使莘县变成13个区，下辖91个小公社。新划归的5个区是：王庄集区辖吕村、马集、王庄集、三合村、柿子园、十王庙6个小公社。古城区辖舍利寺、堰里铺、红庙、吕庄、荣庄、古城6个小公社。观城区辖山谷、观城、马沟、刘海、大张家5个小公社。樱桃园区辖耿王、姜庄、谷疃、樱桃园、姬楼、史楼、道口7个小公社。古云区辖阎庄、王拐、古云、姜庄4个小公社。

5月，妹冢区的前任屯、后任屯划归南乐，南乐县的杨寨划归妹冢区桑庄公社，寨节村、东节村划归王庄集区吕村公社。

原属濮县四区（白衣阁）的马陵一带和原属濮县一区（牙头）的古云一带共32个村庄于本年随金堤北原属范县的37个村庄划归莘县。

1971年

撤13个区，建21个公社：城关、单庙、河店、燕店、魏庄、大王寨、王奉、张鲁、俎店、十八里、妹冢、徐庄、朝城、张

寨、古城、櫻桃園、柿子園、王庄集、觀城、大張、古云。原91個小公社易名為戰區，村仍為生產大隊，下設生產小隊，簡稱生產隊或小隊。

1983年

城關公社改為城關鎮，其餘公社名稱不變。此時莘縣轄1鎮20個公社，1116個生產大隊。

1984年

撤21個社鎮，設28個鄉鎮，其中鎮5個（城關、張魯、朝城、觀城、古城）。原來的21個社鎮名稱直接改稱鄉鎮，另設新鄉7個：王奉中分出岩集，魏庄中分出鄒巷，俎店中分出董杜庄，古城中分出舍利寺，王庄集中分出馬集，十八里鋪中分出王鋪，張魯中分出劉庄。

全县共設134個管區。城關鎮設城關、張屯、花園、楊庄、蔡庄、盛河、寇庄7個管區；單廟鄉設蔣屯、馬庄、劉庄、單廟、王庄5個管區；河店鄉設銷金寺、馬橋、賈庄、大楊4個管區；燕店鄉設白堂、孟家、房庄、燕店、楊二庄5個管區；劉庄鄉設劉樓、于樓、董庄、耿樓、大索庄5個管區；俎店鄉設俎店、前爐、陳集、許村4個管區；董杜庄鄉設張端、山堂、董杜庄、榮庄、畢屯5個管區；大王寨鄉設呂村、大王寨、大場、富余集4個管區；王奉鄉設南王奉、北王奉、宋村3個管區；岩集鄉設岩集、西岩、東灘、劉店子4個管區；魏庄鄉設馬固、甘寨、魏庄、尚二庄4個管區；鄒巷鄉設南陽、鄒巷、牛王庄、八角廟4個管區；張魯鎮設張魯、南沈庄、楊村、化庄4個管區；朝城鎮設朝城、賈庄、大賈庄、劉菜园、茲營、八里庄、趙坑、劉庄8個管區；張寨鄉設張寨、董庄、桑庄、劉羨、劉庄、安寨

6个管区；妹冢乡设妹冢、康园、谭庄、常庄、草佛寺、高庄7个管区；徐庄乡设徐庄、姬庄、钟鼓楼、陈庄、谢集5个管区；十八里铺乡设十八里铺、田集、黄楼店、张洼、段屯5个管区；王铺乡设王庄、贾庙、王铺、栾屯4个管区；马集乡设马集、宋王店、苏村3个管区；舍利寺乡设舍利寺、红庙、大屯3个管区；樱桃园乡设樱桃园、姜庄、耿王、姬楼、道口、谷疃、张青营7个管区；古云镇设古云、张台、西李楼、潘庄、阎庄、王拐6个管区；观城镇设观城、山谷、三里庄、马沟、王楼5个管区；大张家镇设刘海、孙庄、大张、史楼、马陵5个管区；古城镇设古城、荣庄、岔楼、杜楼4个管区；王庄集乡设王庄集、余粮海、三合村3个管区；柿子园乡设柿子园、张大庙、尤坊、堰里铺、十王庙5个管区。

为方便管理，县下又设4个办事处：城关办事处驻城关镇，辖城关、单庙、河店、燕店、刘庄、俎店、董杜庄7乡镇。马西办事处驻大王寨乡，辖大王寨、张鲁、王奉、岩集、魏庄、邹巷6乡镇。朝城办事处驻朝城镇，辖朝城、徐庄、舍利寺、张寨、王铺、十八里铺、妹冢、马集8乡镇。樱桃园办事处驻范县城，辖樱桃园、古城、柿子园、王庄集、观城、大张家、古云7乡镇。

1987年

大张家、古云两乡分别改为大张家镇和古云镇。

征 稿 启 事

文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出版，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倡导并大力支持的一项工作，是人民政协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可以补史之缺，纠史之误，详史之略，续史之无，有益当代，惠及后世，其重要性与深远意义不可低估。

自恢复人民政协工作以来，文史工作就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县政协有一名副主席分管，建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政协机关设立了文史科，多次印发了文史知识材料、征集提纲和征稿信，并在全县发展了50余名业余文史资料征集员，颁发了聘任证书。县政协每年都召开不同规模的文史工作会议，研究选题，落实任务，交流经验。近几年来，已征集文史资料数百篇，总计上百万字。在广征博采的同时，积极编印发行，以期充分发挥现有资料的作用。1987年3月印出了第一辑（综合辑），1989年10月印出了第二辑（三槐王氏专辑），1990年10月印出了第三辑（战事专辑），1991年5月重印了第一辑，1991年11月印出了第四辑（地名专辑）。以上各辑皆发至省内各市县、邻近省的有关单位和本县各级领导，同时被北京图书馆等资料部门收藏。其中第二辑还通过不同渠道传送到了港、澳、台胞和海外华侨手中，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欢迎。

以上成绩的取得，除领导的重视和专业人员的积极努力外，广大征集员和离退休干部的主动配合是一个重要原因。有些老同志为了抢救史料，东跑西奔采访，夜以继日地整理，亲自跑到政协送稿，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们这种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有的同志退休后住在农村，交通不便就骑自行车走村串户，没有电灯就点煤油灯或蜡烛写作，有时为了核实一条资

料要走访很多人，刘广恩、朱文生、魏华、申玉林、王子栋、陈元韶、王明镜、王杰、赵仙如、徐光泽、孙堂、陈作中、郭广征等许多同志在这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他们为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付出的艰辛劳动，将永远载入我县政协工作的史册。

从目前情况看，我县的文史资料征集工作还刚刚迈出了第一步，今后的任务还很重，路还很长。特别是一些当事人和知情人年事已高，将他们所了解的情况记录下来，已成为带抢救性质的紧迫任务。文史工作与党史、史志工作相比，有共同点，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与党史工作相比，文史工作面更宽，基本上不受什么局限，敌、我、友方面的情况皆在征集之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交通邮电、金融财贸、农林水利、工业基建等方面的资料无所不包；与史志工作相比，文史工作要求更详细，更具体，一人一事，务求详尽翔实，不怕繁琐，不怕重复，必要时可以多说并存。这就给文史工作者提出了更重的任务，也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我们诚恳希望广大退离休干部、教师及一切知情人都行动起来，能说的说，能写的写，说一句算一句，写一页算一页，以便使我们所征集的文史资料更详尽，更丰富，更具史料价值。

关于文史资料的征集范围，我们已两次印发了《征集提纲》。《提纲》虽细，仍难包揽无余。采写时可根据宁多毋少，宁详毋略、宁余毋遗的原则相机处理。

文史资料的编辑出版，今后仍将不间断地进行。为了使史料更集中，更系统，更便于查阅利用，史料的编印仍将采取专辑的形式。继三槐王氏专辑、战事专辑、地名专辑之后，还将编印文化、莘县之最、卫生体育、教育宣传、农林水利、民族宗教、交通邮电、工业基建、公检法、人物等方面的专辑。已出过专辑的专题，仍要继续征集，并将于适当时候出版续集或以综合集的形式印出。

值此《莘县文史资料》第四辑印行之际，特将我县文史工作

情况通报如上，借此对支持文史工作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并殷切期望大家继续努力，踊跃赐稿，以便使我县文史资料的征集、研究、编印工作做得更扎实，更卓有成效。

莘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十月一日